

拾穗

第二五〇期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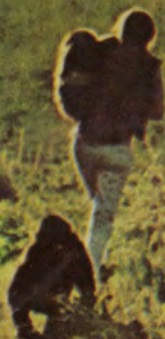
供電新獻

揭開前所未見的世界

老鷹會抓小孩嗎？

老人 ■山本五十六之死

與原始森林的大猩猩做朋友



元月十四、五日，各報競載李卓皓博士的偉大成就，他在
一九五六年從腦下垂腺分離出人體生長賀爾蒙（HGH），接着
十五年的繼續研究，終於以人工合成成了這碩大無比的蛋白質分
子，是由一八八個氨基酸連結而成一串很整齊的排列。編者
從報上只知道這點消息，詳細的學理未窺門徑。關於構成蛋白
質更基本的認識，本期九一頁正好說明了三個氨基酸怎樣變化與排列。使
我們跟着的幾個圖片顯示較多個的氨基酸的組合，那工作的艱
辛和成功的如何不易，而今由吾國科學家領導完成。新年傳來
好新聞多麼令人興奮。

「老鷹會抓小孩嗎？」用實驗來證明，「與原始森林的大
猩猩做朋友」為的是了解得更透澈。電子掃描顯微鏡揭開了前
所未見的世界——愛麗絲的微細立體世界，雷達的巨耳，竊聽到
行星的秘密和地球的身世。「供電新猷」是將高溫原漿、超冷
導體、日光電池和微波輪能等新技術揉合一起，設想出一項
對人類的新貢獻，非常奇妙。

本期起，我們又推出三種連載：一、「偉大的鋼琴家」是
王沛綸教授推薦給拾穗，由「芭蕾」的「老人」，由空中英語文
摘編輯杜若洲先生譯出。三、「山本五十六之死」，由「鵬搏文
萬里」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精華」的譯者黃文範先生譯出。
三者無不故事動人，筆力雄偉，各位幸勿錯過，並請代為宣傳
為盼。

新包裝



德士古 潤滑油 登峰造極 無與倫比

強力洗滌作用
潤滑效能最高
保護引擎內層
防酸防銹防腐
增長引擎壽命

全省各機油行均有出售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商 台灣各大書店

封面 插頁 台南開陽堂印刷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五十元

全年十二期九十六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五十元 三年卅六期二百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港澳二元）

零售價目：台幣十元 美金四角五分 港幣二元 日幣一百五十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
譯叢，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專址，但務請用正確書寫姓名
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拾穗目錄

第二五〇期
民國六十年二月號

科學工程

供電新猷……………九
揭開前所未見的世界……………二五
透視行星的秘密……………一六

生物趣談

老鷹會抓小孩嗎？……………三三
與原始森林的大猩猩做朋友……………五〇

政治

海洋誰屬？……………二九

哲學

與當代智慧人物一夕談——鈴木大拙……………三八

家政

多給孩子們一點閒暇吧！……………四六

遊記

從哈佛到奧爾良——留學日記（二）……………二一六

世聞

時間拾遺——二月十五日——英國貨幣改制等四則……………六五
現代生活——山等三則……………七二

集錦

人類環境——深海鮪魚竟遭汞污染等七則……………七七
科學發明——紅外線測距儀等四則……………八一

醫藥衛生

濾過性病毒與生命之本質……………八八
新型病床等三則……………九七

音樂

偉大的鋼琴家——起始的年代……………一〇二

繪畫

樂壇偉人——布拉姆斯……………一〇八
花間集——錢莊主人與其妻子漫畫——二十年風水團團轉……………一

短篇

伸張正義……………一一八

小說

貝拉·佛立絲的舞會……………一二九
半個太陽……………一六一
寬恕……………二〇二

長篇

紐約街頭……………一三六

連載

山本五十六之死……………一七五
老人……………二二九

封面

與原始森林的大猩猩做朋友

二十年風水團團轉

想當年：

「我只有十一歲呀！長這麼高，我有甚麼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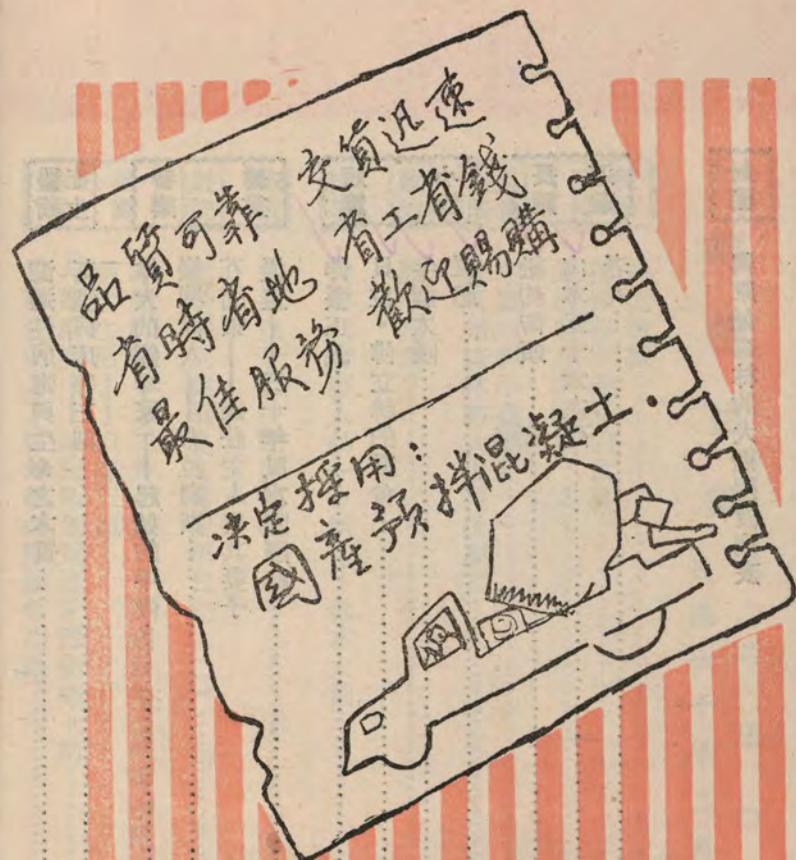


看電影：

「喂，老兄，本人今年已經足滿十七歲，如果個子矮一點，我有甚麼辦法？」



到如今：



國產實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歡迎訂購・服務週到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23612~4

台北廠：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75434~6

台北連絡處：台北市懷寧街21號

電話：389854~9



學抽煙：

想當年：



穿衣服：

想當年：



到如今：



到如今：



剪頭髮：

想當年：

去打仗：

想當年：



到如今：



到如今：





用汽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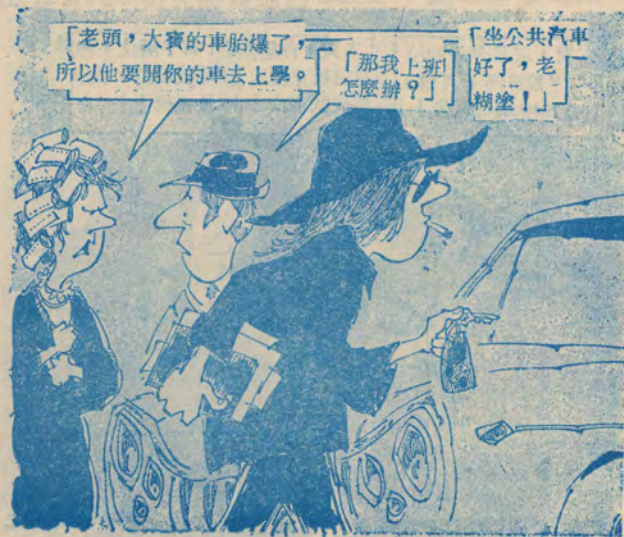
想當年：

見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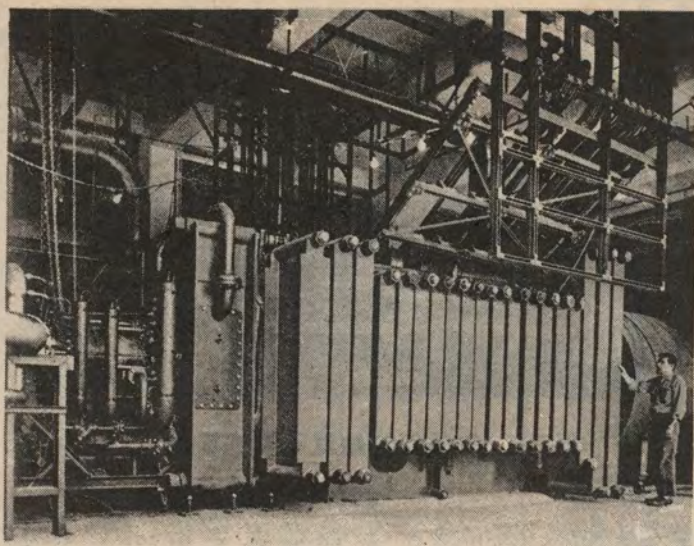


想當年：

到如今：



到如今：



1965 年 AVCO 研究室建造的 Mark V 式 MHD 發電機

編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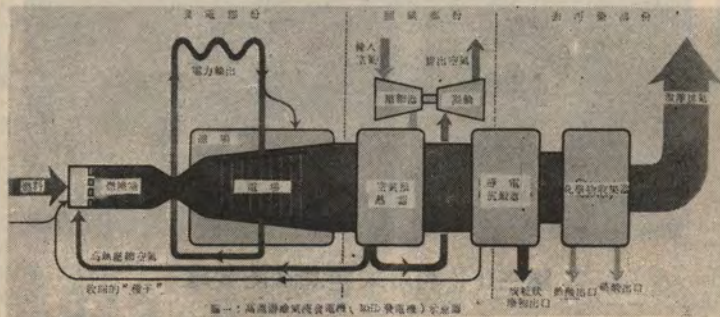


想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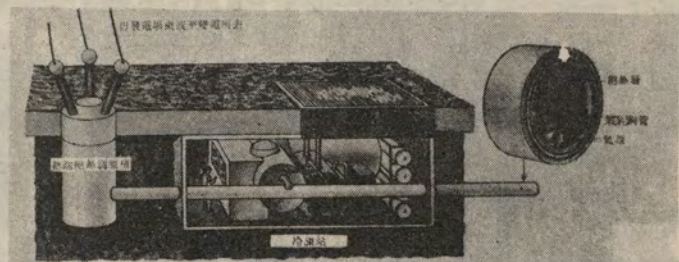


到如今：

黃文範 譯 自 (1970年12月「瘋癲」雜誌)



圖一：高溫游離氣流發電機（MHD發電機）示意圖



圖二：無損耗的輸電電纜示意圖



圖三：利用太空太陽能發電

供電新猷

陳平人 譯

——前進的技術將使電力供應無虞匱乏，而且發電不再污染空氣——

當舉世憂擾於電力供不應求及因發電肇致空氣污染之際，有些杞憂的衛生專家甚至呼籲世人應當降低生活水準減少用電以改善空氣污染情形。這種削足適履的論調如衡之以世上燃料日益短絀的現況固無可厚非，但它立論根據，是認為供電技術屆至目前已臻盡境，忽視了科學仍能作大幅度有效地革新，使電力供應能在更少污染空氣的情況下無虞匱乏。

過去十年來革新供電的研究發展工作所着眼者有三，其一——稱為MHD發電 (Magnetohydrodynamics) ——是由高溫游離氣流中直接發電；這種發電方法已經有了實用的雛型裝備了。(見插圖一)

第二是採用太空中太陽能發電送到地球使用，惟仍在理論階段。第三就是利用物質的超導電性也就是用無電阻無損耗的電纜送電方法。將以上三種方法聯合運用就能使供電的效率提高到一个新境界。(見插圖二、三)

在一個供電力系統中所講求的效率就是每單位重量的燃料所能供應的電力瓦值，效率高時不但虛耗的電力少，產生污染空氣的物質也最少。傳統式的發電設施，經過百年來的改良其效率鮮能達到百分之四十。其餘來自燃料——煤、石油、天然瓦斯等——中的能都化為無用的熱，及黑煙了，黑煙中燃燒不完全的物質，就是含有硫、氮等有毒的空氣污染元素。再說佔世界供電設施百分之七十五的火力發電裝備，是一種笨重的三節式機械，第一節是燒水的鍋爐，第二節是蒸汽渦輪，第三節

纔是發電機，能量在每一節中都打了折扣，而且電力輸配的路程上還是更大的損耗，如此供電系統可以說它仍懷着十九世紀那種「地球上能源取之無盡，我們何愁浪費，只要方法簡單能賺到錢就行」的想法。

比傳統火力發電方式更沒有效率的要算目前的原子能發電了，目前所謂的原子能發電並不是一般想像的由原子能直接變為電能，而僅僅是以一具原子反應爐替換了普通燃料的鍋爐聯在渦輪上而已，這種原子能反應爐其熱效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由原子能所發的熱大部份都耗在冷卻系統的水裡了。固然原子能發電不會污染空氣，發生的放射性氣體也不多，但其冷卻水一旦放到河海之中却能把水變熱及傳播放射性之害。就以目前電力供應的增加率為準來估計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用來冷卻原子能發電的用水大約是全美國今日用水量的三分之一那麼多，餘熱能使電廠附近水系的溫度升高十至三十度其污害環境自不待言。

這些就是目前的難題，估計世界上的用電量，到一九八〇年時將會倍增，所以今後十年之間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就算你怎麼努力設法，如果想以傳統的設備，既能增加容量又可減少污害環境，那是辦不到的，必須澈

絕對溫度十八（華氏負 273° ）時即成為超導體，迄今這也是能成為超導體的最高的轉變溫度。可是為了解決這種新合金所帶來的技術問題，又花了十年的光陰。

為了要使這種錳錫合金保持在這麼低的溫度中工作，必須把它泡在液態氮裡不可，而這是一種在工業上頗難達到地步。再說錳錫合金本身又非常難做。一直弄了七年纔做成了這種合金的導線，又過了許多年纔弄清楚到底這種合金是附在銅上抑或包在銅裡纔能得到最好效果。這銅骨是用來做導線的支持體，吸熱器，及超導體上集整流的傍路器，在把這種導體推向實用仍有困難，研究人員發現超導體只在傳導直流電時不會有損失而在傳送交流電時其損失與一般銅線殊無二致，許多試驗所經過了這初期高興後都洩了氣，但是慢慢的問題終於解決。

第一次利用超導電性所做的東西是電磁鐵，一般電磁鐵的做法是把銅線繞在鐵芯上而成，為了保持磁性必須在銅線上不斷的施以直流電，但是如以超導體做的線圈，只需首次通電以後保持線圈在超導電性的低溫內則線圈內電流永無損耗（實測結果指示一次注入電流可循環兩萬年），這種永久而廉價的電磁鐵，在高能物理

底發展一種全新的供電方式始能應付一九八〇年這緊要關頭。

——克服導體電阻的方法——本文起首所述三種供電新款之中那一種也不離開的就是物質的超導電性。在一九一九年荷蘭物理學者 Heike Kamerlingh Onnes 發現了某些物質在接近絕對零度（華氏 -273° ）時突然變成零電阻的理想導體。也就是說它們導電時是毫無損耗的也不發熱的超導體。而一般銅線在常溫下導電時最大的可能的集膚損耗約為百分之二十。由於導體是發電機的心臟也是輸電系統的動脈，這種超導電性的發現不禁令人幻想將有重量極輕，效率極高的電磁鐵，發電機，電動機，變壓器及輸電線要出現了。可是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研究，超導電性始終就在實驗室裡兜圈子不能問世，因為所經試驗而能成為超導體的金屬元素如銻、鉛、錫等它們不是載流量太小不合實用就是當增加電流時在該種元素導體的四周時，感應而生強力的磁場，致該導體失去超導電性恢復常態導電性，直到一九五四年物理學家 Matthias 在貝爾研究中總發見了有兩種合金能耐強力磁場的影響成為超導電性的導體，那兩種合金中都含有錳（Niobium Nb）元素，其中之一的錳錫合金在

學及其他研究中極有用處。

目前最大的研究用超導體電磁鐵是設在美國國立亞岡試驗所中，該磁鐵為直徑十七英尺的圓筒，線圈是鍍錳鈦合金的銅條繞成的，線圈展開總長為二十五英尺長。能產生同等磁場強度的傳筒電磁鐵必需一萬瓩的電力以及幾千噸的冷卻水繞行，而這個超導體做的電磁鐵只要用三百瓩的電力，並且其中主要電力是消耗在保持液態氮冷度的水箱中的，光是電費一項每年即節約三十五萬美元——從而可推想超導體的經濟效益來了。

電磁鐵也就是發電機的基石，有了超導體的電磁鐵就等於有輕巧價廉而效率大的發電機，電動機，變壓器，同時它與未來的無污染性的核子能發電的前途有不可分的關係。目前在應用超導體做電動機方面，英國已開其先河。

——冷凍電纜——可能最大最迫切的超導體的應用仍屬輸電這一方面。一般輸電線上的電力損失都是很大的，超導體則可使此種電力損失減小。如此在不改變發電方式之下一樣能提高供電效率。美國在製造超導電性的電纜上下了不少功夫，主要成就應歸功於 Union Carbide 公司。該公司的礦冶部門年產錳不少，所以自

始即對如何利用它發生興趣，本來鋁是製造不銹鋼及工具鋼的材料之一。該公司的一個叫作 Linda 的子分公司又是製液態氦及冷凍技術的巨擘。爲了加速研究火箭燃料（液態氦）的冷凍技術 Linda 公司發明了最好的絕熱材料，能使液態氦、氫隨便運輸供一般工業上使用，所以 Union Carbide 公司纔有了用液態氦來冷凍的電纜造成超導電性的輸電線路。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一般輸電系統都是用來送交流電的，前文曾提及超導電性祇在直流電通過時發生，如要把現用的發電輸電系統全改爲直流設施時其費用之大爲企業界所不取。Carbide 公司於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初着手研究用超導電體電纜傳輸交流電，至一九六七年他們發現了把純鋁鍍在銅胎上的電線可以輸送交流電能大爲降低傳輸損耗，同時單位面積的載流量也比銅線的大二十倍。

——埋地輸電線的優點——可是從實驗的成果到工業運用還有許多實際問題得加以研究，首先得把輸電能獲得的利益來與投資量作比較，超導電性電纜所必需的冷凍設備以及它必需埋入地下纔能發揮效用的特性更增大了成本。

MHD發電機了，根據法拉第定理，一個導體在磁場中與磁場發生相對運動切割磁力線時在導體內會感應而生電流。MHD發電機基本道理仍根據此法則，不過它用一股高溫高速的含游離物的氣體，取代了轉動的電樞，讓這股氣流在一個四圍有磁極的圓筒中通過，於是沿圓筒縱長的電極上便有電流引出，這樣說是簡單，但MHD應用的氣體動力學及耐高溫的金屬材料等，都是在火箭工業及太空航行理論大幅進步以後纔獲解決的問題，MHD發電機將傳統式火力發電機的三節設備合而爲一。免去渦輪電樞等笨重轉動部份，工作溫度爲華氏四五千度，熱效率提高至百分之六十左右。

MHD在十年前也像超導體一樣引起世人很大興趣，惟第一部模型機械做好後所生的電力很小，而且越研究問題越多，使人失望，同時如通用電氣，西屋電氣等大廠家都是火力發電機的專利廠家，他們當然不感興趣，始終鏗而不捨的研究者只有 Avco 公司主事人是高溫氣體動力學博士 Kantrowitz，Avco 在一九五九年先研製了一具十瓩容量的MHD發電機，一九六五年得到軍方支援製造了一具 Mark V 型，MHD電機容量爲三萬瓩。這機件雖只能在短時間內運轉，然而却開啓了製造

再看另一方面，傳統式架空輸電線是以提高電壓爲減少損失的手段，但要把高壓電線埋入地下則花費的設備費亦屬不貲。

有了超導電纜則因損失本來就小而且載流量大，所以埋入地下是容易做到。

惟以目前電力需求日增，及因新建電廠要遠離都市之故，所以輸電線路之加多加長是必然的趨勢，爲了地而土地的利用問題及審美方面來講，輸電線路下地也是必然的趨勢。

因此在目前初創之時用鋁特製的超導體電纜尙無法在價格上與傳統式電線爭一日短長，但遠景却是光明的。

爲了適應目前情況有些公司正研究以液態氦來冷却架空銅線據說也能將傳輸損失減少頗多，而增大十倍載流量。

超導電性的輸電網真正的經濟效益必需在一個雛形設施實地長期運運下加以核算纔看得出來，但是因爲所需研究投資的短絀 Carbide 公司要推到一九八〇年之後再談。

——太空時代的電力——與此同時的研究發展就是

大型MHD發電機之可能性，Mark V 輸出爲三萬瓩其中有八千瓩要用來爲自己勵磁，所以要把它改爲商用必需得把磁場改良用超導電性的電磁極不可。Kantrowitz 便致力於此項研究，他終於在一九六六年造了一具三萬瓩的商用MHD發電機，各電力公司於是都答應如果他們能獲得聯邦政府的研究費，各電力公司願出同樣多的配合款項，但結果未得政府方面之支助而作罷。

MHD發電機的特長是發電量高，比同一容量的傳統機械所需資本要少一半，世界上研究MHD電機的國家如日本、蘇俄、西德都很進步，蘇俄目前已接近完成其世界上第一部大容量的MHD發電廠了。

——衝破污染空氣的一線光明——MHD發電機能減少空氣污染之受到重視祇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早在兩年前美國總統的科學工業咨議員便曾條陳以「MHD爲中央電力廠」的方案，由於這個咨議小組是前任總統所召集的而且條陳措辭軟弱沒有打動衰衰諸公而被束諸高閣了。

但是MHD實在是惟一能節省燃料，減少空氣污染的發電方式，因爲它操作的溫度既高又集中，所以燃燒完全，從而提高了熱效率。再者MHD中需要在噴射氣

流中撒佈增大導電性的游離「種子」也就是「鉀」微粒，這些種子在輸出端還能收回重用。因此在這種必需有的收回裝置上再可以加上除去含硫、氮等有毒的微粒而防污染空氣，另外MHD餘熱不多都散在空氣之中故不需冷却水系，所以電廠附近的水也不會污染、變熱。據研究如果全美國都用MHD式發電機那麼除了空氣污染程度大為改善外自一九八五至二〇〇〇年間光是燃料費就能節省一百億美元。

這些優點Kantowin在出席參院未來電力供應問題專案公聽會上曾提出過，據他看MHD系統合理的發展由於就誤了五年前目前不能造大型的裝置，只宜建造中型的裝置為補充電力尖峯負荷時運轉較合經濟需要。以此為基礎再求進一步的開展，目前MHD發電機餘熱之再運用仍待改良，因為現在處理辦法可說是湊合的，例如蘇俄的MHD是在它的輸出端再接上一具渦輪引擎利用餘熱二次發電其容量有七萬瓩，如果再進步能研究出別的利用餘熱方式那麼就更提高效率了。

——熱核子發電的先驅——使用普通燃料以MHD方式發電固已可以減少了空氣污染，但如果再進一步以核子能為MHD發電系統的燃料那效率就更大了。在這

樣的運用中包括了一種嶄新的方式叫作閉路循環式MHD，所謂閉路循環式MHD是利用高速的液態金屬蒸汽或是高速氫氣流在一個封閉的管路中不停的循環，管子外由核子能加熱並裝在一個強力磁場當中，於是從氫氣流中可以發出電流，目前已有這種類型的小型軍用及太空用發電機使用，將來的發展可拭目以待。一旦更進步的氣冷式核子反應爐發明成功取代了目前效率低的原子燃料火力發電機就可以把餘熱處理問題澈底解決了。

MHD發電還不過是過渡手段，由此繼續發展下去未來的希望是熱核子發電，也就是用高溫的氫氣流在一具極強的磁場內熔合成為氦而產生電能。

為了解決增大供電及空氣污染這一利弊學生的問題所提供的新奇辦法實在不少，兩年多以前曾有一位Cal博士提出在太空中建立一具由許多太陽電池拼成的太空飛盤，由它直接將太陽能變成電力（見插圖三），這個太空飛盤發生的電能由一條兩哩長的能彎曲的超導電體電纜送到一具衛星站中，再轉變成微波能送到地球，據他說一切應用零件目前都可以製造，他計算一具五方哩面積的太陽電池飛盤在環繞赤道距地二萬二千哩高的同步軌道上飛行就可以產生足夠紐約市使用的一千萬

瓩電力。地面上的接收天線得是有六哩直徑的大圓盤，但這天線可以做成平的透空網狀。天線下方照常耕牧。復據Claser計算這種系統的成本是每瓩電力為五百美元比一比傳統發電及MHD發電成本是一瓩電力140—280美元，原子能發電是300—400元一瓩，固是偏高但太陽能取之無竭而毫無污染伴隨，惟在目前情形下要談這種不太切實的發電方法恐怕要等到一九八五年以後了。

也許有人要問際此以原子能發電就能供應大量電力

之時何必侈談什麼太陽能發電呢？需知如果全世界都想以美國用電量為目標的話，那不但用太陽能連地下蘊藏的地熱都得用上呢！惟際此傳統火力發電式微而MHD發電方興未艾之時，要研究太陽能發電如此廣泛的課題，不單是電力事業本身的問題，而應當由太空工程界、化工界及電子工程界聯合起來投資出力纔是可行之道。

摘譯自：Fortune Nov. 1970

圖片說明

圖一：MHD發電機示意圖。

AVCO公司所造之Mark V式發電機示意如下：將燃料及為增加導電性之「種子」微粒鉀一同送進火箭形的燃燒室中以華氏四、五千度的高溫燃燒，即變成一股高速的導電游離氣體。把這股氣體送進一個四圍有強力磁場的圓筒中，即產生了電場。於是從一系列電極上可取出電流，一部餘熱氣再回爐至燃燒室去鼓風，大部份餘熱氣則再去推動另一具渦輪作二次發電。後面的靜電沉澱器是用來把一切成粒的物質收回，其微粒鉀種子則可供再次使用。再後面的化學物收集器則把所產生而可用的硫酸、硝酸收集起來，乏氣中於是僅有無污染空氣的二氧化碳及氮氣了。

圖二：無損耗的輸電電纜示意圖。

右側放大的電纜切面圖中央是三條內外鍍有純鉀面的雙套銅管，下方為液態氫的管路可把電纜水凍至華氏負四百五十二度，保持鉀在超導電的特性下工作，如此就成為無損耗的輸電電纜了。液氫可往復循環在沿途每隔五哩一處的冷凍站去水凍，電纜的各終端都有絕熱調溫槽，那裡面是將電力自電纜轉駛到常溫的配電支線上去的場所。

透視行星的祕密

Gene Bylinsky 著
郭魯林 譯

關於行星尤其是離我們最近的金星，我們知道有多少呢？一六〇六年加利略首先以望遠鏡瞭望天空；是為光學天文學觀察行星的開始。後來他又發現木星上的許多衛星；然而從開頭，行星的觀察就遇到了無可克服的困難，主要的障礙就是大氣，跳動搖晃的分子扭曲了這些細小行星的形象，甚至於最大的望遠鏡亦不能解決火星表面的細節，觀察其它行星的困難更多，例如，望遠鏡就無法看穿那層永遠籠罩着金星外圍的雲霧。因此在太空時代開始以前，許多業餘的行星觀察者曾被迫放棄工作，因為他們沒有新的東西可看了。

三個半世紀以來，光學天文學家積聚了不少的事實，假設與神話。有時科學家的論調也會像科學小說那樣充滿着神話。羅威爾 (Perceival Lowell) 是一位由外交官改行的天文學家，曾在阿里桑那州建立羅威爾天文台，說是火星人已開闢了運河，而且它的水源係來自這個行星上融消了的雪帽。替火星作了浪漫蒂克的描述，此類幻想或由於光學上的錯覺，或由於想從人類本身尋找出一種自我安慰相同性的希望。

一九五〇年中期發明了雷達與無線電望遠鏡，由於它有無可匹敵的能力，可以諦聽到天堂微細的低語，人類對於行星的瞭解，從此得到一種有事實根據而且極其正確的觀念。

最近美國與蘇俄所主持行星上的太空探測，又使舊有的想法很多被推翻，由阿波羅十一號十二號太空人所攜回月球岩石的分析中更獲得明證。在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對於未知的推進，比起幾個世紀以來從地球上所看到的更多。

晶瑩耀目的金星，常被想像為充滿生命的，但已證明表面的熱度極高，足以使鉛熔解。火星上荒涼單調、滿佈坑穴的表面，更使許多科學家驚奇不已。一九六五年，雷達天文學家對水星的觀察，亦有驚人的新發現，水星在軸上每次自轉一周是六十九天，而不是將近一世紀以來，光學天文學家所相信的繞太陽公轉每周為八十八天。（因水星繞着它的軸旋轉一周，正好是它繞着太陽旋轉一周所需的時間。六十九天，係指地球上的時間——譯者按。）因為光學天文學家已經彼此一實際情形所朦蔽，當大部份宜於觀察的時間，這個行星剛巧舉着同樣微弱標記的相同一面來對着我们。

同樣的，光學天文學家所決定的距離以及軌道的測定，新近發現都有錯誤。雷達天文學家於一九六一年首次尋找金星的位置，比起光學測量者認為金星應處之所在，大約向前一八〇哩。行星上天文的基本度量標準，亦即天文單位 (The Astronomical Unit [AU])，是地球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現在改用雷達來測量，發現竟短缺了三萬哩。麻省理工學院雷達天文學家目前所決定的天文單位（大體上說是九千三百哩）已經不足一哩了。由於不斷校正的結果，表中所列的資料，與幾年以前書本上所載的資料已大有出入了，舉例來說，土星的第十個衛星是在一九六六年所新發現的。

行星在太陽系中分為兩大類別，這在光學天文學時代已經就很明白的。在較外圍的巨大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與海王星是氣體。那些具有堅固表面而較細小的行星是水星、金星與火星，此一類行星會賦予「地球儕」稱號，因為它的體積、密度與地球相似，所以認為其它的情況亦復相如是。在新的太空探測中已顯示出太陽系各星間有重大的變化。在所有「地球儕行星」中，只有地球存在着旺盛的生命，藍色的海洋以及含氧極豐富的大氣。雖然，它是與眾不同的。

行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質量 (地球=1)	0.06	0.81	1	0.11	318	95	14.5	17.3	0.2
密度 (地球=1)	0.99	0.95	1	0.71	0.24	0.12	0.3	0.3	1.4
公轉時間 (地球年)	0.24	0.61	1	1.88	11.86	29.46	84	164	247
與太陽 平均距離	0.39	0.72	1	1.52	5.20	9.52	19.2	30	39.4
衛星數目	0	0	1	2	12	10	5	2	0

氫雲構成星球

在地球的外殼中，不管地質的進行如何不同，鉀與鈾的比例到處都是恆定不變的；但在月球中鈾則遠勝於鉀了。如果說月球也是以地球同樣的情況所形成的，則鉻在月球中所認為應有的含量已超過太多。不像鈾與鉀、鉻有一種適合於岩石晶格 (The lattice of rock) 的小離子。當地球形成時期，前面所說相對少的鉻被擠出熔化的岩石而推向表面。因此月球岩石的組成就表示出它並非從地球中來的——在太空人攜回月球樣品之前，就有

月非出自地球的學說——而是有獨立性的起源，並且還在一種完全相異的情況下形成。

太陽系的變動更加可驚，因為太陽、各大行星以及它們的衛星，全都來自太古時代同樣起泡沫狀的物質。天文學家認為渾沌初開之際，或五十億之前，一團巨大的氫雲在目前太陽系所居的地方旋轉着，它漸漸的收縮變成太陽與行星。行星與大氣——至少它們原始的大氣——一定會反映宇宙元素的比例。人類所能看到的星群、銀河系、太空中雲霧狀的氣體，都是由同樣的基本元以同樣的比例所形成的。以容量來說，氣佔百分之九十、氮百分

之九強，其它元素如氧、碳、氫等合計不到百分之一。

如前所說，行星在初期的大氣裡，所含的大部份是氫氣，其餘為氧、氧、碳、氮以及氫。氫與氮的性質不活潑，然而碳、氮與氧早已與氫合成了甲烷、氨與水。此種大氣反映出接近於太陽的組成。同時在事實上，木星上的大氣以及巨大的行星上均以氫為主體，並有微量的甲烷與氨，同樣的認為氫與水亦在其中。

相反的，地球與「地球儕行星」，由於重力牽引比較小，天文學家相信已失去了它原始的以氫為主體的大氣，氫與氮這兩種最輕的元素已逃逸到太空，而遺留着較重的元素。甲烷被氧化成為二氧化碳，氮則變為分子的氮。水星是最小的行星（其直徑比月球大三分之一），似乎已完全沒有大氣。火星亦像金星一樣，充滿了二氧化碳。然而，地球的大氣則由百分之七八的氮氣，百分之二一的氧氣以及百分之一的其它氣體與僅有微量的氫與二氧的碳所構成。

從地質上證明，地球大氣的組成與太古時代完全有異。某些稀有礦物很明顯的在含氫最豐富的大氣中製造出來，當暴露於氧氣中，化學組成發生變化，舉例來說，有一種稱為瀝青鈾礦的礦物是在二十或三十億年前所

生命之門極為狹窄

包含最豐富元素的原始大氣，同樣亦包含一切生物的基本要素，如氫、氧、氮與碳。這可在實驗室中得到證明。最早着手的是一九五三年由米勒 (Stanley Miller) 與尤列 (Harold Urey) 二人的實驗，他們指出：在輻射線照射與模擬閃電作用之下，原始氣體的混合物製造出有機物、或含碳的化合物如氨基酸之類。此種複雜的化合物在現今地球的空氣裡已無法產生。

許多相似的經驗亦被認為能發生於太古的地球中，從太陽來的紫外線輻射所放出的化學反應，亦能在地球深厚的大氣中產生有機體化合物的組織，各種基本的分子都是製造生命有機物的材料。這些物質飄落於高熱的海洋裡，遂有生物的產生。生物就是從那種製造星體的材料所形成的。我們目前正待解決的大謎，就是位於生命地帶中的三個行星，與太陽間的距離均適宜於生命的

發展，何以祇有地球能開出花朵來。紐約國家航空太空署高太德太空研究所主任詹斯特羅 (Robert Jastrow) 說：「一個能產生生命的行星所必經的是一扇非常狹窄的門。」

金星與其它地球的行星真正情況的瞭解，大約開始於十三年前。一九五六年華盛頓海軍天文台雷達天文學家梅耶 (Cornell H. Mayer) 使用直徑五十呎雷達望遠鏡來探測金星，它的體積很像地球，往往稱之為地球的「姊妹行星」，又因永久籠罩在一層氾子似的雲霧中，所以表面的溫度無法用光學儀器來測量。然而多年來，天文學家已經知道行星的表面能發出微波，藉此可直接指出它的溫度。梅耶會紀錄金星的發射物，它表面的溫度極為強烈，竟高達華氏六二〇度左右。顯然的，這對想像中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太熱了。

這個發現立刻受到懷疑，有些科學家說，此種微波的起源可能是行星的電離層。另有人說是由充電的大風砂所產生的。這些相反論調的出現，多半由於希望金星是可能居住的行星。他們堅持了好多年而不顧梅耶的資料早經他人所證實。一九六二年水手二號飛經金星，雖然所攜的儀器不能儘如理想的發揮作用，但已足夠證明

萬哩距離時，金星常以相同的方向面對着地球，雖然地球的重力牽引與太陽比較是微不足道的；但對金星顯然有一種控制力，理論家認為地球產生如此的控制力，使金星表面引起永久的膨脹——好像金星伸張着一隻手向地球靠去，而地球即相應以一種宇宙間的握手。金星赤道上的變形，此刻恰好與雷達天文學家史密斯 (William B. Smith)，物理學家薩比洛 (Irwin I. Shapiro)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林肯實驗室同僚們在報告上所指出膨脹的理論相吻合。

雷達所測定的金星表面地圖，目前正在製作中——由於濃密的雲層，這是唯一能製作地圖的方法。今年年初，林肯實驗室的英格爾 (R. P. Ingalls) 第一次測量到高舉的一點，似乎是約有一哩高的山脈相交之處。在地形學上說來，金星似較地球或月球為平坦，同樣的，雷達又在它的表面測出較小的碎片。至少沿赤道一帶，雷達能在此作最準確的測定。

另一個未解決的謎，就是那裡的水怎樣產生的。因為科學家認為金星必定存在着豐富的水源，所以推斷在原始時代，所有「地球行星」亦有水的出現，月球也是一樣。水與各種氣體從行星的內部滲透出來，回到原

它表面確有高溫的溫度。

根據最近資料歸納所得：科學家已確信金星表面的壓力為一百氣壓，表面的溫度為華氏九〇〇度。陽光亦永遠不能穿透到金星的表面。總之，金星看起來是很奇怪的，比過去所想像的更為荒涼，它是一個黑暗、可怖，像烤爐似的行星，表面可能發出熾紅色的斑點。

星際握手起於重力

金星上仍表示着很多的困惑，雷達發現它的自轉有後退的跡象——也就是說，它繞太陽的公轉是向相反的方向——在那種自轉中每次僅有二四三天。除開天王星在線界上的情形之外——像跌倒的孩子，頭頂橫置於旁側的軌道上，以北極來對着太陽——金星是倒退自轉僅有的行星。至於為何變成如此，亦無人能下斷語。科學家的解釋：金星開始必定是正常的轉動，由於太陽所起潮汐的摩擦力，遲滯了它的自轉，然後受其它動力的影響，又使它產生緩慢的後退。在固體上，重力的潮汐作用與海洋上相同，能使一個行星暫時變形，所以太陽的拉力能使金星堅硬的表面引起幾呎高的潮汐作用。

奇怪的是，當金星與地球最接近時，或在二千六百

始大氣中。水可能深藏於火星與甚至現在月球一層永久水凍之下，在酷熱的金星上，已完全沒有水份，除了蒸發到大氣中的。如果它改變為液體，均勻的散佈開來，能遮蓋金星整個的表面，不過厚度僅有八分之一吋左右。地球的海水，如果同樣的散開來，即泛濫成災，可能淹沒全球將近兩哩之深。因為金星較諸地球更接近太陽，可能它的海洋已被從太陽來的紫外線輻射所破壞。

不管怎樣，科學家發現二氧化碳大氣比水的缺乏更易理解，如果地球的溫度像金星那樣高，地球亦可能有一種以二氧化碳佔優勢的大氣，在地球中水形成不同的作用，大量的二氧化碳已溶解於海洋，溶入水中成為碳酸。此外，二氧化碳亦進入礦物的岩層，在地殼中，深藏於石灰石以及其它的礦物間。

有機物體誘導生命

由於金星如此的荒涼，火星就成為尋找特殊的地球生命第一候補者，一九六五年的水手四號與今年的水手六號和七號所攝取照片中顯示出，它那稠密的火坑穴表面實在令人失望。由地球的標準來看，火星是個冷漠孤寂的地方，外面是一層以二氧化碳為主所組成稀薄乾燥的大氣，太陽發射出致命的紫外線輻射，兇狠地打擊着

它的表面。噴射推進實驗室生物科學部主任赫羅維茲(Norman H. Horowitz)說：「如果火星上有居住者，那麼這些居住者一定都是微生物。」然而，另有些科學家認為火星上居住着比較高級的有機物，可能已經懂得使用化學的方法，吸取附着於地面水份的分子。火星上的沙漠對待此類有機物之融治無間，有如地球上海水之對於魚類。

在其它的行星上，即使是微生物的發現，一定也會成為驚人的大事件。這強烈的暗示着，生物一般能普及於宇宙間，那種生物一定是地質化學演進必然的結果。宇宙間可能包含着非常之多的圖獸場。從天文物理學上指出：數百萬其它的行星，可能是正在旋轉的星球，在年齡上與組成上均與太陽相同，這些星球自轉緩慢，如以它們的質量來看，這暗示着它們當中大部份原有的運動量，或旋轉的能力，正如在我們的太陽系中一樣，已轉變到附近的行星上去了。

在這些無法答覆的大問題中，有關火星的，就是當春天來臨時，一種天然黑暗的浪潮將從兩極蔓延到赤道。有許多理論都提出解釋，其中包括由於季候性塵埃的堆積物與季候性新長成極微小植物等。最近又有一種

證據。另一種可能是生命的演進並不太遠，而是仍然逗留在附近。」

考古遺物留存太空

火星之外，有一條太空岩石的宇宙輸送帶環繞着太陽，那就是小行星，它的體積範圍可能從塵埃粒子到數神星那樣大的星球——一塊幾乎像德克斯州大的岩石；最後，太空船將能緩慢的停泊在小行星上去探測它的組成。

小行星之外，是那些巨大行星奇異的世界，如木星、土星、天王星以及海王星。這些行星都可作為太陽系考古的遺物。從化學的組成來說，它們實際上都是具體而微的太陽。它們體積大而密度小，大部份由於氫氣所形成，尤其是土星與木星更酷似太陽，天王星與海王星含着一樣較高比例的較重元素。至於這些氣體狀的龐然大物如何形成，至今尚未明瞭。不過天文學家相信：當行星正在組成時，比現在還要活躍的太陽幅射能，將較輕的元素推向太陽系最遠所達之處，由於它們有較高的重力，外行星獲得較輕的原素，如此就保存了太陽系早期歷史的紀錄。

假說，認為火星上的黑暗區域盡是低地，明亮區域是比較上升的高地。雷達探測火星上升部份，並未發現有任何明顯的對比。不過當雷達天文學家發現火星是一個平坦低地與高原的行星時，他們不勝駭異。雷達所顯示高低之間的差別只有哩半左右，如果有人比擬高原為大陸、低地為海洋的話，那麼這塊大陸毫無特徵可言，因為它沒有像安第斯山、洛磯山或阿帕拉奇山這一類高山峻嶺，那些陸地的情況是幾個月前才顯示出來的，已使科學家大為激動。有人以為火星上成塊的大陸可能在移動中，產生了「火星震」(Masquakes)。科學家希望由於紀錄了火星此類運動，可以在地震儀器中獲得更深入的洞察力。根據新近的理论，地震之起因實由於大陸的飄流運動。

即使證明火星上沒有生命，科學家仍舊希望能在此間瞭解關於生命的起源。康乃爾大學卓越年青的天文學家沙岡(Carl Sagan)說：「有一種連續的可能性遠超於行星生物的起源論。如果有個地方是生命永久不會成立而有有機物正在四周滋長着，那麼我們已經有了製造生命的基本材料。有一種可能是生命從某一個行星中產生出來，隨後又消滅了，因此我們可以尋找化石或其它的

當作太陽系的考古遺物來說，木星特別能激動科學家，因為它比較接近地球，至少比其它星球更容易觀察。在它以氫氣為主體的大氣中，甲烷與氨——這些太古時代的混合物——形成許多富有色彩而永遠變動着。木星的大氣恰好是一種有機生物組合之前最適當的混合物。有些科學家認為木星上大氣帶子的顏色是由於有機體分子所呈現的。舊金山附近太空航空署的阿美斯研究中心龐納巴魯瑪(Cyril Ponnamperuma)與胡愛勒(Fritz Woelch)二人在試驗中證明，這些寬帶子的顏色是由於一種甲烷與氨的混合物，在低溫時置於電放射作用下，產生了凝結的氫酸而成為紅色聚合的物質，那是可以解釋大紅斑(Great Red Spot)顏色的來源，它是木星南半球一種永遠不變的標記。在木星中幾層氨氣與水霧之下，一定還有液體的水份與比較暖熱的溫度。在這裡那些簡單的有機體分子由於相互作用下，產生了至今仍存在着的較大分子，正如實驗室所發生的情形。太空船遠征目標之一，就是要獲得木星大氣組織的一種最清晰的光譜照相。只有作親臨的探測，才能透視它的陰影。

由於木星巨大的面積、質量(以直徑來算是地球的十一倍，質量是三一八倍。)以及它的十二個衛星，其

中有兩個衛星大於月球，木星似乎在統治着它自己的行星組織，賴斯大學的福蘭克勞（Frank Low）在不久之前，運用無線電的測量方法，確定木星放射出的熱量三倍於從太陽所吸收的。它的核心存在着高溫，同樣，可能的由於木星在收縮時將熱量傳送到外面來，如果這種測量方法無誤的話，木星的核心中一定有金屬性的氫氣，僅在巨大的壓力下能產生某種形式的氫氣。象所周知的木星有一片巨大的磁場恰落在一種范愛倫型輻射帶（A Van Allen-type radiation belt）之內，那是由目前在康乃爾大學的無線電天文學家所發現的。

木星是否真有一個核心，可以用實驗來決定。由它屬下任何一個衛星與改良的地面上雷達或遠征的太空船作為工具。運用雷達時電訊將會從木星的任何一個衛星上經過大氣中彈回來，在另一方面，太空船亦會傳送它自己的電訊回到地球。不管那一種情形，它的理想就是在衛星或太空船消失於木星邊緣之後，所播送的電訊能經過木星大氣而回到地球上。天文學家希望電訊能找出它堅硬或液體核心的概略來，如果真有一個核心的話。

距離遙遠神秘莫測

關於土星的瞭解更加缺乏了，與木星一樣，它發出的熱量大大地超過接受於太陽的。雖然在組成上，土星似與木星相同，但它並不密緻。因為土星的平均密度僅是水的0.69，所以有人說：如果它放在水中，一定會漂浮的。天文學家認為那璨璣的光環是一種衛星的剩餘物，這些衛星在行進中太接近木星，因此被重力的力量所撞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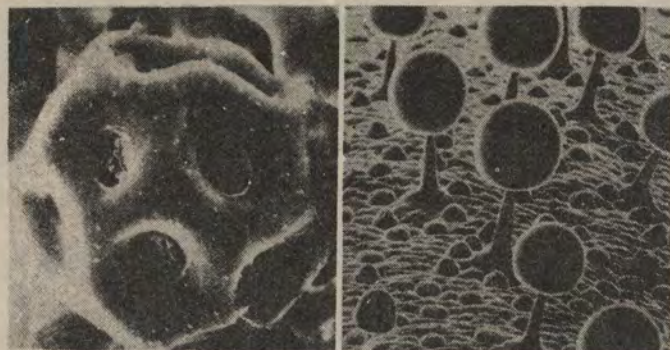
在土星之外的行星，至今還是神秘莫測的。想從地球上測量它們的直徑，都不可能得到滿意的準確性。天王星與海王星即使用最強力的望遠鏡來看，所能顯示的內容亦寥寥無幾。天文學家已觀察出天王星黯淡的雲層中，呈現着一種與土星和木星相似的大氣組織。冥王星是所有行星中離開地球最遠的一個，幾乎可說全部都是秘密。天文學還不能確定它是否有大氣層。在早晨它的表面好像較亮一些，彷彿夜間在結冰似的。因為它體積細小，並有一層堅硬的外表，所以在幾年之前就被歸類為一種地球儕行星。天文學家相信，它是一個從海王星中逃離出來的衛星。使用今後所改良的雷達與遠征的太空船，將會揭開它的種種奧秘。

譯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份 Fortu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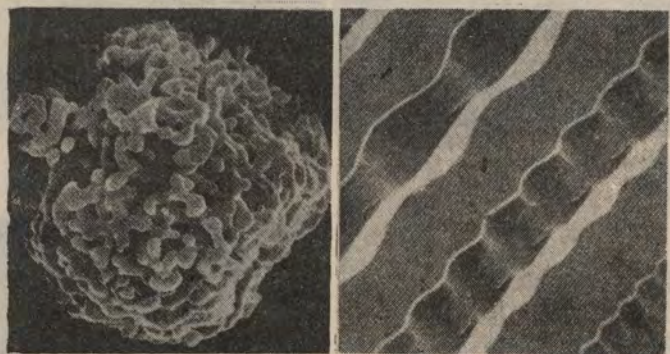
果蠅的頭部放大一百八十倍。

花粉



圓球具有粘性能捕捉昆蟲
葉面上的顆粒是消化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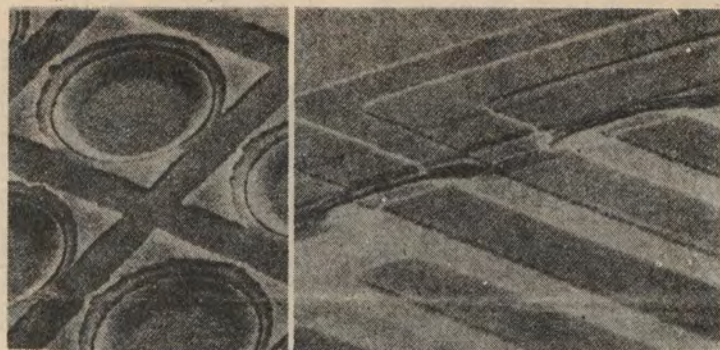
正矽酸鋅的結構



唱片音槽受磨損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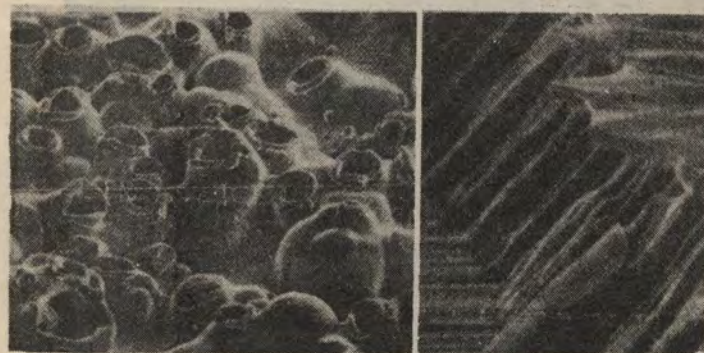


柱狀物是汗毛，毛孔排洩
物堆積在周圍



微體電路板蝕刻
不安，接線斷裂。

另一電路板上，銅片與塑膠
板剝離，以致斷路。



“光滑”的電木絕緣板，其實
凹凸不平，才能膠牢銅片。

另一電路，導線表面
下被酸液挖蝕，以致
折斷。

揭開前所未見的世界

陳宏步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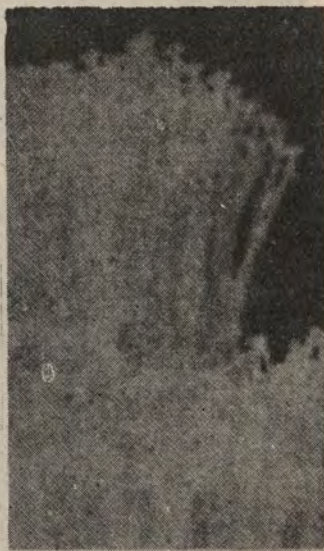
壁虎如何能在天花板上散步？你應當用那種唱針？微體電路在製造過程中遭遇什麼困擾？類似的問題，科學家運用最新式的儀器，找到了答案。這個新式的儀器叫做掃描式電子顯微鏡（The Electron Scanning Microscope），採用完全嶄新而特別的三度空間透視法，來觀察超微小的世界。它所展現的畫面有強烈的真實感。這些微細世界的立體形象，看來令人悚然。原來肉眼看不清的昆蟲，現在看來像一個怪獸。我們平滑柔軟的皮膚，在顯微鏡下，竟是粗糙不堪，布滿了蛻下的死皮和污斑（見插圖一），看了讓人混身不舒服。

光學顯微鏡是把光線穿過一組透鏡，經過擴散，折射而把影像放大。早在一世紀前，德國物理學家厄恩斯特阿伯就指出，光學顯微鏡不會再有多大發展。他已曉得可見光線的波長有一定的範圍，如欲觀察的物體比可見光波長小得多，就無法看到。一九二四年，法國物理學家路易載布勞格利，發現電子具有一些類似光波的特性，但波長更短。這項理論促成了第一架電子顯微鏡，放大能力增進了一千倍。但這兩種顯微鏡都是「穿透式」的，須使光線或電子束穿過標本，纔能達到放大的目的，所用的標本必須很薄，準備起來費時費事。而且它們的場景深度極其有限，僅能聚焦在一極小範圍內觀看，所得圖像是局部的。同時電子顯微鏡所呈現的圖像有如X光照片，和實體圖像大不相同。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的主要部份是一垂直的長形真空管，頂端有一熾熱的燈絲陰極，可發射電子。聚焦線圈把電子集成一束，直徑約數百埃（註一）。在長形真空管的底端放置標本，電子束在偏向線圈的控制下，來回掃描標本每秒五百到一千次，其方式如同電視。當電子掃過標本（比方是一隻果蠅



壁虎能貼玻璃行走，
腳趾上的摺襠放大如
右上角，摺襠上滿布
細毛，每根纖毛頂端
有一吸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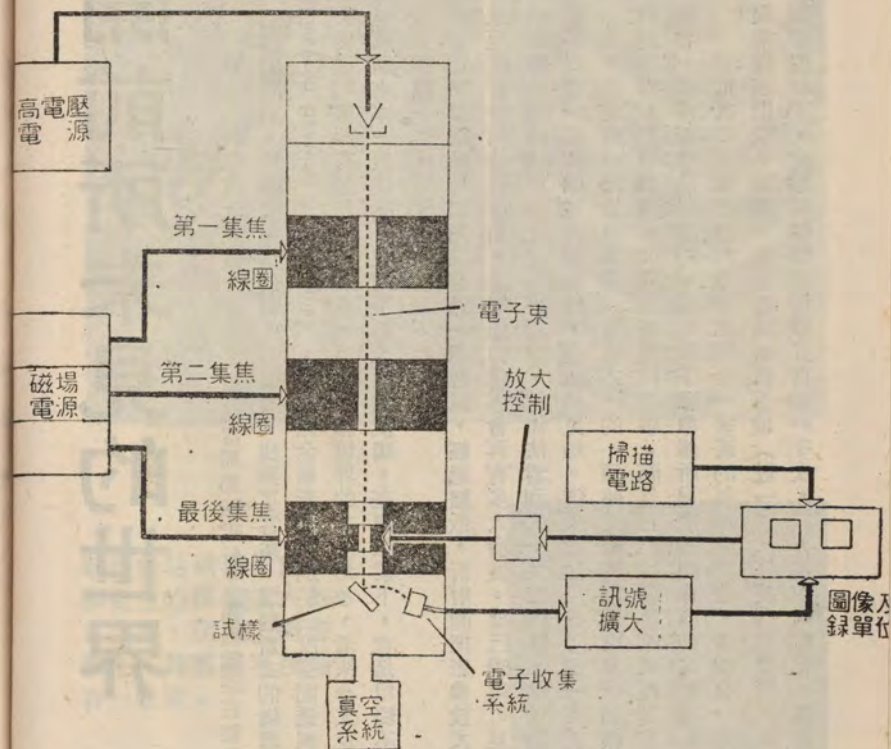
略差，但除了放大圖像清晰真實外，尚有使用便利及節省大量準備標本的時間等優點。

這種新式的顯微鏡對電子、生物、冶金、地質等方面的科學研究大有助益，提供了許多解決問題的端倪。試看以下的例子：

電子工廠製造微積體電路，是以小片的矽、鍺或其他的半導體為基礎，上面再滋長或堆積數百個這類半導體的微屑，而形成了電晶體，二極晶體或其他的零件。最後，用極微量的金或其他金屬蒸發凝結在電路上，做為導線。但遭遇到最大的困擾就是導線經常斷裂，以致幾百萬的成品因此報廢，原因却找不出來。用光學顯微鏡看不出什麼毛病，如果切下一片用舊式電子顯微鏡觀察，那可能已破壞了有毛病的現場。但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問題的癥結就揭露無遺了。原來，在製造微小電路的蝕刻過程中，金屬的邊緣因為蝕刻的參差不齊（見插圖三），當纖細的金質導線覆蓋到這邊緣時，無法緊密結合，在間隙中充滿了空氣，不能迅速散熱，最後因過熱而失效。

要檢查唱片的磨損，一直還找不到一個有效的辦法。光學顯微鏡因為功能的限制，無法把槽線很清楚的放大。使用新式顯微鏡，可以看出廉價唱機上重而便宜的唱頭，使唱片受到很嚴重的磨損（見插圖四）。但又發現，貴重的橢圓形唱針比老式的圓頭唱針，所造成的磨損要大。但前者的失真小得多，就算已用了幾百次，因磨損而引起的失真，尚不足為慮。

壁虎能在任何角度黏附在任何物體上爬行，研究的人想找出它的脚上是否有吸杯或黏性物質，但都毫無所獲。壁虎的脚有五個指狀的足趾，每趾排着一列山脊形的薄片（見插圖五），用普通顯微鏡觀察，祇能看到那上面散布着數千個細纖維。因此，有些科學家就據以下了判斷說：壁虎的黏附力是得之於把這些小纖維伸進物體表面的裂縫或微小不平坦的地方。然而，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後，就推翻了這種說法。原來，每根髮狀纖維的末端有兩個小吸杯（見插圖六），憑着這數百萬個小吸杯，壁虎就能到處爬行，無往而不利了。



的某一部位時，由於對表面原子的撞擊，而碰出一些其他的電子，稱為「二次電子」群，其數量不一，要看果蠅外表形狀的變化而定。這些電子由附近帶正電壓的電極板吸收，形成變動的電子流，可在示像螢幕上產生亮度不同的光點。這光點在幕上來回飛馳，描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昆蟲形象（見插圖二）。因為所使用的掃描線比電視的多兩倍，所以畫面更為清晰逼真。

從放大的能力來比較，光學顯微鏡能夠觀察到小至二千埃的物體，舊式電子顯微鏡可達2到3埃，而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可觀察到三百埃左右的物體。放大能力雖

海怪誰居？

用這種新式顯微鏡來觀察研究的範圍日見擴大，如對神經節（神經脈波傳遞的樞紐），內耳的精細構造，葡萄球菌等的觀察留影，都可促進對人體神經系統，聽覺，以及抗生素功效有進一步的瞭解和探討，有的觀察食蟲植物捕蟲機關（見插圖七），切割機具的刃鋒，電視攝影機感受影像部份的細微結構，錄影機上錄影頭的磁路構造等，可說是任何東西放在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都會有驚人的發現。因此，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儘快的，把各種東西塞進這個新儀器中，期望得到偉大的發現。

摘譯自：一九七〇年四月份大眾科學

註1：埃（Angstrom）是物理單位。一埃相當一毫米的千萬分之一。

插圖說明：附圖1：「光滑」的電木絕緣板，實在是凹凸不平的，才能膠牢銅片。

附圖2：果蠅的頭部。放大一百八十倍。

附圖3：花粉。

附圖4：圓球具有黏性能捕捉昆蟲，葉面上的顆粒是消化器官。

附圖6 7 8：微體電路板蝕刻的極不完全，以致接線斷裂，電路失效。放大一萬五千倍。

附圖9 10 11：壁虎脚趾上的脊狀物，其上滿布髮狀細纖維，每根纖維上的小吸杯。

附圖12：掃描式顯微鏡下的一片皮膚，屑狀物是蛻下的死皮，柱狀物是汗毛，毛孔排洩物堆積在周圍。

附圖13：唱片音槽受磨損的情況。

它豐富的資源是屬於某些特定的人，還是屬於全人類？

一九七四年春的某個時候，隸屬太尼可公司，「深海投資財團」的一艘八百呎採礦船，從美國加利福尼亞駛向外海五〇〇到一〇〇〇哩處的一處海域地方。然後把速度減慢到每小時兩哩，並把船首有三〇呎寬的挖泥器徐徐放下，開始從水面一八，〇〇〇呎下的深海中將馬鈴薯般大小的錳石撈上來。一個禮拜不到它便滿滿掘取了二五，〇〇〇噸的礦石。這些礦石中計含有百分之二五的錳，百分之五的鎳，百分之一·五的銅，百分之〇·五的鈷。照目前市價估計其價值超過三百萬美元。

這件事情聽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實際上所經歷的手續却不是那麼容易。設若當時早就有一艘日本船也在那兒海底採掘時，會有甚麼事故發生？或者，假定像秘魯一樣的小國家指責那些礦石是屬於他們的水域，並派出砲艇來加以干涉，怎辦？或是聯合國告訴美國這種採掘是侵佔國際財產，又該如何？「深海投資財團」是不是把已撈取到的礦石仍傾回海裡去？或者就由它付一筆稅金算了？假如付稅話，又付給誰？凡此種種都值得討論。

美國商業界人士聲稱他們在海洋探測中已投下了巨額資金。可是他們對海洋的不「屬於」美國這一點，似乎仍是含糊不清。兩年以前由羅德島選出的參議員潘耳（Claborne Pell）主持有關所有權聽證會時，當時僅只有一個商人提出此一疑議。

可是近來事情有了戲劇性變化。在國會至少已有四個委員會舉行過類似此事的聽證。內政部且為此事和國防部發生爭論。石油界人士則和採礦界人士在爭論。聯合國中的大國，像美國、蘇聯也正和像秘魯、突尼西亞等小國在辯論中。

在這件事中，包括有兩個基本問題：

一、每一個臨海國家所有獨佔海洋開採權，到底離岸多遠？美國政府爭論的中心點便是有關於此。內政部向美國政府要求的爲一〇〇哩或稍多。這一距離也就是石油工業開採的位置。但國防部向美國政府要求的，則希望儘可能的小，僅四〇哩或再小一點。

二、在沒有作任何限制之前誰來主持這類開採事宜？採礦工業要求一項限制行動，那樣或多或少可以爲所有權作點事。較小的國家簡直就把這件事視作一個技術進步大國的「海洋掠奪」。照他們的意見，主張由一個國際機構實際擁有海洋。由它匯集從海洋中的石油及採礦公司所付稅金，然後用這筆錢來協助未開發國家。

海上石油開採老早就已是一筆很大的生意了。去年世界的原油計有四十五億美元（一七%）採自外海。按美國採礦局估計，至一九八〇年將更會增加至一九〇億美元（三七%）。

海上採礦則仍然不多見。少數有利的經營像在大西洋海岸的採取沙子和碎石，以及泰國海岸外的錫礦開採等過去都有。但是現在則不同了，大的公司像美國的肯尼可特、國際鎳礦、壳牌及聯合碳化物公司等，莫不都

多石油工業界的法律顧問就會爲此點而爭辯，這樣乃給予臨海國家從他們的海岸伸展至大陸地塊與深海底層相遇處，此間礦產資源的獨佔權。對美國而言，據估計其可開採的海底將有二二〇萬平方哩。

肯尼可特公司的法律總顧問，同時亦是採礦事業的首席發言人威爾基氏辯稱，國際條約在這項事件中並無規定。並稱：邊界的決定乃視現在採礦能力的限度而定，通常約爲一、三〇〇呎。這一論點給予臨海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現時的獨佔權遠爲超過認定者而少於至海洋的底層。

基本上，國防部也同意採礦業的意見。海軍則要求一個較窄的領海邊界。其理由爲各國既擁有的海洋底層區域獨佔權，將不可避免會要求底層上的水域和海面。而目前，大多數國家所要求的領海主權僅離岸三或一二哩。

現時，在聯合國中關於此一問題的討論甚囂塵上。馬爾他（人口三一、九、三〇〇）駐聯合國大使伯爾多兩年前就開始組織一個國際性機構掌管海洋的開發。所得利益用作協助未開發國家。帕氏估計一年的報酬到了一九七五年可能會達到六〇億美元。

正在發展深海採礦事業中。顯然的，他們亦都希望由此而獲致利潤。

至於說到意外事故，過去也早就有過。一九六九年秘魯政府就因爲捕魚權，攻擊過美國在他外海的漁船。此外還有鮮爲大家知道的一件事，一九六八年沙地阿拉伯和蘇丹之間，亦曾因由該國離岸五〇哩至紅海中礦區權益事發生過爭論。

海洋自古以來就常常是人民爭執範圍之一。直至近世紀來發展了一種觀念，即是說海面任何人都可自由使用。至於說到國家的安全，每一個國家都容許有要求近海的主權。過去領海主權限制約當大砲射程的三哩。關於海洋水面以下的資源權力問題則沒有人去多想它。

私掠和人與人的戰爭，一度都會爲保護海洋權利主張而發生過。今天法官判案也還是用的它。現在對邊界問題乃是依照一九五八年所訂定的一項不健全的日內瓦大陸棚條約，根據該條約所規定，一個國家對於他們離海岸的大陸棚至水深六五六呎深處有獨佔開採權。這一深度通常約離岸三〇到四〇哩。但要是再遠一點他們能開採到何處？條約上規定的「承認深至自然資源的開採處」這是指的什麼意思？未免有些含糊欠明。在美國許

帕爾多所估計未免太高。但其他的小國家多贊同他此項建議。去歲十二月的聯合國大會便通過一項決定，要求延期討論海洋開採。其中大國們，包括美國、蘇聯、法國及英國則反對延期討論。

美國採礦界人士指出，國際機構強行限制愈嚴，則愈會促成千百萬美元資本開採海洋需求的困難。以他們的觀點是，愈早開始海洋的採掘，則人類受益也愈早。反之小國政治主宰了一個國際機構以對抗大國，與大公司不負責任的採掘可能同樣地有害。

此際，許多方面都已採極端的立場。在極端觀點之間有些地方就是一種解決法子。由它也許會啓開技術及資本進步的國家開發之途。從而將所得利益供較小的國家分享。

海洋經常把國分隔。由於致力於對它的採掘、開發可能會把國家與國家帶上接近之路。此時若不急圖解決，則一個在一九七〇年還是理論上的小問題，到了一九七五年可能便會成爲一個爆炸性的問題，也許甚至會引起一場戰爭亦說不定哩。

君麗譯自：天主教文摘

老鷹會抓小孩嗎？

Daniel P. Mannix 作
和風 譯

我相信親眼看見老鷹抓小孩的人，世界上找不到幾個，可是我便是這幾個當中之。地點是在墨西哥，那隻老鷹是我養的一隻美國禿鷹，我給他起個名字叫阿貴拉，我養牠專做狩獵之用。在墨西哥，我常帶着牠去狩獵大蜥蜴已有三年之久，從未出過意外。不料，有一天牠却抓了一個印第安人的小孩子。

我養了兩隻老鷹，除了上述一隻禿鷹阿貴拉之外，還有一隻金鷹，比阿貴拉大些，名叫特貴拉。我帶牠們去獵大蜥蜴時，總會引來一群小孩子看熱鬧，有的孩子甚至背上背着更小的嬰兒。兩隻老鷹從未找過任何小孩的麻煩，於是我不再加以防備。

有一天，我把禿鷹阿貴拉放在山邊上，然後帶着獵狗到亂石堆中去趕蜥蜴，禿鷹在山邊上很安詳地站着，兩隻眼睛閃閃發光地瞪着我，好像希望我快些趕出一隻大蜥蜴。不料，從一塊大石後面跑出一個印第安小孩，背上用布帶背着一個嬰兒說時遲那時快，禿鷹好像一個箭頭，對那兩個小孩衝將過去。我一看不得了，用盡平生之力對他大叫，他似乎已知道他犯了過錯，但是他已經飛臨那兩個孩子的頭上，他不得已，迅即將已經張開的一對利爪向上一揚，可是他的尾巴却將兩個孩子掃倒在地上，他自己也踉蹌踉蹌地落在地上，撲起一陣濃密的灰塵。我以百米賽跑的最快速度，衝到兩個孩子身邊，把他們扶起，他倆被嚇得大哭大叫，我詳細檢查他們的身上，大的一個完好無恙，只是小的一個肩膀上被鷹爪抓傷一點皮。我把兩個孩子送回他們家裡，他倆那種

驚恐的樣子已經完全消失。但是我仍到鎮上請了醫生，爲他們檢查，醫生說兩個孩子健康如常，只是在小的那個肩膀上抹了一點藥酒而已。

自從這次事件發生之後，我對老鷹抓小孩的事逐漸發生興趣。當然，以老鷹的凶猛本性，加上牠那銳利爪利喙，如果要殘殺一個小孩是毫無問題的。蒙古人用老鷹狩獵狐狸，而狐狸要比小孩不知強悍精壯多少倍，不過老鷹的銳爪，除兩吋長堅如鋼錐的爪尖外，其抓力之大，是其他凶禽猛獸無法比擬的。任何動物的身上，如果被牠那八根利爪刺進去，相信是難以忍受的。

我初次訓練老鷹時，戴着打曲棍球用的厚皮手套，可是牠那銳利的爪尖，輕而易舉地扎透厚厚的牛皮手套，就像用錐子穿透一張紙片那樣容易，我的一隻手也被刺穿，鮮血淋漓，紅腫疼痛，足足三個星期不能動彈。此後我特製了一付內加鋼片的皮手套，才能擋住牠的利爪。

野生未馴的老鷹是否會故意抓走小孩或攻擊成人呢？我決定去查考有否正式記載或文獻依據，不久我便找到了。在一份西雅圖星報上有下面一段記載：「在阿拉斯加，有一天一個小孩在田野中遊戲，天空中有一個

黑影在盤旋着，黑影逐漸變大，盤旋的圓圈越來越小，突然黑影如一陣旋風，衝到那個孩子身上，孩子大叫，接着恐怖與痛苦的哭聲震盪在無際的空中。孩子的父母從房裡跑出來，只見空中有一隻老鷹抓着一個小孩飛越高，飛向附近的山峯。鄰居們立即集合起來，組成一個救援隊，每個人滿懷憤怒而又無望地奔向山邊，爬上山頂。他們趕到時，只見一堆小孩的骨頭。後來村人將捕鷹網佈好，等在他經常棲息之處，不知等了多少個晝夜，那隻兇手的老鷹終於被擒，便被送到烏德蘭動物園去。」

另一樁家所週知的老鷹抓走小孩事件，發生在一九二九年，地點在美國東部。一份名為自由文摘的報紙有如下之記載：「在肯塔基州康伯蘭鎮附近有一座小山，名爲禿頭山，一群孩子們在嬉戲，忽然有一個孩子大叫起來，其他的遊伴們立即停止了遊戲，瞪直了眼睛向西面觀望，他們發現八歲的吉姆被一隻巨大的老鷹抓着他的一條腿，倒掛在空中，吉姆拚着命掙扎，而且大吼大叫，可是那隻老鷹仍舊抓着吉姆向上飛，據當場目睹的孩子們說，約有七八十英尺高，吉姆仍舊拚命地掙扎，地上的孩子們也在大叫，老鷹似乎逐漸下降，不久，老

鷹放鬆了他的双爪，將吉姆丟在山坡上。吉姆雖然受傷不重，但整個禿頭山附近的居民却騷動起來。男人們個個荷槍實彈，發誓要殺盡所有的老鷹；女人們則個個心驚膽戰，不讓孩子外出。吉姆的體重只有卅五磅，假如他再輕一些的話，他勢必被那隻老鷹抓走了。」

該一事件，由市長麥金泰證實，並宣佈說：「不知為何，本州此一地區的老鷹近來益發膽大妄為，老鷹的本性就喜歡抓着牠的獵物，飛到牠的巢窩附近去大快朵頤，牠們的巢穴大都建在懸崖絕壁之上。」

除上面一段令人不得不相信的故事外，另一樁已經證實的老鷹抓小孩的事件發生在挪威一個名叫雷加的村莊，那是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有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名叫史婉茜，被一隻老鷹抓走，把她帶到八百英尺高的山邊上，因老鷹力氣不支，才把她放下。她的父母及村子裡的人及時趕到，才救了那個小女孩。現在史婉茜已結婚，但她仍舊保留着那件被抓破的小衣裳，紀念着她那鷹爪餘生的往事。

一隻老鷹可以抓起多少重量呢？如果要做這項試驗，我們絕不能把一種東西綁在老鷹的腿上，然後看他能否飛得起來。假如用一隻野鷹或動物園裡的馴鷹，叫他

將重物帶起，他只有在地面上亂撲亂擺牠的翅膀，直到疲倦為止，根本不能帶着東西起飛，如果你認為給他帶的東西太重，而換以較輕的物件時，他已疲憊不堪再也不能飛行了。尤其誰要想在老鷹腿上綁東西，其困難程度實如與虎謀皮。

另一問題為老鷹是一種又大又重的飛禽，自地面起飛不易。牠起飛之前，必須先跳幾步，然後用力擺動兩個翅膀，才能飛離地面。我起初訓練老鷹飛行時，是把他放在一個山坡上，而我站在山下，以便他飛行時由上向下滑行。如果我把牠放在平地上，牠的起飛便很吃力。可能我養的鷹自小便關在籠子裡，很少有練習飛行的機會吧。幾個月之後，牠已大有進步，但是牠起飛時仍舊很吃力，故牠不願表演這項費力的起飛技術，除非牠感到非常饑餓。

我養的幾隻老鷹在捕抓小動物時，都是先飛向高空，在空中盤旋，等牠看見獵物時，便一撲而下抓住獵物。如果獵物是比兔子大的動物，牠便不再起飛，而在原地用尖嘴剝啄獵物，大吃一頓。任何獵物如果超過三磅或四磅的重量，牠們便很難將它抓起飛行。

雖然一隻老鷹不能抓起五或六磅重之獵物，但有時

牠却能帶走比五、六磅更重的東西，這要看牠的狩獵技巧了。一隻會狩獵的老鷹在抓到獵物之前，牠會以很快的速度自獵物的後方衝上去，用翅膀將獵物抱起，同時以利爪抓住獵物，趁着牠那衝擊的慣性，將獵物帶走而起飛，然後再借着地面上昇起的熱氣流，逐漸上昇飛向高空。

如果獵物正好在一個懸崖的邊上，則老鷹更容易將它抓走，這樣，無論老鷹是由上向下俯衝，或由兩側平着衝過去，甚至自下向上仰衝，都能毫不費力地將獵物抓走。故如欲測驗老鷹實際帶着重物飛行的能力，唯有將一個已知其重量之獵物放在山坡上或懸崖上，俟其抓住該獵物後，看他能飛行多遠的距離才落在地上，便可得到其正確的帶重能力。

我用兩隻鷹來做試驗，一隻名叫阿貴拉，是一隻巨大的禿鷹，另一隻叫耶特，是一隻蘇俄產的灰頭鷹，通常抓小孩的鷹都是禿鷹，所以阿貴拉是一個最佳的試驗角色，我要看看這兩隻鷹那個力量比較大。幸好牠們兩個都很合作，而習慣於撲抓誘餌，誘餌是用一個布口袋內裝沙子，上面綁着一塊肉，沙袋用一根一丈多長的繩子栓上，訓練鷹的人用手抓着繩子的另一端，將沙袋掄

起，圍着頭上轉圈子，老鷹看見沙袋上的肉，便會飛來捕抓。如果訓練鷹人的動作快捷，他可在老鷹抓到沙袋之前，突然用力將繩子一拉，沙袋被拉離旋轉的軌道，而使老鷹撲空，於是牠勢必在空中突然轉身，或是飛出去，再轉回來，重新練習捕抓。我將沙袋的重量逐漸增加，看看牠們究竟有多大力量。

爲了進一步試驗老鷹抓小孩的情形，我不用沙袋而用橡皮做的玩具娃娃，娃娃穿上衣服，娃娃中間是空的，以便塞進不同重量的鉛塊，然後再將兔肉綁在娃娃的身上，於是我展開了近乎用真小孩的試驗。第一次，我將橡皮娃娃中間塞進了四磅重的鉛塊，可是兩隻老鷹任何一隻都不能將娃娃抓着起飛，牠們只能在地上拖着娃娃走。於是我把娃娃放在山坡上，並設法叫牠緊緊抓住娃娃，只要牠那銳利的爪尖抓進了橡皮娃娃，他一下子是無法將爪尖退出的，然後我再用牠熟悉的誘餌——沙袋上綁着兔肉去引誘牠飛行，牠利用山坡向下滑行，爪上抓着四磅重的娃娃，毫不費力地飛了三十碼距離。後來我慢慢給娃娃增加重量，到整個娃娃有五磅重時，老鷹飛起來似乎已經很感吃力，但牠們仍能自山坡向下滑翔，而到達三十碼外置放誘餌的地方。到娃娃的重量增

加到六磅時，耶特則一點也不能將它帶動，可是阿貴拉雖然不能起飛，牠却能以一隻爪抓着娃娃，另一隻抓在地上拖着娃娃走下山坡，到達誘餌之處。後來，我又試驗牠們飛行中抓物的能力，我在一個懸崖的樹枝上放了一個四磅重的娃娃，牠們可以一面飛行一面抓起，毫不費力，後來我將娃娃漸漸加重，到娃娃加到六磅半時，耶特仍能將娃娃自樹枝上抓起，然後滑翔四十碼，才被娃娃咬得落在地面。阿貴拉則比耶特能幹，牠可在樹枝上抓起八磅重的娃娃，而能飛出四十碼的距離。耶特只有四歲，體重十磅半，對飛行的經驗還不夠；阿貴拉已經三十歲了，體重十二磅，牠的狩獵經驗亦很豐富，無論大蜥蜴或兔子，只要被牠看見，便無法逃脫。牠是一隻翅爪矯健雄武有力的老鷹。那兩隻老鷹的雙翼伸開，都是六英尺。（金鷹的翼展為八英尺，體重約有十五磅，可能比上述兩隻老鷹的力氣要大些，可是我在墨西哥用我那隻金鷹狩獵時，並未看出牠的力量大於其他兩隻老鷹。）

據我所知，一隻老鷹如果自地面上將一個五、六磅重的物體垂直帶起，可能已經是牠的最大能量了。如果牠自一個懸崖邊緣上抓一樣東西，只要牠會利用地面昇

起的熱氣流，牠會將一個八、九磅重的物品帶向空中，我相信這已是任何健壯老鷹的最大提帶力量了。自從我用自己養的老鷹親自做了試驗之後，我想對上面所提到的老鷹抓小孩事件做個印證。第一樁所提到的，是一隻阿拉斯加鷹，由一位名叫凱林的人送到烏德蘭動物園去的。據凱林說，那隻老鷹是一個印第安人賣給他的，而且在賣給他之前，那隻鷹曾經抓過那個印第安人的小孩。我不明白那位印第安人爲甚麼不把那隻鷹打死，可能他希望把牠活捉後賣幾個錢，以補償他的喪子之痛，也說不定。

上面舉出的第二項實例，就是一個八歲的孩子只有三十五磅，像這樣體重的一個八歲男孩，可能是發育不全或是侏儒。麥金泰市長宣佈那樁事實時，他不但未弄清楚正常兒童的體重，相信他對老鷹的常識亦很缺乏。只有金鷹才棲息在懸崖絕壁上，而禿鷹却是住在樹上的。即使那個孩子體重只有三十五磅，但已是老鷹的三倍，我相信任何老鷹也無法抓起三倍於牠體重的東西，即如一個體重兩百磅的舉重能手，無法舉起六百磅的重量，更何談要他跳起來呢？

再看看發生在挪威的事件吧，一個名叫史婉茜的

歲女孩，新聞上並未說出牠的體重，除非牠的體重不超過五磅，即使牠只有五磅，我也不相信一隻老鷹會把牠帶到八百英尺高的山頂上。我再詳讀那篇新聞，發現無人親眼看見史婉茜被老鷹抓走，只是因爲史婉茜的父母找不到她，才集合了村民到處去找她。大家看見山上有

一隻老鷹在上下翻飛，大家才趕到現場，發現史婉茜在睡覺，她的臂上和腿上有傷痕，衣服也有幾處破了。而後我又想，可能那個小女孩爬上山去，在爬山的時候被山石或樹枝刮破臂和腿以及她的衣服。村民們都說，當他們看見史婉茜時，老鷹並未抓她，只是對她飛下來，然後又向天空飛去。這種動作，是一般老鷹的巢穴遭到不速之客侵擾時，牠們才會這樣上下翻飛。我推測那是因爲史婉茜走得太靠近老鷹的巢穴，而老鷹只是想把她嚇跑罷了。

最近在田納西州又發生了一件老鷹抓小孩的傳說：「有兩兄弟在郊外玩耍，哥哥十五歲，弟弟八歲，哥哥聽到弟弟在大吼大叫，跑去一看，原來一隻老鷹正抓着弟弟在拖，企圖把他帶走，哥哥立即找了一根樹枝把老鷹打死了。那隻老鷹的雙翼展開，只有三呎長。」我對這種事情始終懷疑它的真實性，於是我便設法調查其真

相。原來那個八歲的弟弟發現了那隻老鷹因受傷而不能飛行，想去抓牠，結果鷹的動作比他快，反而先抓了那個孩子，於是他們兩個掙扎起來，看見的人便以爲老鷹要把他抓走。而且一隻老鷹的翼展只有三英尺，怎能把八歲的孩子抓走呢？

根據我的觀察和經驗，假如一隻老鷹從未受過人的威脅而不知人的厲害，牠可能會抓小孩子，假如小孩能叫而能和牠掙扎，牠一定會被嚇跑的。老鷹通常只狩獵一兩種動物，對不知其厲害的動物，老鷹通常不會去惹牠的。不過，如果有人把初生的嬰兒放在懸崖上，老鷹可能將他抓走，但我相信世界上沒有這樣糊塗或殘忍的父母。

譯自：TRUE

一位穿着入時的婦人登上公共汽車，往收費箱丟進兩毛錢。

「太太，」司機說，「車費是三毛五。」

「啊，對不起，」婦人以自命不凡的口吻說，「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坐公共汽車了。經常我都坐私家包車上街。」

「我們倒要感謝你的光臨了。」司機說。

與當代 智慧人物

一夕談

林 克 明 譯

鈴木大拙訪問記

這次會談的節目製作人吉訥 (Robert Emmett Ginna, Jr.)，在訪問結束之後感嘆道：「我發現鈴木博士是個聖人。」

對於禪宗，鈴木博士那種絕不妥協、滿含詩意，且深度宗教性的解釋，在他的追隨者看來，實在是靈與智慧的双重挑戰。從這篇短文裡，也許我們還不能完全領會那渾然無我的境界，但我們無疑會發覺，這

裡所談的禪之神秘主義，和甘地的哲學思想有相當的近似之處。

陪同鈴木博士談話的是麻省工學院的哲學教授荷思頓·史密斯 (Huston Smith)，他曾一度遁入禪寺，專心潛修禪學。

史密斯 (Huston Smith)：鈴木博士，當佛陀渡化之際

他所遺留給後人的，究竟以什麼最重要——是那些誨人不倦的講詞，還是他那堪為典範的人格？

鈴木 (Dr. Daisetz Suzuki)：當然是他的人格。每次講道自然也都是人格的表現。當他瀕近寂滅，他最後所說的是：「當自求解脫。切勿求助他人。」這便是他的最終遺言、最後訓示。

史密斯：這豈不意謂着人世上並無恩典，並無來自天上的救贖？

鈴木：這正是巴利文小乘佛經 (Theravada Sutra) 複述佛陀的臨別訓詞時所說的——沒有恩典，沒有外力的救贖。如果有所謂救贖的話，那救贖也只有來自自己本身。

史密斯：你提到了小乘 (Theravada)。那意思是說佛教裡還有派別的不同。佛教分裂過吧？

鈴木：是的，是的。每一個宗教都不免如此。不過禪 (宗) 却是一切佛教宗派修持的根基。

史密斯：讓我們來談談你學禪的經過吧……你什麼時候才下決心，終生研究禪學？

鈴木：你說研究，但這和研究一種科學或什麼別的東西是大不相同的。一種宗教性的衝動，宗教性的自覺

心理，總是自自然然的浮現……而除非你心中的疑難能够得到解答，有所歸屬，你的心便不可能再感覺寧靜。

史密斯：你是不是天生就秉賦了宗教性的衝動？

鈴木：並不是天生的。它是後來才覺醒的。

史密斯：它什麼時候在你身上覺醒？你還記得嗎？

鈴木：啊，這我倒不能說得很清楚。不過開始有這種傾向應該是在十六、十七歲的時候吧。從那時起，我一直在追求着如何把我的宗教熱情安定下來？

史密斯：嗯。你費了多久的時間？

鈴木：好幾年後我才感覺我已有所悟。但我一旦有了這份美妙的體驗，便有一股強大的慾望在我身上覺醒，要我把這些傳播出去，告訴別人。

史密斯：你會經正式上過大學嗎？

鈴木：沒有。我本來應該在一所大學裡接受教育的，但我太在意他們教導學生的正式課程。我自動退學了——像個不良少年，我想，後來我就進入一所禪寺，與世隔絕。

史密斯：你留在那裡多久？

鈴木：那至少也有七、八年的光陰。

史密斯：當你決心——像你所說的，當你尋得了自己的答案，經歷那美妙的體驗，而決心把這件事傳播出去時，你是不是馬上就選擇了西方做為你傳播的地方？

鈴木：不，沒有這回事。直到我第一次訪美，我才有了那樣的決定。那差不多是六十年前的事。我發現西方世界對東方民族的想法和感覺十分無知。在一個美國的小鎮呆了十一年以後，我回到日本。這時我才發現，日本式的生活，事事物物，在我的眼前都有了截然不同的意味。

史密斯：比如說，什麼？

鈴木：日本所特有的東西——就像茶道、花道、繪畫、或者諸如此類有意思的東西。

史密斯：所以便有一種感覺，覺得日本生活裡西方聞所未聞的這些面向是有價值的。

鈴木：不錯，正是這樣。

史密斯：所以，從那時起，你更決心要獻身致力於向西方解說東方，特別是佛教裡的禪宗？

鈴木：是的，尤其那些我們可以說是源於禪宗對生命之了解而發展出來的藝術派別。

所真正意味者的了解。如此一來，佛陀的心靈便和其弟子的心靈合而為一了。

史密斯：絕對的同一體 (identity)。

鈴木：這個嘛，我倒不敢說。但是如果我們要勉強去解釋它的話，也許可以說是同一體——某物的相合；兩個心靈間的某種融匯。

史密斯：禪的勝境就這樣子從佛陀的心裡傳到這位弟子的心裡。這實在是很脆弱的一回事。

鈴木：事實上，一點也不脆弱。你對我說話，我回答你。這是脆弱的嗎？

史密斯：只有迦葉親聞（親見）佛陀的「拈花授法」。理論上，每一個禪師的心靈和情境都應該和他相同——都該是他的精神弟子。

鈴木：不錯，如果我舉起一隻指頭而你微笑，這時禪便在我們之間傳遞了。

史密斯：當你遇到了一個參悟的人，你如何去認出他呢？

鈴木：我想，使禪宗在心理上與其他宗教教義，以及其他佛教宗派的教義不同的，原在於它對潛意識的意識。入世却又出世。着相 (Attachment)，但又

史密斯：關於禪宗的英文著作，你的書是最早出現的吧？

鈴木：不止禪宗，還包括了佛學的概論，以及佛學的源流。

史密斯：我很想知道，關於西方為什麼對禪發生興趣，你有什麼意見？

鈴木：我想那大概是因為西方已經在我們稱做科學的研究裡走過頭了。科學研究追求着一種確切的方向；而東方的思考方式則正相反。

史密斯：禪宗是怎麼開始的？

鈴木：相傳禪的開始，是在一次法會上，佛陀正在講道的時候。他的一個弟子拿了一枝花獻給佛陀。佛陀接過了它，一句話也不講，只是拿着它遍示眾人。沒有人知道佛陀的意思是什麼。但是當佛陀環顧眾人的時候，他注意到有一位名叫迦葉 (Mahakasyapa) 的尊者 (原文作 *elderly monk*) 對着他笑。佛陀也笑了。他說：「我有一個寶貴的東西，託付給你。」禪便這麼開始。

史密斯：那麼，在這一笑裡便包含了禪的一切勝境了？

鈴木：並不是微笑本身，而是佛陀的託付和迦葉對佛陀

不着相。以形而上學的觀點言之，「有」原是「無」；「無」原是「有」。若你真能「理解」這點，你便了解禪了。

史密斯：鈴木博士，你說過禪宗的道德特徵是「着相」復不「着相」。這是什麼意思。

鈴木：這在禪宗裡是很重要的部份。在現實生活裡，只要我們還活在這物理世界裡，我們便免不了和某些或好或壞，或美或不甚美的東西有所連繫。但是在聖經 (Bible) 裡我們可以讀到（可能是在保羅的一封信書信裡）：我們活在這個世界裡，但不屬於這個世界。這便表達了離着相又無所執着的理念。所以，只要還活在這相對性的世上，我們只有依附着對現實的雙重看法。

但是在這相對性世界之另一面，我們有一個不再是相對性的世界——那個世界我或者可以稱作彼岸 (transcend) 。在那個世界裡，絕無執着依戀

；那裡無善、無惡、無罪、無醜。白蓮雖長於污泥之中，但當它伸出了水面，那花會是多麼地美麗！

史密斯：依你看來，禪宗所用的是什麼方法？

鈴木：就拿掛在那兒的「大日如來像」來說吧。依我看

來，「大日」所代表的，就是「佛性」。大日 (Dainichi) 或稱毘盧遮那 (Mahavairocana)，是眞言宗 (Shingon) 所供奉的。大日如來 (Dainichi Nyorai) 紋風不動。他一點也不動，他只是靜靜地坐着，亘古地寧靜。

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着「佛」，或「佛性」，在那永恆的實體裡。而去接觸或去成爲這佛，這佛性，這大日……那便是禪所竭盡心思引導我們去做的。

當禪宗提到「無明」 (ignorance) 和「悟」 (Enlightenment) 的時候，「無明」指的是我們自身心智的造做，而「悟」代表的是無明之霧散盡以後的心境。要驅散那障眼的雲霧，必需使用某種方法。禪宗所教的便是這種方法。

史密斯：你會說過，每一位追尋者的心情都免不了要經歷一段時期的紛擾不安。而，就像你方才提起的，我相信當你年輕的時候——差不多十七、八歲時——你也有過這種紛擾的心境。那時你在禪寺裡到底用了什麼方法才求得解脫？

鈴木：這就牽涉到意識的問題了。我們的意識總是這樣

，他說「無」。

史密斯：啊，你要怎樣處理這個公案？你會怎麼做？

鈴木：那位弟子很可能會絞盡腦汁去思考它。

史密斯：是嗎？

鈴木：既然萬物都有佛性，一隻狗必然也有佛性。大師的答案爲什麼却是否定的？所以，那個弟子便會以邏輯的或辯證的眼光來探討它，他可能會說「是」就是「否」，「否」就是「是」。「有」就是「無」，「無」就是「有」。這個弟子可能會用這些話來回答大師。大師自然要一一回絕。經過幾次回絕之後，這個弟子再也沒有辦法去理解大師了——在理智上一點辦法也沒有。弟子被迫——我們可以說，有點人工地——走進一個僵局，一條死路。他放下了他的自我。那就是說，他拋却了他整個的存在。這時他便達到了那意識的安寧境界。

公案帶來了那種心境。當萬有俱寂之時，有些事情發生了——一個浪花出現了。

史密斯：你的意思是說，當心情達到這麼深沉的安寧之時，某種刺激却是必要的？

鈴木：當那種情境達到之後，某種東西浮現，這種浮現

子的——起伏不定，從不安寧。但是若想達到那境界，若想從心所欲不踰矩，這些意識的波濤必需設法平靜。那便是說，它們必需變得像個寧靜的汪洋，無波無浪。或者，像經典裡說的：「像繁星映照在汪洋上，鏡也似的海洋。」那是必要的。爲達到這種心智的安寧，爲了去體現它，我們使用公案 (Koan)。公案是一種只能體會而不能用理智解釋的問題。

史密斯：你能爲我們舉一個例子，說明公案是怎麼作用的嗎？

鈴木：大概可以這麼說，公案的用意，是要阻止每一個想用理智解答問題的嘗試。他們有時說，公案就像一根莫明其妙的鐵棒——一根丟擲在我們面前的鐵棒，硬要我們說出它有什麼意思或它是什麼。

我舉另一個例子。趙州是唐朝的一位大禪師。一個和尚問他，狗是不是有佛性。事實上，佛性被認爲是我們每一個都擁有的——不止是人類，還兼及衆生，無情與有情（沒有知覺的和有知覺的）。所以，那個和尚的想法是，既然萬有之中皆有佛性存在，一隻狗必然也有佛性。但是大師却否認這點

，這種東西，都必需經歷。

史密斯：這種浮現，是不是因週遭的某些東西而回到現實世界裡？

鈴木：是的，那是，當這個階段到達之時——你便會聽到它。一個聲音，喚醒了一個人。一般而言，那總是和感覺世界有關的某種東西。一般以爲，佛陀見辰星而悟道，而有人則是聽到敲門的聲音。

史密斯：或者破瓦打到了翠竹？

鈴木：對的，正是這樣。

史密斯：而當這個弟子達到了這種深沉寧靜的境界——透過了這纖微的，生動的感性經歷——以一種清新的眼光，前所未有的凜烈，心境重回到塵世裡。

鈴木：是的，那有所領悟的片刻——那是很重要的。

史密斯：我呆在禪寺裡的那一週是我有生以來肉體上最脆弱的一週，我要說精神上也是如此——睡得很少，差不多每晚三、四個小時，最簡單的食物……如果有有人在沉思之時昏昏欲睡，便會猛然被打醒。我對這種地方的嚴厲實在很覺驚奇。這在訓練上是必要的嗎？

鈴木：那多少有些不自然。那並不是必要的。如果你不

靠任何外力自己趨入那決定性的片刻，當然更好。

史密斯：那麼，鈴木博士，這些方法合起來終於帶你進入一種喚做「悟」(Satori or enlightenment)的特殊體驗。那是什麼樣子的？是不是和你一切其他的經驗全不相同？

鈴木：悟的體驗是一種整體的感覺。

史密斯：感覺每一件事？

鈴木：不是每一件事。如果你說：「這個，這個，這個，——」那只是在計量——我們可以說，只是一系列的經驗。但是悟的體驗是某種整體感。不是一個接着另一個。却是先驗地感覺，整個地體會這「整體」。這種感覺不是我們所謂心理學上的感覺，而是某種更根本的體會。那是一個人意識到自己的「我」——不是以主體或客體的身份，而是以「我」為「我」，去領會。

史密斯：所以對禪的心領神會將為個人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自由？

鈴木：不錯，這正是我的看法。有些精神分析學家以為自由是自發的，只是去「做你所愛的事。」這純然是一個大錯誤，我們必須小心防範這種看法。

大笑，它震撼乾坤——何止十里，五里，二十里。那種情形，便是自由及自由的生活。

附，有關的讀物：

羅斯 (Nancy Wilson Ross) 禪的世界

張澄基 (Chang Chen-Chi) 禪的實現

瓦特斯 (Alan Watts) 禪之道

佛洛姆 (Erich Fromm)，鈴木 (D. T. Suzuki)

、馬丁諾 (Richard de Martino) 禪宗與精神

分析學

黑里奇 (Eugene Herrigel) 箭術與禪宗

班諾以特 (Dr. Hubert Benoit) 無上智慧

巴列特 (William Barrett) 禪宗西人讀本

一群男女學生在一起討論女人的美。「我認為女人最迷人的的是她的櫻桃小口，」一個男生說。「才不是呢，」另一個說，「應該是如絲的秀髮。」

「你們都錯了，」第三個說。「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才最迷人。」

這時一個女生站了起來說，「我要走了，你們沒有一個人說的是真心話。」

禪宗的特色是：單純，誠摯，與自由。許多想研究禪宗的人，對自由有很大的誤解。他們以為自由是縱情放任或不顧道德。但是真的自由，我願說是照着事物的樣子去看它們，是去會萬有的「本來面目」。那才是自由。

史密斯：鈴木博士，牆上掛着一幅有名的日本畫，是一個和尚對着月亮大笑。

鈴木：是的，是的。

史密斯：這是不是表達了禪的感受？如果是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鈴木：那又是要講一個故事。可以嗎？

史密斯：當然。

鈴木：關於牆上這幅畫有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一個禪宗大師，有一天晚上看到月亮從雲裡冒出來。他開懷大笑。寺院週圍的村民們——我該說多遠呢？差不多方圓十里之內——都聽到他的笑聲。村民們驚訝着聲音來自何方。他們一路尋找，來到了禪寺。那時他們才發現昨晚的笑聲是禪師看到月亮，而發出的。圖畫畫的就是那一幕。不論一個人笑得多麼大聲，聲音也傳不了一里遠。但是當一個悟禪之人



漫畫：「先生，這部電視機的彩色沒有毛病，是節目主持人害了黃疸病。」

多給孩子們休息吧！



James. J. Cox 著
黎明譯

星期六一早，喬治就帶他十一歲的兒子馬克開車到棒球場去。由於有父親在旁邊加油，馬克很起勁的投球接球，跑了一個上午。匆匆吃過午飯，馬克很想躺下來看一本漫畫書，但是媽媽又要帶他去練喇叭。晚上，喬治夫婦在出去應酬之前，還再三的叮嚀：

「馬克！我們不在的時候要好好唸書啊！別把功課都堆到禮拜天。」

馬克疲倦的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姐姐開着的電視機正在喧鬧着，馬克忍不住滿心惱怒的大叫：「吵死了！我真討厭這個地方！」

爲了熱衷於讓孩子們都成爲多才多藝的神童，父母們却忘了也得給孩子們一些閒暇，讓他們

海濶天空的去遐想，或者大人們也該想想，童年生活的世界該是什麼樣呢？詩人懷笛爾曾在他的一首詩裡描寫童年：

「祝福你呀！小傢伙，
光着腳丫，
紅着雙頰。」

雖然這種田園式的生活已經過去了，現代的「小傢伙」只能參加些設計週密的夏令營，此外則只有父母們不斷的鞭策，要多讀、多學、多練，不可浪費光陰，盡力的把孩子推向「成功」的頂峯，要是你不如此，別人的孩子就會拿到第一。

許多年以來，孩子們的個性就一直被鑄成幾種固定的模式，大家都認爲年輕人也該像大人一樣，一舉一動都要依着大人的規矩。在早先的殖民地時代，一般的觀念是孩子們是不許犯錯的，在維多利亞時期，一般也都認爲孩子們是天生頑劣，非得嚴加管教不可。

在以前，大人們很少能把孩子當作一個真正的孩子來看待，同意孩子們一定會作些孩子氣的事，並且依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成長發展。蕭伯納曾經說：「若是你把養育孩子，認爲就如同是把一些原料依照自己的想像

塑造造成一定的形狀，那就大大的違反了生命之理。或許你認爲孩子們懂什麼，只有由大人來指引一切，其實你也錯了，自然的生機只有孩子們自己才能感覺，而非局外的你我所能體會的。」

喬治亞州，艾蒙瑞大學的心理醫師史提芬博士曾指出，現代文明也傷害到了兒童，他說：「太多精神上的壓力，使得許多年輕人的反應都趨於麻木，而逐漸孤立於整個社會之外。」同時，他認爲年輕一代趨向於服食迷幻藥，也是想追尋一個自我的私有世界。

此外，爲了適應身心兩方面不斷成長的變化，也是一個主要的理由，要讓孩子們有些私有的空閒時間。兒童專家指出，七歲到十二歲乃是一個過渡的潛伏期，在這段期間兒童期的身心狀態要逐漸脫去，而青春期的情況則加速形成，同時心理上也感覺到要面臨一段更複雜、更需要努力的年日了！

另一位心理教育學家也說道：「潛伏期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發展過程，孩子們將藉着這段期間獲得一些進入青春期所必需的準備，以及長大成人的基礎。」

在許多方面看來，這段年歲的孩子們都像是粉墨已妥，就等着要登台的演員。雖然心裡都知道面臨的中學

階段將有更多的挑戰與機會，但總掩不住一陣陣的煩躁與不安。同時，孩子們還需要表現自我，這對父母也是一個難題。例如，一個男孩要不顧一切的從他樓上臥室的窗口做一個繩梯爬到地下來，父母當然只為他的安全擔心，但是對孩子而言，這却是一件足以表現自我的偉大工程。

一位作家史密斯說：「在這段期間，你若看到一個孩子仰天躺著而兩眼茫然時，你大約會奇怪，他有什麼不對吧？事實上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是在遐想而已，他可能正想要知道，他的呼吸狀況在注意與不注意的時候是否有所不同。」

孩子們都需要保有點秘密，同時也喜歡保有點秘密，但有些父母却不了解這點，曾經有位母親就這麼抱怨過：「珍西一向對我都是無所不講的，怎麼現在却老是吞吞吐吐的，就像有什麼秘密似的，真奇怪她有什麼事要瞞著我呢？」其實孩子們跟大人是一樣的，希望保有點私有的東西，事實上也是表現自我的方式之一。

孩子們需要保有秘密的傾向開始的很早，可能在幼稚園時期，小孩子就會撒點小謊，編造些故事。到了小學更希望有自己獨有的天地，例如關起門來不讓大人

進去等等。此外有些十歲左右的孩子，則喜歡與他的好朋友之間用些特別的隱語交談或通信，來保持他們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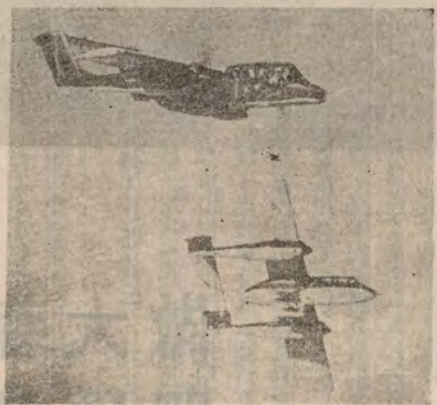
再者，合群的生活對小學時代的孩子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時期，孩子都需要得到他同伴或同學的讚賞與接納，甚至比得到父母的讚賞還更為重要。

一位兒童心理學家說：「今天的兒童也真是不幸，在往日，到處都有後院，空地，小巷，長廊可以成為孩子們戶外活動的天地。而今，現代化的大樓，都市的急劇發展，沙丁魚罐式的現代文明剝奪了孩子們一切測驗自我能力與訓練獨立性格的場所。」所以這位學者特要指出：「如今問題青少年的增多，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此外，許多父母都有個主要的觀念，認為他們的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決不能錯過任何東西。某乙太太就是個例子：她一心想要她十一歲的兒子若比將來成為一個「成功」的人，雖然若比對學鋼琴很有興趣，也很有天才，但乙太太却不願他的兒子把全部的才力都放在音樂上，她說：「我希望若比成為一個正常的好孩子，所以我一定要他在運動方面也要表現優異。」因此，若比

新型反暴亂飛機

北美 (North American) 公司所製造的 OV-10A 野馬 (Bronco) 型堅型雙螺旋槳攻擊機，將取代目前在越南大量使用的 OV-1 狗鳥式偵察機，



該機使用空中搜索式 (Aiseavch) T76-618 號之七百匹馬力引擎工具，最大離陸重為六千公斤，最大速度四百五十 Km，續航距離一千五百 Km，離、著陸距離均在三百公尺以內，機員二人，裝有 7.7mm 機槍千門，另有裝載一千零八十公斤之炸彈或火箭彈，極適合於局部作戰，該機預定生產二百八十架。

韓良摘自：Wings of The World '70

在學校中要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與課程，乙太太也常說：「等你上了大學，你可以再學你最感興趣的事。」可惜的是，乙太太的算盤却打錯了，一個人的創造力與才能，要依照天賦，適時加以培養的，勉強的結果只有一無所成。

一位作家曾提出一個構想，由各處的圖書館為孩子們準備許多各別的小房間，讓孩子們在裡面自由自在的讀愛看的書，畫想畫的畫，聽音樂，或者只是獨自的閒坐一會，脫離一下大人的世界。然而這些需要常常都是孩子們在家裡或是在學校裡，無法獲得滿足的。

心理學家指出，生活的重大目的之一乃是求取一種自我滿足。若是在合理的管教下，能對我們的孩子再「開放」一點，對他們的需要再「注意」一點，則童年生活就真正是最美的了！

譯自：Today's Health Tube 1970



與原始森林的大猩猩做朋友

哲 文 譯

~~~~~一位勇於冒險的美國婦人，在那遙遠的非洲高地，研究一羣血統最接近的非人類親族，而且觀察牠們在古老環境裡的生活情形。~~~~~

以往三年中，我的大部份時間，都是和生活在山裡的野猩猩（Mountain Gorillas）打交道。牠們的家園、以及巢穴，是在維卡山脈（Virunga）——其中有八座高聳的火山，最高的一座，高度有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呎，穿越了三個非洲國家，烏干達，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盧萬達（Rwanda）——牠們生存在山側的斜坡地，煙雨濛濛，雲霧縹緲的森林內。

在這一段時期，我和許多大猩猩，自然地打成一片。而且我和牠們，非常熟悉地生活在一起。牠們成群結隊的，在山坡以及兩山峯間的鞍部，漫遊徘徊着。現在有一些猩猩群，看慣了我的出現，幾乎把我認為，也是牠們猩猩群的一份子。我可以接近牠們，只隔數呎之遠，一些年青的和剛成熟的大猩猩，甚至更靠近我，檢起我的照相機皮帶，或是檢查我的背包的扣子。有一隻更妙，牠把玩着連接在我的大筒靴的靴帶。我想，牠並沒有懷疑，這一双鞋子，是否是我的身體，但牠了無懼色，任意戲弄。

我非常地瞭解，這一群大猩猩當中的每一隻猩猩，而且知道，牠們每一隻，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個性。甚至爲了容易認出牠們起見，我在記事本中，記了幾百頁，我給牠們取了的名字：像拉菲基，波特叔叔，伊沙魯斯等等。

能够熟悉牠們每一隻的習性，並不容易。書本上教我們靜靜坐着觀察，但我深深地感到，大猩猩對僅僅坐着不動，注視着牠的陌生動物，會特別加重懷疑。所以我另外用一種代替的辦法，就是學着牠們的動作，試着來引發牠們的好奇心和信任心。我模仿着牠們的飲食動作，以及裝扮成牠們的樣子



。經過一段摸索時期，當我確實知道，牠們舉動所表示的意願時，我開始摹仿牠們的聲音，包括一些吃驚地，深沉的打隔聲。

雖然這種偽裝的方法，大家公認，並不是研究猩猩的正統辦法，但是對大猩猩們的反應，是出奇的良好。如果有人，看到我有節奏地，咚咚地打着自己的胸部；或是坐在附近，假裝咀嚼着一根野生的芹菜莖，好像是在這世界上，只有這一口，才是令人愉快的一餐時，任何人都會覺得這種舉動，又笨又好笑！

### 替人類和野獸的罅隙做中間橋樑

作者和一隻，她給牠取名為拉菲基，體重有四百磅的猩猩，在樹林的一株大枯木旁，互相打最著。我拿着記事本及望遠鏡，將手折疊起來——對一隻猩猩來說，這是服從的姿態——告訴牠，她並沒有傷害牠的意思。

三年前，我對大猩猩發生了很大之興趣，因此來到此地研究。開始的頭幾天，這些動物會窺探我的行動，牠們看到我跑近就會奔跑以及尖聲叫喊。但是經過模倣牠們的動作，避免威脅的姿態。以及等待牠們接近我，而不是我向牠們逼近以後，情況改善了很多。我使牠們害怕的心情平靜下來，於是有些年青的猩猩，就來到我的面前，把我的衣服及裝備，當着玩具一樣的嬉戲，見着我也不害怕。

大猩猩是形狀最大的猿猴，過着群居的生活，每一隻都服從一隻像拉菲基那樣背部有一大塊銀白色的猩猩，為牠們的領袖。拉菲基的背部，隨着年歲的增加，一天天的變白。當我和牠互相打量對方的時候，另外有一隻叫做黑背的猩猩，牠是拉菲基的部下，就在旁邊嚴密的戒備着，好像是一員衛兵。

有一次，我在山澗蹲俯着。因為我發現，有一隻隱伏在高樹上的大猩猩。這一隻背部黑色的猩猩

，對我起了一團疑慮，為了減低牠的好奇心，我趕快做了一種姿勢，挑起一些樹葉，放進嘴裡咀嚼。我帶着手套，以免中了毒麻毒。我避免站直腰，因為動物並不容易做到這一點，而且猩猩喜歡依靠已結胼胝的指關節，來支持身體的活動。

大型猿猴類中，大猩猩是最大的種類，一隻已成長的雄猩猩，可能有六呎高，重四百磅或多一點；牠的巨大手臂，能够伸長到八呎。在山中的大猩猩，牠的生存範圍，只限於非洲中部，一小塊具有青蔥潮溼的森林地帶。現在只有少數的幾千隻存留在世上，而且隨時都有致命的危險環繞着牠們。現在在牠們生活居住的範圍內，有一部份土地，已單獨的劃為公園地帶。理論上，這樣已構成嚴格地保護大猩猩的生存，但是事實上，由於有許多偷獵者以及巴杜西族(Batusi)的獵手們的活躍，迫使牠們生活在更小的山嶺區域內。除非有更好的計劃，以及更有效的具體行動，來保護山中大猩猩的生存的話，那麼在二、三十年以後，大猩猩是命裡註定要絕種了。

我在三十七歲的那一年，為了尋找山居生活大猩猩的祕密，我放棄了在加尼佛亞州的醫療事業，得到著名的人類學家李開博士(Dr. Louis S. B. Leakey)的推薦，和國家地理協會的贊助，東裝赴非洲旅行。我首先住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的一所營地內，後來由於當地的政治情形紛亂，迫於情勢，我就請當地的土著們，攜帶大堆的應用工具和行李，朝維蘇科山(Mount Visoke)的新營地進發。在這裡，當我發現有偷獵者，在驚擾着維蘇科的山猩猩時，我戴上一副萬聖節的假面具，將侵入禁地的偷獵者嚇跑了。在盧萬達、烏干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境內，大約有三百七十五隻的大猩猩，為人們保護。另外大約有五千到一萬五千隻猩猩，在中非洲苟延生存着。

為了拯救面臨絕滅的種族，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更深入的去瞭解牠們的生活習慣：例如牠們所吃的食物，交配的情況，繁殖的過程，牠們的分佈情形，和社交習慣。我會讀過古桃兒(Jane Goodall)小姐所發表的猩猩研究報告，也到過坦贊尼亞哥貝國家公園(Tanzania's Gombe National



Park) 的營地去拜訪她。從一九六七年開始，我得到李開博士 (Dr. Louis Leakey) 的幫助，以及國家地理協會和韋魯基兄弟基金會 (Wilkie Brothers Fundation) 的金錢補助，我開始研究大猩猩 (Gorilla) 的生活起居。

這個研究，曾經被中斷過數次，我在剛果的麥基若山 (Mount Mikeno) 斜坡區域，開始我的研究工作。僅僅只做了六個月的觀察工作，因為在基維省 (Kivu Province) 發生政治暴動，我就被迫離開這個國家。這是一次很大的挫折，因為在那裡的猩猩，在非常完善的公園保護方式下優遊，不受人類經常打擾的威脅，過着無拘無束的生活。因此，當我在牠們面前出現時，牠們並不怎樣地害怕，所以對我觀察來說，是非常有利。

等我離開剛果以後，再重新開始工作。這一次，是在盧萬達國境內。我的新營地，是靠近一廣闊的草原，是由連結着卡里幸比 (Karisimbi)，麥基若，以及維蘇科等山所形成的鞍部裡。我在維蘇科山，用鐵皮，建造一所隔有兩間房間的屋子。有三個人跟我一起，其中有一位非洲人，做着炊事劈柴的工作。我經過八小時的徒步，穿越濕氣很重的灌木叢，在一天觀察大猩猩的動靜以後，就坐在屋外小桌子旁，拿起記事本，追記着所見到的情形。在我的旁邊，有一個火坑，日夜不停地燃燒着，以便烘乾衣服，燒開水，以及在山高一萬二千呎的一萬呎處，使寒涼的空氣，變得暖和些。

### （從搖籃裡，傳出淒涼的啼喊）

這件事情開始的情景，現在仍然活生生的出現在我的腦中——記得，它是在二月的某一天，有一個晨霧的早上。當我走在滑溜溜的，由大象踐踏過的，泥濘羊腸小道時所發生。這一條小徑，是從我的大猩猩觀察營，到最近的盧萬達鄉村主要通道。搬運工人跟在我的後面，攜帶着一個笨重的小孩用的方形玩欄 (Playpen)，上面用木板蓋住。從這裡面，傳出一聲聲的淒涼的哀叫，隨着我們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播散，牠的聲音，也一聲比一聲悲慘，如同失恃嬰兒的啼哭，令人悽惻難忍。

### （助手將一座森林移到屋內）

寒憚的霧氣，籠罩着整片的樹林。一陣陣旋風，在樹叢裡追逐搬運土人自山腳下離開吉普車以後，已經艱辛地爬登了四小時的山路。氣溫雖涼，可是在他們的臉上，還是汗淋淋地一顆顆的滴下來。當我們看到營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時，大家是雀躍不已！到底還是營地比較適服。我的雇伴，三個非洲人，跑出來迎接我們。

前些日子，我送了一通瘋狂的急命令，要他們將我的小屋屋改成樹林，把兩間房間中的一間，任意破壞，將一些樹木，籐蔓，以及其他的樹葉，雜亂地擺進去。他們認為這樣做是完全沒有意義，可是不敢違抗，因為他們已習慣我的各種奇怪要求。

他們叫喊着：「Cumba tawari」，這就告訴我，房間已準備妥當。然後使用盧萬達國語，尖聲的叫喊好幾次以後，抬起玩欄擠進門框，將它置在房間中間從地板伸出來的樹上。

現在，我將玩欄上的覆蓋的木板撬起，然後向後站開。這時有兩隻小手，從箱中伸出，緊抓着箱邊，漸漸地我們看到小嬰兒從箱中掙扎着掙扎着出來。牠的大大地棕色眼睛，注視着房間的四周——這是她的第二個家，牠要在這裡住上六十八天。一個月以前，在牠被捉的時候，這對眼睛，瞪着牠的身後熟習的山中植物，心裡極不甘願。

然後，這一隻小黑團，向一堆看來很舒適的臥巢一跳，兩手興奮地打着樹葉，但這還不够，啊！有樹木可爬！於是牠向上爬，一手又一手地，一直碰到天花板為止——當然，這和他以前所爬到的樹盡頭，是有一點不同的感覺！

最後牠終於坐下來，從窗口向外遠眺。從這裡可以看到，僅僅只距好幾百碼遠處的維蘇科山的斜



坡地帶。牠看着它出神，好像很懷念那塊生長的地方。這時牠感到孤單，開始號啕大哭。最後抽抽噎噎的哽咽，一直到筋疲力盡，進入睡鄉為止。「柯哥，」我照顧的第一隻猩猩，是「安於環境了」。

不到一星期，柯哥——一隻十六個月大的雄猩猩，就有朴卡來做伴，牠是一隻二歲大的雌猩猩，臉孔的樣子很有表情，而且頗有耐性。雖然如此，但當朴卡來到營地的時候，柯哥並不以牠來做伴而歡心，他幾乎瀕於死亡，而沒有死亡而已。

這兩隻猩猩被公園的守衛們，以及土著捉來以應歐洲某都市的一個動物園的要求——他們不管國際動物保護當局的聲明，大猩猩是稀有動物，應當受到關懷與保護——雖然我哀痛這事。但是我自告奮勇地照顧牠們，一直到牠們要被送走為止。

柯哥關在一個鐵絲籠內，過了二十六天監禁的日子。在籠內，空間小的無法容牠站立和坐直。而且牠的食物，是從外面運來的，更沒有水可喝，但是牠願意接受香蕉，才維持下來。

而朴卡被捉的時候，是完全拒絕進任何食物，牠是很瘦而且非常虛弱。而且牠和柯哥有共同的心理，對於人類，感到非常害怕。

花了幾星期的時間，我和幼小的猩猩們，彼此互相嘗試着，去瞭解對方的意思，後來弄得很熟習。我給牠們受傷的腳踝處，定時上藥，並變換新的食物調配給牠們吃。雖然進度是如此地緩慢，但是牠們懂得信任我的友誼。

我這樣的嘗試，在另一方面却把事情弄得很糟。就是當我要求廚子，幫我準備每日的食譜，以及將瓶子消毒清潔時，他就停止做菜，而且用斯瓦希哩語（Swahili），對着我說：「我是煮飯給歐洲人吃，並不是要做動物的廚子。」另外一個人，也險些離開——因為經常要求他從森林中去採新鮮的食物，或是馬上移走，在房間中看起來還是很新鮮的糞便。

那時候，我只好暫時放下我野外的研究工作，親自照顧牠們。雖然後來證明，我的研究，却因我

照顧小猩猩而學到更多更迅速獲得補償。這是事實，特別是牠們充分的恢復健康以後，我帶着牠們外出，進入周圍的森林裡。

這種遠足，給予我一個獨特的機會，觀察猩猩，在自然界中的飲食習慣、整理自身的清潔，以及牠們的聯絡語言等。你如看到牠們，在樹幹中尋找蛆虫、甲虫，那樣錯綜複雜的動作，或是花幾分鐘的工夫，整理毛髮清除皮屑，你一定會驚奇的迷惘不置。

但是好景不常，猩猩送往歐洲的預定日子，終於來臨。我最後一次帶柯哥朴卡，到森林遠足時，我真是難過，幸而這兩隻幼小的猩猩，還不知道牠們的命運，此後再也看不到，牠們生長的山林家園。

### （背部帶着銀色的猩猩，統治着各族）

柯哥和朴卡，離開我兩天以後，我再重新開始我的學術研究工作。但是由於有兩個星期之久，沒有和野猩猩接觸。所以我不敢確定，我是否會被牠們接受。

我的學術研究，到今日為止，總共觀察了九族大猩猩，每一族的猩猩數目都不一樣，大約從五隻到十九隻之間，平均數目十三隻左右。在這九族大猩猩當中，我選擇了四族，做了進一步的精密觀察。

有一隻領袖的猩猩，或叫銀背（因為該隻雄猩猩的後背，隨着年齡的增長，背部的毛色，轉變成銀色，所以我這樣稱呼牠），無異地，統治着各族中的猩猩。而地位較次的猩猩，時時跟隨着牠，做牠的衛兵。

為了方便我的記載起見，我把每一族猩猩，都用號碼編號起來。當我又回到我的研究工作環境，首先碰到的那一族，是屬於編號第八號的。牠們是由拉菲基帶頭，牠是一隻很聰明的老銀背猩猩。



我滿懷着從柯哥和朴卡處，所學會的新語言，就像一個陌生人一樣，去接近這一族猩猩。我是否再能够贏得牠們的信任，而接受我的親近呢？

「Naom, naom, naom」我首先用柯哥的深沉音調，哇哇地叫着，然後用朴卡的高音聲叫着。（這是我所學到的一種特殊聲音，顯然地，它的意義是：「食物已準備好了，來這裡拿它！」）反應是够你瞧的，拉菲基走到我的面前，臉上帶着一種表情，似乎是說：「好吧！現在你不能够愚弄我！」牠們仍然沒有把我忘記。

拉菲基領導的猩猩族是奇特的，牠們和別族猩猩不一樣，族中沒有雌猩以及猩兒。因為這五隻雄猩，沒有幼猩可以保護，所以牠們自由自在地逍遙，以滿足牠們的好奇心。牠們過着單身生活，很是無聊。所以也樂意見到我。

這種相處，是非常驚險的。有時，我從一處樹上，觀察着一群猩猩，而花生豆、怪老、曾參，三隻幼小的雄猩，爬上樹和我會合。前文說過的，研究我的照相器具、和鞋子，以及衣服的，就是牠們這幾個小傢伙。

幾乎在二年以前，當我首次和拉菲基，及他的朋友們相遇時，牠們並不是一群全是雄性的猩猩。那時候，和牠們生活在一起的，還有一隻年邁力衰的雌猩，牠的双臂萎縮着，胸部的毛脫盡，頭髮變灰。我估計牠的年齡，大約有五十歲。並不是我說得過於神人化（Anthropomorphic），那五隻雄猩似乎會敬愛牠。而許多族猩猩的社會活動，都由這種老年的母性猩猩做為中心。我給牠取名為科國。互相整潔身體——一種猿猴間的社交習慣，包括把體毛分得一絲不苟，尋找身上的臭虫，和拔掉一些附在身上的小東西——可能經常由科國誘導而起。當牠開始這樣行動時，其他的猩猩就跟隨着牠，於是不到幾分鐘之內，起了連鎖反應，全部猩猩，都在專心一致的做清潔運動——在這些特別的猿當中，這是一種非常不尋常的職務。自從二十三個月前，科國死了以後，我會注意到，在這一群猩

當中，這種互相整理身體的舉動，只做過兩次。

### （科國最後的旅程，神秘的消失）

科國失蹤以前不久，已經有明顯的老邁無能的狀態，牠到處漫無目地的徘徊。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五隻雄猩，只好坐着等待牠回來。有些時候，拉菲基會用柔和的鼻鳴，催促牠回到他的身旁。那時，牠就會跑回來，很親熱的擁抱拉菲基，這種舉動，很像人類久別重逢時，感人的擁抱鏡頭。同時，牠也會熱烈地回抱着牠。

大猩猩營造的睡覺地方——通常都是在地上——牠們用葉叢、樹枝、和一些蘚苔、以及鬆軟的土壤造巢。科國和拉菲基，共同的使用同一巢穴。就好像在這世界上，只有牠們兩頭猩猩，老境淒涼，相依為命。相對無語，勝似有語。堅強地彼此照顧，互相敬愛，苟延殘年。

後來，有兩天的時間，科國和拉菲基脫離了群猩，不知跑到那裡去。遺棄了其他三隻雄猩猩，一隻急於做領袖的銀背猩猩，我給牠取名為鬬士，在牠正想滿足權力慾望，帶着牠們離開這裡，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突然，拉菲基回到牠們的面前——單獨的跑回來。

科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可能永遠不知道。但是，經過我很快地追蹤牠們的足跡以後，發現漫長的兩晚，牠都和拉菲基，共同使用一個巢穴。而以後呢？好像整個大地，把牠吞的無影無踪，留下了一個難以解答的迷題。

### （波特叔叔露出溫柔的性格）

我發現一件事情；一群猩猩的性格，經常受着領導猩猩的性格的影響。會有這麼一次好的機會，得觀察着一族猩猩，在牠們的領導權轉移時，所發生的事情。



當我首次遭遇到編號四號的猩猩族時，這一族的領袖，是一隻性格冷靜的銀背大猩猩，名叫馬嘶——爲什麼我會給他取這個名字，就是牠無法很清晰地，發出牠的語言聲音。雖然牠的聲音，像小馬一樣地嘶叫。但是，只要牠發出嘶叫聲，它的效果，就如同其他族的銀背猩猩，所發出的那種尖聲高吼聲音，有同樣的警告作用。

但是，牠生病了幾個月以後，就死了。領導的權力，就傳給另外一隻，叫波特叔叔的銀背猩猩。牠像一位有痛風性的主人一樣，一上任，馬上就把這一族的團體活動，收縮得很緊，控制的很嚴。以前這一族大猩猩，和我平安相處，河水互不侵擾。但是現在却變了樣，牠們看到我時，亂打着胸膛；鞭打着樹葉；隱藏起來，以及做着類似的警告行動。

不僅是牠們的舉動變化，而且意味深長的，改變了牠們原來的行徑。本來，牠們是利用維蘇科山的低部，及中間地帶活動。可是波特叔叔做了領袖以後，牠堅持地要帶領這一族猩猩向上遷移，一次比一次走得高，一直朝着山頂的方向行進。

可能我的判斷太快了，以爲波特是一隻脾氣很壞，專和人做對的老山羊。可是，事實不然。有一天，一隻小猩猩靠近他，而且依靠着他的背部，所以把他從睡夢中驚醒。我那時候預測，他必定暴跳如雷，小生命一定逃不過牠的毒掌。但是波特叔叔的舉動，却使我目瞪口呆。他拔取一根長莖的 *Helichrysum* 花朵，用它向猩猩搔癢。不久，小猩猩像小狗一般，在他的周圍跳來跳去。而波特叔叔就躺在斜坡上，手中拿着抓癢的武器，臉上露出痴痴地微笑。

### （母猩猩爲嬰孩，準備第一次的滑行）

在一位觀察者的面前嬉戲，似乎是第一個被禁止的活動。除非這一群猩猩，已經是和他非常熟悉，否則就看不到牠們遊戲的情形。

牠們最普遍的運動，就是滑行。嬰兒先在母親的身體上演習，然後漸漸地，在污泥的河岸，以及樹幹上滑行。牠們最喜歡這樣玩的時間，似乎是在有太陽的早晨，或是下午睡過午睡以後的時候。

有一個下午，我注意着一群進食的猩猩，來到一處廣闊，由熔岩造成的斜坡地。當大部份的大猩猩，仍然在吃着牠們的食物時，有兩頭年青的傢伙，互相追逐着，越過空地。這時，其他的猩猩就停止進食，都看着牠們的玩耍。

以後，其餘的一群猩猩，也加入牠們的遊戲超過二十分鐘的光景旋轉翻筋斗，越過滑溜的區域。當牠們到達了山坡的邊緣，牠們就抓着巨大的 *Senecio* 樹枝，整個身體吊在上面搖擺，一直到它折斷的時候，連人帶葉的，混亂的翻滾，掉入山坡的底下。

布拉漢姆，巴特克，以及貝多芬，三隻屬於第五族的銀背猩猩，曾經教過我，牠們是如何地保護牠們的幼小，已經到了溺愛的程度。這三隻奇特的猩猩，和那族的其他猩猩間，關係保持的非常良好。牠們經常露出父愛的舉動，從母猩猩的懷抱中，將小嬰接過來，把牠們清潔一番。在牠們的保護之下，稍大的嬰兒以及年幼的猩猩，似乎過着很安全的生活。結果由於牠們過份的寵容，驅使銀背猩猩，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有一天，伊卡爾斯，一隻瘦弱的小淘氣，在距我約十呎處的幼樹苗上，想嘗試着新的江湖雜技。這樹經不起牠們的用力，轟然的一聲，就裂開倒下來。伊卡爾斯及其他的小鬼，也跟着摔下來。就在摔落的聲音剛停止的時候，另一聲震破空中的大吼傳到面前，原來是銀背猩猩的憤怒，在牠的背後，還站着一隻雌猩猩，怒氣衝衝地，朝着我跑來。清楚地瞪我，要我負起這個責任。

牠們走近到距我約五到十呎的地方，看到伊卡爾斯，若無其事的，沒有把摔倒的事放在心上，再爬上其他的樹枝時，牠們就停下來，不再逼近我。伊卡爾斯對自己闖的禍，忘記得很快，他像天使兒一般地天真。但是銀背猩猩，仍然提心吊膽，時時吠着警告着牠們。



不久，又使我驚慌的是一隻小嬰猩猩，爬上同一株已斷的樹苗樹上，一連串的猛搖旋轉、翻滾，用腳倒吊着，踢着，以及輕拍着胸膛——始終露出自高自大，狂歡的樣子。沒有一位高空走索者，有這樣一位全神貫注的觀眾。那些銀背猩猩的双眼，一會兒投射到我，一會兒看着嬰猩猩。當我們的眼神，恰好互相接觸的時候，牠們再怒吼一聲，表示贊成。

想不到，伊卡爾斯，是他解救了我之間的緊張狀態。他玩笑地爬上嬰猩猩的樹上，和他玩捉尾巴的遊戲，於是導致兩隻動物，都回到地下，加入群猩之中。布拉漢姆做了一種表示緊張狀態已解除的舉動，打着他的胸部。然後呼嘯地穿過厚林，跑下山坡。巴特克以及貝多芬，也跟着追下去。一場緊張的局面，就這樣過去了。

### 「白獠牙的人猿」一個錯幻的形像

我研究野猩猩地工作，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完成。即使完成，也不過讓我們在瞭解人類的最接近動物親族，大形猿猴上，盡了一點小小的貢獻。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已經得到了明顯的結論：在世界上，大猩猩是被人們，誹謗最多的一群動物。牠們的外表容貌，看起來很是兇猛，其實，牠們的內心，很是害羞，而且性情是溫順的。

經過有二千小時以上直接觀察的結果，我可用不超過五分鐘的時間，說明一下，什麼叫做「侵入」的習慣。甚至這侵入的習慣是事實，我確信，那是當然的，具有保護他們自己，或是恫嚇的作用。拿我最戲劇化的遭遇來說，曾有五隻大的雄性，脾氣暴躁的大吼着，欲向我進擊。但當我平靜地把我的雙手攤開的很大。而且大叫一聲：「Whoa！」時，牠們就停止前進——為首的一頭，只距我三呎以外。

很自然地，每一隻動物，都要保護他自己的生存。我們手中有許多現實的紀錄，當人類要圍捕牠

們時，牠們就攻擊人類。而有一段流傳的故事，講一個「無畏的白色獵人」，他有足夠的「勇氣」，面對着尖聲叫喊，向他進擊的，全身帶毛、具有白色獠牙的人猿。而結局多半是虛假的。他所見到的形像，只是性格內向，和平的蔬食者。

實在的情況是這樣的，當人類向前推進數步，則大猩猩就向外退出幾步。因此之故，人類威脅着牠們的生存。在盧萬達的火山公園，我的大部份研究工作，都在此進行，就有許多偷獵者及牧人，橫行無阻，牛群甚至通過我的營地，到處吃着草。公園界限對這些土著來講，一點意義都沒有。

偷獵分為兩種人，一種是住在森林附近，收集蜂的人——主要是耕地的巴湖土族 (Bahutu)——牠們的最大罪行，就是刈伐有蜂巢的樹木。

另外一種偷獵者，是屬於派莫特族 (Pygmaid) 的人們，世人稱他們為巴特瓦 (Batwa)。牠們的主要獵物，通常是 Duiker，一種體形小的，紅色的森林羚羊。牠們做了許多圈套，使中陷阱的動物，一隻腳吊在空中，有數日之久。

雖然也有時候，陷阱也捉到大猩猩。可是，據我所知，並不是蓄意地獵取牠們。但是，獵物的驚叫聲，却使大猩猩們害怕。牠們看到獵者出現，就逃得遠遠的。有一個親眼看到的例子，就是，有一群猩猩，等獵人離開後兩天，才敢跑回來。

山中生活的大猩猩，已面臨絕種的危機，主要是由於當地的土著，侵佔了牠們的棲息地方——而且，受過文明洗禮的人，也疏忽了沒有出諸內心的保護着，現在已分配給大猩猩生存的有限的區域。

金錢不能單獨的解決事情，如果這三個國家的區域，以及它們的野生動物，要從人類的踐踏中解救出來。那麼，保護野生動物的團體，以及政府當局，必須加入合作保護野生動物的計劃，才能解救動物的絕種。

這種呼籲已經過遲了，我僅希望，拉菲基，波特叔叔，伊卡爾斯，以及我的其他森林裡的朋友，



在大家還沒有實質的幫助你們以前，能够生存下去。

譯自：National Geographic Jan 1970

### 圖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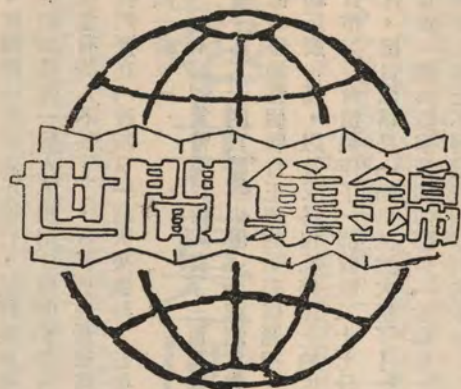
- (1) P48~49 貌似兇猛無比，其實是一隻害羞和性情溫和的大猩猩們。
- (2) P52~53 作者做着大猩猩的動作，和大猩猩的領袖，互相比劃着。
- (3) P54 一隻憂慮的大猩猩，遇到惱人的事情時的神態，口中含着一根葉莖，正像人類咬着香烟管一樣。
- (4) P55 一隻大猩猩，拍着胸膛，表示瞭解作者的善意——彼此沒有敵意，所以牠不緊張。
- (5) P59 作者蹲下來，選擇樹葉嚼着，不讓藏在大樹上的大猩猩，起了疑心，懷疑牠不是同類。
- (6) P60 作者和她所照顧的幼猩，互相擁抱着。
- (7) P61上圖 作者和兩隻幼猩猩嬉鬧着，搔牠們的癢。
- (8) 下圖 一隻幼猩，不讓作者說話。
- (9) P62 大猩猩是疏食動動牠，小心地採黑莓。
- (10) P63 幼猩喜歡玩倒呆走索雜技。
- (11) P64 作者帶兩隻猩猩，到原始森林中旅行。

發愁的大猩猩（因為我看著牠）嘴裏含着一支棍子，就像坦曼的人咬煙斗一樣。



僱了當地的土著們，攜帶大堆的應用工具和行李，向維蘇科山的新營地進發。





黃 文 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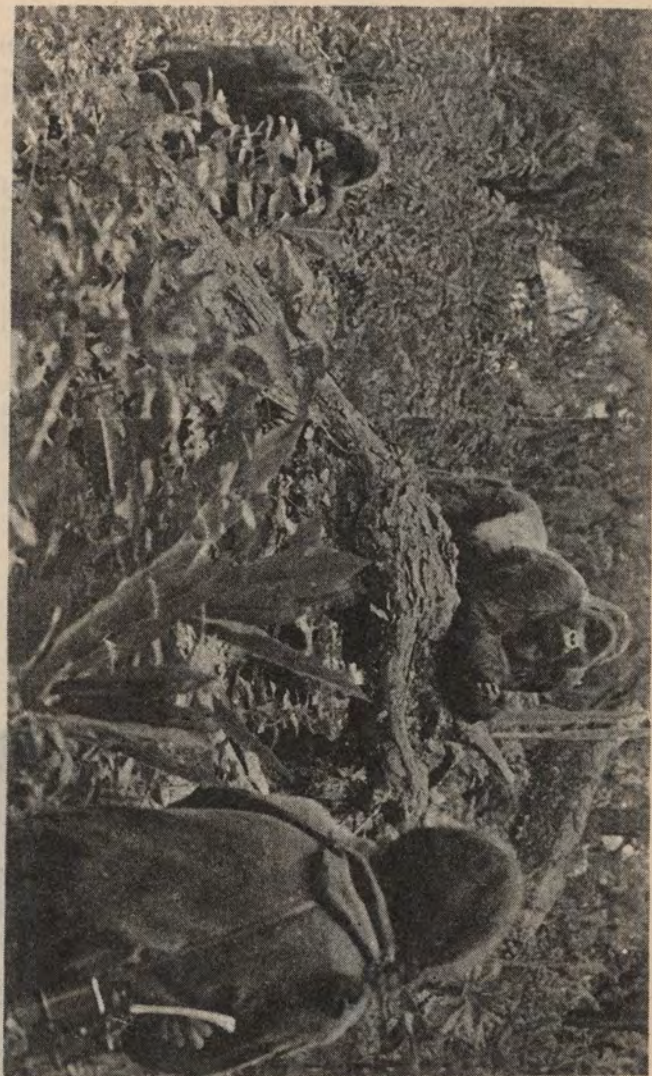
## 拾時 遺聞

# 二月十五日—— 英國貨幣改制

這個題目早在一六〇八年就提出來討論過，當時一位膽子够大的貨幣專家，指出英國應該放棄鎊、先令、和辨士，而採用十進制的通貨；一六九六年列恩助爵也作了類似的提議；一八四五年格萊斯頓（未任首相以前）也是如此。可是英國人作事一向都不急急風，所以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十進制終於成爲一項觀念，它的時代業已到來。麥米倫首相設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策劃這次改革，經過「快馬加鞭」的五年後，繼任的威爾遜採取了倒數第二的步驟，決定了「只不過」五年後的一天——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爲「改制日」。

上週，距「改制日」不過兩個月，全英國開始有點像學三年級算術的一個大班。英國鐵路局已經把三萬名經手現款的人員實施了十小時的訓練，教他們如何處理新錢；倫敦市牛津街上最大的善夫里奇百貨公司，它的

當我和他們的領袖，銀背拉非基互相打量對方的時候，另外有一隻叫黑背猩猩，就在旁邊嚴密的戒備着，好像是一員衛兵





兩千五百名職員打從九月份起，就在接受十進制的講習；而國立西敏士銀行更花了五十萬磅，把一處倉庫改成十進制訓練中心，裝設了閉路電視和其他新穎數學器材，到目前為止，這個中心已訓練出來四千名十進制專家。

可是最大的好戲還在後頭，據十進制貨幣委員會主席費斯克爵士說：「對那些還沒有充分準備的各方面，聖誕節後就要着手進行，這將是社會上一次大變動，不能讓任何一個人不曉得十進制和如何換算。社會上可能還有些人不甚了了，我們要在最後向他們進行，因為我們要在「改制日」這天來臨時，在他們心中事事都煥然一新。」

十進制貨幣委員會耗費了三百萬鎊進行工作，其中有一本二十四頁圖解小冊「十進制貨幣指南」，這本小冊會塞進整個聯合王國的所有信箱裡，製成海報，登在報紙廣告欄，以及成為報紙雜誌上的大量特寫。此外，貨幣委員會還製作了一部放映二十七分鐘的彩色電視影片，節目名稱是「奶奶恍然大悟！」在這個影片裡，是說一個典型家庭如何應付「改制日」，尤其是奶奶，她老人家已不得這個事件告吹。

帳目換算上所費數以百萬元計的人力，就可以省除。不過這還得走着瞧，「要到「改制日」那天才會兌現，」善夫里奇百貨公司一位十進制訓練教師說：「不到那一天，一切都有點像空中樓閣。」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八日「新聞週刊」)

## 越共真面目

現年五十七歲，曾任美國海軍陸戰隊副司令的華特將軍，退休前在五角大廈舉行一次惜別的記者招待會，談到與越共作戰的困難。他說到首次到越南鄉村去觀察時，「我還有一點點天真，我同一位村長談話，問及附近有沒有越共？」那位村長保證沒有，後來「有一個女人探手到我口袋裡，我沒看到是誰，可是後來才發覺她在我口袋裡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村長就是越共頭子。」」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卅日「新聞週刊」)

實際上，除了英國人以外，任何人根本不覺得有那麼複雜。英國人一輩子都在打打瑣瑣的先令、辨士、和三辨士的銅錢裡打轉，到了「改制日」這一天，一鎊（價值美金二元四角）分成了一百新辨士，每一辨士各值美金二、四分，像一先令，兩先令，和六辨士的硬幣都告停用。已經發行的新硬幣有三種：五辨士、小辨士、和五十辨士；在「改制日」那天還要發行三種：半辨士、一辨士、和兩辨士。

到了那一天，當然會天下大亂，但是為了確保井然有序的改制，銀行將在二月十一日（星期四）到二月十五日（星期一）停止營業，利用這段時間結算，把舊帳目改成新帳目；郵政局也在星期五和星期六關門，實施準備工作；皇家製幣廠為了「改制日」，業已忙忙製出了三十四億枚新硬幣。

可是這許許多多，只不過準備工作中表面的一小部份，貨幣委員會估計，像計數機、收錢機、價目票籤，投幣洗衣機、吃角子老虎諸如此類所有設備，都必需全部更改，這次改制要耗費三億零七百萬美元。

英國人很有信心，這次改制會大有收穫，舉一件事為例，只要新制一旦完全實施，目前全國每年在外買

## 美萊事件餘聞

一、懺悔錄發大財，打官司。

近十年來最猛烈的「路易絲」颱風襲擊越南時，西貢的新聞記者冒着傾盆大雨和道路上的滾滾洪水，採訪卡萊中尉回到一九六八年他涉嫌參加美萊村屠殺現場的消息。此行中一位記者報導：「有一半時間，大人都進了屋子，我們根本看不見道路。」

可是除了這些艱難以外，新聞記者所看到的卡萊比這更少。卡萊在新山一機場甫下噴射機，美國陸軍就在這位最著名的中尉四週，組成了一道無法穿越的兵牆，一位高階軍官對記者說：「我們要攔住你們。」然後卡萊就消失了。新聞記者想到卡萊與證人對質的美萊村去失敗以後，滿肚皮的不高興，他們猜疑軍方保護的是比被告權利更具體的東西。——或許像卡萊與「老爺」雜誌和「海盜」出版社獨家合約十五萬美元一樣的具體。

卡萊在一連三篇「口述」中，得到「老爺」雜誌五萬美元；受審後他要出版的一本書，又可以從「海盜」



出版社得到十萬美元。從各種跡象上看，美國陸軍對這件事沒有甚麼行動，與卡萊合作的，「老爺」編輯沙克在上週說：「我不同陸軍的高級將領碰頭，但我想他們會認為本刊的連載和這本書對他們有利，像大多數職業軍人一樣，有些乖張的將領認為是美國人民下令軍人打一仗，軍人只是盡力行事而已。」

「老爺」雜誌的十一月號上，發表了卡萊的第一篇，封面是卡萊滿面笑容與四個越南兒童的照片，在文中却想使人對這位軍人同情和對軍方容忍。卡萊以第一人稱敘述，毫無體裁地混合了軍中的回憶、愛國的情操、反戰情緒，再添上一點點兒性和一點點兒哲學。他以支吾其事的暗響解釋：「我只是一個手指頭，一個科學巨怪的一小部份。」卡萊在第一篇中任何地方，對起訴書中控訴他殺了一百零二個人並不力加否認，但是這篇文章中瀰漫着他的無罪感覺。

當然，卡萊大作的出版並不算甚麼稀奇，很久以來，殺人兇手和被控的兇嫌都利用傳播媒介大大撈上一筆，蔡斯曼和謝頗特醫師都寫過書；后依為殺死金氏牧師的雷伊著書；暗殺羅伯甘迺迪的沙漢，國家廣播公司作了一次訪問，他就得了一萬五千美元；涉嫌謀殺女星泰

德等七個人的孟遜，他所唱的唱片大發利市；然而卡萊的這筆買賣却更為有利可圖，也更為複雜。

卡萊從越南被送回國受審後不久，就和南部一位無藉籍名的新聞記者格林霍交成了朋友。據格林霍說，他把卡萊一書中的大綱，先跟紐約市一位介紹出版的律師奇利普接頭，奇利普試了幾家興趣的出版商後，幾個月後通知格林霍說沒有找到買主。（奇利普聲稱他告訴過格林霍，其他人也在做同樣的打算，但沒一家出版商對「格林霍執筆」的情節有興趣。）後來，奇利普把卡萊的連載諸篇賣給「老爺」雜誌，書則交「海盜」出版，大家都大賺其錢，只有格林霍一無所得，便一狀告到法院。

格林霍要求奇利普、「老爺」、和「海盜」償還八十萬美元，賠償損失一百萬美元。紐約市曾任美國民權聯會的律師蓋貝斯代表格林霍出庭，他對卡萊的大作估計很低：「如果一位謀殺者的辯護竟成了暢銷書，道德必然大成問題。」他對記者說：「這些年來，發橫財的最快速途徑是幹一票慘案然後再抖了出來。如果曼遜宣告無罪，他還會上電視的『蘇利文劇場』呢。我想了一段諷刺的脚本：

一個傢伙向一位出版商說：「我要把尼克森幹掉！」

出版商說：「要得，你寫出這段經過值十萬美元！」

那傢伙又說：「連安格紐也要帶上。」

出版商說：「又值五萬美元，你打算怎麼個幹法？」

這位作家說：「用子彈！」

出版商說道：「用水浸死好了，我可以給你二十萬

！」

「老爺」雜誌的越南專家沙克抗議說：「克萊並不是整個事件的一部份，」以他的觀點：「任何十八歲以上的美國人，都可能置身於卡萊的境地。我遇見過好些在越南的軍人，如果說卡萊有甚麼特出的話，那就是他比任何我遇到的任何軍人，更為體諒、同情、和關切越南人民。」沙克和克萊一樣絕對真實，在另一方面說，他也不否認這本書要是拍成電影，還足以使這位中尉淨賺十萬美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新聞週刊」）

## 二、接受審判中的卡萊

在本寧堡一處檢查站，這位年輕的中尉把車停在一長行聽候日常安全檢查的車輛後面。「報告，請把駕執執照和身份證拿出來。」一位憲兵說，他只瞟了一眼，馬上就交回去：「呵，卡萊中尉，」他說：「您不必等，可以直接通過。」這位憲兵讓卡萊的汽車駛出行列，指揮他的車開走。

這件事顯示出自從五週前軍事法庭開庭以來，卡萊中尉在庭上庭下所得到的同情與支持。卡萊本人在一次很少有的與記者談話中說：「大家都對我很好；使我覺得像要人一樣重要。」

確實如此，卡萊成了喬治亞州哥倫布市的名人，餐廳老闆都招待他；同僚們一定要請他喝香檳。（「我討喝香檳酒，」卡萊說：「不過我還是喝了，免得他們失望。」）寫給卡萊的信件，最近每天總有二十多封，絕大多數都支持他；甚至有些嚴厲指責他的人，似乎也改變了態度。中西部有位女士寫信給卡萊，說他應該釘上十字架，卡萊親自寫信答覆，使得那位女士大為感動，給他寄了張聖誕卡，另外還附了一張二十五美元的支票



，作為他受審的支出費用。

卡萊並不想引人注意，總是避免訪問——一部份是由於他同「老爺」雜誌和「海盜」出版社訂了合約。（後者以十五萬美元買下了他的故事，大部份錢都已經支付在辯護費用上。）但是卡萊對新聞界的不友好另有根由：「在法庭上，公事公辦，」他同一位記者說：「開完庭喝點兒酒，有機會溜縫溜縫，然後又開庭，你們有了新聞，我又成了殺人魔王。」

在法庭上，卡萊仔細聆聽，他坐在皮墊椅的椅邊上，很少表露感情；休息時，他喝喝黑咖啡，抽抽煙。每天開庭完了，便同幾個朋友回到本寧堡箭鏃路一棟樸素而舒服的宿舍裡，他換上粗藍布褲和套頭毛衣，在一間小起居室酒櫃台上調一點酒（他喝的是威士忌），在一張「不再有戰爭」的橫條下，他注視着一架大型彩色電視機裡播放當天開庭的經過。

晚上，卡萊在哥倫布市一家普普通通的德國餐館裡吃飯；最近他還在那裡為他那修長漂亮的女朋友安舉行過一次生日酒會。這一家的碎肉在他身上留下了記號，這位矮胖的中尉，已經比在越南服役時重了十五磅；卡萊偶爾也去過一家熱門音樂的「契卡索族俱樂部」，但

包括在內；他也下令給檢察長，迅即組成一支反貪污的特遣部隊，同時他咨請國會通過一項議案，對接受回扣與紅包的官員，處以徒刑或罰金。

蘇哈托攻擊貪污，面對了一場猛烈的決戰，印尼也象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覺得送禮與紅包，幾乎是一種必需的生活方式，大家首先是對家庭、對朋友忠實，對國家的忠實則又次之。

捲入印尼經濟最深的軍方將領便是蘇托威中將，他主持印尼國有的佩塔米那石油公司，監督着四十一家外國石油公司每年在印尼豐富油田中汲取二億九千萬桶石油的營運。雖則蘇哈托總統的反貪污調查團，已經同蘇托威密談過幾小時，調查他運用佩塔米那石油公司的經費擴展他自己的影響力和財富，他却堅定自稱：「我深信自己並沒有做錯一件事，大家都在嘔嘔貪污，如果你問他們究竟是甚麼意思，他們却說不上。」

可是，他業已承認每年動用佩



蘇托威將軍

大部份時間他總是在宿舍裡等候第二天開庭。卡萊不論受到外界的如何支持，官司的輸贏還得要在軍事法庭上決定。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八日「新聞週刊」）

## 印尼的反貪污運動

幾個星期以來，印尼的學生與知識份子，業已對持政軍方人士間的貪墨展開反對的示威；新聞界也對很多不清廉的高階層官員口誅筆伐；外國公司大嘆苦經，說為了獲准在印尼做生意，迫得只有送紅包；不熱切於把錢送進印尼的外國投資人，向印尼的蘇哈托總統提出反對，認為貪污會阻止經濟的真正進步，清廉自持的蘇哈托將軍聆聽以後顯然同意。

上週，印尼獨立二十五週年的前夕，蘇哈托總統向國會演說，誓要自上級發起對貪污的全面攻擊，他宣佈說：「反貪污作戰由我親自指揮！」他支持各項建議，禁止政府官員自本國或外國或外國工商界接受佣金；他下令高級官員由報全部收入，連公職外活動的利潤也

塔米那石油公司的經費五十萬美元，進行他一個人的援助計劃，在最近的冒險中，蘇托威已對全印尼的城市和陸軍兵營，捐獻了電視轉播站、回教寺、機場、宿舍、和旅社。蘇托威說：「我是一位陸軍軍人，我也正極力幫助大家。」

雖則他正式的薪津每月只有兩百美元，蘇托威說明他的財富並不僅僅靠這種收入，他說得很坦白：「我在菸草輸出業、藥店、紡織公司、橡樹園地產都有大股，



六七家公司裡有利息，我都是在公餘的時間經營。」例如：最近他聽說新加坡一位位商需要石頭，蘇托威便獲得政府准許，讓他們從印尼採石場裡運走，雖則他自己一文錢也沒有投資，却坐享五成利潤，「我只不過安排而已。」他說。

蘇托威將軍最近赴紐約一行，在宴會上向許多石油公司的巨頭們，提出想在紐約市開一家印尼餐館的打算，飯還沒有吃完，每一位在座的美國人都擔保各出二萬五千元，蘇托威就有了曼哈坦半島東區的財產。此外，他所熱心的很多方案中，其中一項是基金會——稱為「佩塔米那國際基金會」，他計劃用來募集經費，供美國境內的印尼文化和教育事業運用。「我們預料美國人會有捐獻——那些對印度尼西亞友好的人。」「他們會是那些人呢？」「石油公司！」蘇托威答得很乾脆。不過他堅稱最近的各種計劃，都是私人事業，與佩塔米那石油公司無關，「可是，當然囉，」他承認：「佩塔米那石油公司和蘇托威，兩者之間是很難分開的。」

（八月卅一日「時代」）

## 現代生活

### 山

這是一次典型的偉大成就，兩個男兒漢對抗一處高山冷酷的花崗岩峭壁；開始時並沒有大張旗鼓，攀登中艱險萬狀，風雨又延滯了攀登的時間，終於達成勝利。

這次在加州約塞密提國立公園中，登上艦長峯峯巔所採取最陡峭的接近路線——攀登「嚼城」，是一次壯舉。對那些凝望這次攀登活動的人來說，這和任何次登高冒險是一樣，是對日常混噩噩生活的一種逃避，生活中任何事情的開始、中途、和結束，都不像爬山一樣的斬釘截鐵和有一定的限度，毫不含糊的成功更為少有。

一九五八年，華倫·哈定（並非哈定總統親屬）採取比較容易的山脊線，率隊首度征服了艦長峯。兩年前他在約塞密提山莊酒吧間，遇到了一位少年時代就開始



↑ 膠塑袋中的哈定

攀登艦長峯





爬山的狄恩。卡德威爾，他們兩個人便首度合作爬山，出發征服這三千呎高的懸岩，作一次最困難的攀登。

四十六歲的哈定和二十七歲的卡德威爾，拖着三百磅的裝備，平均每一天只攀登一百五十呎高。他們把登山釘打進岩壁裡，一時時地往上爬。這一次攀登原來擬定在二十天裡完成，却在紐約塞密提公園爬山史上，創下了持使攀登的最長紀錄。

到了晚上，他們用繩子吊掛睡在懸岩邊，哈定所設計的睡袋帳篷，就掛在幾個登山釘上。他們通常在早上七點到下午五點間攀登，連整段嚴酷的考驗裡，只發現三處突出的岩邊堪可容足。攀登中掉下去兩次，一根登山釘場了，割破了哈定的手和腿；卡德威爾同樣也摔了一次「滑下去就像在遊樂場裡坐高空飛車。」

攀登的日期一天天延長，官方和爬山同好都就心他們的給養會消耗光了，便組成了一個搶救組。他們攀登到艦長峯陡峭的東南面三分之二處時，看見一架直升機把人員和器材運上山頂，「他們要來救你們！」公園警察用手提擴音機對着他們大叫。「他們真是活見鬼！」哈定也大聲吼叫。他們拒絕離開，把每天的口糧改成一半，而且「覺得反而要好些、要有力氣些！唯一的問題

就是好想吃東西，我們常常想吃中國湯麵、甜捲、和熱咖啡。」

他們又繼續爬了六天才爬上峯頂，兩個人身體都很好。從另一條比較不難爬的路爬上山頂的朋友，已經在山上準備好了加州香檳酒、炸雞腿，以及他們把字條丟到谷底所點想吃的東西。此外還有四十位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參與歡迎，其中一位終於使組成的搶救組露了一手，爬山專家們在一旁慶祝時，電視公司一位仁兄忽然得了病症，不得由公園警察的搶救組抬下山去。

「我覺得棒極了！」哈定說，要不要再來攀登一次？「老兄，免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卅日「時代」及「新聞週刊」）

## 美化人行道

里約熱內盧市的人行道，既寬闊、又有黑白的波紋線條，在視覺上與風格上，都使這個都市風著盛名；歐洲國家有很多粗石鋪成的街道，也兼有裝飾美。相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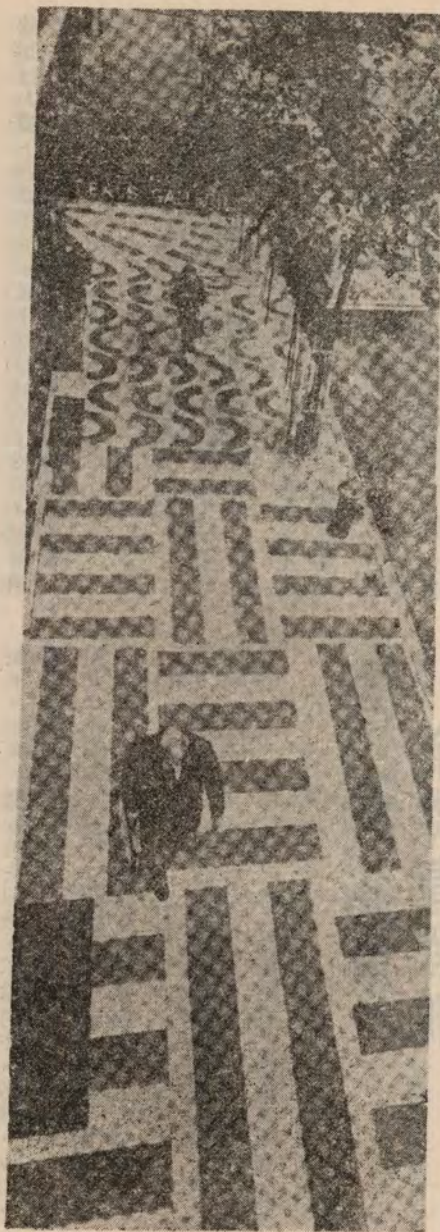
下，美國的人行道，只像是既長且狹比較安全的小徑而已；但是上週「卡德爾人行道」突然出現，使紐約人也曉得如何可以使人行道生色了。

這段人行道的設計慎重將事，在二月間，上麥迪遜大道有三棟大樓的業主，要翻修已經壞了的人行道，因為這三棟大樓裡都有畫廊。其中一位業主建議這條人行道「應該使人發生興趣。」他的鄰居——一位藝術品經紀人皮爾斯說：「或許我可以請卡德來為我們設計。」

這位聞名的雕刻家欣然從命：「我們要弄得比里約熱內盧市更好一點。」而且不要任何設計費用。

五月，卡德爾的連續、鮮明的幾何圖形草圖（包括他簽名的簡字在內）交給工程人員繪圖；最近一個晚上，工人鋪就石子，磨好了這幅黑白圖案。

因為這段人行道很短（寬十五呎、長七十五呎），對這三棟大廈來說，到像是一塊精緻的廣告牌，而不像是紐約市中的一項重大設計。即會如此，它還是使人注





意到行人脚下視覺美的重要；而且樹立了楷模，如何使美國被過於忽視的行人，對都市發生較大的興趣。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時代」）

## 兩性間的競爭

兩年以前，裘麗·貝瑞希在紐約州門羅市唸高中時，體育主任還拒絕她參加校方由清一色男生組成的網球代表隊；他的立場並不穩，只是說本州教育法令規定，女生不與男生比賽。裘麗便向州教育局申訴，教育局經過商討，知道裘麗在網球場上會獲勝，便沒有按規定執行，她馬上就在門羅市網球賽中得了第一，而且頭一次使校隊在打成平手後脫穎而出。

州當局爲了使死硬的反對份子心服口服，發起對「女生勝過男生，目前還沒有被社會所接受。」的傳統觀念，重行加以檢討。目前，已經把結果「輸入」，校隊性別主義正在「輸出」中。紐約州有一百所高中，接受教育局慎重的勸導，使女生在網球、高爾夫球，保齡球，射擊、游泳、和徑賽這些「非接觸性」運動中與男生

競爭。初期的挪揄消失以後，不論男生、教練、家長、或者女生本身，都沒有甚麼不良影響的報告；事實上，男女生反而格外努力，以求勝過對方。因此，紐約州教育委員會正在要求，除開足球與其他傷害性的運動以外，准許全州都採取混合比賽。

至於裘麗，她目前是康奈爾大學的網球主將——在女生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一日「時代」）

## 低鉛汽油與除磷清潔劑

由於含鉛汽油是空氣污染的主要成因，美國布法羅市市政委員會已採用了全美國城市第一次的反鉛法令。

從一九七一年九月份開始，全市各加油站至少應該有一個低鉛汽油加油泵；到一九七六年，將禁止銷售每加侖汽油中含鉛半公克以上的汽油；最終的目標是在一

女島、和波多黎各的商店中搬走。

## 美國的家庭計劃

美國花了數以百萬美元計的經費，協助其他國家限制增長的人口，然而在國內，處理生育控制却常成了棘手問題。上週，國會面對現實，通過了一九七〇年「家庭計劃服務與人口研究法案」，經尼克森總統簽署成爲法律後，美國便將支用三億八千萬美元，在國內實施已經在國外大加宣揚的事。

在三年預算（二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中的最大一筆經費，將用以贈款給非營利機構成立、與擴大家庭計劃診所。這些診所得應就診人的要求，提供醫學方面的建議和避孕方法。來協助低收入的家庭。

九八〇年一月一日，布法羅市沒有含鉛汽油。

同時，亞克朗市也下令自一九七二年六月三十日起，禁止銷售含磷清潔劑，違反規定可以處罰金一百至三百美元，以及處刑可以高達六個月。

## 深海鮪魚竟遭汞污染

麥杜飛是丙干頓市紐約州立大學的化學教授，最近有位學生建議他「檢查一下鮪魚」中的水銀劑，麥杜飛便把家中廚房裡幾罐「大聯」鮪魚罐頭加以分析。結果使他大吃一驚，檢查第一罐鮪魚中，含汞量達百分之〇·七五，比食物藥品局規定的安全水準百分之〇·五，超出了百分之五〇。這種工業廢料的水銀劑，何以能污染了深海中的魚，到現在還沒有有人明白。

上週，食物藥品局對「大聯」和「車營」兩種罐頭化驗後，成千成萬的罐頭已經從鮪魚罐頭的六個州、處

人類環境



此外，這個法案也將惠及全美人民，在衛生教育福利部下成立人口事務司，以贈款項來研究控制生育中便宜、容易、而又可以接受的方法。在最後一分鐘的修正案裡，小心剔除了人工流產，這是一種不能接受的方法。

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下午三點五十五分時止，美國人口的總數到了兩億零六百四十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三人。

## 美海軍油污海面 遭受指摘

自從盤艇有了油機以後，海軍便常把漏油往海裡倒，可說為時已久。但是最近美國海軍艦隻在弗羅列達州五月港海外傾倒了六十三萬七千加侖的沉澱與廢油，却對弗州海岸一帶的避暑地帶構成了威脅，社會上憤怒的反對聲上達華府。上週，海軍部長謝飛在穆斯基參議員主持的參院小組中證實確有其事，坦承這次傾油違反了「八個月前由總統簽署「一九七〇年環境保護法案」立

法的精神和宗旨。」他保證海軍今後將停止這種行動。穆斯基對他的保證不為所動，他說五月港外的污染「令人難以置信」；並且說，政府是否有力量執行本身的法令，大為可疑。

## 昆蟲清潔水質

美國的水中除了滴滴涕、鉛與汞等有毒成份，已經不是秘密，困難的是如何把它們去掉。這些污染劑已經溶化成極細的微粒，不論物理或者化學的方法，都不能加以清除。

最近，研究人員想到一件事實，水生有機體（浮游生物、矽藻、魚類、和幼蟲）把這些溶解的污染物質集中在它們體內。於是，伊利諾斯大學動物系主任麥卡夫有了一個引人入勝的主意，「為甚麼不利用某些昆蟲吸去這些污染成份？」

麥卡夫在送給美國昆蟲學會的研究報告中指出，蚊蟲、蜉蝣、蚋、積翅蟲等，在變為成蟲飛行以前，大部份時間都是在水中的幼蟲階段。麥卡夫在一種控制下的

實驗裡，設置了一個與湖沼、湖岸生態體系完全相同的水槽，他發現長成的蚊蟲飛離水槽時，體內所聚集的滴滴涕量，比水中的含量大了十萬倍。

昆蟲自然死亡，虫軀分解，一陣雨又把它們體內的長效殺虫劑與有毒金屬沖返水道中。但是麥卡夫的打算却是要打破這種自然循環。因為昆蟲受光源的吸引，用一種標準的電力照明捕虫器，可以很容易加以捕捉。麥卡夫有天晚上只用了一個捕虫器，就捉到了三萬隻飛蚋，然後以高溫焚化以破壞殺虫劑。

麥卡夫估計，密西根湖湖水裡，含有一萬磅溶解的滴滴涕，每年有五十萬億隻昆蟲離開湖水，每一隻含了千萬分之一克的殺虫劑，如果每年能捕開百分之十的昆蟲加以焚化——而且不再有滴滴涕散佈在大湖流域以內——十年以內這個大湖便會除盡殺虫劑。

## 微生物清除 水上浮油

有些科學家在想利用一種人所矚知的事實——有些微生物「吃」油。能否以這種方法驅除海上的油污？

則像弗羅列達州立大學與瑞特吉爾大學有名的海洋研究所，在充分的經費支持下，正進行這些研究計劃；但是最有希望的結果，還是來自維吉尼亞州春野市一個經費不多的小機構。這家「國際生物技術公司」已經生產了一種特別的「鷄尾」細菌，似乎能將石油分解成有益於海洋生物的二氧化碳、水、糖、和蛋白質。

一九六七年，英國杜瑞海峽發生海面浮油污染，細菌生物學家艾索瑞發現油污損害達三千一百五十萬美元，而所採取的對策（清潔劑、汽油漿）又極不恰當，使他大感驚訝，便着手找尋能消耗石油化學物質的有機體，但却得不到任何公私機構的支援。因此，艾索瑞只好在一九六八年辭掉大西洋研究公司的工作，全力進行搜尋微生物。以他自己的兩千美元和科學界朋友的些許協助，找到了十九種他稱為「嗜油」的陸上微生物，把這種與海中一種微生物混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特殊的蛋白質，使這些細菌對原油來一個「起跑」。

最近，經過在乞沙比克灣和波多馬克河中對油漬的實驗，這些微蟲在四天以內吞下了一百平方呎的一層油



。代價是每加侖石油需美金一元至兩元，比較使用毫無效果的清潔劑便宜了一半。

不幾個月以內，國際生物技術公司就要開始製造基本「鷄尾」微生物的冷凍丸劑，油類不同，配合方法也略異，任何海面發生油污，便可以把這家公司的產品運往上空，洒在浮油上面就成。微生物一接觸到水，馬上恢復生機狼吞虎嚥，油吃完了它們也就很快餓死，這軀成為海中其他生物的安全食物。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一日「時代」)

## 穆斯基法案—— 反空氣污染的勝利

上週，在簇新的「環境政治」史上，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最嚴厲的法案，充份反映出社會上反抗骯髒空氣的憤怒。緬因州參議員穆斯基提出這「一九七〇年全國空氣品質標準法案」，竟橫掃全院，沒有一票反對。法案主要的目標是汽車的廢氣——造成全國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即令是支持汽車工業最力的密西根州參議員格里

車廠商要對每一輛新車在五萬哩以內保證噴出廢氣的標準，否則發現汽車污染空氣，每一輛車罰金一萬美元。

汽車工業力爭他們不可能在限期前辦到，因為工程師還不曉得如何大量生產這種控制方法，一九七五年車型的設計將會在一九七二年四月間「擱置」。福特公司副總經理衣可加警告說，如果穆斯基法案依現在的內容成為法律，美國汽車的生產將在一九七五年元且停止；即令生產能進行，這一法案會迫使汽車售價「大幅」提高，「對美國經濟造成無法補救的損害。」衣可加堅持他的看法，這一法案在結果上只能使「空氣品質獲得些許改善。」

目前，還不能確定穆斯基法案能否在參眾會議委員會通過，眾院業已通過一項大致較穆斯基法案，緩和的法案，由於穆案的懸價過高與對汽車工業的打擊太大，預料不容易通過。內幕人士預測會通過一項折衷法案，要求於一般工業界空氣品質的嚴格條件仍會保留，但是對底特律的限制則會從緩。

## 科學 發明

芬，也只作了最輕微的反對，投票時還是贊成。有位參議員說：「恭喜！恭喜！你居然過了看家護院的這一關。」

這個法案的要求條件，超出了目前政府與地方的空氣品質管制法令。以目前的內容來說，它樹立了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空氣中十種污染成份的全國標準，工業界要在五年中到達這個要求；法案中也要求衛生教育福利部嚴禁石棉、鎘、汞、及鍍等不包含在空氣品質標準內危險物質的飛揚；它命令新工廠要裝設反污染裝置，否決政府與違反規定廠商所訂的合約，准許國民對污染的工業與個人提出控訴；法案中為了提供研究與行政費用，今後三年中分配了十一億九千萬美元。

「全國空氣品質標準法案」具有法律的力量來支持強硬的要求：民事處分罰金可以高達每天一萬美元；刑事處分罰金可以高達每天二萬五千元，和處以兩年徒刑。如果這種約束加諸所有污染的來源，打擊最大的將是重工業界。

底特律嚇呆了，汽車工業的噩夢便是一九七五年對所有車型的的要求，法案中要求比一九七〇年車輛噴出的碳化氫、氧化氮、一氧化碳減少達百分之九十；而且汽車

穆斯基認為他的提案是全國一致的需求，「這一法案，」他說：「是消除空氣污染可能帶來災禍的最後機會，對煙霧警覺，它會造成死亡。社會反應的潮流可能帶來危險的立法，由聯邦來管制工業界的決心——甚至國家化——那是沒有人情願的事。」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時代」)

## 紅外線測距儀

加州巴羅奧多市的赫特白卡德公司，將在本年初推出一種嶄新而低廉的儀器。這種利用紅外線精確測量距離可達兩哩的儀器，主要供測量人員使用，使用時不要兩分鐘，就可以在表上讀到距離值，精度在半吋以下。

這種儀器利用反射器，反射出去的紅外線光波，以來回所要的時間，經過計算即求得距離。它使用四種光波頻率，以免由於車輛行人穿過光柱時產生誤差。

這種裝在三腳架上的測量儀器僅重十七磅，一九七一年初問世，每具估價在五千元以下。



# 玲瓏電腦

洛杉磯市的彭克瑞莫公司，已經研究出一種比電話機還小的電腦。這種 BR-108 型，號稱為民用電腦的最小型，重僅四磅半，却能儲存七萬二千項資料，以千分之一秒的速度計算出來。由於它把整體化線路和各部門，裝在彼此卡合而不要接線的薄板上，所以電腦的各部門在製造時又快又便宜，一旦發生故障，更換也極迅速。

這家公司相信這種可以手提的電腦，由於可以直接將就工作，在飛機上、機械工廠方面大有前途。新問世的一批，每具估價將達三萬美元；不過公司認為大量生產以後，希望會降低到每具只要五千美元。

## 商品標價器

加州鮑林格市的自動標籤公司，已經推出一種便宜

的新型標價器，手指頭一板，就可以把帶膠的塑膠標價帶貼在商品（包含冷凍食品）上。整捲的標價帶繼續不斷地經過一個可以調整的印字盤，盤上的橡膠字體由墨筒供給印色墨水，在塑膠帶上印出「易碎」、「折扣」、「特價」、以及售價金額的數字字樣。

這種標價器使用簡便，無需保養，售價每個為二十五美元；今年初還有一種比較複雜的 O 型，售價為每個四十美元，除了價目以外，還可以印出日期、工廠、存貨清單、現貨管制的代字。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新聞週刊」）

## 窺探宇宙的 新億里眼

在波昂市西北方二十五哩的愛非爾堡，秋陽斜照在狹窄的河上，襯托出一片優雅景色。河谷北端，陽光照暖了幾百年的木造農舍；而在河谷南邊不遠，它却淡淡

地閃耀在一座現代工藝學的結構頂層上。這是一個直徑三百二十八呎（一百公尺）的巨型碟形天線，承接在一個二百三十五呎（六八·五八公尺）的軸承台上。這座銀灰色的結構，是全世界最新、最大的碟形活動無線電望遠鏡。上週，工人對這具愛非爾堡望遠鏡作最後的裝配工作時，舉世的天文學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這部儀器在本月開始的初期試用。

在所有的自然科學中，沒有一門比得上年輕的無線電天文學在近年來對基本常識產生了更新、更使人興奮的發現的了。「我們常以為宇宙只不過是排列在星河中的廣大星群，」康奈爾大學天文系系主任德瑞克博士說：「然而，我們對太空中事物的變化與數量，低估了大約有一萬億，這也就是說大錯特錯。」

雖則早就有宇宙中不僅只是星球的知識，可是直到一九五一年，哈佛的科學家才察覺有巨大的自然氫雲在星際空間掠過。這一發現，對這門年輕的科學促成了巨大的進展，立刻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無線電望遠鏡，不久就有了成就。

一九六三年，無線電天文學家報告，發現了第一個分子（一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合在一起的氫氧基）

在太空漂浮；也發現了第一個「半星體」（Ousar），「半星體」是無線電信號的來源，它是一種神秘的物體，放射出奇異的電能，能量極大，要是以一枚氫彈相比擬，後者的能量只像是一個普通普通的電燈泡。

到了一九六七年，科學家又發現了「脈星體」（Pulsar），這是一種旋轉得極快、而密度極高的星球，它發出一道狹窄而強烈的能量波柱，就像是燈塔上旋轉的信號燈光。

一九六七年以後，在太空中又發現了更多複雜的分子，有些已經知道是地球生命進化的分子。

設置在西德卜朗克無線電天文研究院的這具新型無線電望遠鏡，便是用來探測這些奇異的空域，不論在精確度、和靈敏度上，都是目前任何地區所用的其他儀器所不能比擬於萬一的。卜朗克研究院院長漢森貝教授說：「本人希望我們能繼承敵國天文學家所建造的優異成就。」

就任何標準來看，要到明年才能全部啓用的愛非爾堡無線電望遠鏡，都是一部令人嘆為觀止的儀器。軸承台安裝在環形鐵軌上，所以整部儀器可以作三百六十度



的轉動，俯仰自如，以便於對正星空中的任何一點。這座碟形天線無上偉大之處，便是用來截獲由太空傳來地球的無線電微弱信號。它外表像雷達，其實却不然，因為天線只接收信號而不放射電能。

人類有了這種無線電望遠鏡，就能比光學望遠鏡在宇宙中的探測遠上十倍。來自太空中的無線電波接觸到天線後反射，天線的弧度反射信號集中在天線碟前面的角形接收機裡；就像照相機的透鏡，把光波集中到機內的底片上一樣。被截獲的信號便轉輸往附近管制中心記錄、測量的複雜儀器中。

由於天線弧度變化，會使偵測到的信號失真（就像照相機鏡頭有了裂紋，照出來的相片會模糊一樣。）德國人對這部儀器採用了一種不尋常的設計。這個直徑二百六十二呎（七九·八五公尺）的反射器上，鋪設了兩千片可加調整的鋁板，每片都用四枚精密螺絲固定。德國科學家以一部電腦和一部經緯儀，便可以測得精確的位置和天線偏差值。漢森貝說：「有了電腦，我們就可以說出哪一片鋁板不對，便可指示機械員把它調整到所需要的一公厘的幾分之一。」就像這種對機械員的指示：「把四九〇號鉛板的第一號螺旋轉動十度，二號螺旋

轉動五度。」機械員就用一把有三百六十度記號的特種起子加以調整。

德國天文學家有了這部又大又精確的儀器，便可就太空中的脈星體、半星體、和分子，提供大量的新資料。舉例來說，大家都以為脈星體是一顆超級新星自行縮陷後又向外爆炸所留下來的中心堅硬的殘骸，由於收縮的力量大得使電子衝進了質子中，而使得後者成了中子，中子因此過於緊密。據估計脈星體的一立方吋便重逾一億噸。德瑞克說：「一顆脈星體就是大量的核子實體。」

科學家將樂於對脈星體的密集磁場（比地球的磁場大一萬億倍）、以及由這些中子星兩極逸出的強力能量波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愛非爾堡無線電望遠鏡或許會使人類有更新奇的發現，副主任梅茲傑教授說：「我們增加了對太空深度的穿透力，使我們遠比目前可能的各種方法，更能接近宇宙中最遠的物體。目前我們還不敢說能到達多遠，但我們應當能够偵測到更難應的物體。」

所謂難應物體，是指十億年前宇宙爆炸時，第一批

崩出的碎體、向外擴散的放射線、和物質。天文學家都知道在所能觀測到的宇宙週邊上，有少數微弱的無線電信號來源，它們正以極大的速度向外擴散。如果這部德國新望遠鏡能對這些微弱來源作更好、更精確的測量，便可以對為時已久的爭執——宇宙的起源是不是由於一次大爆炸？或者物質是不是不斷產生？——作一個了斷。

宇宙學 (Cosmology) 決不是唯一受無線電天文學影響的科學；外生物學 (Exobiology)，研究在地球以外生命形成的科學（幾乎必然會受愛非爾堡望遠鏡和全球其他儀器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天文學家已經發現了七種不同的分子，和認出了它們的無線電波長（它就像人的指紋般，各有各的化學成份）：

氫——一·二五公分  
水蒸氣——一·三公分  
氰化氫——二·八公分  
一氧化碳——二·三公分  
甲 醛——六公分

氫氧根——十八公分  
氫——二·一公分  
天文學家還發現了兩種新化合物，但是還沒有正式宣佈——一種是變化的甲醛，由硫原子代替了氫和氫乙烷分子的位置；此外還有一種波長，地球上還沒有這種類似的元素。

由於這些分子涉及地球上生命的過程，它們居然存在於宇宙巨大的蒼穹中，自然激發了科學家的興趣。德瑞克說：「我們常以為生命的進化，是在行星已經形成和條件合適以後；但是根據我們目前宇宙中所見，可能是在行星存在以前，生命業已發展很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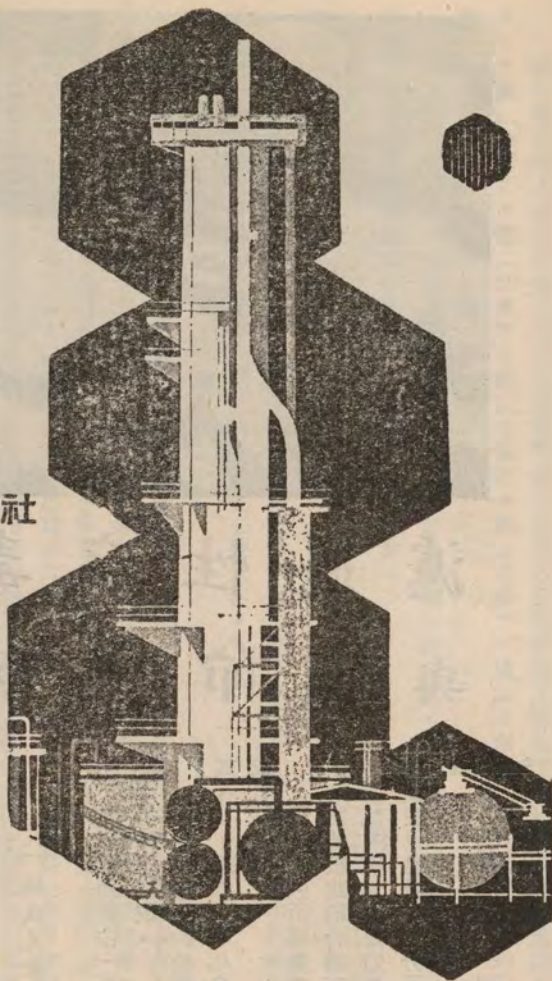
這種研究使人入迷，它能吸引了很多年輕優秀的無線電天文學家的注意，自不足為奇。以美國的觀點看來，困難在於能作高深研究的儀器，愈來愈多都在外國境內。主要是由於聯邦政府對支持基本研究的經費，作了大量的減制。以致新望遠鏡的建造和改進現有的天文儀器，都被取消或無限延期；結果使美國也體驗到人才外流的痛苦，正像一九五幾年代英國與西歐遭遇的情況相同，當時美國有的是錢，而外國科學家有的是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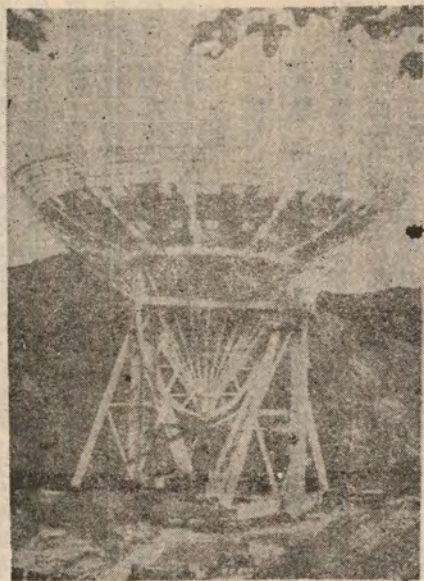


## 中國技術服務社

投資顧問  
工程設計  
機器安裝  
建廠監理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五三號八樓  
電話：514811（三線）  
電報掛號：（CHITECH）TAIPEI  
郵局信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八二五號



圖：愛非爾堡無線電望遠鏡



圖：卜朗研究院院長漢森貝

荷蘭無線電天文學基金會的執行主任勒孟說：「美國在無線電天文學方面沒有計劃，美國訓練出一切的優異人才，然後又削減那一方面的工作計劃，所以這些人才只好到別處去。兩年以內，英國、德國、荷蘭、和澳

洲，都會以新儀器全速進行，美國在設備方面，就會整整落後了一代。」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新聞週刊」）





## 濾過性病毒 與生命之本質

Wendell M. Stanley  
& Evans G. Valens 著

厄 子 譯

### 五、生命的物質

#### (一)組成元素

地球萬物概由一百零三種化學元素的一種或多種所組成。

其中大部分的物質皆以簡單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正如矽氧化合物或其他氧化化合物組成岩石一樣。

可是我們所感覺興趣的乃是生物的組成元素及其彼此結合為有機物質的特殊方式。某些有機物質的構造異常複雜，像揮圖V6的模型只是蛋白質分子體中的一小片段而已。

「生命的元素」到底包括了那些元素呢

？

假如我們把人體分析為各別的組成原子時，我們不難發現他主要是由下列元素所組成的：氧（以重量計為65%），碳（18%），氫（10%），氮（3%），鈣（2%），磷（1%）。至於其它少量的元素則有鉀、硫、鈉、氯、鎂、鐵以及微量的碘、氟、矽等。

從上述的定量分析來看，人體中最重要的元素當為氧、碳、氫、氮；因之蛋白質暨核酸的構築亦自以該四元素居多。核酸尚含有磷素；某些蛋白質同時還具備硫素。

核酸和蛋白質構成了濾毒，也構成了全部生物中的染色體。而人類及其它動物的體軀却僅由蛋白質一種所結合成功。

現在讓我們縮小範圍，光就論述下列的六種元素：氧、碳、氫、氮——外加核酸中的磷和蛋白質中的硫。此六者無論以化學或常識衡量之，率可稱之為生命的必要元素。

那麼六者中最重要的元素又是誰呢？

祇要認識到元素的重要性乃是相互的而非對立的，此則問題自屬多餘。唯此項問題還是有其討論的價值。由於水份佔去了人身重量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因之氧和氫鮮有剩餘以供蛋白質或核酸之營建者。如此一來，碳素自然就高踞必要元素之最了。蓋人體乾物質重量(Dry Weight)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率由其所獨佔。

簡單似T M V的那些濾毒，我們是否能洞悉其中六種原子間的結合情形呢？第一章裡曾說T M V體包含有五百二十五萬個原子，而個中的排列組合方式更是多得無可勝計，那麼這項問題似乎就顯得相當棘手了。

所幸繁駁之中尚寓簡單之理。濾毒乃是以一種非常規律的方式構築而成的。核酸體既非隨便拼湊成，濾毒的蛋白質外殼亦不是胡亂靠攏組合。此等核酸體及蛋白質體亦皆屬於高分子複合物——一群相同的單位分子體連接而成的大分子體。

濾毒的蛋白質體復可區分成二千二百個相同的次單元。每個次單元都是一個形體較小的蛋白質分子。這種次單元又可區分為許多構造大抵相似的「氨基酸」殘基；最後這些殘基又可分解至其構成的原子。



濾毒的核酸體亦能如上述一般，逐次地加以區分。像煙草嵌紋毒素的RNA體就是由四種不同的「核苷酸」(Nucleotides)所構成的長纖維狀分子。由為數達六千五百個的核苷酸串連而成。每一個核苷酸能被區分為三個特徵的部門。其中有兩個是所有核苷酸的相同部門。循是以往，繼續再分以至原子。

我們如此關心於濾毒的化學組成到底是為了什麼理由呢？

緣濾毒和細胞染色體無論在構造或機能方面都有密切的關聯。兩者均為核蛋白質——一種唯能在濾毒暨染色體內發現的組成分子體；雙方都能够控制複製過程而造就出精確的複製品來。更絕的是它們的結構竟然如此之像，甚至濾毒的核酸體都可以取代細胞的一部分染色體。

濾毒核酸體在入侵的細胞內儼若一名主人，並且還頗指氣使地從事自身的複製工作。然而它又不屬於細胞，還能不能意外出，乃被人挑來研究。濾毒在這方面說明了它們所以受到生物學家重視的原因。——實際上它們提供了一個唯一觀察的機會，見到了構造同樣細胞的機構，致使吾人對於細胞遺傳得收觸類旁通之效。

我們愈熟悉濾毒的構造其方式，我們也就愈接近生殖的化學奧秘。其結果自能引領我們瞭解突變作用和機能失常造成癌症的真實跡象。

我們之如此追究瞭解亦有其實用價值。例如：現今化學家們已然知道如何製造人工核苷酸虛與癌細胞合作。其實這些人工核苷酸乃為變質的形式，當然是不可能在癌細胞中稱職盡責的，往往因此弄僵了個中的生殖機能，連帶地也就把細胞整垮了。

在特殊的實驗條件之下，如此的「偽」核苷酸既能格殺癌細胞且又無損及正常細胞，則吾人當可利用此等人工物質以為破壞癌體組織。據現有的直接證據顯示，這項假想亦有實現的可能。

綜上述，我們所學得的一切有關核酸蛋白質構建的知識，無異點燃了希望之光，讓我們能有機會體會化學構造中所蘊含的神奇力量。至如化學構造上的差別對於細胞的生長和繁殖究竟賦予了什麼意義，這不啻是我們正要瞭解的鎖鑰。

## (一) 蛋白質

生物中計有數十萬種不同的蛋白質。形式繁複非常。像蠶絲、指甲、皮膚、荷爾蒙、酵素、花生、以及濾毒等雖皆屬蛋白質，却各異其趣。明膠、卵白、胃蛋白、酪蛋白、胰島素等是純粹蛋白質。至於濾毒所含蛋白質亦達95%以上。為數約有五萬種的各型蛋白質大概也佔去了人體乾物重的二分之一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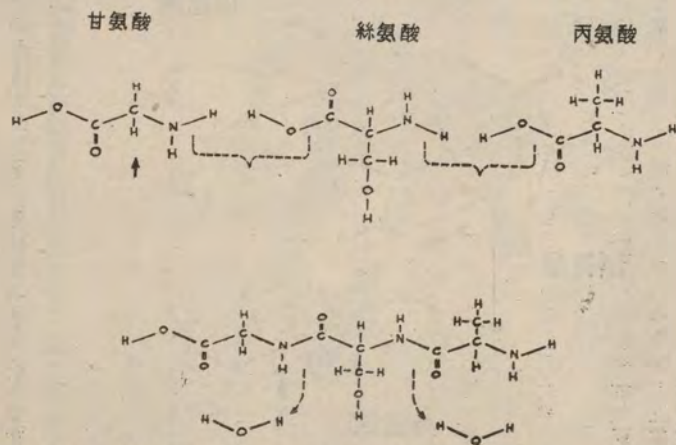
每一型蛋白質分子是由一群或數群氨基酸(最多不過20種)所連接而成的。

然而，區區20之數的氨基酸又是如何造出世上恁多種類的蛋白質呢？

簡略的答覆是這樣的：每一種蛋白質在和別種物質起作用時都有它的獨特行徑；而它的獨特形狀又每每因為氨基酸鏈彎曲和扭捲的程度不一樣而有着很大的差異。追究這些特徵發生的原因，蓋亦出自其中氨基酸相對數量暨排列之不同。易言之，蛋白質的特徵乃是藉由分子的特殊構造所致。

假如我們想瞭解蛋白質的構造，且先看看我們的老朋友——煙草嵌紋毒如何。

由於沒人實地觀察過TMV的廬山真面目，所以這些拼湊為濾毒的模型就是再好也祇不過是個模型。它們係憑著各方面(X光、



V-2 由甘氨酸、絲氨酸、丙氨酸結合而成的氨基酸鏈。



化學品等) 研究得來的知識加以具象的說明而已。

例如 T M V 的二千二百多個蛋白質次單元實際上並不真的就像本文刊頭圖中白而光滑的條瓜一般。倘若我們確能更仔細地觀察濾毒, 則我們當會發現每一個次單元看起來或許更像一條捲曲而摺疊的線束也未定。與毛線鉤成花邊頗為相如。

每一個蛋白質次單元的摺疊, 捲曲方式都如出一轍, 若彼此相互分離, 還是能够成為獨立蛋白質分子。

任何一個蛋白質次單元在經過化學處理時都會鬆開它那摺疊, 捲曲的模樣。因化學處理可以破壞那些維繫特殊形狀但不甚堅牢的化學鍵, 因而將整個分子體抖直。此拉直的線束仍然還是蛋白質, 惟其因有特性已經蕩然無存。是由一長鏈的「氨基酸殘基」所構成。故可還稱為「氨基酸鏈」或「多肽體」(Polypeptide)。

所謂「氨基酸殘基」, 其實就是一種失去了一個氧原子和兩個氫原子的氨基酸。

至於氨基酸, 乃是一種具有「氨基」——一個氮原子和兩個氫原子的結合體——的酸類。它係四原子組成一條主幹 (O-C-C-N) 旁附以氫原子或氧原子而成。

通常主幹上的第二碳其旁附的原子群即為各種氨基酸的分類依據。

已知的氨基酸約有二十多種其中構造最簡單的當為甘氨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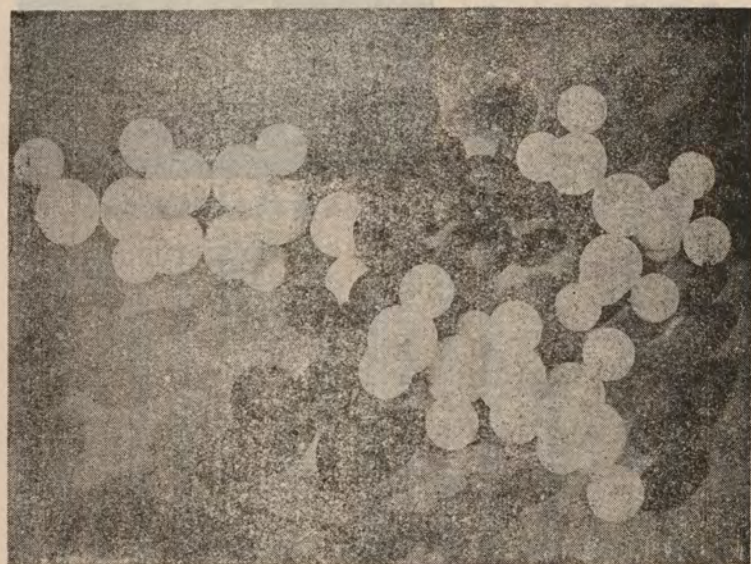
Glycine)。它共由十個原子所組成。主幹第二 C 上只附有一個氫原子是其構造的特色。至於他種氨基酸和甘氨酸所以不同, 乃較複雜的原子附於主幹第二 C 的緣故。

氨基酸彼此連接之時, 甲端失去一個氫原子, 而乙端則失去一個氫原子及一個氧原子。其結果則為多肽體外加一個水分子。

前頁的圖解即代表一個由甘氨酸 (Glycine)、絲氨酸 (Acine) 及丙氨酸 (Alanine) 結合而成的三肽體。它的主幹分子仍是以  $\text{CO}-\text{CH}-\text{NH}$  為單位順序重複的。

圖 V-3 所示的結構式也是一種相類似的三肽體, 即離氨酸 (Lysine) — 酪氨酸 (Tyrosine) — 白氨酸 (Leucine) 結合物。某些煙草嵌紋毒素的蛋白質 D 次單元係為一條擁有一五八個單位的多肽體。這裡提到的三肽體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於和圖解相對照的分子模型乃是以前球代表原子。其中「主幹分子」係以黑色表示, 其餘三群不儘相同的原子群則以白色表示之。這套模型只是概略地為假想的 T M V 蛋白質原子構造勾出其中小小部分的輪廓而已。

同樣的三肽體還可以用紙板模型更象徵性地表明出



V-4 右圖的結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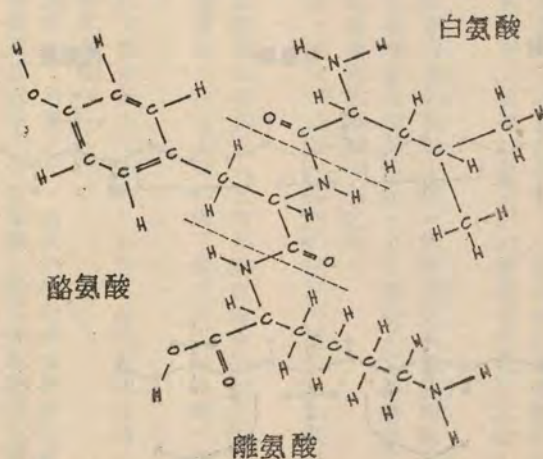


圖 V-3 離氨酸—酪氨酸—白氨酸的結合。





V-5 氨基酸胜的紙板模型、

來。唯主幹分子  $\text{CO}-\text{CH}_2-\text{NH}$  仍採用黑色，而旁支分子亦採用白色區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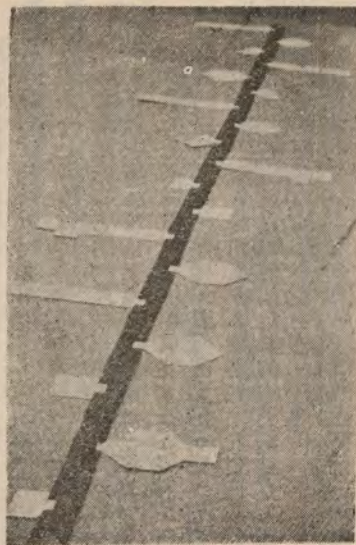
出以同法製作而成的一長段多胜體，看來就像是蛋白質次單元的線束形狀了。而如此的多胜體還可被斷裂為碎片；每一碎片又都自成一小條多胜體——其性質既不同於原先，復相異乎彼此。

像圖所展示的這些多胜體碎片即為蛋白質被酵素（胰蛋白酶）解離後的部份結果。其實胰蛋白酶自

身也是一種蛋白質分子體，不過它却可以把「氨基酸鏈」中所有的離氨酸（Lysine）——阿金氨酸（Arginine）鏈硬生拆開。

蛋白質的獨特性質——如形狀，覺觸、熱感應、化學反應等皆由它的特殊構造左右之。而它的構造所以會有特殊，乃是基於分子數目的多寡，相對的重量，以及氨基酸殘基連接的情形所致。

由於氨基酸分子有兩端得以形成化學鍵，故而各單位彼此結合時最簡單的方法實在莫過於「鏈接」了。可是有些氨基酸因為和其他單位相結合的地方多達三處以上，其結果就使得原本距離頗遠的單位因氨基酸鏈的折返而相互結集在一起。如此的多胜體勢必有若一團理還亂的線束，然而細加檢定之時，我們仍可發現它那一邊、一轉，或離或合莫不隱含契符呼應之致。



V-6 蛋白質次單元的線狀模型

多胜體的大小，相差異常懸殊。譬如主管牛體血管收縮的「血管加壓素」（Vasopressin）就祇有九個氨基酸單位。至若卵白的主要成份，卵清蛋白（Ovalbumin），其所包含的單位却高達四百之多。

氨基酸殘基雖只具有二十餘種，可是它組合的方式，直如地上之砂，海中之水，固未能以計量數也。茲將 T M V 蛋白質中的一五八個氨基酸單位逐次列於附錄。像這類變幻莫測、衍出不已的分子，冠之以（Protein）（源於希臘字的 Proteios，即第一等的意思），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濾毒的大部分皆由蛋白質構成，這是無庸置喙的。至於它們居然和某些重要蛋白質如酵素，抗體等發生密切關係，這倒需要大書一番了。

蓋酵素這種蛋白質，實在不愧是「生物催化媒」。彼不特為各種生化過程的必要物質，抑且得由調節個中速度的快慢。酵素可以消化食物，自氧原子取得能力，並可將熱能送往肌肉。它們把大大小小的分子，包括蛋白質在內，如數斷裂以後，接着又能促使氨基酸結為新的蛋白質。於是乎酵素基且能够製造酵素。

每一種酵素只能從事一項特定的工作。能在一分鐘之內重複這項工作達數千次之多。而所謂繁雜的化學反應，其實還不就是一串簡單反應的總合。因此當反應一步一步推進之時，自然需要各種不同的酵素分別助其完成了。

濾毒要想表現生命的任何特徵，就非得借重酵素不可。濾毒進入細胞時，要靠酵素幫忙，着手製造新濾毒時，要靠酵素幫忙，等到破壁而出時，還是要靠酵素幫忙。比方說，濾毒於侵入細菌後一、二分鐘內即有新酵素出現，並開始其將細菌內物質轉化為新濾毒物質的作用。而不久之後，就又出現十多種的其它酵素，各自進行分解結合



的過程。

濾毒雖然倚賴酵素而成活，抗體却因為濾毒而生呢。所謂抗體就是一種隨血清而循環的物質。彼可與外來物質——「抗原」發生反應並從而抑制其作用。抗原者，即所謂進入動物體時能够刺激其特殊抗體產生之外來物質。至於「抗體——抗原反應」(Antibody-Antigen Reaction)乃係指兩者結合時所發生的作用。

絕大部分的蛋白質都是現成的抗原。濾毒外層的蛋白質體自不例外，故而濾毒感染動物細胞時，輒能引起抗體產生。等到抗體具有足夠之數，即可保駕動物而禦濾毒之進一步侵凌矣。倘若動物僥倖不死，則抗體可終生存在。反濾毒疫苗亦有如是效用。若疫苗為既死濾毒者，其中之濾毒核醣體勢必無法引發病症。若疫苗為生活濾毒，其中之濾毒核醣體亦必經過弱系育種的培養而喪失致病能力。是以無論疫苗為既死或生活者，其所含濾毒蛋白質體依舊能够刺激抗體產生，從而保衛吾人身體以免濾毒之勢力擴張。

然而保衛作用所以具有績效，仍是由於人體產生的抗體恰能與某型濾毒外層的特殊蛋白質體相結合所致。倘若毒素因突變而改變其蛋白組成時——例如蛋白質內氨基酸的排列發生改變——，則抗體對付該等濾毒勢必束手無策。所以說，一旦新流行性感冒濾毒支系兵臨城下時，已存疫苗招架無功，亦祇有縱敵深入了。

濾毒蛋白質還有它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它的化學結構可能決定受染體或受染細胞的種類。一個特殊的蛋白質體只能附着於極少類的細胞上；其他細胞則一概具備免疫性。

核醣體的分子構造較為纖細脆弱，往往還需蛋白質體加以保護之。然而它的構造終究少有變化。譬如小兒麻痺症只是一種屬於人類、猴類、黑猩猩類的疾病，它並不會感染青蛙；此乃濾毒蛋白質體無法附着於蛙體細胞之故。可是我們若把濾毒外層的蛋白質體去掉，並把內中的核醣體單獨置於人工培養的蛙組織細胞上時，蛙體細胞就被輕易地感染了。此後它們還製造新的小兒麻痺症濾毒體，妙的是產生出來的濾毒體却多了一層蛋白質外殼；它們就和原先提供核醣體的濾毒一模一樣。

未來數年內，我們很可能得以利用動物濾毒中的核醣體來感染植物，或逕利用植物濾毒中的核醣體來感染動物。

(待續)

## 新型病床

要在醫院標準病床鋪上好幾個星期的病人，容易罹患從褥瘡到血塊症幾十種併發症。但是上週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醫院一般業務學院年會時，紐約州立機能恢復醫院的卡本戴醫師，展示了一種活動病床足以使長期住院的病人感覺方便。



病人可以用腳踏一個裝有彈簧的腳墊，使整個病床搖動，以減少血塊的形成；這種床也可以用手搖成直立位置（如圖），使病人可以坐進輪椅，或使用附着的便桶，尤其，一種多元酯泡沫棉的特製床墊，可以使空氣自由流動以吸收濕氣，防止褥瘡的發生。

醫藥新知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新聞週刊」)

## 避孕丸與子宮癌

就在一年以前，紐約紀念醫院的研究人員提出報告，說曾經使用避孕丸的婦女，較使用子宮帽的婦女，子宮頸更易於出現「早期癌症」的細胞變化。雖則這項研究並沒有確定原因與結果間的關係，却使人們對避孕丸是否有害，不啻火上加油，這種關切到去年冬參議院舉行引起廣泛注意的聽證而達到高潮。現在加州一批研究人員，對避孕丸與子宮癌間的關係，認為是一種古怪的



錯覺，並沒有獲得初步的證據。研究報告中暗示：沒有採用其他方法而服用避孕丸的婦女，不曉得為甚麼首易感染子宮癌。

紐約那份報告的確實性大成問題，第一個理由便是它溯及既往。它把使用避孕丸與使用子宮帽至少有一年的婦女分為兩組，都作了柏氏塗片。把子宮頸的發育異常——一種細胞異常的變化，增加罹患子宮癌的危險——加以記錄和比較。雖然服用避孕丸的婦女間，子宮頸發育異常有兩倍多，但是研究報告中，並沒有報導究竟有多少婦女在開始服用避孕丸以前就有了這種病況。

加州大學的伊麗莎白·史特恩博士在她的研究中，選擇了第一次到家庭計劃診所去的兩千四百名婦女，由她們自選避孕方法，然後各作柏氏塗片。史特恩博士和她的助手們發現，甚至在任何避孕方法都沒有處方以前，選擇避孕丸的婦女，在子宮頸發育異常上，要比選擇其他避孕法的婦女多了兩倍。

截至目前，加州這些研究人員，仍然無法解釋何以這種癌症危險大有懸殊？患子宮癌的社會因素已經調查過而不予考慮。舉例來說，只知道性行為頻仍和子女家多的婦女，罹患子宮頸惡化的最為普遍。即今在這種記

錄中，史特恩博士仍然無法找出使用避孕丸與其他避孕法間顯著的差異。很顯然的，這介入了一種「未知因素」，史特恩却指不出是甚麼。「似乎激素（荷爾蒙）在發育異常中佔了重要地位，」她指出：「或許激素這一因素與相關的行為方式，影響了對避孕方法的選擇。」

不管這種秘密的因素是甚麼，研究人員正覓致更多的女性進行研究，以決定避孕丸究竟有沒有子宮癌的危險。他們將經常檢查服用避孕丸的婦女，是否常易於由子宮頸的發育異常變為癌症。可是諷刺的是，由於參議院舉行聽證所引起的畏懼，已經使研究人員趕達成的目標發生困難。史特恩博士指出，很多通常要求服用避孕丸的婦女，現在都改了旁的方法。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日「新聞週刊」）

△一個中年人在公共汽車上看見鄰座有一位漂亮的小姐，穿着一件誘人的迷你裙，一直不斷地拉扯裙邊想遮掩露出的玉腿，由於裙子實在太短，反而更顯得尷尬。

「小姐，不要緊，」中年人說。「我喜歡的是酒！」

## 剋治感冒的 三種維生素

現年六十九歲，史坦福大學的和生物化學家里那斯·鮑林博士，曾獲得諾貝爾的和平、與化學獎金，現在他有了一種新發現，絕對保證可以引起一般美國人的注意。他在十二月份出了一本書，倡導大家每天服用大量的丙種維生素（維他命C），以防止、和治療感冒。

鮑林的見解，業已使科學界很多人吃驚，但成千上萬已經行之有素的美國人則更感放心。由於丙種維生素是全美國服用風尚中增加最快的一種，傲慢的懷疑派要說服這些有信心的人士，說它不會對他們的健康產生奇蹟，並沒有甚麼效力。熱心人士中好些位是素負盛名的醫師，建議說丙種維生素不但能够防止、和治療感冒；而且可以治便秘、齒齦出血、背痛、疲乏、乃至現代生活中的壓迫感。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支持這種說法的證

據，大部份還不能使人信服。

科學家同意一點，丙種維生素對防止壞血病極為重要，這種可以致命的病，患者齒齦腫脹、疼痛、微血管脆化、和傷口不能復原。兩百年前，一位蘇格蘭船醫詹姆士·林德奠定了這一事實，他發現船員經過長期航海，在慣吃的牛肉與硬餅乾中，加上新鮮的柑橘類水果，便不容易得這種病。這種維生素也稱為「抗壞血酸」，取自拉丁文的「無壞血病」，最後終於在一九三三年分離認定。除開柑橘以外，在很多蔬菜，諸如：胡椒、蕃茄、蘿蔔葉裡，也都很豐富。

雖則人類必須全部從所吃的食物裡獲得丙種維生素的補充，大多數野獸則由自身製造。人與其他靈長類，由於史前時期祖先遺傳上的轉變，身體中已不再有合成抗壞血酸所需要的酵素。一個人每天需要十公絲的丙種維生素以防止壞血病，而國家研究委員會則建議成人日服六十公絲，略比一個普通大小橘子的含量略多。

鮑林在他所作「丙種維生素與感冒」一書（一百廿二頁，弗里曼公司出版，售價二·九五美元）中報告，他在四年前對抗壞血酸發生了興趣。當時，斯塔屯島上一位生物化學家史頓博士，是一位擁護丙種維生素的人



士，他提議每天大量服用，或許會使他多活五十年。鮑林提到他們兩夫婦開始服用，「我們馬上覺得有一種增加健康愉快的感覺，尤其是所患感冒大為減少。」

鮑林承認大多數研究都不能證明丙種維生素能够防止、或治好感冒；但是他強調一點，大多數試驗的劑量都很少，而不是他所建議的大量服用。

在書中他提到一位瑞士科學家對二百七十九位滑雪人士加以研究，其中一半人日服抗壞血酸一公克，其餘的人服安慰劑；他報告說服用丙種維生素的人，患呼吸器官感染症要比不服的人少了三分之二。他又提到麻州沙連市的瑞格尼爾眼科醫師，指示感冒剛剛有鼻塞現象，一天服用四公克丙種維生素，便可以防止發生。

至於就他個人來說，鮑林勸讀者日服丙種維生素一至兩公克以防感冒；一旦有了感冒，便日服四公克，直到感冒病徵消失為止。雖則市面有丙種維生素片出售，鮑林却喜歡散裝的粉末，把它倒在橘子汁裡攪和，這種方式既容易喝也便宜。他說，一公斤一瓶裝的丙種維生素足够服用一年多，而價錢不上美金十元。（譯按：根據十二月廿七日中國時報的行情，本省丙種維生素的批發價格為一公斤新台幣一百七十五元。）

一、「貴刊所載鮑林談丙種維生素治感冒中，提及需日服一至二公克，我國營養界最近業已廣獲證實，困難在於這一知識並沒有廣為傳播。

本人與很多人在健康正常情形下，日服最低量一至二公克；有感冒、病毒、或其他感染病徵時，服用劑量即提高到十二至十五公克。高劑量抗壞血酸在應戰感冒中，是遠比服藥、抗生素、青霉素更為正確的方法。

麻州木洞市 羅貝醫師上

二、「新聞中提到鮑林博士宣稱丙種維生素可以治療——至少可以有效預防——感冒而使我吃驚，我以為大家都已經知道。

大家都承認食物中維生素的價值，可是對用另一種方式來攝取維生素可以更為健康，却似乎大感驚訝。

任何曾經做過營養研究的人，都知道丙種維生素可以治好各種齒齦出血；而熱中於丙種維生素的人，通常罹患感冒都比較少。現在可以想到，採取行動，健康會更為良好，的確如此。

維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 艾金斯上

三、「如果每一個美國人都聽了鮑林的建議，每一年都買上一瓶比較『便宜』的一公斤裝丙種維生素，鮑

這位加州生物化學家希望對丙種維生素作大規模試驗，以求得它的養生效果，奠定它的永久地位。他堅決認定醫藥刊物在「一種沉默的陰謀」下，經常拒絕刊載業已存在的有利證據，因為自感冒所得的收入必將大為減少。鮑林指出，美國人一年在治感冒藥物上要花五億美元，而很多藥不但沒有效，而且有害；然而抗壞血酸，他說：「像糖一樣安全。」

大多數專家都會同意，大量服用抗壞血酸不會有害，但是很多人對它能治感冒一說仍不置信，哈佛大學營養系主任史特爾博士說：「鮑林是一位和平家，也是一位化學家，但並不是營養學家。我認為勸人大量服用丙種維生素簡直絕對荒謬，因為它的一大部份在兩三小時以內就隨小便排出體外了。」鮑林的反駁也很坦白：「我並不曉得這種維生素是如何生效，」他認為他的處方：「但是我有把握的是增加服用抗壞血酸，可以促進一般健康，增加對感染疾病的抵抗力——包括感冒在內。」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卅日「新聞週刊」）  
在十二月廿一日的「新聞週刊」上，刊載了三位讀者來函：

林博士也就不必耽心醫學刊物會繼續「沉默的陰謀」來保護他所稱一年中感冒藥的五億美元了。

不談同丙種維生素攪在一起的橘子汁價錢，即以「一公斤一瓶……價錢不上美金十元」來說，兩億多美國國民在買抗壞血酸上，一年就要花掉「不上二十億美元」。

加州平岸市 康南上

△「你說那老頭子已經九十五歲了，從來不看一眼女人，也不喝酒，也不抽煙，也不賭博……」

「是的，完全不錯。我就是搞不懂，既然如此他為什麼要活這麼久。」

△「快點，」獵人的妻子說，「一頭獅子剛跑進我媽媽的帳篷裡去了！」

獵人正在擦槍，他冷靜的說，「這該死的畜牲應該自己小心點，出了亂子我可不負責任。」



# 偉大之鋼琴家

祁唱



(The Great Pianist)

前 言

鋼琴正式被作為演奏的樂器，可以說是始自莫札特和克里門悌 (Clementi) 嚴格說來，應該是始自克里門悌。因為莫札特在一七七〇年代之前，並未全神貫注於鋼琴，如同他同時代的其他音樂家，他自小被教導彈奏「鍵盤豎琴」(Harpicord)，「翼琴」(Clavicord) 與風琴 (Organ)。莫札特可以說是「鍵盤豎琴」和「翼琴」最後的一個最偉大的演奏者，同時在他有生之年，他也看到「這兩種樂器」自樂壇上漸次告退並消失。從一八〇〇年之後，鋼琴已

取替了上述的鍵盤樂器，成為最通俗和最受人喜愛的樂器。鋼琴家也被公認為最為人熟知的器樂家。

雖然鋼琴時至今日成為音樂界所不可或缺之樂器，但研究鋼琴與鋼琴家故事的書籍却寥寥可數，其中頗值推薦的除本世紀五十年代阿瑟·羅塞爾 (Arthur Loesser) 所著的「男人、女人與鋼琴」(Men, Women and pianos)，阿布朗·蔡辛 (Abram Chasin) 所著的「鋼琴家談叢」(Speaking of pianists) 等書，對現代鋼琴與鋼琴家較有系統與詳盡的剖釋而外，甚罕有其他較深入研究的書本。

解釋這種缺乏記載鋼琴家故事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古生物學家可以從一片化石、碎骨而追溯至億萬年以前的景況，歷史學家可以從片言隻字的古籍中細心求證，究考歷史的成因，但無論如何卓越的鋼琴家，如蕭邦的詩韻，李斯特的光輝，莫札特的優美，在唱片及錄音技術未曾發明之前，他們的聲音在演奏時的剎那間便已永遠消失。所以雖然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演奏盛況，燭影搖曳的輝煌宮廷，衣香鬢影，琴聲或如泣似訴，或雷霆萬鈞，但現在人們却無法深切的體會到那已逝去了的似水樂音。

琴音雖已一去不返，但從演奏的記載，傳說、評論、軼事、信函、傳聞，以及音樂本身——幸運的，在那個時代裡，演奏者便是作曲者本人，他們的作品都為自己而作，我們從韓塞特 (Henselt) 的協奏曲，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左手手指伸展寬度特長，非常人所有，所以他們的樂曲只能適合他自己演奏。莫札特在致其父親的信件中，也曾揚揚得意的敘說將一些極為困難的技巧，作進了他的音樂，並得到聆者的驚訝和讚嘆。從蕭邦的樂曲中，人們可以看到他作曲的日期，如他早期的第二號作品 (La G-daren) 變奏曲，告訴了後世兩件事，一是在他那樣的年齡，所作的鋼琴曲已是前所未有的，他的音樂風格在年青時便已鞏固建立。即便是最早出版的樂譜，雖未標明感情記號，但從彈奏指法 (Fingering) 上，往往可以使後來的演奏家得窺原來作曲者的原始用意。

本書便是根據這一些一鱗半爪的資料，連綴成我們今日所不能聽到的已消失了了的琴音。

## 第一章 起始的年代



老龍赫逝世於一七五〇年，他精熟嫺熟的「對位法」音樂，隨着他的死去漸而消沒，新的音樂型式由年青一輩的音樂家（包括羅赫的兒子們）的蓄意醞釀而漸次形成，這些新的樂聲飄揚於法蘭西和意大利的宮廷裡。那是「主調音樂」（Homophonic style）的興起，這種新的風格被稱為Style galant，在意大利被稱為Stile Sencillo。這是從教堂走向沙龍的音樂，從「賦格調」走向「奏鳴曲」的音樂；是一種有如歌曲般的音樂；是一種需要簡素形體，精緻入微，細心堆砌的音樂。在力量之上顯示出文質彬彬，浮華藻飾更重於深湛含蓄。總之，那是需要一種新的旋律，一種新的體裁，以純淨見勝。複音音樂已漸成過去。

這些新音樂的聽眾是社會上頂尖的人物——涵養有素的神職僧侶，貴族，富有錢財及野心的中上階級（此時的音樂仍然不是平民的藝術），這些聽眾也都概自認為高人一等的飽學之士，但事實上，更不乏附庸風雅和膚淺之輩，所以這些音樂不可能有深奧之處，所最需要的是喜悅的樂趣與表面的優雅。聆者並不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費神的領略，相反的僅需要引人入勝的動聽旋律。查理斯·班尼（Charles Burney），一個最早的音樂史家和他的時代的發言人，他自稱他所供給的音樂所表示的是：「在文雅優美和溫柔的表面下，只要有清楚的，中規中矩的交代便可。」音樂所真正需要表現的「錯綜的悲慘情感，雷霆萬鈞的力量，不能抑止的情感宣示」的時代尚未來臨。

「Style galant」差不多於十八世紀初期在歐洲順乎自然而產生，經過海頓與莫札特的洛可可（Rococo）時代，坡哥萊西（Pergolesi），薩瑪汀尼（Smaritini），史坦邁茲（Stanitz）C.P.E. 龍赫，以及其他早期德國歌曲的作曲家，則為更早期巴洛可（Baroque）時代的旁系支派。

鋼琴在這個時代對於人們仍是陌生的，但是它却正適可滿足 Style Galant 的需求。一七〇九年，一個來自拍德阿（Padua）的鍵盤豎琴的製作者，名為克里斯朵孚里（Bartolomeo Cristofori），在佛羅里達斯製造了一件新裝置，他稱它為（Cembalo col piano e forte）意思是說可以奏出強弱音響的樂器，事實上是以鍵連帶小槌機構敲擊有張力的琴絃，彈鍵力量的大小，發出的聲音也可有強弱。他的這種理論並非初次創造，在此之前，在 Arnold Dolmetsch 的一本書中，就會敘述過發生於一六一〇年的一部荷蘭的鋼琴，但無論如何，克里斯朵孚里是公認為鋼琴

的發明人，正如瓦特（James Watt）被公認為蒸汽機的發明人，而不是亞歷山大的郝倫（Heron of Alexandria）。

克里斯朵孚里的裝置引發了他同時代許多人的幻想，兩年之後，他的這件新樂器在意大利的報章上，會有十分詳盡的敘述，這些描述被譯為德文，使德國人席貝曼（Gottfried Silbermann）重新建造了一座新的鋼琴（可能是一七三〇年）。同時也有作曲家開始為這件新樂器寫作樂曲。最早的被熟知的例子是於一七三三年由琴斯蒂尼（Ladovico Giusini）所作的一系列的奏鳴曲。

席貝曼的新樂器傳說為龍赫所欣賞，那約是一七三六年，龍赫訪問德累斯登時候的事，他曾一再的試奏，並曾說過這種樂器的聲音十分悅耳，高音部聲音稍嫌微弱，琴鍵的動作僵硬，席貝曼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人，聽了龍赫的批評，怒不可遏，在背後大罵龍赫，但是龍赫在當時是一個極有希望的人，在德國他是最偉大的風琴家，最有輝煌成就的翼琴演奏家，在作曲方面的地位，他僅次於泰里曼（Telemann）。

一些年後，席貝曼却根據龍赫所批評的缺點，一一加以改善，如此也使龍赫得以成為第一個彈奏鋼琴的有名音樂家，改造過後的鋼琴，龍赫曾再試過，根據阿格利卡拉（Agricola）的記載：「他接受」……全部為他所讚許。

就在此時，德國的腓德力大帝，一個有名的收藏家同時也是一個第一流的業餘音樂家，他開始收集席貝曼的鋼琴。一七四七年，當龍赫訪問波茲登（Potsdam）時，腓德力已擁有十五部席貝曼的鋼琴。（世界聞名的鋼琴製造家布路德威 Henry Fowler Broadwood 於一百年後的一八五〇年到波茲登時，仍看到那些鋼琴，雖然已經破舊不堪。）那一晚上，國王急切的等候着龍赫的來臨，不容他脫卸下旅袍，便迫不及待的催促他坐在鋼琴前，他給了龍赫一個主題，請他即興彈奏，龍赫的演奏十分成功：「不但陛下本人不勝喜悅的甚表激賞，其他在場的人也驚訝不置。」在這些驚訝的人中便有龍赫的兒子卡爾·菲利普·艾曼紐爾（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他從侍腓德力大帝已歷時二十年之久。



但是老罷赫不是一個鋼琴家，他是一個彈奏鍵盤豎琴與翼琴的大師，毫無疑問的，他是以彈奏翼琴的指法來彈奏席貝曼的鋼琴。當然一七四七年席貝曼的鋼琴與今日我們所知道的鋼琴迥然不同，那尚須經過一段漫長時間改革後的成果，席貝曼的鋼琴，機構輕弱無力，無法表現巨大的音力，但無論如何，那是當時唯一尚能表示音響強弱變化的樂器，罷赫當時顯然的並未利用這件新樂器所獨具的優點。罷赫彈奏翼琴的指法，自幼養成，無法更改，以彎曲的手指，直接按鍵，根據罷赫第一個傳記作者伏凱爾（Johann Nikolaus Forkel）所記載：「罷赫彈奏鋼琴時，他感到甚為輕易，手指不必費力，只用第一指節的力量，幾乎沒有感覺便可發出音響，他的手掌永遠保持圓形把握的姿勢，即便是困難的樂節也不改變手形，手指抬起離鍵甚為微小，甚至彈奏顫音時也是如此，其他空間的指頭則靜止的停放於鍵盤之上。」他靜止的手指，一如他彈奏翼琴時一樣，他身體的其他部份也靜息不動，不若後日一些演奏家僅高抬手臂仍嫌不足，勢須全身幫同起伏動盪。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是全然的以各自獨立的手指彈奏的，這一點可以由伏凱爾的記載所證實：「他使每一個指頭同樣的平等有用，所以他不但能够使和聲及進行樂句的各音同等均衡，而且使單顫音與雙顫音，彈奏時毫不費力，精緻無誤，」顯然的，當這種新樂器初現世間時，罷赫是這種樂器的最高權威，我們可以相信他音樂的才能，有一次他曾經告訴過他的朋友，他相信他能於一瞥之下，即可彈奏出那時代任何樂譜，但是鋼琴的誕生對他的生命而言似乎是太遲了——對於韓德爾、斯卡拉蒂而言也是如此。祇有鍵盤豎琴、翼琴、風琴才是這三位先輩音樂家的鍵盤樂器。

意大利雖然是鋼琴的誕生地，但發明不久這個國家却忽略了它，它在歐洲的其他地區繼續成長。一七五九年在德國有了這樣的廣告：「新發明的鍵盤豎琴，稱為 Piano e forte」額拉德（Sebastian Eard）是第一個法國偉大的鋼琴製造者（自一七七七年開始），他製出當時最好的鋼琴。一八〇九年，裴萊依爾（Ignaz Pleyel）與他合作所製造的鋼琴，更臻完善。

在英國，罷赫是第一個以鋼琴作為公開獨奏會的音樂家，那是一七六八年，雖然鋼琴並非倫敦聽眾第一次看過或聽到，在此一年以前，可能是五月十五日，可汶特公園劇院的歌劇女伶布麗克勒小姐的一次演奏會上，海報曾說

：「一種新的樂器稱為鋼琴的將由狄勃丁先生伴奏她的歌唱。」所謂狄勃丁，便是當時活躍於歌劇界鼎鼎有名的查理斯·狄勃丁（Charles Dibdin）。罷赫的鋼琴獨奏會於一七六八年六月一日於 Thatched house 舉行，他所用的鋼琴購自森布斯（Johannes Zumps）的製造，森氏是一個薩克遜人，一七五〇年來到倫敦，定居下來，專門製造鋼琴。英國偉大的布路德威（Broadwood）鋼琴，要等至一七七七年才開始設廠製造。

罷赫在英國開創了鋼琴的天地不久之後，一個很受歡迎的鋼琴家接着出現，他是一個德國人，名為徐路依德（Johann Samuel Schroeter），在倫敦，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鋼琴演奏會生涯為時極短，原因出自他所娶的英國女郎的父親，有一天，女兒對爸爸說，我嫁了這個職業樂手，尤其他是一個外國人，別人總是取笑我，於是她父親給了女婿一筆年金使他成為一個英國紳士，放棄了鋼琴演奏的生涯，音樂家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之前，一直是被蔑視的，除非像孟德爾仲那樣又富有、又有教養的人才能另當別論。

在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一個頗為傑出的小提琴家，同時也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一七七年他從英國本土訂製了美洲的第一部鋼琴。一七七四年布倫特（John Brent）在費城開始製造鋼琴。一七七九年，單獨在維也納一城，便擁有三百人以上的鋼琴教師，在這個世紀將盡的那些年，鋼琴已成為極普遍的樂器。一七九〇年，海頓便說過他已不習慣彈奏鍵盤豎琴，同時他也勸他的朋友們購買鋼琴。一八〇〇年的書上記載着：「每一個人都彈奏鋼琴，每一個人都在學習音樂。」鋼琴的地位終於在音樂界上建立了，初期的鋼琴只有五個八度，音程六十一鍵（今日的鋼琴是八十八鍵）。以膝部操作的強音板普遍被採用，踏瓣雖然在英國已有應用，但尚是起始的嘗試。音量與音鍵機構，均尚是輕弱無力，鐵製框架的時代尚未來到，全部以木材製造。一八〇〇年以前的鋼琴，幾無共鳴音響，構架脆弱，琴槌與琴絃的斷裂為司空見慣的事。琴絃的制音機構一若鍵盤豎琴。一些年之後，鋼琴的製造者才體會到音的制止可由機械動作的幫助，而並非單獨由於手指的離鍵而已。鋼琴自誕生的一百年之後，才發展為與今日我們所彈奏的相差甚微的定型。





# 人壇偉

伍 牧

五十四、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一八三三——一八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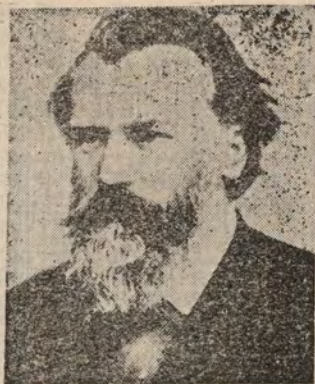
他是我所遇到最顯赫的一位音樂家。

——Joseph Joachim

突然間他就裝備齊整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就像戰爭女神由周彼德頭上跳出來一般。

——Robert Schumann

布拉姆斯的父親 Johann Jakob Brahms 是漢堡交響樂隊中的大低音提琴師，母親 Johanna Henrika Christine 是一位編織女工，健康並不十分好。布拉姆斯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但却是長子，於一八三三年五月七日誕生在漢堡。他們的家庭經濟情況雖然並不太好，但布拉姆斯的童年仍然頗為愉快，父母對孩子們體貼入微，也儘量使他們的生活能過得舒適。不久他們就注意到布拉姆斯對音樂特別喜好，而布拉姆斯在六歲時就自



己想出了一套符號使他能將腦子裡所孕育的旋律記錄下來！這時父親就開始親自教他小提琴。及大提琴一年後又請到名鋼琴家柯塞爾 (Otto Franz Cossel) 教他鋼琴，布拉姆斯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沒有多久他就能參加公園中一個夏季六重奏團，演奏鋼琴而每天收入幾個銅幣。十歲生日時父親又請到名音樂家馬克森教他作曲在馬克森 (Eduard Marxsen) 的嚴格教導之下，布拉姆斯學到了和聲學，曲式學以及鋼琴演奏。他的鋼琴技巧進步非常快，十四歲時舉行初演奏會，節目有巴赫與貝多芬的作品，以及他自己根據民謠而寫的變奏曲。

雖然布拉姆斯順利的能在早年進入音樂界，但是此後的五年對他却是相當艱苦。他在舞廳中演奏粗俗的樂曲而糊口，收入少得可憐，以至不得不靠以二角五分錢一小時的代價教授鋼琴以資彌補。此外他又以化名改編一些通俗樂曲，出版賣錢。然而他並不是只顧工作，一有閒暇他就努力讀書，尤其是詩。此外他也完成幾首作品，有一首鋼琴三重奏及幾首歌曲。前者並於一八五一年非公開性的演奏過，布拉姆斯在這首樂曲上並沒有署名，而是用的化名 Karl wurth。

不久匈牙利最著名的位小提琴家雷曼尼 (Eduard Remenyi) 自美國演奏成功歸來，他途經漢堡，對年青的布拉姆斯大為激賞，立即聘他作自己的伴奏人。雷曼尼也將匈牙利的民謠介紹給布拉姆斯，使他受到極深的影響，後日他所作的許多匈牙利舞曲可以說完全是受雷曼尼的影響。一八五三年布拉姆斯與雷曼尼開始他們的旅行演奏，這次旅行對布拉姆斯具有無比的重要，使他認識了約安金 (Joseph Joachim) 而成為終生的知己。當他們在西爾華備演奏貝多芬的「克魯采」奏鳴曲時，布拉姆斯發覺鋼琴調低了半個音，倉促之間已無法重調，因此布拉姆斯就臨時將全曲改按昇高半個音的情形演奏。詩約安金也是座中聽家之一，他深為布拉姆斯的技巧所動，會後特意親赴後台向布拉姆斯致賀，由此兩人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布拉姆斯次日也親赴約安金家中回拜，並且為他演奏幾首自己的歌



曲。多年後約安金對友人說：「他的歌曲使我獲得前所未有的經驗，而他的鋼琴演奏更是異常的柔和、充滿幻想，極其自由，極其熱烈，令我陷入迷惑。」

離開西爾之後，布拉姆斯與雷曼尼前往威瑪，布拉姆斯並在當地演奏了他的降E短調諧謔曲。次日布拉姆斯帶着約安金的介紹信前去拜訪李斯特，李斯特興趣深濃的為他彈奏自己所作的B短調奏鳴曲，但是由於全曲太長，彈完後布拉姆斯竟然已在椅中睡熟，使李斯特感到非常不愉快。然而布拉姆斯的天才，仍然獲得李斯特的重視，他的失禮並沒有影響到二人的建交。布拉姆斯在威瑪留了六個星期，與李斯特非常投機，最後因旅行演奏日程所限，才不得不悻然離去。

他們的下一站是哥庭根，然後再赴舒曼所在的杜塞朵夫。數年前布拉姆斯曾將自己所作的歌曲寄了幾首給舒曼，請求指正，但舒曼事情太忙，沒有時間去研究。這次由於約安金的介紹，舒曼親自接見了他。布拉姆斯彈了幾首自己的作品，舒曼非常欣賞，他喊道：「克拉拉應該聽聽這些音樂！快來聽，克拉拉！妳從來沒有聽過這種音樂的。」自此，布拉姆斯就成為舒曼夫婦的知己好友。而且由於舒曼的努力，才促使布拉姆斯以作曲為終身事業。舒曼更將布拉姆斯的作品推介給自己的出版商，並且促使他們將其中數首立即出版。一八五三年十月，他又在自己所主編的音樂雜誌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引起音樂界對年青布拉姆斯的注意，為他開拓成功的坦途。

舒曼的讚揚使布拉姆斯獲得萊比錫的邀請，於當年十二月在布廈音樂廳舉行演奏會。布拉姆斯在演奏會中也彈奏了自己的第一鋼琴奏鳴曲及諧謔曲。這次演奏竟然掀起了爭論的大風暴，布拉姆斯成為紛爭的主角，一直到他去世之後，始告平息。有些認為這位年青的作曲家太過學院派，太腐儒，也太乏味；另外一些音樂家則又認為他的作品具有極高的靈感，與貝多芬的威力。在此後數年中，布拉姆斯已和舒曼成為知己，他這時在藝術上的進步，幾乎完全是受到舒曼的指導而獲致。至一八五四年舒曼精神開始失常，布拉姆斯和他們夫婦的往還更為密切，他時常彈奏音樂來平靜舒曼的心情，而且更進一步的在經濟上儘量援助他們。兩年後舒曼逝世，布拉姆斯仍然和克拉拉保持着最親密的友誼，始終是她的忠實保護人。由於布拉姆斯毫不隱瞞他對克拉拉的景慕，因此引起很多人認為他們之

間必有戀愛關係，然而根據實情的判斷，他們之間實在只是一種純潔而完美的友誼。

一八五四年時布拉姆斯應聘出任李比狄莫王子 (Prince of Lippe Detmold) 的樂長，他的工作並不繁重，有很多閒暇可以作自己的事。他將大部份時間都用在鋼琴上，彈奏的技巧已達爐火純青。作曲也佔去他一部份時間，完成的作品有幾首小夜曲、一首鋼琴三重奏，和他當時最偉大的一首傑作第一鋼琴協奏曲。這首作品於一八五九年一月在萊比錫的布廈音樂廳初奏，由布拉姆斯親自演奏鋼琴。目前這首協奏曲已被公認是布拉姆斯的成熟作品之一，而當時萊比錫給它的評價却是：「令人非常不愉，它的樂隊編配只能算是一些殘缺的和弦。」

此時布拉姆斯遇見一位來自哥庭根的美麗女郎西芭爾 (Agathe Von Seibold) 而對她一往情深，而且也極有意於論及婚娶，但是由於害羞，無法表達他對未來的野心，也沒有勇氣向她提及婚事，以致友誼最後漸告疏遠而斷絕。這件事可以說是布拉姆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戀愛。

一八六二年布拉姆斯赴維也納，此後也就以音樂之都作為他的第二故鄉，而長居斯地。抵達維也納後不久，他的第一首六重奏就由當地的一個室內樂團予以初奏，頗得維也納音樂界的讚譽。他的才華也受到相當的重視，而於一八六三年被聘為維也納音樂學校的指揮。一八六五年二月他的母親於漢堡逝世，激使他完成一首最偉大的合唱作品「德國安魂曲」(The German Requiem)，當這首作品於一八六八年四月耶穌受難日在布里門的天主教堂中初次公開演唱時，舒曼夫人克拉拉特地長途跋涉經過半個德國而趕去參加。布拉姆斯的音樂使聽眾們大為激動。座中不少音樂學院中的理論派人士，他們因為布拉姆斯沒有用拉丁文而大為不滿，而大多數的聽眾們對這種技術性問題不感興趣，他們都深為這首作品所感動。在「德國安魂曲」之後，布拉姆斯又連續完成了三首非常動人的聲樂作品：「命運之歌」(Schicksalstriebe)，女低音獨唱與男聲合唱及樂隊作品「狂想曲」(Rhapsodie)，以及四部合唱及四手鋼琴伴奏曲「愛情之歌園舞曲」(Liebeslieder-walzer)。這幾首作品的成功，使布拉姆斯的聲望更為昇高，而使他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協會的指導，並且獲得巴伐利亞國王所頒贈的一枚藝術與科學勳章。

據說布拉姆斯一直遲遲不肯開始寫交響曲，因為他始終不認為自己的創作能力已完全成熟，儘管舒曼與約安金



一再誘使他寫交響曲，而他也記下不少片段草稿，但一直到很晚他才完成第一首交響曲。他對貝多芬的崇敬已達極點，因而感到非常難以利用這種在貝多芬手中已發展到了極至的音樂形式來作曲。他曾有一次對友人說：「我將永遠不寫交響曲！」但是在幾個月之後他就完成了第一首交響曲的一小部份草稿。他說：「當我們聽到像他（貝多芬）這樣一位巨人的腳步在我們身後響起時，你想像不出我們的感覺是什麼！」

一八七三年布拉姆斯完成一首重要的管弦樂作品「海頓主題變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Haydn) 這首作品使他自己也相當滿意，終於令他有自信認為可以寫交響樂作品，因此他草擬了有十年之久的第一交響曲，終告於一八七六年九月全部完成——很可能是所有「第一首交響曲」中最偉大的一首。吉爾曼評論：「由第一個音符開始，我們就體會出這是一個偉大的聲音，吐露出超絕的詩意心聲。」但是這首偉大的C短調第一交響曲並沒有能夠一夜成名，韓斯立克批評它說：「音樂多少還算清晰，也多少還有些感人，但却難以理解。」當這首交響曲第二次於慕尼黑演奏時，竟贏來了無數喊聲。一直到近年來，聽眾才感覺到這首C短調交響曲並不難於理解，它並不是一首冷淡的音樂結構，在它那詩意之中更具有無限溫暖、憐憫、深情、與崇高的氣質。

第一交響曲完成之後，第二交響曲也於一八七七年完成，由維也納愛樂交響樂隊擔任初奏，雷特指揮，極為成功。第三交響曲完成於一八八三年，雷特稱它是布拉姆斯的「英雄交響曲」。一年後第四交響曲也告完成。德國作曲家尼曼 (Walter Niemann) 分析布拉姆斯的這四首交響曲說：「第一交響曲是布拉姆斯的『悲愴交響曲』，它一樂章一樂章的向上掙扎，以無比的反抗力對最悲痛的苦難，而成為充滿自信力的勝利歡歌……第二交響曲……或許可以稱作是布拉姆斯的『田園交響曲』，它和第一交響曲相似，以深沉的哀傷，一樂章一樂章的向上掙扎，由黑暗進入光明，變為仙境似的晴朗、自由。它以高傲的安納克里昂式悲劇，在平和的三和弦之下逐漸下降……它那沉靜而不覺的悲劇，深藏在人與大自然所組成的柔美田園之中，微含淡薄的傍晚氣味，顯示出田園的精神，將直接的判斷交給了公平而無成見的聽眾……第三交響曲……是布拉姆斯的『英雄』；布拉姆斯式的英雄氣概。除去它的真正英雄氣質與剛強的奮鬥精神之外，它的最高哲理則是平和的順從。此外，他更以極美妙而動人的音樂形式，將這些呈

示出來，使我們可以認為在它的純人性成份之下，第三交響曲是布拉姆斯最典型、個人化、最重要的一首交響曲。在布拉姆斯的其他幾首交響曲中，他都沒有如此奇妙的表現出他自己的獨特性格，沒有這樣純淨而真誠的呈現出他整個人格，沒有顯現出在精神上是如此的獨立……第四交響曲可以稱為是布拉姆斯的『哀傷交響曲』……第三交響曲中剛強奮發的英雄，與他的競爭奮鬥精神，在第四交響曲中變成了一位退隱的哲學家，隨歲月的增長而逐漸轉為心靈上的孤寂。這裡面孕藏了第四交響曲深刻動人而純真的特質……大膽的樂風已濃縮集中，第三交響曲第一樂章之中的那種超然的力量，在第四交響曲中，由於他的更成熟而增強為更簡潔更不朽的交響樂形式。」

英國樂評家柯爾斯 (H. C. Colles) 認為：「布拉姆斯的四首交響曲，每一首都是不朽的傑作，而第四首更足以與『周德德』及『英雄』並列。」

一八七七年英國劍橋大學贈給布拉姆斯音樂博士學位，但他並沒有重視，也沒有親自前去接受。一八七八年布萊斯洛大學贈給他哲學博士，布拉姆斯非但欣然接受，而且還特地選了幾首大學中的旋律作為主題，寫成「大學節目序曲」(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 作為答謝。

布拉姆斯終生未娶，雖然他有過幾次戀愛事件，但均不重要，只有他對克拉拉的仰慕，才是唯一一個與他最近的女性。他的晚年生活，相當愉快，時常出外旅行，意大利是他最喜愛的地方；夏季則在維也納附近山上的別墅中安靜渡過。他的作曲家地位，已然譽滿全球，榮譽與祝賀不斷的來到他門前。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他所敬慕的克拉拉不幸去世，使他在精神上大受打擊，他的感受似乎是喪失了自己身體的一部份。布拉姆斯親自參加克拉拉的喪禮，在典禮中，他自己也受了風寒，而且病情嚴重，而健康大受影響，成為導致他不久於人世的主要原因。至一八九六年九月，醫生強迫他到卡爾斯巴德去治療休養，冬季他一直染病不起，需要醫生隨時在旁照顧。他自己本人則仍然不知死期已近，精神始終很好，最後當他看到管家躲在屋角暗自哭泣時，他才瞭解自己確已病重。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晨，他逝於居住已有二十五年之久的自己家中，遺體葬於維也納的中央公墓中。

英國作曲家韓舒爾 (Sir George Henschel) 爵士，描述布拉姆斯謂：「他的身材矮小，胸圍寬大，外形上略覺



肥胖。膚色健康紅潤，顯示出他是一個愛好自然喜歡戶外生活的人。濃密的頭髮，一直垂到肩上。他的衣着與鞋子並不是最新的式樣，而且也並不十分配合，但襯衣却非常整潔。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那和藹的目光，它們是淺藍色，出奇的和善而且明亮，時時透出機敏的閃光，但永遠是天真和諧的。」

赫爾 (Philip Hale) 對他的描述則是：「他的衣着整然有序，在家中他經常喜歡穿法蘭絨襯衫、長褲、拖鞋，以及可以取下的白領，不結領帶。在鄉間他也喜歡穿法蘭絨襯衫，外加一件駝毛外套，手中拿着一頂軟氈帽。如果天氣不好，就再加一條老式的大圍巾，用一只大別針在領面扣起……他也喜歡在中等的餐館裡吃定餐。在他的音樂室裡有幾張作曲家的畫像、彫刻，在一架方型的鋼琴上經常有一部巴赫的作品打開放在上面。琴蓋上堆放着樂譜、墊板、日曆、雪茄烟盒、眼鏡包、錶、鑰匙、相冊、新出版的書籍樂譜，以及他旅行各地所帶回來的紀念品等。他是一個非常熱心愛國的人，對政治頗感興趣，深信德國將會統一。他對自己在年青時沒有能盡到服役的義務，一直耿耿於懷。」

布拉姆斯也是一位天性幽默的人物，喜歡開玩笑。他的惡作劇與刻薄的談話，雖然使他自己感到有趣，但常使接近他的朋友感到難堪。他有時是一位很好的朋友，有時則會變成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同伴。顧慮到別人的感受似乎不是他所注意的重點；因而時常會由於出言的不慎，而使他的同伴們大感痛苦難堪。然而他也有時也非常具有人性，對於他自己的知己，總是極其忠心、和善、肯於自己犧牲。

布拉姆斯雖然一生未娶，但他對女人與婚姻均無反感，而且對於二者的評價均甚高。他一生中所傾心的女友也頗有數人，對自己的獨身也常感遺憾。他的日常生活非常單純，工作、閱讀、自己動手燒咖啡、散步、拜訪朋友，在自己喜愛的咖啡店裡消磨時光，閱讀雜誌，高談闊論。他不喜歡記者，儘量躲避所有報紙上的宣傳是非。也不肯坐下來給別人照相或是畫像。

以作曲家而言，布拉姆斯無論是在交響曲、歌曲、室內樂或鋼琴作品上，都同樣的成功。他的鋼琴作品具有獨自的風格音調，他的斯巴達式純樸風格，有時會掩蓋了這件樂器的幻惑而捉摸不定的氣質。他的技巧非常奇特，但他們却使這鍵盤樂器非常美麗而動聽。他的鋼琴音樂含有愉快、幽默、有趣、憂傷、沮喪、病態、深奧、詩意、嚴肅、與奇想。他在富有彈性的奏鳴曲之中，注入了浪漫的热情；而在結構鬆弛的小品之中，他既能够像鋼鐵一般的堅強，也能像泥土似的柔和。然而即使是在他最柔順的作品中，也同樣有形式與結構織地的存在。雖然他有時會因憂鬱而冷淡沉默，有時會沉入深思之中，但他總不會無趣。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深具人性。

在歌曲方面，布拉姆斯雖然沒有能達到舒伯特那樣高的境界，但是和其他作曲家相比，則又無人能望其項背。布拉姆斯的歌曲，並不只是將一些誇張的音符湊在一起，與原詩沒有相互關聯的價值。它是經過細心安排而組成的，具有它自己的邏輯。而且只有在他能創作出深具含意的美麗旋律與充滿巧妙音樂的伴奏之後，他才會感到滿意。

布拉姆斯最能表現出他個人感情的，是他的室內樂作品。他對於室內樂，遠較其它作品更感勝任愉快。他的交響樂曲堪稱偉大，合唱作品也極富戲劇性，鋼琴樂曲則非常美妙華麗。但是這些作品所給我們的感受，都不及他的室內樂那樣深刻有力。在室內樂作品中，他似乎是在和朋友們娓娓而談，它們在技巧方面極其完美，從不使人感到他在其中故意下功夫或是給它披上學士派的外衣。它們是一個血肉之軀的人和朋友們所談的心話，它們永遠是音樂家們的音樂。

布拉姆斯在音樂史中的重要性究如何？樂評家赫杜給他的評價是：「以作曲的技術方面的困難而言，布拉姆斯的作品實可稱為現代音樂藝術的巔峯。他將所有過去的潮流集於一身，但並不是將它們變成一灘死水、停滯不動，而是使它們形成一條崇高的河流，接受各支流的匯集，將它們引導而下，成為洶湧巨流。我們可以說，布拉姆斯較巴赫及貝多芬更能主宰他的音樂，但是以他們的作品而言，布拉姆斯的音樂媒介較前者更富可塑性。由於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學習到如何將巴赫及貝多芬的不同方法予以同化；而由於他所處的浪漫派後期地位，他發現了新的情感語言可加以利用；再基於他自身的天才，他使音樂的形式更為廣潤、也更為活用，再度顯示出它們並不只是一種人工造做的物件，而是藝術生活的有機形體。」



主要作品：交響曲四首，小提琴協奏曲一首，鋼琴協奏曲二首，小提琴、大提琴雙協奏曲一首，其它管弦樂曲五首，合唱曲一百餘首，歌曲及二重唱曲二百餘首，室內樂三重奏二首，弦樂四重奏三首，弦樂五重奏二首，弦樂六重奏二首，小提琴、鋼琴奏鳴曲三首，大提琴、鋼琴奏鳴曲二首，其它室內樂作品六首，鋼琴獨奏曲五十餘首，鋼琴二重奏二十餘首，風琴作品十三首。

X

X

X

唱片介紹：大學節日序曲，悲劇序曲，海頓主題變奏曲 Walzer，哥倫比亞交響樂隊 Columbia MS-6868。  
女低音狂想曲 Ludwig, Klemperer, 愛樂交響樂隊 Angel S-35923。

第一鋼琴協奏曲 Curzon, Szell, 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6329。

第二鋼琴協奏曲 Barenboim, Barbirolli, 新交響樂隊 Angel S-36526。

小提琴協奏曲 Heifetz, Reiner 芝加哥交響樂隊 Victor LSC-1903。

小提琴、大提琴雙協奏曲 Oistrakh Rostropovich, Szell 克利夫蘭交響樂隊 Angel S-36032。

德國安魂曲 Schwarzkopf Fischer-Dieskau, Klemperer 愛樂交響樂隊 Angel S-3624。(一、二張)

匈牙利舞曲 (全) Gerle Westminster 17093。

弦樂四重奏 (三首) 布達佩斯四重奏團 Columbia M2S-734。

鋼琴四重奏 (三首) Rubinstein, Guarneri 四重奏團 Victor LSC-6188。(三張)

單簧管及弦樂五重奏 Kell, Fine Art 四重奏團 Decca 9632。

鋼琴五重奏 Serkin, 布達佩斯四重奏團 Columbia MS-6631。

第一弦樂五重奏 Amodeus 四重奏團 DGG 139430。

第一小夜曲 Scherman 小交響樂隊 Decca 9651。

第二小夜曲 Bernstein 紐約愛樂交響樂隊 Columbia MS-7132。

弦樂六重奏，降B調，G調 奧國四重奏團，Schuster, Gahl Vox SVBX-584。(三、四張)

大提琴、鋼琴奏鳴曲 (一、二首) Du Pre, Barenboim Angel S-36544。

單簧管、鋼琴奏鳴曲 (一、二首) Kell Rosen Decca 9639。

第一、第二鋼琴奏鳴曲 Katchen London 6410。

第三鋼琴奏鳴曲 Curzon London 6341。

小提琴、鋼琴奏鳴曲 (三首) Szymanowski Rubinstein Victor LSC-2620; LSC-2619。

交響曲 (四首) Szell, 克利夫蘭交響樂隊 Columbia D3S-758。

單簧管、大提琴、鋼琴三重奏，銅角、小提琴、鋼琴三重奏 DGG 139398。

鋼琴三重奏 (三首) Stern, Rose, Istomin Columbia M2S-760。

派格尼尼主題變奏曲，韓德爾主題變奏曲及賦格 Graffman Columbia MS-7276。

△先生出遠門逾期未返家，太太焦急地發了五通電報給她先生五位最好的朋友，詢問是否與他們共渡週末。不久她先後收到五通回電，都說：「是的，妳先生與我共渡週末。」

△驕傲的父親看着他六歲的女兒在塗水彩。當她塗完父親問她畫的是甚麼。「我畫的是上帝的像。」

「太好了，但是從來沒有人見過上帝，也沒有人知道上帝是什麼樣子。」

「那麼，」小天眞說：「現在他們就知道了。」

△「你兩歲大的弟弟會說話了嗎？」

「他根本不需要說話，」小孩回答說：「他一哭甚麼都有了。」



# 伸張正義



Stephen Dentinger 著  
張 時 譯

「到這個鬼地方來渡蜜月！」溫凱定停止打開行李說。「對不起，親愛的。這大概是作教授妻子的許多不如意事的開端。雖然只有兩天，不過够長……」

「去看公墓是够長了。」

他走過來擁着她。「我覺得你說的意思好像不是在渡蜜月。」

桃麗比他的三十八歲小上十年，但是看上去仍然十分相配。也許這是他希望她對他的事業也感到興趣的原因。

「好，」她最後說。「我是有點不講理。到你的老公墓去吧。」

他吻了吻她，心情又好起來。「我不會很久。曼丹住在山上的個小村子裡，乘車只要一個鐘頭。我會回來吃晚飯。」

曼丹已經死了兩年了。他死在他一生中住得最多的小山村中，而遇圍的人根本不知道什麼諾貝爾文學獎。曼丹的七卷詩集到獲獎後才為美國人知道，從此他的聲譽日噪，為世人所知。

溫凱定婚後一個月，一個口含雪茄的禿頭矮個子手上拿起支票，要溫凱定替他寫篇關於曼丹的作品報導。他給了五百元預付款，溫凱定接下了這個工作。

這篇文章已經慢慢成形了，但是溫凱定認為不能不去拜訪這位偉人的墓地。也許那會給他一些精彩的靈感。例如說：「幾星期前，我站在曼丹最後安息的地方下望……」

凱定把租來的車子停在鄉村廣場上，停在第一個他看見的人的面前。

「公墓是由那一條路走？」

「在山上。上了山就會看見。」

「多謝。」那條路看上去很短，於是他把車子留在

那裡。他帶了照相機，想照一張墓地的相片，表示他親身到過。但是他到了這裡只有看見一片荒草掩蓋下的一些傾倒墓碑。

「我可以幫助你嗎？」一個穿襯衫的人問他。他的英語有點腔調，似乎是這裡的管理人。

「我在找曼丹的墓地。」

「他不是埋在這裡。」

「在什麼地方？在鎮裡嗎？」

那人聳聳肩沒有說話。」

「我希望一點消息！這裡有沒有鎮長或是區長的？」

「我是區長。」他理理已經轉灰的頭髮。「我叫吳雅黃。」

「好，」凱定對他說。「我要找詩人曼丹的墳墓。」

「為什麼？」

「曼丹是位大詩人。他得過諾貝爾獎金。我要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

吳雅黃聳聳肩。「沒有墳墓」

溫凱定有點不耐煩。「什麼意思？一定有個墳墓。」



他沒埋葬嗎？」

「不，可是看不見墳墓。墳墓都沒有做記號。」

「曼丹是位聞名世界的文學家。他是你們村中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你說他埋葬的墳墓沒有做記號？」

「對不起，事實如此。」

「好，那麼我可以看看嗎？」

「有什麼用？」

凱定把攝影機移到另一肩，覺得皮帶忽然沉重了起來。「曼丹的妻子卡拉呢？」

黑眼睛睜了起來。「你怎麼知道她的名字？」

「他書的封面中都有介紹。你滿意了嗎？」

吳雅黃點點頭。「別興奮。卡拉·曼丹也死了。」

「哦，」他並不感到意外。

溫凱定在日光中睜眼望着鄉村的街道。「我想你們這裡也沒有書店？」

「最近一家書店是在波多鎮。」

溫凱定違反自己的意志給了那人幾個小錢回到車子去。他向來路駛回去。

他把車子停在波多鎮的大街上，向前走希望遇到逛

葛哈利望着地板。「有時談起謀殺案會給你帶來麻煩。」

「謀殺！」

「我該走了，我說得太多了。」

「等一下！」

「我們打烊了，去吧。」

溫凱定心中感到十分憤怒，但是他知道再留下去也說不出道理來。他到了街上，記下書店的地址。

凱定和桃麗在餐館吃晚飯後，走進將近黑暗的天空下。「現在你再在鎮裡留下去，有什麼用？」她問。「我們……」

她站住了，忽然有兩個人由暗中向他們走過來。他們穿着熱季西裝，一個人的手插在衣袋裡。「溫凱定？」他問。

「是。你們有什麼事？」

「隨我們來。」

他的手拉着溫凱定，溫凱定猛一下掙開。「見鬼！」他推了那人一把，轉過身去。

第二個人眨眨眼，拉出手槍來。

店的桃麗。他在第二條街找到一家書店，裡面又狹又小又暗。他走到裡面在長長的書架前猶豫。

「您要什麼？」一個聲音以美國語說。凱定轉身看見一個中年人，臉上蓄有短鬚。

「你的店嗎？」

那人點點頭。「我叫葛哈利。你是個美國人，是吧？」

「？」

「是。溫凱定。我只在這裡住幾天。我想你也許可以幫助我。」

「當然。什麼人派你來的嗎？」

「不，不是。」

「我想我有你要的東西，」葛哈利說了，忽然向書架走去。溫凱定在身後瞧着他。他回來時夾着個大書夾。「最好的印刷，」他任意打開對溫凱定說。圖上是兩個男人的春宮。

「這不是我所想的。你有曼丹的書嗎？」

沒有，這裡沒人看曼丹的書。」

「哦。他埋在沒有標誌的墳墓裡。」

葛哈利的臉色變了。

「他死的時候，你在這裡嗎？」

「我們是警察，」他說。「我們會開槍。」

凱定聽見後面桃麗驚呼的聲音。

「好，別緊張了。」他拉着桃麗走向等待的汽車去。

十分鐘後他們到了警察局一間只有硬板凳的房間。他們等了許久，才有個警官帶着助手走來。「溫先生，他用英語說。」

「請你解釋要我們來的原因。」

警官笑了笑。「我自我介紹一下——本區安全官白上尉。我只要和你們談談。今天下午，你們去找一個美國人葛哈利。」

溫凱定如釋重負。「我沒有買他的書和畫片。」

白上尉在桌後坐下。「我對骷髏的書沒有興趣。葛

哈利是個革命黨。」

「我怎麼知道？」溫凱定脊背上一陣寒意。

「你去找他做什麼？」

「關於此書的消息，說起來有點奇怪。那地方是個書店。」

那人表情嚴厲了起來。「什麼消息？」

「我在寫一篇關於曼丹的文章。我想去看他的墳墓



。」

「他不是埋在葛哈利的書店裡。」

溫凱定嘆了口氣，拿出支香煙。「本區裡的人都不願意談曼丹的事。我想書店老板也許會願意告訴我。」

白上尉站起來，一脚踩在椅子上。「我奉勸你一句話，溫先生。再回葛哈利的書店可能有危險。」

「我們別玩遊戲了。我對姓葛的書和革命全無興趣。我只關心曼丹和他的下落。你調查過他的死因嗎，上尉？」

那裡？」

「午飯後到我店裡。」

「好，」溫凱定嘆口氣。「那麼能告訴他太太什麼時候去世的嗎？」

「和他同一天。他們葬在一起。」

「是，」溫凱定說。好像這已是他所預料到的。吳雅黃好像沒有提到這一點。墳墓被隱藏了起來，但是總有人知道……

白上尉放了他們，他們默默回到旅館去。

床邊的電話發出遲疑的鈴聲，但是已經可以把溫凱定自黎明中吵醒了。

「不在書店，在教堂裡。」

「我也去。」

「桃麗……」

「我們還在渡蜜月，記得吧？如果你要坐牢，我也陪你去。」

他知道爭辯無益。「好，」他說。

近午時，他們出去吃了早餐，然後在無雲的藍天下走到街上去。路上沒有什麼行人。溫凱定立刻看見跟在他們身後的車子。他沒有告訴桃麗。

他們設法在兩點走進教堂。葛哈利已經在暗處等他。

「你太太？」葛哈利對於她顯然有點不安。

「是。桃麗，這位是葛哈利。」

她冷冷地點點頭。

「你的證人呢？」溫凱定不耐地問。

「離這裡不遠。只能你一個人去。」留鬚的人向四面望望。」

「好久時間？」

「五分鐘，或十分鐘，」葛哈利聳聳肩答。

「溫凱定？」

「是。」聲音很熟悉。

「葛哈利。你昨天到過我店裡。」

「哦，是的，」溫凱定忽然無理由地害怕白上尉竊聽他的電話。「什麼事？」

「我有點消息。關於曼丹的死。」

溫凱定覺得脈搏加速。「什麼？」

「我有個人證，你可以和他談談，一百美金。」

這一筆錢不少，如果真是證人，倒也值得。「他在

那裡？」

「午飯後到我店裡。」

溫凱定想起白上尉的警告。顯然書店受到監視。「別的地方行不行？」

「好。聖達都教堂。由你窗戶看出去便看得到。下午我和證人準兩點到。」

他掛上電話後，桃麗匆匆地問。「誰？」

「葛哈利，書店的那個人。」

她清醒地坐起來。「他有什麼事？」

「要我去看他。他有曼丹被謀殺的消息。」

「警察對你說過了，你還要去看他？」

「好吧，」溫凱定決定，他知道沒有別的辦法。「在這裡等等，桃麗。裝出觀光客的樣子。」

他捏了下手，跟着葛哈利向教堂深處走去。他們穿過走廊，經過許多穿黑袍跪着的人，然後到了一排守夜燈，前面是個女郎。

「瑪麗，」葛哈利低聲說。

女郎轉過身來，在幽暗中溫凱定仍為她的年輕美貌而吃驚。

「她是你的證人？」

「是，她叫瑪麗亞，別的你不需要知道。她也是村裡的人，是曼丹的鄰居。你帶錢了？」

凱定拿出些皺皺的美金交給葛哈利。「我們在那裡談？」

留鬚的人向四方看看。「這裡。什麼地方能比教堂更好？」

溫凱定跪在她身邊。

「告訴我關於曼丹的事，」他盡量低聲地說。

瑪麗眼睛望着神壇說。「他是個好人。」她說。「他對我很好，我小的時候他常給我們兄弟姐妹糖果吃。」



「他怎麼死的，瑪麗亞？」

「我記得那天晚上，」她仍瞪着墳台說。「我不在家。我回去的時候，看見他們都去曼丹家了。」

「誰？」

「區長吳雅黃。還有許多別人。」

「曼丹死了？」

「不，他還活着。我看見他在門口。」

「有多少人在那邊？」

「吳雅黃和另外十一個人。我數過。我們在那裡很久後，我聽見槍聲。」

「槍聲？」

她點點頭。「他們殺死了曼丹。」

吳雅黃和另外十一個人。溫凱定望着守夜燈。「你說是他們殺了他？」

「是，吳雅黃他們。」

他需要證據支持這個女郎的話。「你知道他們把他埋在什麼地方？」

她點點頭。「我知道。」

「帶我去。」

葛哈利靠了過來。「我們起先沒約好。帶去墳墓再

葛哈利粗聲笑笑。「別傻了。她會不知道怎麼辦。

是不是，好女孩？」

瑪麗不安地挪動一下身子。「我只想幫助你，把曼丹的真相告訴你。」

過一會，她說。「停在這裡。」

葛哈利把車子靠在路邊，車燈指出教堂邊的雜草蔓生的墓地。她在前面領路，葛哈利電筒替他們照路。「這裡！」

這是個很低的長方形墳墓。墓碑上只寫着曼丹夫婦的名字，沒有日期。凱定的心跳又加快了。

葛哈利把電筒交給另外一手。「有人來了，」他說。一道強烈的探照燈光由路那邊照過來。「姓葛的！」

一個聲音叫。

留鬚的人由口袋中掏出把自動手槍。但是強光使他睜不開眼睛，他還不能瞄準，一陣子彈打到了他。他倒在墓碑旁邊，瑪麗尖叫了起來。

燈光轉向他時，溫凱定跳到墓碑後面，在草地上摸找葛哈利的槍。他聽見路邊至少有兩個人在說話。其中有一個是白上尉。

女郎的叫聲變為低泣聲，她自墓邊跑走。

溫凱定把手放在葛哈利胸前，摸到大量的血。如果

一百塊。」

溫凱定遲疑了一下。他已經接近事實的門戶了。「好。現在？」

可是葛哈利答，「今天晚上。在這裡見面。我會帶瑪麗來。去吧，警察會懷疑了。今天晚上別帶你太太來。」

葛哈利說完便接着女郎的手腕由邊門走了。溫凱定想是否兩百元真能找到墓地，還是他們存心欺騙他。

「你們談了好久，」桃麗說。

「我和一個女郎談過，她目擊過曼丹的事，她今天晚上帶我去墓地。」

「凱定，這些事什麼時候才會完？」

「等我能寫下曼丹的死因。」

「如果警察看見你和葛哈利在一起……」

「不讓他們看見。所以才等今天晚上。我們一上山，白上尉就不能跟我們了。那不是他的管區。」

晚上天上沒有星星，因為有陣濃厚的烏雲覆蓋着大地。溫凱定坐在葛哈利車子前座。瑪麗坐在他們中間。

「快到了，」葛哈利說。「一百元帶來沒有？」

「當然，給瑪麗嗎？」

他沒死，也離死不遠了。溫凱定立刻向女郎追去。

溫凱定在森林裡抓到女郎。「我不會害你，」他低語說。

「他們殺死他了，」她哭道。

「是白上尉。是不是他也在那天晚上去找曼丹？」

「不——不。他們都是村裡的人。」

「你帶我去吳雅黃家好嗎？」他忽然記起手上拿着的槍。他把它放進衣袋。

她帶他由野地中走到早先他到過的地方。

「這是他家，」她說。

「謝謝你，瑪麗。回去吧，別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

他由窗口看見吳雅黃正在房裡。他敲敲門。

吳雅黃來開門時，溫凱定用槍比着他。「我有話和你說，手槍是保護我自己的。」

吳雅黃讓開路，讓他進來。「這裡不需要槍。」

「今晚就有人對我開過槍。」

「你是昨天那個問話的人。」

「你說曼丹的墓沒有記號，我剛剛去看過。」

吳雅黃遲疑一下說，「誰帶你去的？」

他決定不提瑪麗。「一個叫葛哈利的美國人。一



# 中孚煤油行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241號

# 振榮行有限公司

代表人 王榮桂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259號

個姓白的警官跟他到公墓，把他打死了。」

吳雅黃點點頭。「姓葛的是個壞人。」

「他以爲白上尉在這一帶沒有權力，」他說。

「其實他在鎮裡倒是安全的，姓白的不能在他管區隨便殺人。」

「這就是這裡的治安嗎？」

那人疲倦地聳聳肩。「這裡的社會安全。葛哈利使青年人腐敗……」

「曼丹呢？」他問。「我想你們對他也沒有錯？」

「你是什麼意思？」

「曼丹被謀殺了。」

「你沒有辦法證實。」

「是，」他不快地說。「你和十一個村人去過他那裡，你們和他吃最後的晚餐，聽這位偉人最後講話，然後把他殺死了。」

吳雅黃十分悲傷地閉上眼睛。「你不懂我們這裡的情形。你是外國人。」

「我對曼丹的偉大的了解不是你們懂得的。我知道因此你們殺死了他。」

「你以爲我們這個可憐的地方因爲他聰明而且出名而殺了他？」

「我回去後，打算這樣告訴世人。」  
「你以爲曼丹真是個偉大的人嗎？」吳雅黃嘆了口氣。

「當然。」

「把槍收起來。我告訴你真情，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印出來。」

溫凱定狠狠地望着他。「什麼真情？」

「曼丹的死因。你知道，我們並不因爲他的名聲而恨他。我們爲了保護他的名譽。」

「爲什麼他需要保護？」溫凱定問。

「當一個偉人犯罪的時候，你說該怎麼辦？」吳雅黃以哀愁的聲調說「難道偉人超越於法律之上嗎？」

「當然不。在我們的小村口，不能忍令我們最偉大的同鄉受到羞辱。我們也像白警官一樣執行正義。正義伸張，曼丹名譽長存。」

「告訴我，」溫凱定說了把槍放回衣袋。

「我們在那天晚上沒有謀殺曼丹。我們是十二個陪審員。曼丹受了審，處了刑，因爲他謀殺了他的妻子。」

譯自：一九七〇年七月份「英國短篇小說雜誌」





## 藝苑選粹

麥慈斯 (Quentin Metsys)

弗蘭德·一四六六—C. 一五三〇)

作品介紹：錢莊主人與其妻子 (The banker and his wife)

存於巴黎羅浮宮博物館

麥慈斯生於勞扶因 (Louvain)，這是一個弗蘭德古國的大學城和人口中心。麥氏父親為鐵匠，專事製造建築及家屋用裝飾鐵件，麥慈斯幼隨其父工作，因工作性質關係，故頗傾心藝術。在前往安特偉坡之前他可能是 Dirk Bont 之學生。一四九一年加入安特偉坡畫家畫會，兩年後成為中堅人物。

麥慈斯的藝術為十五世紀宗教時代進入十六世紀人文時代過渡人物的代表，也為弗蘭德哥德時代進入文藝復興時代的代表。初期作品頗受 Jan Van Eyck 及 Rogier Van der Weyden 之影響，但至一五〇八年，其作品卻幾為文藝復興時代如達文西般的風格。麥慈斯為一詩人，人文主義及音樂家——一個充滿了文藝復興思想的卓越學者，他的畫風影響弗蘭德的畫壇，長達一世紀之久，也為後世荷蘭世俗畫寫實畫派所奉為鼻祖的早期藝壇大師。

這幅「錢莊主人與其妻子」是十六世紀的一幅寫實畫，放貸者與其妻子集精會神的注視著中世紀的各種耀眼的財物，周圍置放有該時代的小物品，如小秤、古鏡、水晶、攤開的有插畫的書等。

丈夫與妻子有著甚為相似的面貌與神情，他們穿著樸素卻極為雅緻，妻子潔白的布帽與眩目的紅衣為全畫光亮和色彩所在，使得畫面突出的明亮，畫面最前方的一面凸鏡，映照著屋外古色古香的中世紀樓景。這幅畫細膩美麗，中世紀的人物和氣氛確然紙上，沉浸的這幅畫景中，令人有廁身其間的感覺。

潤滑油脂 經銷商  
煤 油

### 文華行 ● 廣成行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376號

電話：二 二 二 八 號

### 永興工業原料行股份有限公司

馬 錦 文

地址：嘉義市光彩街377號

電話：二三七〇・五五〇〇號



如果你一大早就都柏林餓石車站乘火車，約四個鐘頭半左右就可到達白令加。這是附近地區貨物集散中心。車站廣場的一側，有座一八二〇年哥德式的聖公會教堂，而相對面的却豎立着一座巨大的天主教大教堂。廣場四周圍着許多店鋪，賣的多是成束細着的厚鞋子、家製的乳酪、五金、日用雜貨、油脂、馬具等等東西。大部份店鋪牆上都掛有幾許販賣黑啤酒和麥酒的執照。這是個典型的愛爾蘭市鎮。

佛立絲莊距離白令加十五哩，有一條筆直但不平坦的泥土路穿過原野通到那兒。一路上，模糊的紫色山峯在漂動的白霧中隱約可見。偶而也可看到大片的沼澤地及一堆堆的土煤。路的另一側向北傾斜下去，整片地被沙堤與石牆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此地是白令加獵犬巡狩的好地方。到處都長滿了苔蘚，在石牆及沙堤上的像是一塊粗糙的綠氈，而林中的却如柔軟的綠鵝絨一般，將泥地、石地及林地的界限都混在



# 貝拉·佛立絲的舞會

原著：Evelyn Waugh

譯者：游健治





一起了。快到白令加時，就陸續可見到白色的小屋子及約一打左右，面積不算小的農莊，但就是沒有華麗的大廈。從前，這一帶全是屬於佛立絲莊的產業。

現在，這一帶名義上還是屬於佛立絲莊，不過全讓附近的農人佔用當做放牧牛羊的草地了。有些農人在廚房後面圈起一小塊地種植花草，大部份的地就讓它荒蕪下去。荆棘及不知名的菓子在雜草叢生的荒地上散長着。有個從前當做溫室用的房子，現在只剩下四周的牆壁架子，屋頂十年前已被風吹掉了。莊口處喬治亞式的大拱門死鎖着，門房住的小屋也破爛了。通向住宅的車路，被野草掩得幾乎認不出來。住宅邊另有一條長約半哩的土路被牛糞搞得又臭又髒的，可以到農場上去。

不過住宅本身倒還修整得相當不錯。說不錯，是跟白令加大廈、柏寇特堡或諾德廳等幾家比較而言。若是要跟哥頓莊、莫克屋、新丘或蒙史托克堡來比的話，那是萬萬比不上的。這四家人都有整齊乾淨的草坪，周圍以白色閃亮的碎石子路，有大理石鑲壁的浴室，及自用的發電機，是全村人艷羨、嫉妬的對象。但佛立絲莊在附近的愛爾蘭式房子之中，還算可住的。

屋頂並沒有壞。在愛爾蘭鄉間，要區別是二流或是

，幾乎把從凱撒大帝一直到威爾遜將軍之間所有較著名的謀殺事件都畫完了。當他正在畫「謀殺自己」這幅畫時，被他自己的短槍意外走火射死。

就在她兄長的油畫——阿伯拉罕·林肯在戲院中——之下，佛立絲小姐在一個灰色的十一月早晨，她想起要辦一個聖誕舞會。想仔細描述她怎會有這個念頭是不必要的，但令人迷惑的是，這件事跟她的個性完全不相稱。她已八十多歲，樣子非常邋遢，皮膚潮紅，灰髮在腦後捲成一個圓髻，有一些還垂到頰邊來。她鼻子尖尖的，上面可見到藍色靜脈，眼神看來蒼白、憂鬱、空虛、瘋狂。她的微笑相當生動，口音帶着顯着的愛爾蘭土腔。好久以前，白令加的獵犬嚇着了她的馬，使她跌下而受傷，再加上一位吃醉酒的獸醫亂治一下，使她此後再也無法騎馬。她拿着一支拐杖跛行。當獵犬在佛立絲莊到處追逐嘯叫時，她會走出門大聲抱怨那些獵人。年過一年，她的老朋友漸漸少去，周圍出現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這些人認識貝拉，雖然貝拉不認識他們。她變成附近鄰居們談笑的好資料。

「今天天氣壞透了，」他們報告說，「我們發現一

三流的房子，主要是看它的屋頂。不管你的臥室生了青苔，樓梯板上長滿羊齒植物、母牛跑進書房，甚至在非常艱困的年頭，必須住進農場或看門人的小屋時，只要愛爾蘭人的頭上有個屋頂，那麼，家庭仍是他的堡壘。

貝拉·佛立絲小姐是佛立絲家族中的最後一人。有一天，她偶而在參考書上找到她的全銜是安娜·羅徹福特·桃麗·佛立絲小姐。佛立絲家族居住此地已有很久的歷史了。從農場上那座堡壘柵欄上記載的日期來看，至少比柏寇特、哥頓或蒙史托克等家族之移入此區要早二百年。一位十九世紀的宗譜學家曾畫了一張族系圖，說明他們先祖如何與同樣古老的羅徹福特氏族以及較近代的但極有權勢的桃麗氏族聯姻的經過，掛在彈子房壁上。目前的房子建於十八世紀中葉。當時，佛立絲家族雖已失去活力，但仍擁有金錢及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要窮究這個家族如何從幸運中沒落，是相當冗長且令人厭煩的。簡單地說是由於怯懦與淫亂。佛立絲家族並沒想去設法振作以挽救自身的頹敗。甚至到這後一代，仍可看到一些怪癖。貝拉·佛立絲的母親，從結婚之日起，一直到死為止，都幻想着自己是一個女黑人。而她的兄長，終生獻身於油畫，畫題僅有一種——謀殺。到死前

隻狐狸，幾乎在同時又不見了。然後我們看到貝拉。我們懷疑這位老小姐還能活多久，她一定快九十歲了。我父親記得過去她很喜歡打獵，跑起來就像一陣清煙。」

事實上，貝拉自己也愈來愈想到死亡。上一年冬天，她得了一場重病。到四月間才又看到她出來走動，雙頰如常地呈現玫瑰紅色，但她的心靈與行動都遲鈍多了。她指示要好好照顧她父母親與兄長的墳墓。六月時，她採取了一項不尋常的行動，邀請她的繼承人前來訪問。以前，她一直拒絕見這位年青人。他是個英國人，一位關係非常遠的姪兒。名叫阿契·班克斯，住在坎欣頓市，任職於博物館。他八月中到達後，給他所有的朋友寫了很長、很有趣的信件描述這次拜訪。後來又把他的經驗寫成一部小說刊登於「觀光客」雜誌上。他剛一來，貝拉就不喜歡他。他戴着角質鑲邊的眼鏡，用一種播音員特有的裝腔作勢的音調說話。他花了大部份時間給佛立絲莊壁爐上各種裝飾品和門簾照相。有一晚，他從書房拿了一堆有小牛皮封面的書到貝拉房內。

「您知道這些東西嗎？」他問。

「我知道。」貝拉說。



「全是初版書，一定值不少錢。」

「你把它們放回原位。」

後來，他寫封信感謝這次招待，附上幾張他照的照片，又提到那些書。這使貝拉想到：爲什麼那愚蠢而自大的年青人在此到處隨意尋找，爲每件東西定出價錢呢？她還沒死呀！她愈想愈討厭阿契會把她的書帶到坎欣頓去，會搬動那些壁飾，阿契還威脅着要把有關房子的事寫篇文章刊在建築雜誌去。她常聽說那些書很值錢。好吧，書房中還有很多書她沒看過的，憑什麼阿契可以擁有它們？她寫了一封信給都柏林書商。書商來後，看過整個書房，出價一千二百英鎊買全部書，或一千英鎊買引起阿契·班克斯注意的六本書。貝拉不敢確定她是否有權賣掉房子裡的東西，不過一次出清一定會引起注意。所以她保留了一些演講和有關軍事與歷史的書，書商拿走那些初版書，售價當然比他該給的低些。這樣到冬天時，貝拉手中約還留了一千英鎊的錢。

然後，就是她想舉行舞會的時候了。在白令加附近，聖誕節期間總有好幾家人舉行舞會。但近些年來，貝拉從未被邀請過。部份因爲她的鄰居不會跟她談過話，也因他們不知道她是否肯接受邀請。同時，萬一她接

「這可是本地二十五年來第一次有那樣的舞會了。要花不少錢呢？」

「我準備花一千英鎊。」貝拉驕傲地說。

準備工作是相當龐大的。從村中招來七個新僕人專門負責揮灰、清洗、刷淨的工作。所有祖藏的傢具都清點出來，地氈也都重新翻出，能用的全部洗掃乾淨。有些年代太久腐朽的傢具被鷄毛彈子一碰就碎，蟲蛀的桃花心木傢具就暫時用錫釘固定住。僅存的磚塊收集起來放在大客廳中的小隔間後面。再次就叫來漆匠、糊糊匠、鉛匠來工作。由於一時的激動，貝拉將大廳的柱子、飛簷全再鍍過金、門窗重上玻璃、欄干改裝成有孔的木架。樓梯上的地氈重新鋪過，使破損的部位不致太顯着。

工作中，貝拉一點也不感到疲倦。她在客廳與大廳之間快步行走，下到長長的地道中，然後又上樓訓誡新僱的用人。她還親手幫忙移動較輕的傢具，在已打好臘的桃花心木客廳來回走。她打開頂樓上的貯藏庫，發現內有久藏不用的瓷器。又在地窖中找着了僅存的幾瓶已發酸的香檳。傍晚，工人都休息時，貝拉還坐到深夜，翻動食譜，比較對手們所請的廚師，撰寫又長又詳細的舞會樂隊必須用品，以及最重要的草擬賓客姓名住址

受邀請，他們也不知該如何招待她。事實上，她喜歡參加舞會，她喜歡坐在喧鬧的房間中晚餐，聽着舞曲，閒談舞會中那個少女最美麗，什麼人在追求等等。她也喜歡穿粉紅色的禮服，讓男士們拿一些飲料給她。每逢別人舉行舞會而沒邀她時，就不得非常惱怒，她只好自我安慰說那些居停主人的祖先之身份不配跟她坐在一起。

因此，她坐在林肯畫像之下看着愛爾蘭時報，視線越過公園的禿樹頂望着遠處山丘時，貝拉決定要舉行一次舞會。她立刻站起來，蹣跚地穿過大廳拉叫人鈴。她的管家立刻來了，穿着厚羊毛布的圍裙用來擦拭銀器，手中還拿着碟刷子以強調這次召喚之不合常規。

「是您拉的鈴嗎？」他問。

「是呵，還有誰呢？」

「我正在刷銀器。」

「禮來，」她莊嚴地說，「我打算在聖誕節舉行一次舞會。」

「真是的！」她的管家說，「在您這把年紀還想跳什麼舞啊？」但當貝拉說完她的構想時，禮來的眼睛不禁也亮起來了。

目錄。一大堆燙金雙層的請帖卡，放在寫字枱上。

距離在愛爾蘭簡直算不了什麼問題。人們會駕三個鐘頭的馬車去做個禮貌拜訪，像舞會這麼重要的場合，那更是非到不可。貝拉編纂賓客名單時很費了一番腦筋。有的是從參考書上，有的從禮來所知的較新的社交常識上，有的更是貝拉突然的靈感上得來的。她用愉快的、堅定的、有點稚氣的書法，把姓名寫上卡片，信封上寫好住址。她抄寫的人名當中，有些已經死了，有的病了很久，有些記憶中還是小孩子的，現在已近退休年齡，搬到很遠的地方去住了。住址中，也有的只剩下一個空殼，在戰亂時期燒毀了沒再重建，有些被農人佔用了。最後，信封全寫好了。她輕輕貼上最後一張郵票，從桌旁站起來。她四肢僵硬，兩眼昏花，舌頭沾了過多的漿糊。但是當天下午傍晚，她鎖上抽屜時，知道舞會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已經做完了。有幾個著名的人經仔細考慮後，從名單上刪除了。

「我聽說貝拉要舉行一個舞會，」哥頓夫人對蒙史托克夫人說，「我沒收到請帖。」

「我也沒有。我希望那老傢伙不要忘掉我。我真想



去看看，我從沒進入那房子，我相信裡面一定有不少可愛的東西。」

舞會的日子快到了。貝拉在最近幾年中很少買衣服，現在才發現過去常替她做衣服的都柏林的一位服裝師，已經關上店門了。貝拉着急得幾乎發狂，她甚至想到倫敦或巴黎去買，因時間來不及只得作罷。後來總算在另一家店中找到合適的。她買了一件深色緞製的長袍，配上長白手套及跟衣服同色的緞製鞋。沒有頭飾，老天！但在她的珠寶盒子，她找到很多難以名狀的、光亮的、維多利亞式的指環，手鍊、鷄心石、珍珠胸針、土耳其玉耳環，及一條柘榴石色（暗紅色）的項圈。

舞會那天，她很早就醒來。因興奮、緊張而自覺有點發燒，在床上不安地翻來覆去。她不停地在心中複誦舞會中的每一細節。午前，她到處巡視一下。環繞着舞廳與餐廳的是數以百計的燭台及三個大枝型吊燈架，晚餐桌上放着銀餐具與玻璃杯，餐具櫃上擺着巨大的冷酒器。她沒吃午餐。雖然禮來要她嚐嚐廚師已備好的佳餚美味。她覺得有點昏眩，餓了一會兒，但很快重振力量去檢查新僕人制服上有冠毛的證章。

藍色多惱河的旋律充盈了整個大廳。貝拉微笑着，頭隨着旋律輕輕搖擺。

「禮來，我真的餓了。我幾乎整天沒吃東西。再給我一隻鵝鶉和香檳。」

在燭光及樂聲中，禮來服侍女主人吃完整頓晚餐。

現在，她站起來。「我想可能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好像沒人會來參加了。我想你們會失望吧。你叫樂隊回去，禮來。」

但當她要離開餐廳時，大廳中起了一陣騷動。賓客們來了。貝拉努力地搖擺着上樓。她要在賓客們被唱名前到樓梯頂上去。她一手扶着欄杆，一手拿手杖，心砰砰地跳着，二階一步上。最後，她到上面，轉身面向群眾。她眼前瀾漫着一層煙霧，耳中吱吱地叫着。她用力喘氣，在微暗中，看到四個人走近，又聽到禮來宣佈：

「蒙克托克爵士與夫人，山姆爾先生及哥頓夫人。」

突然，她的目眩消失了。此地站着兩個沒受到邀請的女人——蒙克托克夫人，布商的女兒；哥頓夫人，一個美國人。

她用空虛而憂鬱的眼睛瞪住她們。

「我沒有這份榮幸，」她說，「恕我不能招待妳們。」

請帖上寫明八點。她想不知是否會太早了一點。聽說舞會通常都很晚開始。午後，悶熱的陽光緩緩地踱過，富麗的黃昏光線籠罩了整個屋子，貝拉很高興這令人疲倦的等待又縮短了一些。

六點鐘，她上樓換衣。理髮師等在那兒，拿着一袋皮帶子與髮梳。他刷着、捲着，再噴上膠水，將頭髮搞成豐富的型式。她戴上珠寶，站在落地穿衣鏡前，不由得吃驚地喘着氣，然後下樓去。

整個房子被燭光映得金碧輝煌。樂隊坐好了，正在調弦，十二個僕人排隊站着，禮來穿着過膝短褲配上黑色絲襪。

八點過了，貝拉等着，沒人來。

她坐在樓梯邊一張鍍金搖椅上，空虛地正視前方。在大廳中，衣帽間，晚餐室，僱來的僕人彼此瞧着，用眼光打暗語：「這老小姐在期待些什麼？沒有人十時以前會吃完晚餐。」

十二時半，貝拉離開搖椅，面上毫無表情。

「禮來，我想吃些晚餐，我覺得不太舒服。」

她蹣跚地走向餐廳。

「給我一隻烹鵝鶉和一杯酒。叫樂隊開始奏樂。」

蒙克托克夫人跟哥頓夫人驚駭地站着，看着女主人狂暴的藍眼珠和她猩紅色的禮服。整個舞會大廳看來廣漠而空虛，舞曲在空洞的房中回響。然後，戲劇性及不真實感逐漸消失。佛立絲小姐坐了下來，抓住她的管家，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禮來跟兩位僕人扶她輪到沙發上。她只開口說過一次話。她的心仍在同樣的事上。「她們沒受邀請就來了，那兩人，……其他人都肯來。」

隔一天，貝拉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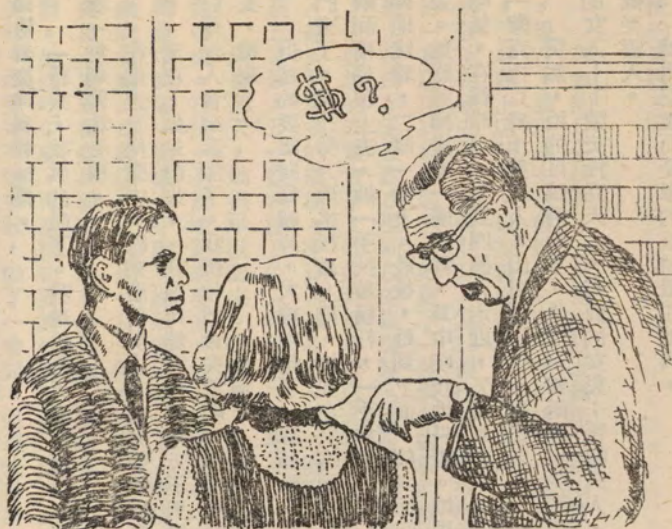
班克斯先生來參加葬禮，花了一星期整理後事。在她的書桌上，發現一大堆貼好郵票、寫好住址、未寄的舞會請帖。

(五九·七·一)

作者簡介

Evelyn Waugh (一九〇三——) 生於倫敦，牛津大學畢業。當過畫家、小學校長、記者，然後專事寫作。二次大戰時投効皇家海軍，從少尉升到少校退伍。重要作品有：Decline and Fall, A Mediterranean Journal; Remote People; Ninety-Two Days; Mexico, etc. 以一九四六年刊印 N Brideshead Revisited 一書最獲美國人之好評。本文譯自 Short Stories of Our Century by Modern Authors.





— 隱 山 —

## 紐約街頭

### 第三章

晚餐後，芭芭拉還在廚房裡忙着，范雷照顧孩子上床，他聽着安琪說完那些命令多於懇求的祈禱，吻過她並道罷晚安後，就穿過走廊進入吉美房間。

吉美睜着眼睛沒睡：「你準備怎麼對付他們？爸？」

「那金髮孩子叫傑雷，黑髮的叫杜克，是不是？」

「黑髮的是他們的首領，他們都聽他的命令。」

「那個太保團體叫酋長幫，是不是？」

「他們都穿着繡有印第安人頭的運動衫。」

「好的，我有辦法對付他們，你別煩心，」范雷說，吻了一下吉美的面頰。

「爸，你不怕他們，是不是？」

孩子柔嫩的臉上是股肥皂味，呼吸中帶着牙膏的清香。范雷平靜地說：「不，我不怕他們，吉美。」他恨不得殺死這兩個恐嚇他兒子的太保，但他壓住怒氣接着說：「他們犯了罪，警察會處罰他們，這就是設立警察局的理由，睡吧。」

芭芭拉把咖啡端進書房，當她倒咖啡時，電話鈴響，是華特打來的：「老范？你現在有沒有空？」

「有空。」

「我要來你家談幾分鐘，有重要事。」

「當然，請過來。」

范雷放下電話芭芭拉問：「誰打來的？」

「華特，他說有事跟我談。」



「我也有事要跟你談，你不能推說我們沒有空嗎？」

「他說祇要談幾分鐘。」

「我再去煮點咖啡，」芭芭拉說：「如果他又要談整頓俱樂部的事，我就打斷你們的話頭，因為我要跟你談吉美的事。」

「當然，別急，你去煮咖啡。」

幾分鐘後門鈴響起，華特和狄家夫婦來到，華特抱歉地說：「你瞧，我把老狄兩口子也拉來了，我剛才就在他們家跟你通電話，他們也與此事有關。」

「請進，請進，」范雷說：「芭芭拉去煮咖啡了，你們要不要喝杯酒？」

華德不耐煩似地搖搖頭，但老狄却有興趣地望着酒櫃說：「來上一杯驅驅寒氣也好，」看來他好像已經有幾分酒意，臉色泛紅，眼睛閃閃發亮。

「你來點什麼，狄太太？」

狄太太斜着眼睛揚了一下眉毛說：「你願意替我配上一杯特別的嗎？」

「當然，祇要我有原料，」范雷答。

老狄狠瞥了她一眼：「小子，你簡直被寵壞啦。」

「我不是小子是丫頭，」狄太太向丈夫做了一個鬼臉。

狄家兩口子當着人面越是喜歡打情罵俏，范雷心想：狄太太金髮棕眼，身體苗條得像個少女，她慣愛穿金、白二色的緊身衣服，腰間束着一條寬皮帶，她的游泳衣也是金黃色的，遠遠看來，分不清衣料和皮膚顏色，現在她穿了一條棕色的長褲和套頭的黃色毛衣，柔軟的捲領襯托出她美好的頸部和小巧的頭。狄家似乎承繼了祖上一筆豐厚的財產，因為老狄雖然經常抱怨收入有限，但生活却過得很富裕；狄太太有她自己的車，半天工作的女傭，還有整櫃子的錦衣華服，以及三十幾双各式各樣的鞋子。

現在，她微笑着向范雷說：「你能替我配杯清心露嗎？」

「對不起，沒有白蘭地，也沒有薄荷，」范雷答。

「沒人在家裡存上這許多原料，」老狄說：「你就喝杯啤酒吧」

「哦，現在是節約時代，」狄太太說，臉上依然掛着笑容：「我要替小狄翻襯衣領口，就像老祖母當年那樣，喝酒祇喝啤酒，這總合你意了吧？」

「我真有福，娶了一個會耍滑稽的太太，」老狄搖頭說：「整晚噁哩叭啦。」

「喂，我們不是來喝酒逗樂的，」華德忍不住插了口：「老狄，我們該談正事啦！」

范雷端來兩杯威士忌蘇打，遞給狄氏夫婦。

「你祇要閉上眼睛，就覺不出有什麼分別，」他對狄太太說。

老狄啜了一大口酒，又點燃一枝煙。

「讓我來開頭，老范，」老狄說：「小狄今晚回家，提起你昨天對付兩個太保的事，他告訴我，華德的孩子那天就是被他們揍的，我立刻打電話給華德，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不容忽視；結果華德發現……」他說到這裡瞥了華德一眼：「現在，你接着說下去吧。」

「我向安弟盤詢，」華德說：「他起先還咬定是跟同齡的孩子打架受傷，但當我表示我明知他說謊時，他終於說出真相，」華德突然破口大罵站起身來：「真對不起，狄太太，但我實在氣瘋了，這些混蛋——可惡的太保，居然向我兒子勒索要錢，他才九歲，他們告訴他如果不想挨揍，就得付十五元，可憐他的撲滿裡祇有十元，他們拿走這十塊錢，還給他一頓好打，你們能想像在我們住的費克斯區竟會發生這種事？」

「他們也整了羅家的孩子，老狄說：「是小狄告訴我的，我打電話給老羅，他大吃一驚，他本來也想過來跟我們一道商量這事，但珍妮嚇得要命，他祇好在家陪她。」

「聽安弟說你的孩子也受到恐嚇，是不是？」華德問。



「是的，他們告訴他，如果不付十五元，下學後就不許在外邊玩，」范雷說。

老狄一口喝乾杯裡的酒，「他媽的，可惜我當時沒在場，否則我一定幫你痛揍那兩個小子一頓，但我相信你不需要別人幫忙，你已經給他們好好吃了一頓生活，是嗎？」

「還算運氣，我想，」范雷答。

「他們當然不敢惹小狄，」老狄說：「他們祇要瞧瞧狄家人的方下巴，就知道不是好惹的；我教過孩子防身本領——用磚頭或是球棒對付敵人。」

「他們不是孩子，」范雷說：「我不會鼓勵小狄跟他們對抗。」

「他們祇是欺軟怕硬的壞種，」老狄說：「跟他們講理沒用，他們祇明白一件事——屁股上挨上一腳。」

「別噁噁了，我們現在該怎麼辦？」華德說：「我的意思是本晚就去警察局報案，要他們採取行動。」

「他們頂多加派兩名巡邏警察，」老狄說，斟滿杯裡的酒：「他們會說『哦，先生，我們會密切注意，』於是他們寫下了一大堆報告，絲毫無補於事，你瞧我們國裡太保橫行，他們組織幫會，有首領，會議室，槍枝和戰略，簡直無法無天。紐約有些學校居然設有關卡，憑票入學，警察睜眼閉眼，視若無睹……」老狄滔滔不絕地說下去，華德聽得不耐煩，狄太太明顯地伸了一個懶腰，打斷他的話：「你別演講啦，我們要談正事。」

「我們又不是去求警察幫忙，」華德憤怒地說：「我們納了稅，這是他們的責任！」他開始往來踱步：「我不知道你們對家庭的看法如何，但對我來說，它是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我沒有唸過大學，從小做苦工，別的孩子有車坐，有錢花，但我整天做工；我存錢讀夜校，然後考進德士古公司，他們用錢購買工作和忠誠，我爲了鈔票獻出一切，我從小工做起，一直爬到今天這個位置；我爲了我現在的成就感到驕傲，而前途更是有大可爲，現在，這兩個小流氓竟要摧毀我最珍貴的家，我告訴你們，這兩個小子真是鬼迷了頭，我要好好給他們一頓教訓，那怕用雙手扭斷他們的頸子……」

「你們在談什麼？」芭芭拉問：「瞧你們滿臉殺氣。」

芭芭拉端了咖啡進來，她已經換了裝，臉上重施脂粉。

「我們在談更壞的消息，」范雷說，把華德和老狄來訪的原因告訴芭芭拉，她聽完以後，緩緩坐下，臉上帶着迷惘的表情問：「他們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一定是瘋了才會做這種事。」

「他們是人類的渣滓，廢料，你隨便稱他們什麼都行，」老狄說：「我剛才告訴華德和老范，我們應該自己動手掃除這批廢料，爲什麼還要浪費時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芭芭拉不解地問。

「他們打我們的孩子，我們加倍奉還，這有什麼不對？」老狄說。

她唇邊現出微笑，但范雷知道她不是高興，因爲她眼中透出緊張：「我不相信你會做這種事，否則你豈不跟他們一樣？難道你不懂嗎？」

「你聽我說，我不是要吓唬你，」老狄說：「沒人欺負我的孩子，因此我是局外人，但我願意盡力幫助老范和華德，這是大家的事，不是嗎？但我告訴你，如果這班混蛋欺負我的孩子，我會自己處理，不需要任何人幫忙，」老狄一口氣說完這話，伸手斟滿酒杯。

老狄越說越火，芭芭拉越聽越煩，坐在一旁的狄太太也顯得不耐，她眼睛不看她丈夫，噙着杯裡的酒。

「你幫我說服她，」芭芭拉幾乎是生氣的向范雷說。

「我來幫你，」狄太太裝出笑臉：「老狄對任何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是揍人，每次我們爭辯，他就是扭我胳膊，直到我贊成他的見解。」

「這很有效，不是嗎？」老狄吡着牙向他太太說。

「別的方法也有效，而且用不着這樣窮兇極惡，」狄太太。

「我今晚就要去警察局報案，」華德說：「你跟不跟我一道去，老范？」

「當然，」范雷說：「我們已經說夠了廢話，老狄，我不想半夜裡跟這兩個太保追逐搏鬥，這也許很刺激，但



我們的心臟可能吃不消。」

「好的，我希望警察會對這件事發生興趣，」老狄說，氣鼓鼓地站起身來，幾乎推翻了椅子：「太太，我們回家吧。」

X

羅斯達警察局坐落在一條安靜的街道上，與喧嘩煩擾的惠汀大道隔着一條街口，這是一座白石砌成的雄偉建築，鎮公所，地方法院，自來水管理處，戶籍局以及稅捐處都聚集在這座大樓裡辦公，前面的廣場上插着禁止外人停車的標誌。

X

X

「做老百姓最倒霉，」華德憤然說，把車子停在對街：「不論你來這裡報火警，領狗牌或繳稅，這批辦事人員都好像另有千百件更重要的事在忙，其實我敢打賭，他們百分之九十八都幹不了私人機構的工作。」

他們向坐在櫃檯後面的一位值班警察報案，對方機敏而同情地點頭，但告訴他們說他們找錯了地方，因為海拉克區刑警隊才受理這種案件，並客氣地把地址告訴他們。

他們洩氣地坐進汽車，華德氣忿地說：「果不出老狄所料，他今天晚上好威風，你相信他真的要我們自己動手揍那批太保？」

「我不相信他了解自己。」

「也許這次他是對的。」

「也許」范雷想了一會說：「他的辦法到是直截了當。」

X

X

X

范雷和華德跨進刑警隊大門，室內充滿乾木材，舊報紙和煮咖啡的混和氣味，一位嘴裡咬着雪茄的刑警在櫃檯裡跟他們點頭招呼，他大約五十出頭，體型粗而不胖，黝黑的皮膚，稀疏的灰髮。

「有什麼問題嗎，先生？」他微笑問。

他們把詳細經過向他報告，當他聽完後，臉上不再有任何笑容。

這位警員名叫卡貝拉，他記下他們的姓名和住址後說：「請你們進來跟隊長談談好嗎？」

范雷和華德隨着卡貝拉走進隊長小辦公室，這位隊長身高與范雷相仿，體型健壯，兩鬢微白，像個逾齡的中級舉重選手，他穿了一套剪裁貼身的高級西裝，襯衣領口打着一個蝴蝶結，他的神態機敏而高傲，起身和他們匆匆一握手就回歸原座，讓他們並排站在辦公桌前。

「我的名字是傑姆遜，」他冷冷地看着他們說：「我想你們已經跟卡貝拉警員談過了，有什麼可效勞之處嗎？」

當范雷和華德把全部經過向他重複一遍後，他問卡貝拉：「還有別人報案嗎？」

「這是第一件，」卡貝拉說。

「你知不知道這兩個傢伙的底細？」

卡貝拉把咬在嘴裡的雪茄移動了一下位置，半吋長的煙灰墜落在他的胸前。

「那個叫杜克的是雷老頭的兒子，」卡貝拉說：「老雷退休前是鐵路工人，他母親死了，父子倆住在高爾夫球場對面的鄧普賽街，至於那個叫傑雷的一定就是盧傑雷，是個出色的運動員、球類、田徑樣樣全能，他家裡開洗衣店，他們兩個是好朋友，合組了一個叫做「酋長幫」的太保團體，會址設在麥特街一家廢車庫的地下室……」

「在這以前他們犯過案嗎？」

「就算犯過，我們也從未捉住他們。」

「你明早把他們抓來，」隊長說：「你們兩位先生明天上午九時帶你們的孩子同來好嗎？」

「九點鐘對我合適，」華德說。

范雷沉吟未答，他覺得這樣辦似欠妥當；他問：

「你明天準備採用什麼法律程序，隊長？」



「第一，我要跟你們的兒子面談，做成筆錄，判定事件發生的時間和詳細經過，」他停下來點燃一枝煙：「然後判定是那個太保威脅他們，還是兩個人一起；是誰向他們要錢——單獨或同時；誰收下錢，誰動手打你兒子，華德先生；隨後讓你們的孩子辨認杜克和傑雷；最後，如果證詞成立，我就把這兩個傢伙移送地方法院受審，地方法院再呈轉高等法院判予應受懲罰。」

「你是說如果孩子的證詞成立？但如果不成立呢？」

「那麼你們就得向地方法院按鈴申告，地方法院發拘捕狀開庭審理。」

「我不明白你的話，隊長，」華德問。

「這很明顯，我可以憑孩子的指證拘捕他們，但如果他們不能或不肯指證，我祇能警告他們，再把他們釋放，我不能僅憑你們兒子對你們私下說的話就拘捕人，你這下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范雷說：「但我們的孩子在目前狀況下，恐怕不適於作證。」

「你意思是指他們害怕，」隊長說：「你覺得孩子會怕得不敢指認他們嗎？」

「我不能確定，」范雷說：「但這是正常的反應，我想。」

「當然，」隊長說：「我們會考慮這一點，我們會儘力讓他們知道沒有什麼事好害怕，你明早九點帶孩子來，別的事都交給我們啦，」說完這話，他隨手捻熄香煙，表示結束這次談話。

但范雷還有一個問題：「你對這事好像毫無驚異之感，是不是這類事經常發生？」

「你從事那一種行業，范先生？」

「廣告業務。」

「好的，如果你的上司把一件工作放在你辦公桌上，我不相信你會有驚異的感覺，你祇是把這件工作辦好，我說得不對嗎？」

「完全對。」

「那麼你就安心地等到明天。」

他倆走出刑警隊大門，華德點燃一枝煙說：「他媽的，簡直是冷血動物，也許老狄說得對，我們該自己處理這事。」

「他那個蝴蝶結使我感到失望，」范雷說。

「說正經的，我們明天要不要帶個律師去，我看他們好像對這件事漫不經心。」

「你別煩心，他們懂得怎麼做，」范雷說：「我們回家吧。」

車子開進費克斯區時，范雷有一種回到了另一個世界的感覺——溫暖而安全。他看到謝家客廳裡燈火輝煌，宴會還未散場；羅家二樓臥室窗簾裡透出的燈光，珍妮一向很早上床，范雷心想，老羅一定坐在床邊陪她，唸小說給她聽，他們臥室裡有一台身歷聲電唱機，時常放唱片聽到深夜，可或熱茶伴着柔美的音樂，珍妮在給她未出世的孩子以良好的胎教；他又看見李梅姬小姐的男朋​​友伴送她步行回家，燈光照着她閃亮的金髮微風帶來她銀鈴般的笑聲。

這一切都顯示着無比的美好，但剛才和傑姆遜警長的一番談話，帶給他滿懷困惑和煩惱。

次日上午九時范雷和吉美坐在警長辦公室裡，華德和他的兒子安弟到達較早，警長已經問過他們，現在，他在聽吉美敘述一切，他嘴裡叨着一枝煙，眼睛注視孩子的臉和手，吉美的表現很好，范雷心想；他平鋪直敘，有時候因記憶模糊而停下來稍事思索，更增加故事的真實性，傑姆遜插過幾次嘴，弄清楚幾處細節，但大部份時間他都是凝神靜聽。

當吉美說完後，傑姆遜拿起電話通知卡貝拉把杜克和傑雷帶上二樓刑事組，然後回頭望着兩個孩子微笑。

「我們馬上就去，」傑姆遜說：「除了杜克和傑雷以外，還有三個年紀相仿的少年，一個是值班警員的兒子，另兩個是年輕的巡邏警，當然都是便衣，不穿制服，我要你們從他們之中指出杜克和傑雷，你們儘管放心，沒有什



麼可怕的，憐不懂？」

兩個孩子嚴肅地點頭，傑姆遜接着說：「好的，我們走，但還有一件事，范先生和華先生，當我問你們的孩子時，請你們不要說話，明白嗎？」

「嗯，」范雷回答，華德則點點頭，拍拍兒子的肩膀鼓勵的說：「走，安弟。」

在刑事組辦公室裡，五個小伙子背向着長櫥枱站成一排，杜克站在最邊，傑雷則夾在中間，他那雄偉的身體特別注目，兩個人都穿着繡有黑印地安人頭的紅運動衫，好像對室內的緊張氣氛全不在乎。

傑姆遜在一張直背椅上坐下，兩個孩子分站兩邊，他用手臂圍着孩子的肩膀，用愉快的口音說：「好的，讓我們開始；安弟，告訴我：這五個人當中，你認識誰嗎？你以前見過他們沒有？別緊張，慢慢認，我們有的是時間。」

安弟遲疑不語，他伸手摸摸頭髮又揉揉鼻子，然後膽怯的瞥了排尾一眼，他抬起頭問：「你說什麼？」

「我問你認不認識他們？」

范雷看見杜克頗感興趣地望着兩個孩子微笑，然後轉臉向卡貝拉問：「我可以抽煙嗎？」

「閉嘴！」卡貝拉說。

「請回答我的問題，安弟？」警官追問。

安弟眼睛看着地板說：「這是好久以前的事啦。」

「安弟，你告訴我，有兩個孩子逼迫你給了他們十塊錢，是不是？」

「我想是的。」

「而且因為你沒有再給他們五塊錢因此挨了打，那兩個孩子在不在這房間裡？」

「嗯，天色很暗……」安弟繼續低着頭說：「因此我不能……我意思是說天色的確很黑，是晚上，我什麼都看不見。」

范雷能够體驗到那孩子的恐懼，而他兒子臉上的表情更使他擔心，吉美顯然跟安弟一樣害怕，他不時用眼睛偷觀杜克，但范雷從他眼光中看出一種欽佩的神情；杜克可能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勝過警察和爸爸，由此可見他們拒絕指認並非全由恐懼，而是另有原因……

傑姆遜警官開始問吉美，但吉美受到安弟的影響，漲紅了臉悶聲不響；警官心平氣和地問了一遍又一遍，他這份耐心使范雷不禁暗暗佩服，吉美終於開了口，但也咬定天色太黑，他沒有看清楚那兩個太保的臉。

傑姆遜站起身來，對那兩個便衣警探說：「把杜克和傑雷帶下樓去收押。」他平靜地說，對這件事情的演變毫無驚訝或失望之感，好像是日常的故事似的；他再向卡貝拉說：「我要在辦公室和范先生和華先生再談一下，你帶這兩個孩子出去逛逛，給他們看點有趣的東西，比如怎樣打指紋什麼的，我們不會耽擱太久。」

杜克伸直身體，向警官微笑問：「你瞧，我們一直很合作，現在，我能問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你自己明白，」傑姆遜說。

「我不明白，真格的，我回家去查我的日記本，如果你把正確日期和時間告訴我。」

傑雷掩口而笑，傑姆遜大聲叱道：「跟他們下樓去，我告訴你。」

卡貝拉抓住杜克的臂膀：「走，英雄，」他說。

杜克聳聳肩膀，舉手拂開額前的一綹頭髮，他轉臉直望安弟和吉美說：「你們是好孩子，如果他們逼你們胡說，別理他們。」

卡貝拉用力推了杜克一把，幾乎把他推倒，「叫你下樓去，聽到嗎？」他說。

杜克微笑再舉手拂開額前的頭髮，當他邁步下樓時，范雷看見他眼中射出的怒火。

傑姆遜關上辦公室房門，請范雷和華德就坐。

「他們害怕得不敢指認，」他說，點燃一枝香煙。

「等我把安弟帶回家，我要好好教訓他一頓，」華德憤怒地說。



「教訓不教訓在你，」傑姆遜說：「但我不認為有用，成年人也是一樣，你知道，有時由於恐懼，有時由於懶得管閒事，不論是什麼原因，很多證人都不肯說實話。」

「那麼我們現在怎麼辦？」范雷說。

傑姆遜沉默了一會，眼睛凝視香煙頭的紅光。「我們可以想辦法讓他們說實話，」他說。

「什麼辦法？」華德問。

「如果我們把兩個孩子隔離，分別告訴他們說另一個孩子已經吐實，他們的謊言就不攻自破了……」他說着瞥了范雷和華德一眼：「要不要我試一下？」

「當然，」華德不耐煩地說：「我們該盡一切可能。」

「你怎麼樣，范先生？」

「我不知道。」

「你什麼不知道，老范？」華德急躁地問。

「我不喜歡這種辦法，我覺得不該用欺騙方式套出孩子的真話，我猜想他們把杜克和傑雷看成英雄，比他們的爸爸和警察都勇敢；如果我們對他們說謊，徒然更使他們相信正當方式不能解決這種問題，」范雷做出一個不耐煩的表情又接着說：「他媽的，最糟的是孩子不相信我們，也不相信傑姆遜和所有警察；我需要他們說實話，但不贊成用這種方式。」

華德點燃一枝香煙：「你的話有道理，但是我們就坐在這裡，束手無策嗎？」

「你覺得怎樣，警長？」范雷問：「你覺得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當然，」傑姆遜的回答頗出范雷意料：「我也不願意對孩子說謊，因為是他們生平第一次與警察打交道，我不希望他們留下惡劣的印象；但沒有他們指證，我無法拘押杜克和傑雷。」

「於是我們就束手無策，」華德說：「我們的孩子被迫撒謊和偷竊，他們在大白天受人欺侮，而我們毫無辦法

，這簡直成何體統？」

外面有人敲門，傑姆遜抬頭問：「誰？」

卡貝拉伸進頭來說：「加里特先生要見你，警長。」

「告訴他我很忙，」傑姆遜突然板起臉說：「叫他等一會。」

「他不肯等，」卡貝拉為難地說：「他在外面跳上跳下，火可大啦。」

「他有什麼事？」

卡貝拉向華德和范雷努努嘴：「就是爲了他們的事，說他是被告的朋友和選民代表，他有合法權利。」

傑姆遜氣得捏了一下桌子說：「好的，帶他進來。」門關了以後，他說：「你們將有機會見這位加里特先生，他是海拉克區選民委員會的代表——一個有合法權利的人。」

房門被敲了一下然後開啓，一個身材魁偉，道貌岸然的人衝進室內，傑姆遜冷冷地說：「進來，加先生。」

「對不起，隊長，」加里特滿面春風地說：「打攪你的公事，但我今天很忙，我覺得這件事情完全是誤會，既然沒有證實，何不照我們的老辦法——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想當年我執法的時候，對於不幸的人總是寄予同情，現在年頭雖然變了，但是對於這種出於誤會的小事情，握手還是比手銬來得好的多，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祇有騾子才不認錯；法律是平等的，不能指奸爲奸，指盜爲盜，現在，讓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你憑什麼拘押那兩個孩子？」

「請你會華先生和范先生，」傑姆遜說：「我相信他們對這件事跟你一樣關心，加先生。」

「幸會，幸會，」加里特與范雷和華德熱烈地握手：「讓我說老實話，我對你們二位和孩子們都寄予無比同情，我痛恨這種事情竟會發生在我們的社區。」

「我們也有同感，」范雷說：他覺得加里特好像是個大草包，長得既高又寬且壯，全身裹着一套灰色法蘭絨西裝，外罩帳篷似的駝絨大衣，一頭濃密的灰髮，眼睛清澈得像嬰兒，粉紅的雙頰佈滿淺藍色的筋絡。



「現在我們來談正事，」加里特突然改了一付嘴臉，一本正經地說：「我認識杜克和傑雷的家，都是誠實、和平、崇信上帝的好家庭；今天早上還不到八點鐘——是不是，隊長？警察敲開他們的門，叫醒熟睡的孩子，把他們押進監獄，」加里特呼吸沉重，脹鼓兩腮，聲音略微提高：「這兩個孩子像罪犯似的被押在警局，沒有罪嫌，沒有證據然後被帶上樓給你們兩家的孩子辨認，結果你們的孩子從未見過他倆——他們誠實而坦白的承認此點，我可以說，你們孩子的誠實行為正反映出你們和孩子的母親良好教導，」加里特住口轉臉望定傑姆遜，他突然扳緊面孔，不再像個大草包，他嚴厲地說：「錯誤已經鑄成，隊長，」他說：「難道你一錯再錯，繼續扣押那兩個孩子？」

「你別忙，」傑姆遜強忍住怒氣打斷他的話：「我是這裡的主管，加先生，讓我們把事情弄清楚。」

「當然，隊長，」加里特說，又換了一付溫和面孔：「但必須合情合理；孩子的家長因他們的孩子被捉進警局而極度煩惱，雖然沒有任何罪名，但却是一種難以洗刷的紀錄；現在，如果你——或授權我——去告訴他們的家長，說這一切祇是出於誤會，並表示歉意，當會使他們心理上得到安慰。」

「他媽的，」華德突然開了口：「你要我們向這兩個太保道歉？」

「華先生，我認為這件事是出於誤會，」加里特心平氣和地說：「事實上這兩個孩子已經受到不合理的待遇，現在你反躬自問：難道言語上的道歉還嫌要求過份？」

「談都不要談，」華德猛敲桌子說：「你口口聲聲誇揚這兩個太保，他們毆打我的兒子，強迫他偷錢，你聽我說，我的兒子才九歲，體重祇有七、八十磅，那兩個太保又高又大，跟成人一樣，你別想要我拍拍他們的肩膀道歉，我要用棒球棍拍開他們的腦袋！」

「我了解你的心情，」加里特依舊不愠不火地說：「但你也聽我說，你們的孩子為什麼不肯指認？」

「他害怕，就為這個，」華德說：「范先生的孩子也一樣。」

「你覺得這像話嗎，華先生？」加里特說：「在警察保護和父親陪伴下，他們還害怕什麼？」說到這裡，他深深看了傑姆遜一眼說：「更有甚者，隊長，你竟眼看著卡貝拉警員毆打杜克而不加阻止。」

「卡警員的行動得到我的許可，」傑姆遜說：「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認為你這個許可非常嚴重，隊長，」加里特說。

「喂，加里特先生，」范雷忍不住說：「我不了解你在這件事情中的身份或權利，你是，律師保人或什麼嗎？」

「這到是一個公平合理的問題，」加里特微笑說：「我認識那兩個孩子很久，我要主持公道；范先生，你們住在高貴的費克斯區，而他們都住在貧窮的海拉克；我不願意警方或任何有關方面因此而歧視他們；我很抱歉，剛才大家都發了火，其實這樣就事論事的激烈爭辯，反可以促成互相了解，」他說到這裡，用肥胖的手攔在胃部，向大家文雅的一鞠躬：「我現在一定得跑路啦，隊長，我一向信賴你的判斷，我深信你不會使我失望，再見，各位先生，希望下次在更愉快的情形下見面。」

加里特離去後，傑姆遜點燃一枝煙，望着范雷和華德苦笑說：「我們要申誡杜克和傑雷一頓，然後釋放他們，我們將在一段時期內注意他們的行動，我很抱歉，我們能做的祇此而已。」

范雷默然開車回家，這是星期六上午，天氣晴朗，車輛擁擠。范雷一心駕車，他想不出什麼話跟吉美說；這孩子怯生生地坐在他旁邊，兩眼筆直凝視前方，當車子轉進費克斯區時，他看見華德站在路邊跟老狄談話，老狄穿了一件紅毛衣和藍褲子，顯然他剛擦完他那輛漂亮汽車，范雷把車停在路邊熄了火，他默然點燃一枝香煙，瞥了吉美一眼說：「喂，這不是世界末日。」

「我知道，」吉美低聲說，不自然地扭動身體問：「我可以進屋去嗎？」

「等一下，」范雷說：「我不知道該跟你說什麼，吉美，我知道你今天早上沒說實話，你認識那兩個太保，我不懂你為什麼不肯指認，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安弟不能確定，所以我也……」他住口乾嚥着唾沫，發出輕微的聲響。」



「你是不是認為不該指出他們？你對我說老實話你是不是認為這樣做就顯得壞種？」  
「我不知道，我沒有想過。」

范雷嘆口氣推開車門，「下去吧，」他說，伸手撫摸孩子瘦直的肩背，「找你的小朋友玩去。」

「我不想玩，可以嗎？」

「好的，隨便你。」

范雷跨出車廂，老狄迎面走來說：「我忍不住要說『我早就告訴過你』，華德已經把全部經過說給我聽，簡直多此一舉。」

「果然多此一舉，」范雷說。

「兩個太保接受道歉，然後無罪釋放，」老狄搖著頭說：「這就是民主的偉大，不是嗎？我真不懂美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范雷說。

「就拿羅頓做例子，」老狄說：「他祇關心他自己的事；這就是美國，你不懂我的意思。他有了一個孩子，現在正盼望另一個；但這些孩子不是得自偶然，而是計劃生產，他為孩子的未來鋪好道路，決不讓他們野生動物似的自謀生存，我打賭羅頓已為他的孩子買了教育保險；但問題是有太多不該有孩子的人，却偏偏粗製濫造，給這個國家貽禍無窮……」

「你這是什麼話，老狄，」范雷說。

「隨便你怎麼批評，」老狄痛苦地說：「我祇是拿我的鄰居做比喻，各掃門前雪，大家重視自己的生活，現在，海拉克區的太保，居然侵入我們的天地，把我們的孩子像破罐子似的隨便亂踢，」老狄深深吸了一口氣，好像要做個結論：「喂，老范，有個叫馬列克的人今早來看羅頓和我，你大概不認得他，我想。」

「馬列克？我不認識。」

「我去年第一次見到他，」老狄說：「那時我任俱樂部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來找我要求入會，他說他的孩子想來我們的游泳池游泳，他和他的太太也想來打高爾夫，我對他第一個印象，覺得非我們同道，他的外表很粗，說話也帶點流氣，主要是因為他不住在費克斯區，依規定不能入會，我把這點向他解釋，他的表情很落槓，我的意思是指他並沒有不高興的樣子——比如吹鬍子瞪眼之類，我覺得他很够意思，雖然不屬於我們這一階層……」

「你是說他具有天生的君子氣質？」

「正是這樣，」老狄說：「他今天早上來看我，就是因為他聽到太保欺負我們孩子的事，他的兒子也在羅斯達唸書；馬列克在城裡有一家運輸公司，我覺得這個傢伙到挺有義氣似的。」

「他找你做什麼？」范雷問。

「他說他願意幫忙。」

「幫忙？幫什麼忙？」

「他叫我們不要把這件事四下宣揚，」老狄尷尬地說：「到時候需要幫忙，馬列克就會加入我們。」

「這一下露了狐狸尾巴，」范雷說：「他就可以加入費克斯社區，你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媽的，我又不是三歲小孩，」老狄搔著頭皮說：「這祇是……」

「我勸你別惹鬼上門，」范雷說：「你告訴馬列克，叫他別管閒事，我覺得他另有企圖，你可得提高警覺。」

「你也許有道理，老范，」老狄楞了一會說：「但我們不是怕事的人，遇到困難就袖手旁觀，對善意的協助，却又拒人千里。」

「好啦，別談了，」范雷說：「進來喝杯啤酒怎樣？」

「不啦，」老狄說：「我要把車子擦亮，其實分期付款還沒有付清，它並不完全屬於我，我何必這樣賣力；反正明天上午我們要見面，我太太和芭芭拉已經約好了。」

「好的，明兒見。」



范雷走進家門，他心裡煩躁不安，有一種說不出的奇怪感覺。當芭芭拉在樓上喚他時，他說：「我要開罐啤酒，你要不要也來一杯。」

「別胡扯！」芭芭拉不耐煩地叫道：「我就下樓來，我要聽你把……」她瞥見吉美走出房間，立即住口。

范雷脫去上衣和帽子，在書房裡坐下來看報紙，他心裡念着啤酒，却沒有興趣去喝。

## 第四章

范雷次晨起床很晚，他九點左右醒來，喝了一杯咖啡和桔子水，吸了一枝煙，然後上床又睡了一個靈魂覺，當他再度醒來時，芭芭拉正在挑選衣裳，她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范雷問：「你覺得我該穿得素淨一點還是華麗一點？」

「今天這個宴會有什麼特別嗎？」

「他們請了鮑迪克，因此狄太太希望大家要表現特別好一點。」

「原來如此，」范雷說，起床披上晨褸。

鮑迪克是狄家的特別朋友，他們把他看作裝點門面的貴賓；他是一位名記者，瘦弱而聰明；除了本位工作外，他對什麼都漠不關心；他從不與那些由報紙、廣播或電視得到資料的人討論國家大事，但如果遇到謙遜的聽眾，他會抽絲剝繭，向他們透露內幕新聞，因此范雷最喜歡聽他分析世局。

狄氏夫婦最喜歡向他問長問短，藉以顯示他們在本區居民中見解高超，常識豐富。

當范雷夫婦到達狄家時，鮑迪克已經先在，正和華德夫婦站在壁爐前聊天，謝家兩口子也來了，這對結婚二十一年，生了三個孩子而愛情彌篤的夫婦，站在餐桌前欣賞狄太太準備的嘉餚美點。

夫婦隨後而至的是羅家，珍妮穿了一件寶藍色的洋裝，顯得素雅宜人。

華太太筆直向范雷走來，向他抱怨羅斯達警察局的顧預無能，她說華德已把全部經過詳細告訴她，他們考慮搬到艾奇布羅克，雖然那邊的稅率較高，但也顧不得了，然而問題是華德可能調到倫敦分公司擔任經理，在這個節骨眼上不宜賣掉舊房子再買新房子；「但你們應該仔細考慮，」葛蕾絲說教般的告訴范雷：「那邊的學校棒透了，又沒有太保騷擾，而且芭芭拉最擅長持家，稅高一點也不會有問題。」

「是的，我們會考慮，」范雷說，眼光四下搜尋，但不見主人老狄夫婦的影子。

「我覺得今年是華德事業的轉捩點，」葛蕾絲接着說：「調職倫敦對未來的發展極為重要，因此我們對這件意外痛惡之至，我們沒功夫惹這種麻煩。」

「是的，這真是太氣人啦，」范雷說；葛蕾絲是位賢內助，對丈夫無微不至，替他處理財務，撰寫函稿，使他毫無內顧之憂，集中精力去賺錢。

范雷轉身向鮑迪克招呼，鮑迪克說他上午十點鐘就來了，狄太太親自開車去車站接他的。

「我在編輯部一直守到午夜，等待一篇稿子的最後決定——是或否。」

「結果怎樣？」范雷問。

「很興運——是，」鮑迪克望着手裡的酒杯微笑說：「你的廣告業務近來如何？」

「還是老樣子，」范雷說：「你剛才提起狄太太，怎麼現在還不見他夫妻倆？」

「他們現在有一點家務問題，我猜。」

「他們真會挑時間，」范雷說。

「好像是小狄犯了什麼錯，躲在房裡不露面，老狄吼着叫他出來，狄太太夾在父子中間做和事佬。」

「小狄犯了什麼錯？」

「我也不知道，但老狄認為事態嚴重，大發雷霆。」

范雷點燃一枝煙，這時大廳裡擠滿客人，噁噁噎噎地有說有笑。



狄太太在樓梯上出現，她微笑向客人招呼：「啊，真對不起，沒想到各位都這麼準時蒞臨。」

老狄隨後走下樓梯，他滿臉通紅，領帶歪斜，敵着領口，好像喝醉了酒，其實他根本沒有喝酒，而是氣成這付模樣，他一把抓着范雷的手臂，把他拖到屋角。

「真他媽的氣死活人，」他低聲告訴范雷：「今早我發現我的德製獵槍不見了，我問太太和女傭人，最後想到小狄……」他說到這裡，已經氣得浑身發抖。

「別這麼激動，」范雷低聲說，發現已有客人向這邊注視。

「你到說得輕鬆，」老狄說，努力控制自己：「他先是裝傻，什麼都不知道，但從他臉上表情我知道他是撒謊，最後他才承認，說把槍賣給一個孩子得了五塊錢，但他還是說謊，我把他拖進汽車，開到警局，找到那位警官——就是你和華德見過的，叫什麼名字？」

「傑姆遜，」范雷說：「但你怎麼知道小狄是在撒謊？」

「因為他的話牛頭不對馬嘴，他說他認不出買槍的孩子，」因為天太黑，你相信有這種事？」

「他在警察局是不是還一口咬定如此？」

「當然，他哭得像個小娃娃，但滿口謊言却像個職業騙子，結果那位警官竟把過錯推到我身上，他說，第一，我不該私藏槍枝，為何不去登記；第二，為何不把槍枝號碼記下來；第三，為何不把槍謹慎收藏，鎖在櫃子裡。真是見他娘的活鬼，那飯桶警官居然把我教訓一頓。」

「現在情形如何？」

「我把小狄關在房裡，直到他吐出實話；如果他還不說，我要把他的實話揍出來，然後我去找那個買槍的傢伙，讓他明白這次不幸找錯了人。」

老狄的聲音越來越響，向這邊注視的客人也越來越多，狄太太雖然滿面春風地週旋在客人之間，但眼梢嘴角却明顯地現出緊張神色。

「我們等會再談，」范雷低聲說：「別破壞這場宴會。」

「去他媽的宴會，」老狄憤然說，轉身面向全體客人：「我真對不住各位佳賓，但這件事情比喝酒聊天更重要，我們的兒子——幸好還沒有波及到女兒——受到海拉克區太保的威脅，現在請聽我報告……」老狄伸出一根指頭：「他們強迫華安弟偷竊十塊錢，他們還要五元，把安弟揍得鼻青臉腫，因為他交不出來；」老狄伸出第二根指頭：「他們強迫范吉美偷竊十二元，還要再繳三元，才准他下學後在街上玩耍；」他又伸出第三根指頭：「他們指定羅頓的兒子繳納十五元，給他一個星期限期；」老狄環視室內客人，然後伸出第四根手指：「現在他們威脅到我兒子頭上，逼他偷賣我的九連發德製獵槍，每發子彈可在五十碼外擊穿成人頭的腦袋。」

范雷覺得老狄的指控不能成立，因為沒有證據，顯示小狄偷槍與杜克和傑雷有任何關連。

女客人發出驚叫聲，老狄憤然搖頭制止。「現在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他說：「就是不要張惶失措！」

他點燃一枝香煙，等大家恢復寂靜。

「我不知道你們各位的兒子遭到何種壓迫，但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膽怯的九歲孩子，受到幾乎成年人的威脅……」羅珍妮忍不住尖叫一聲，老狄不耐煩地再搖頭制止。

「我不是要恐嚇各位，」他接着說：「我祇是列舉事實；我不知道本區還有那些家的孩子遭到同樣欺負，我要查個明白，而且我們必須做一件事——就是制止它！」

謝先生清了清嗓子說：「當然，老狄，我們應當報告警察局……」

「我祇說要制止這件事情，」老狄白了老謝一眼說：「至於警察局，華德和范雷去過，我也去了，老華，最好你把去警察局的交涉經過告訴他們。」

「這也不能怪警察本身，」華德搔着他的禿頭說：「祇怪我們的孩子怕得不敢指認，但是，老范，」他回頭向范雷說：「我過後細想，那位警官並未使孩子獲得安全保障，而是強迫他們辨認。」

「再把那地痞流氓的嘴臉講給他們聽，老華，」老狄說。



「後來，在我們孩子的拒絕辨認以後，一個傢伙衝進刑警隊辦公室，要求我們向那兩個太保道歉；但最使人震驚的，就是刑警隊長竟然受到這種人的挾持！」

「那麼你有什麼主意？」羅頓問：「我坦白承認，我不知道你要我們怎麼辦？」

「我的意思是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老狄說，走到桌邊倒滿一杯酒；大廳裡發出竊竊私議聲，人們的情緒開始激動。

羅頓竭力在安慰珍妮，她泫然欲泣地說：「我簡直不相信怎會發生這種事……」

葛蕾絲鎮靜地說：「我不認為老狄的辦法實際可行，我不懂你們要用什麼方式自行解決問題。」

華德激憤地說：「我認為我們能够自行解決這問題，你別以為辦不到，祇要運用常識，就像我們解決商業上的問題一樣；我們每天在辦公室面對許多難題，還不是都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查明真相，冤有頭、債有主，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對，一定得先弄清楚才能採取行動，」老謝說。

老狄聽着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在熱切討論，他舉起杯子向大家說：「我不是要把這場宴會變成業務會議，有一位名叫馬列克的人我希望各位與他認識，然後再商量怎樣行動，現在，大家來乾一杯。」

鮑迪克開始咯咯發笑，老狄回頭問：「有什麼好笑？」

「老狄，你今天大出我意料，」鮑迪克說：「簡直滑稽透頂。」

「這件事與你無關，」老狄鄭重地說：「如果我是你，就別管閒事。」

「這個人認真起來啦！」鮑迪克揚起眉毛叫道：「我以為你在開玩笑，對不起，老狄，我剛才覺得滑稽，所以忍不住笑。」

「你沒家沒孩子，」老狄說，強忍住怒氣：「你住在公寓裡，連隔壁鄰居是誰都不知道，學校辦得不好，附近沒有公園或遊戲場都與你無關，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的見解太武斷了，」鮑迪克說：「你以為一個人跟社會的關係僅在於有房產有孩子？」

「我沒有這樣說，我意思是指我們遭遇的問題，在你都不是問題，」老狄說。

「你的意思還不止於此，你以為有房產有孩子使你晉入上流社會，鮑迪克搖了搖頭：「說真的，你這種想法有如定時炸彈般的危險；當然，你們的生活優裕，有閃亮的新汽車，有高尙的高爾夫俱樂部，這究竟是美國之福還是禍。全在一念之間，話扯遠了，現在問題是……」

「你別以為我們是老古板，」老狄憤然打斷他的話：「你自作聰明，認為任何事都不值一笑，家庭、宗教、孩子……這對你都是廢物點心。」

「住嘴！」狄太太叫道，一面伸手抓住鮑迪克的臂膀說：「你們別這麼認真。」

「謝謝你，」鮑迪克微笑：「我才不把它當回事呢。」

「你別把真理不當事，」老狄說：「我告訴你，我討厭透了你的玩世不恭態度，明白嗎？」

「啊，天啦，」鮑迪克說：「如果你要我走，我乖乖就走；否則，讓我們乾一杯就此打住。」

「我覺得你第一個主意比較合適，」老狄說。

「比爾，我真替你難為情，」狄太太說，走近鮑迪克。

「沒什麼，」鮑迪克說，輕撫狄太太的手：「既然主人發了話，我這就走路。」他取下眼鏡揉了揉鏡片又帶上，臉色變得蒼白。

「老狄，讓我說一句話；也許我剛才冒犯了你，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法律是決不可違犯的，如果你要檢起一塊石頭自己解決問題，你將付出慘痛的代價。」

「你少囉嗦，」老狄說。

「老狄，我真為你難過，」鮑迪克鄭重地說：「你比我想像中更愚蠢。」

老狄伸手給他一記耳光，范雷跑過去想阻止但已經來不及，那記耳光又響又脆，當鮑迪克用手掩面向後倒退時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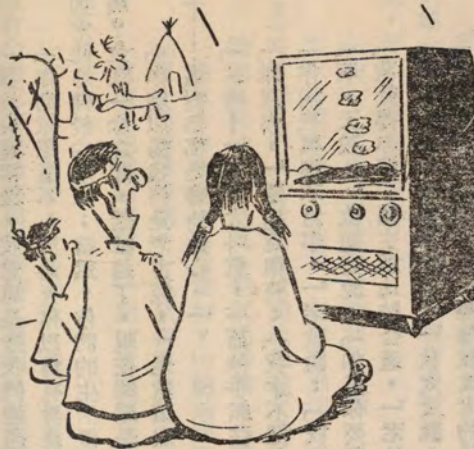
“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漫畫：又到新聞時間了。



漫畫：現在我要進入颱風圈了。

跡。

狄太太憤怒地望看他丈夫說：「你真該死！憑什麼出手傷人？」

（未完待續）

，不慎被椅子絆倒地上，他的眼鏡掉下一只腳掛在耳朵上，樣子非常狼狽。  
范雷用手拖住老狄，防止他再動手，狄太太開始低泣，華德大聲抱怨說：「怪不得別人，這是他自討的。」  
狄太太跪在鮑迪克旁邊，把他的頭放在自己的腿膝上，他的臉映着她嫩黃色的長褲益顯蒼白，唇邊溢出一絲血





# 太陽回半

漢斯賓德著 默子譯

漢斯賓德著  
默子譯

本地的天文台老早就發佈了日蝕的消息，當地的報紙也會加以刊載，這天的天氣晴朗，視野良好，天文台的職員忙碌的在巨型望遠鏡後面工作着，記錄下來每小時的變況，記者紛紛湧向北歐——那裡有更精彩的日全蝕鏡頭可以獵取。

當地人對於這段消息的反應不一，有些在家裡準備了觀望的器具——多半是一塊塗了黑墨的玻璃片，等待觀賞這大自然的奇景，有些則根本不會把這事掛在心上，文中所提之一對情侶，三個男孩子、寡婦，作家或許屬於後者罷，因為他們都在做着與日蝕無關的事。

※

※

※

「漢斯，你說的塔，怎麼半個鬼影子都看不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對着她的男友嘟囔着。

「就在那塊草地的後面，等回就看得見了。」

「我已經疲倦了，」女孩說，「我的腿很酸痛。」

「忍耐點，馬上我們就可以到那塊自然森林。」

「為什麼叫自然森林的。」

「因為這種地方政府要保持它原來的美貌，不許人們砍伐、狩獵，因此就成了百獸的樂園。」

「哼，我可不信有什麼樂園。」

漢斯放開了她的手，女孩彎下身去，折了路邊的一片草葉，她把手帕放在自己的額上，同時故意慢下步子來，好讓男的等她。

請採用  
國產

國光牌

# 潤滑油脂

獲得最低代價  
最佳的潤滑效果

隨時為您服務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83號

電話：360221—360231



※ ※ ※

女管家伸手拉下了百葉窗，綠色的光影立刻佔據了屋裡每一個角落，書本，手掌和攤在桌上的稿子都成綠色，詩人坐在桌前，面對着他的一首新詩，總共有四分之三的部分都已完成，雖然他曾為頭兩段裡，一個輕、重音節推敲了老半天，可是花了這半天的功夫，畢竟整齊的字跡已經盤據了有快一張紙了。

「彼不時眨動之秀目……」他輕聲吟出這句給自己聽，想要捕捉那下一句的靈感，却不料屋子裡起了一陣子碰撞聲，干擾了他的情緒。唉，要說過多少次，才能免去瑪利亞沉重的脚步声，和那粗手粗腳收拾盤碗的動作，看樣子，得另舖一張地毯，好教她脚步出不了聲。

「彼不時眨動之秀目……」該死！什麼靈感都沒有，這一整句都要刪掉，未免心有未甘。

※ ※ ※

寡婦凱特端了她專用的椅子，到花園裡找了塊陰涼的地方坐下來，這個花園裡大部份種的是草莓，到處散佈着用細木屑鋪成的莓床，其上有碧綠的草莓葉，間或有一兩顆鮮紅欲滴的草莓。

物的關係，他們在笑他沒有膽量游到那頭。

他看着那船上白漆的字體：「維多利亞號。」，有一面橘紅色的旗子飄在桅桿的頂端，這是一艘萊茵河的小客輪。也許那上面有個兇巴巴的船長罷，他想。

※ ※ ※

「嚴禁狩獵、砍伐。」果然不久之後，一塊顯目的牌子出現在他倆的眼前。漢斯此刻正倚在一個古老的木橋上，底下流的是萊茵河的一個小支流，蒹葭的樹林後面，有幾片白雲擁着高峻的登華山，這一片美景，帶來的無限詩情畫意正在他的心底緩緩升起。

他把手伸給隨後而來的伊莉莎白，她却憤然不顧的，只是站在那裡叉着腰說：

「怎麼不走了？」

「好，走就走。」說着他又邁開了步子。

這一帶種植了滿坑滿谷的白楊樹，迎着陽光像一株披甲帶盔的武士，而那樹葉映出的閃閃銀光，不正是武器的光澤麼。

林子裡有條唯一的小路，很奇怪，又有塊牌子註明

這就是凱特的全部生命，她愛護它們有若自己的子女，若是那顆草莓有一丁點兒腐爛，她都可以馬上察覺，而她所有一天的功夫，也幾乎都花費在照料這些草莓上，她愛那草莓的芳香，更愛這四周的寂靜，除了鄰居的赫克豪先生——一個鰥夫，偶而隔着牆搭搭訕，她就幾乎獨自享有這一大片寂靜。

她同時端了些莓汁混成的牛奶來，靠着一棵蔓延的樹幹，太陽全然照射不到這裡，舒服極了，她想。

※ ※ ※

遊輪維多利亞號緩緩的駛過河心，岸邊的石頭上有兩個男孩像青蛙般撲通、撲通跳下了水，隨後又有一名體型較小的男孩，跟着他倆躍入水中。這男孩名叫侯斯特，而先行下水的有一名弗列德，一名克勞斯。

顯然他的體力不及他的兩個玩伴，因此跳下水沒多久，他就感到了波浪對他的壓力，所以他急急忙忙又游回了岸邊，無限欽慕的看着兩個玩伴已經游到河流中央，攀上了維多利亞的甲板。

「膽小鬼，膽小鬼！」隔着一段距離，弗列德和克勞斯的聲音仍舊清晰可聞，這是因為河上沒有什麼障礙

「行人不得逾越此路之界限。」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看他就根本立塊牌子：不准呼吸，豈不了一百了。」

「我想是因為林子裡太密，恐怕有野獸或是沼澤的，所以禁止人去走。」

「我偏要走又怎樣？」她說着就真的跳過路邊的一條水溝，跑到林子裡，同時嘴裡哼着：

「我要到沼澤裡，為森林的女神……」

「伊莉莎白，回來……」

「不回來又怎樣？」

「我就要去抓妳了……」他威脅着。

「試試看，我就不相信你能抓得住我！」

可是，在他還沒有跨步去追趕她之前，她又忽然回頭跑了，跑回路上來，蹦蹦跳跳的，隨着探戈舞曲「耶勞西」的拍子打轉。

「原來，這就你所謂的樂園。」她諷刺他。

「不對嗎？妳可以找塊草地，坐在樹桿下，聽聽那鳥叫、虫鳴，正是人間最美的享受。」

「我寧可坐在那種有收音機的汽車裡，聽聽音樂，我曾經看過那些美國軍官如此享受。」



漢斯沒有答腔，一隻鳥打了一個呼哨飛過林梢，代替了回答。

※ ※ ※

在茶杯裡，幾片薄薄的檸檬隨着糖粒的溶解打了幾個迴旋，沉到了杯底，詩人對着這幾片檸檬就注視了老半天，腦子裡仍然飄浮着剛才的幾句詩。

這時，瑪莉亞料理好餐具，也搬了把椅子坐在對面，嘴裡叨着鄰居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有她從報紙上看來的小新聞。

「彼不時眨動之秀目……」他喃喃唸了一聲。

「你在唸些什麼？」瑪莉亞最好管閒事了。

「沒什麼，是我的一段詩句，剛才想得好好的，可惜現在幾乎要接不下去了。」

「為什麼你不寫本小說什麼的。」她說，「小說比較受人歡迎，而且我聽人家說，寫小說稿費蠻多的。」

「哈，那些通俗的小說，有什麼價值，結局不是那你哭我笑，就是結婚，團圓之類的，看得人家實在忍不住。俗氣，為什麼沒有人嘗試寫一本小說，沒有這些俗套，只靠它的文筆和情節來引人入勝？」

瑪莉亞對他這些長篇大論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她只要聽聽他所謂的小說是何物。

「悲寂的年華，隨着年代的消逝，像流水般流去。失去丈夫的女人，獨自守着孤單的日子，數着孤單的每一分秒，她曾有過偉大的戀情，她曾有過朝夕等在門口，盼其回家的兒子，可是丈夫死了，兒子成家了，剩下她捧着撫養的小動物，和牠們分食極少的口糧，就有人以這為題材，寫了本著名的小說。」

「真是悲慘。」瑪莉亞說。

「不過是人生的一個投影罷了，所以詩人寧可用簡練的字句去接觸這人生……」

「茶要涼了，怎麼你動也未動自己的麵包？」

「聽說今天有日蝕是不是？」

「對，大概再過一會兒罷，來，試試這些自己種的草莓，蠻好的。」

※ ※ ※

匙子和盤落地的聲音驚醒了，她，原來剛才在樹蔭下，她已經呼呼入睡有時了。

睡夢裡，她並未得到安寧，她又作了一個「水」夢

「那怎麼可以？不是沒頭沒尾的了？」瑪莉亞說。

「作家對於他每一個角色，都應該有很完滿的造型，而後他要把他們一一放進他私人的花園裡。對於讀者，他僅僅交出那花園的鑰匙，引導讀者由那個途徑去接觸不同的角色。整個小說的佈局就好比千迴百轉的園中小徑，讀者在裡面輾轉折騰，往來逐突，碰到了各式各樣的人物，也發現了各式各樣的自己。最後，他恍然大悟，霍然憬悟，這一切對他代表了何種意義。」他忽然覺得對瑪莉亞談如此深奧的理論也未必太那個了，因為她祇不過是名管家而已，於是他換了較輕鬆的語調說：

「我對妳打個比喻：這世界上所有人就好比一齊在旅行社訂購了車票的人，他們都去同樣的地方，祇是早走、遲走的分別而已。而且在那泰半的人群之中，是有英雄，也沒有懦夫的。他們說同樣程度的好話和壞話，為同樣的事情激起義憤，為共同的利益奮鬥。他們也彼此相愛、懷恨，互相作不利的勾當。男的和女的由相識、相吻，陶醉在同樣的花和月，早晨清新的空氣使他們清醒，於是結婚。他們多半的時間容許自己孤單，但在要求慰藉的時候，又比什麼都強烈。他們也許有長遠的目標，可是時間一過，又什麼都不復記憶。」

什麼叫做「水」夢呢？她也說不上來，不過在這種夢裡，並定有浩瀚的水為襯，而且意味着不幸的預兆。

的確，有一回她的獨子馬丁死掉，就是在她做了一個「水」夢之後，這是戰時的事了。另有兩次則是丈夫死掉和本地發生了大車禍。

這回她夢到自己抱了隻小狗，褐色毛的，怪像從前丟棄的小狗貝蒂，走到萊茵河畔，看到那起伏的水波，她心中一楞，突然想起了什麼事來。於是急急忙忙，像躲避什麼的；她把小狗奮力一擲，擲進了河流裡。

她看着那嬌小的身軀在水裡打了個迴旋，汪汪叫了兩聲，就沉下去看不見了，正當自己還在喘氣的時候，忽然耳裡聽得一陣子呼呼的呼氣聲，接着有小動物的嗶叫，啪啪打水的聲音。

而後，她看到那混身毛已經捲作一堆，濕漉漉的貝蒂，在水裡朝岸邊游來，不一刻已經到了岸上，她舐了舐身上的水，就熱心的往牠的女主人身上靠來。

「去！去！你這死狗子，沒看我有多疼你，可是比爾討厭死你了，今天我非把你淹死不可，比爾的心被你傷害了，你咬了他的心。」比爾是她死掉丈夫的名字。

說着，她發了狠心，解下一條手帕，綁住了小狗的



嘴吧，好教牠不再鳴鳴的叫，同時這時她也心虛得很，這件事不快快完成，她怕就要改變主意了。

着實打了個死結，她方才把小狗抓起，又丟進水裡，這回她只管掩着自己的眼睛不肯再看。只聽着撲通一聲，像是石頭丟進水裡，過了好一回兒，都沒有什麼動靜。好了，她想，就把眼睜開來。

沒想到小狗已經爬上了河邊的壩上，他看起來三分不像一隻狗，倒七分像隻獅子！只聽得牠咆哮了兩聲，就打算往自己撲過來。

她慌慌張張的回頭就跑，忘了自己還穿了新做的緊喪服，跑起來很不方便，鞋子猛不提防掉了一隻，而且地上不知那來的碟子碎片，刺得她的腳疼痛不已。

後面的猛獸像是不只一隻，不好了，報仇來了。後面響起群獸奔跑的聲音，夾着自己的呼吸聲，一起一伏，還有不知道那裡傳來的聲音：「凱特！凱特！」竟是在叫她的名字！

畢竟兩隻腳沒有四隻腳爭氣，不一刻，她已經在仆倒地上，這時除了求一死，並沒有其他的想法。果然那野獸縱上前來，撕抓她的衣裳，劃破她的胸膛，咬噬她的心臟。……

「看太陽啊！」

「看太陽？」

「今天有日蝕，難道妳忘了？」

※

※

※

白楊樹的枝梢插入那藍天的胸懷，正午的陽光像是懷着妒意，狠命的照射在它的枝幹和樹葉上，在地上留下斑駁的樹影，樹葉向陽的一面是銀色的，而另一面則顯得一片暗灰。

侯斯特暗暗佩服這自然的美景，同時他也注視着一艘拖輪在河中央留下來泡沫的痕跡，這艘拖輪帶了三隻子船，就像一隻母鴨領着一群小鴨，她的名字叫做「解救」，而後面三隻分別叫做「威色兒」，「奧連三世」，和「貝蓮莉亞」。「貝蓮莉亞顯然較得寵愛，」因為她全身漆成淡藍色，剛下水的模樣。

這艘拖船載的是木材，煤這些笨重的傢伙，因此那螺旋槳就顯得特別賣勁的樣子，拚命的拍打着水的肩膀，留下一串串的水花。

這時水裡又冒出了兩顆頭顱，原來是弗列德和克勞斯，他們兩個爲了顯游泳的本事，弗列德在水裡故意把

她只覺得一陣陣的熱氣逼上臉來，悠悠然像是自己升到了極樂之界……

一陣子金屬落地的聲音驚醒了她，一個惡夢，她又作惡夢了，而且又是一個帶「水」的惡夢。她心裡着實不好受，發現下午的陽光已不知不覺繞過樹幹，侵襲到自己剛才坐的地方。

在她站起身來去撿拾地上的物件時，她感覺到自己身上那緊緊的喪服對自己的束縛。唉！什麼時候才能回到那寬衣博帶的日子，她恨死了這一身黑。

忽然，她聽到真的有人在呼喚她的名字，而且是發自鄰居赫克豪先生的院子。

「來了。」

赫克豪是鄰居的一個鰥夫，他平日的消遣也是在院子裡打打掃掃。這時他正站在籬笆的旁邊，手裡拿着一片塗了黑墨的玻璃片，他把那玻璃片放在胸前，正像一個黑洞洞。

凱特想起了剛才夢裡開膛取心的一幕，不禁抽了一口涼氣。

「妳要一片這玩意嗎？」

「作什麼用？」

身子聳出一大段，因而那沾濕了水的頭髮，貼在額上就像鋼盔般在陽光下發出光來。

克勞斯落在後面，姿態更爲古怪，他不時潛下水去，上來時手裡拿着什麼東西。舉在水面看看，又沉下去，像是在撈取什麼東西。

弗列德這時已經游到岸邊，他哈着氣對守在岸上的侯斯特說：

「看！克勞斯那傻瓜，說是在找尋尼貝龍的寶藏。」

「他找到了沒有？」

「看他那副德性，恐怕一隻泥鰍也沒有撈着。」

「尼貝龍的寶藏本來就不在這裡，它是在離這裡老遠，很深很深的翁舍塔下面。」侯斯特向來在三個人裡面，比較靜，所以看的書多。

弗列德掏弄自己耳朵裡的水，侯斯特輪在地上看風把白楊葉子吹得呼呼作響。

「爲什麼哈根（註：德國民俗故事斬龍遇仙記裡的歹角，詳見故事）要把尼貝龍的寶藏沉到水裡去？」弗列德問。

「因爲他怕克寧希爾德（註：斬龍遇仙記中的國王



「拿去和百姓平分了，於是就在夜裡沉到水裡去。」  
「蠢驢，」弗列德說，「沉到水裡就什麼都沒有了。」

「可是他報仇了。」侯斯特說。

「報仇最沒有意思了，我就不這麼做，拿來花用也可以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弗列德也找了塊草地躺下來，可是沒一會兒，他又坐起來，把手指抵着唇，示意侯斯特來看。

「什麼東西？」

「一對愛人。」

由森林那頭，走出來兩個人，他們之中的一個男的走在前面，穿着出遊的裝束，淡色的衣褲。女的追隨其後，手裡捧着一把花，穿着一身洋裝。

「看，他們就要接吻了。」弗列德大驚小怪的嚷叫。

「爲什麼，你說他們要接吻。」侯斯特問。

「所有愛人都接吻。」弗列德皺着眉，顯然侯斯特問得有點多餘。

※ ※ ※

「你看你的臉都白了，有什麼好氣的。」

「伊莉莎白——」

「在！」

他爬起來，繞到她身後，伸手也沾了點汁液，作勢要塗在她的脖子上，於是她也嘻嘻哈哈的和他開做一團，忽然間，他聽到了一種奇怪的鳥叫，那是夜鶯的叫聲，奇怪，大白天怎會有夜鶯的叫聲？於是他停下身來用心諦聽；

「哥略克——」一點不錯，那種叫法，每兩聲之間隔著好大一段距離，使得人們總是以爲沒有下一聲了，他才又忽的「哥略克——」一聲，多嘹亮的聲音。

另外一邊的林子裡，有另一種不出名的鳥在叫：「司諦克——」和前面的這「哥略克——」交織起來，煞像一對夫妻在討論什麼事。

伊莉莎白看他這半天又不理睬自己了，心裡有氣的說：

「看，這陽光把我的腿都晒成了褐色，早知道就穿一條長襪子來。」

「聽，那鳥叫聲聽起挺驚慌的，好像在懼怕什麼東西一樣。」漢斯說。

漢斯跪在草地上，手裡拿着一個堅果，看他那費勁的模樣，顯然要把那果實打開。伊莉莎白在一旁有趣的望着他，她看着這男孩子的側面，棕色的頭髮零亂的覆在額際，寬大的鼻子，配着尖削的下巴，他實在說不上英俊，可是就是這般的可愛，只見他用一會勁，就吐了吐舌頭。

「爲什麼你要吐舌頭呢？」

「很難弄開它啊！」

「拿來，讓我試試看。」

她說着過來，用長指甲在裂縫一挑，說也奇怪，登時那果殼裂爲兩半，冒出一股白色的汁液，濺在她的手上。她笑了起來，放肆的把手往他身上一抹，就在衣服上留了些印子。他惱怒的正想罵她，沒想到，她又一把把自己推在地上，罵：

「看你的笨相……」

「伊莉莎白——」

「什麼？」

「我要把你——」

她沒有立刻答話，只是把沾了果子汁液的手指放在唇邊，要他不說話。

「我才懼怕呢！」

「妳怕什麼？」

「我怕，我怕這世上男人都充滿了虛偽的外表，裡面不知包藏了多少壞心。」

說着，她拔腿就跑，跑到萊茵河的一條壩上，在那裡她看到萊茵河蜿蜒的步過原野，有層比鄰次的山丘和城堡擁着她，就像是少女依在巨人的懷裡。

「啊！好美呀，怎麼你還不來？」她又回過頭去招呼底下的漢斯。

※ ※ ※

赫克蒙舉步跨過那不算矮的籬笆，沒提防一根突出的木桿，攀住了自己的褲子，偏偏自己那不知趣的小狗，看了那主人的窘態，汪汪的叫了起來，另一頭凱特站在樹蔭下等着。

好不容易解脫了束縛，那狗子在找着籬笆的隙縫，也想鑽過來，可是百試不得一逞，急得汪汪叫。且不管牠，三步併作兩步，跨過了莓園的畦溝，終於到了凱特的眼前。

「我不知道今天有日蝕。」她說。



「妳好像不太看報紙是嗎？」

「不是，我看報紙，習慣看了地方新聞就罷了。」

「我看報紙是從第一頁到最末一頁不漏一字的看，所以什麼大小消息都不放過。」

「先夫也是天下大事如何，最爲關心，有一年打仗，馬丁在前線都沒有在後方的他知道得多。」

「比爾真不愧是個老關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聽說還是個英雄是麼？」

「不錯，可是他却死在床上——」

赫克豪看那頭的狗子仍在汪汪叫，不耐煩的想把他也抱過來，卻沒想到凱特阻止他：

「請你不要把他抱來，他使我想起貝蒂，我常爲牠做惡夢。」

「妳不喜歡小狗？」

「不，從前我好喜歡牠，可是比爾不喜歡，要把牠丟掉，我不允。後來比爾死了，我心裡難過，就把牠送給別人了。」

「老是爲這些過去的事做惡夢，總是有傷身體的，妳應該打起精神來，好好爲往後的日子打算。」

「像我這種人，死了丈夫兒子的，還有什麼打算的

，不過是數一天過一天罷了。」

「可是這樣過日子豈不太沒有意義了？」

她沒有答話，只是用手指撥弄自己黑衣裳上的扣子，她忍不住想說，我還是想擺脫這樣的日子，可是有什麼辦法，就像這一身衣服，非到一定時候，脫不下來。

「看，那太陽的邊緣，已有一絲兒黑影沾上了。」

「那裡？」

「看，那個邊緣的地方。」

「看到了，像是被什麼咬了一口。」

「這是月球的影子。」

「真不得了，如此大的太陽，也教它有黯然失色的時候，你看光線是不是暗了許多？」

※ ※ ※

克勞斯在水裡折騰了半天，好不容易由水裡撈了塊烏黑的大傢伙。

「讓我看！」弗列德命令他。

克勞斯交給他，弗列德拿在手裡掂了掂，侯斯特也好奇的湊過來看看，原來是一塊不知何時被雷劈斷的樹桿，燒焦的地方已經碳化，所以烏黑烏黑的。

「這是一條小小的鱷魚，牠有一對亮亮的眼睛，尖銳的背脊，和醜陋不堪的尾巴。」爲了不惹太掃克勞斯的興，侯斯特大聲的宣稱。

克勞斯兀自高興起來却不料弗列德說：

「我看你正像那尾巴，哈哈。」他指的是克勞斯。

「你才像呢。」克勞斯說。

「我說你像就像，而且這不過是塊廢物，垃圾。」弗列德不留情的說。

「就算是廢物，你也要選我。」

「廢物就該扔掉！」說着，他隨手一揚，就把樹桿扔了。

「你，你這卑鄙的豬？」

克勞斯說着，掄起拳頭朝弗列德的下巴揮去。弗列德早料到有此一着，身體一閃說：

「要幹就來吧！誰怕你。」

於是乎兩人就在草叢裡扭成一團，打得難解難分起來。

「停手！你們不要打架！」侯斯特在旁叫着，可是身小力弱的他，對倒在地上的兩人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在一旁看得挺沒趣的，他忽然想起那克勞斯撈起的樹幹來，如果拾到它，拿來當個古玩藏着倒也不錯，於是乎，他轉過身去，思索着弗列德拋却的方向。那該是離此不遠的草叢後面。

他撥開刺人的羊齒叢，在野生的灌木中間找路，一面留心自己不要被凹凸不平的地面拌倒。這時的太陽突然沒有剛才那麼熱了，他抬頭看了看，一片黑影在那太陽的週圍。

是不是雲呢？可是雲沒有這般的厚度，而且不能把陽光一下子減了這麼多的威力，正當他在爲這個問題思索的時候，耳朵裡突然聽到一男一女的答話聲。

「你這個笨瓜，大笨瓜。」女的聲音。

「憑什麼妳說我笨？」男的問，很不服氣的樣子。

「我就不相信我在學校裡，功課那麼好，有什麼事

妳告訴我，我不懂的。」

「好好好，你懂，你懂，你看太陽都暗下來了，我有點冷。」

「喏，外套在這，要不要披上？」

「你冷不冷？」



「不冷。」

「要不要和我披一條毯子？」

「不要，妳說嘛，什麼事我不懂？」

「好，我問你，你在學校裡拿過獎狀不會？」

「當然，而且不止一次，只要一次考滿分，就可以拿到一張。」

※

「好，我問你，希臘文拿過滿分不會？」

「拿過。」

「數學呢？」

「拿過。」

「神學？」

「好幾回了。」

「德文？」

「這不是廢話，我問妳，妳是那國人來着？」

「那我問你，有一格事，你拿過滿分不會？」

「什麼事？」

「接吻！」

「唏！我不算這個，那有這個道理。」

「可是，你要吻我的話，我給你五個滿分！」

「真的？可不是爲我的功課好啲。」

「你看，我的皮膚都起了疙瘩了，當人們起疙瘩時，一定是天氣太冷。」

「要不要我給妳揉揉？」說着，他笑着挪近她，把她擁入懷中……

※ ※ ※

凱特和赫克豪這一刻，都拿着一塊墨片，不停的看着天空，這時的大陽已經剩下一個半月型，馬上就要成爲一個香蕉的模樣。

「香蕉，我最愛吃香蕉了，」凱特興奮的喊着，「可是它太貴了，除了在秋天，它都沒有什麼產量。」

「不，妳說錯了，香蕉不是在秋天出產的，它長在夏天，秋天有他自己可愛的地方。」

「真的嗎？我倒希望知道你對秋天有什麼看法，我總是以爲秋天就像徵一個盛季的結束，馬上冬天的嚴寒就要來了。好比人生，秋天就好比中年以後，什麼事都不起勁，只有等待老年了。」

「那裡，我對秋天有不同的看法，它好比一顆菓實，已經渡過了它青澀的年輕時代，嫩紅的壯年，此刻正是比成熟還要多出一點，帶了點酒的芬香。」

是在看，看那日月爭鬪。

「可是，人這時除了回憶，已經不能掌握什麼了。」  
「正是回憶，好的回憶，帶給人們如醉如醇的美感，想想看，凱特妳這一片鮮紅翠綠的莓圃，秋天不正是一個豐收的季節，是不是？」

凱特只是出神的看着這年過半百的男人，誰能相信這位面色紅嫩，精神奕奕的鰥夫，也曾有過如刀割般的喪妻之痛？同時，在她心底，正有一種異樣的情愫，在滋生，發芽……

※ ※ ※

轉眼間，這大地被一層的黑暗籠罩了，鳥兒不再歌唱，風不再呼哨，爭鬪的兩人鬆開了彼此的拳爪，擁抱的人也放開了彼此的臂膀。他們只是呆呆的看，看着那天空的太陽……

月影已經把她的翅膀，護住了炎陽的烈焰，在浩瀚的天際，有的只是懷懷懂懂的雲影，水面上不再有如銀片般的波光，所有的船隻都停航了，山岳爲自己加蓋了黑色的縐衣。

人們在一剎間感覺到了大自然的威力，世界的渺小，無光無亮的可怕，萬物都屏住了自己的呼吸，他們只

剎那間，由另一頭，不是開始日蝕的那一部份，看出了月球在移動她的脚步，一點一線，一條寬帶的陽光重又伸了出來，黑暗的世界又露出了他的面目，這時紛紛響起照像機的喀喀喀拍照聲。人們又重新喘了一口氣，新的陽光新的希望，誰說不是呢？  
這所有的經過，只有詩人的心靈不會枯竭，他很快的在紙上寫下了這些字句：

「彼不停眨動的双目，

剎那間勾起了黑暗的窺視。」

惡神的翅膀，

無情的攔住了她熱情的光芒。

能有多少時候，

光明丟棄了她的盔甲？

不消等待，

那喜樂又重返人間。

他終於找到了最佳的句子。





漫畫：登陸地球。

# 山本五十六之死

Burke Davis 作  
黃文範 譯

## 前言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太平洋區的美國監聽站截獲了日軍拍發的一則最高機密電報。由於日本人並不曉得密碼已被譯破，而讓美國人得到了無比重要的消息——日本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將要往前進海軍基地視察，行程中要到布干維島的布因基地。

山本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冒險地接近美軍戰線過，華府與珍珠港間電報頻仍，決心下達了，千里殺將，致山本於死地。

最接近的美軍兵力，是在被圍攻的瓜達康納爾島上，戰鬥機飛行員剛剛獲得新型的P-38「閃電式」戰鬥機，加掛副油箱以後，他們便力足以使山本還在空中時加以攔截然後返航，可是瓜達康納爾島上的人們，却只有兩天的時間準備來出這一次任務。

困難多端，要能够達成任務，P-38戰鬥機的飛行員必須不經陸地，貼海飛行五百哩；在絕對準確的時間裡撞上山本，突破護航的零式戰鬥機，把他擊落以後返航回基地；僅僅就領航的問題上，就不能擔保萬無一失。

布克·戴維斯（Burke Davis）寫過四部傳記——其中一部是美國空權先知「比利·密契爾事件」——幾部軍事史、和四部小說。爲了寫二次世界大戰中這最富於戲劇性



、決定性而改變了歷史方向的一擊，他到處訪問親身參與斯役的每一位美國人；在日本史學家與傳記學家處，搜集了有關山本很多前所未道的資料，以文學的筆法，原原本本道出了是役的經過。

本書引人入勝的高潮，便是一次猛烈、出色的空戰；但就全書而論，不僅只把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攔擊重加創造，而且對布干維島上空的山本，以及執行這次任務的美國戰機飛行員双方的傳奇，都有了詳盡的報導。

## 一、孔雀東南飛

早晨八點零一分，珍珠港海軍總部的一樓走廊上，情報官雷頓中校皮鞋的橡皮後跟，輕快而有節奏地踏過塑膠磚，去向總司令提出簡報。這天早晨，雷頓手中一份用舊的卷宗夾裡，帶了一紙死刑判決書。

海軍號兵剛剛吹過升旗號，餘音仍然裊裊地在空氣中盪漾。大樓前面和山下五百呎的港口艦艇上，正升起了國旗，艦隊和機場正在忙碌，通往檀香山市區的道路上，車輛首尾相接。這一天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四日，夏威夷各處瞭望相接的海軍基地，已經展開了戰時一天中的工作。

十六個多月以前，日本機群曾經攻擊過這裡，使美國陷入戰爭。——這次攻擊是日本的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所發動的，日本海軍中這位最具雄心，和最可怕的戰略家，擔任日本聯合艦隊的總司令，現在正破題兒第一遭進入一處戰鬪區——或許正在美國飛機的威力圍以內，他這次行程的密令，今天正夾在雷頓的簡報文件中。

遠在一九二九年起，雷頓便在東京任職，同很多日本軍政首要相處得很融合，日文的說與寫非常流利。他對山本認識很深，相信他很少向尼米茲將軍帶來過比這更緊急的情報。

雷頓通過站在總司令辦公室外面的陸戰隊衛兵，點頭答禮。辦公室門外掛着一幅標語牌，上面寫着：

「寧為雞口，毋為牛後。」

國家，也和個人一樣，必須把握時機！」

總司令馬上就會聽到要如何運用這句機敏的格言了。

一面牆上的鏡子下面，懸掛着一把武士刀，這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從一艘攻擊珍珠港而被擊沉的日本袖珍潛水艇艇長屍體上所處獲的。

雷頓中校同上尉侍從官在外面的辦公室中，交談了幾個月來每天上午常說的幾句話，就像是用海軍術語寫成一幕劇本裡的演員。

「『總座』來了，現在要見你！」侍從官說，那時正是八點零二分，雷頓來得很準時。他走進太平洋艦隊兼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的辦公室，尼米茲用低柔的德州腔調親切地招呼他。

像往常一樣，雷頓坐在總司令旁邊靠牆的一把椅子上，身後有一扇窗戶，敞開的窗門外面，對着一堵專供「總座」打網球和手槍射擊的水泥擋牆，辦公室裡靜得連走廊上陸戰隊衛兵的脚步聲都聽得到。這間辦公室使人聯想起山上一些海軍營舍中的夏威夷茅室，印着鮮艷華麗花朵的窗簾，配合着一些竹椅——這些都是海軍眷屬撤走以後留下來的傢具，現在却在總部裡用上了。總司令辦公桌上散佈着好幾個紀念品的煙灰缸；辦公桌玻璃板下面，壓着一些措詞嚴肅的格言，還有一頓麥克阿瑟將軍簽名的照片。

雷頓把截獲到的一封信日本電報呈給尼米茲，電文剛剛由通訊情報組破譯出來。他說：「我們的老朋友——山本

尼米茲開始看電文帶着期待的神情緊緊閉上了嘴，他穩穩當當地正坐着，看來瘦削而健康。他起床才兩個多小時，早餐前在山上散步走了好幾哩。總司令的一隻手在日見稀疏的灰白頭髮中搔過，左手已經缺了一根手指頭，那是很久以前海軍第一部柴油機發生意外的結果，當時尼米茲正在試造。他迅速瀏覽敵人的這幾頁文件。

總司令後面有一扇窗戶，雷頓還是看得到馬卡巴拉死火山山麓的青綠岩頂，遠下方是珍珠港的北端海峽，許多



油槽和福特島的尖端，仍然留着一些殘跡，使人想起蜂湧而來的日本轟炸機和魚雷轟炸機；在他的視界以外，是被炸沉的「阿利桑那號」主力艦，它那銹蝕的上層結構，仍然矗出在海面上。

尼米茲在看電文的時候，雷頓心中回憶起戰前在日本，閃過一九三七年秋天一個冷濕的日子，他曾在保留給天皇狩獵的御獵場，山本五十六大將作東，款待一批日本、美國、英國、和荷蘭的海軍官員獵野鴨，雷頓似乎還聞到醬油、生薑、和野鴨肉在火鍋裡油煎的濃香味，他們從一條運河裡順流而下，用長把的獵網兜捕野鴨，山本對着這些嚇得撲騰騰又鳴又跳的野鴨放聲大笑，大聲鼓舞，那是雷頓從沒有見過的日本另一面，風趣、友善、殷勤、和高貴。他以主人身份把每一道菜大量分給每一位來賓，一個矮矮壯壯、整潔、而活躍的身形，拿着日本清酒或者威士忌酒，大踏步來回走動，殷殷勸酒：「乾杯！乾杯！好朋友間應該熱烈！」雷頓也同這位海軍大將打過橋牌，山本打得很好，也有自信心，連連贏了兩局。這次狩獵結束時，山本的一種近乎形式的恭謹，向每一位參與的官員贈送幾隻天皇的野鴨。

尼米茲所看由雷頓帶來的敵軍電文，是關於山本在距離檀香山四千哩外南太平洋各島上的詳盡行程計劃：

「聯合艦隊總司令訂四月十八日視察巴拉里島、錫特蘭、及布因諸地。行程如次：

○六○○——乘中型攻擊機離拉布爾（由戰術機六架隨行）。

○八○○——抵巴勒里，立即換乘驅潛艦赴錫特蘭（由第一基地部隊準備艦隻一艘），○八四○抵錫特蘭。

○九四五——乘驅潛艦離錫特蘭，一○三○抵巴勒里。（運輸：錫特蘭準備突擊艇，巴勒里準備汽艇。）

一○○——乘中型攻擊機離巴勒里，一一一○抵布因，在第一基地部隊司令部午餐。（海軍第二六航空隊首席參謀應列席。）

一四○○——乘中型攻擊機離布因。

一五○○——抵拉布爾。……

如氣候劇變，則順延一日。」

四月十八日是星期天，這一回，洩漏了日方重要將領每一小時的行程，提供了莫大的機會。如果山本遵照這份時間表，那就會是他的致命傷，唯一要做的就只是策劃一次攻擊了。

尼米茲微笑道：「你的意見如何？我們該打算把他幹下來嗎？」他那飽經風霜的面孔上，藍眼睛顯得更為深邃，總司令業已在牆上的太平洋地圖上研究，澳洲上方的島群界線，看去像一條綠色的鎖鏈，連貫着直到新畿內亞島的東北方，從俾斯麥群島到所羅門群島，綿延一千多哩——正是他派了海爾賽將軍去抵擋山本的前線。

好多年以後，雷頓對當時情形仍然有很鮮明的回憶，雖然不能把當時談話的全部每一句都再寫出來，却從沒有忘記對注定山本死亡所作的鎮靜討論。雷頓說：

「假定我們有飛機能夠對他加以攔截——一定得用飛機——，我假定總司令首先應該考慮，幹掉他以後，我方會有甚麼收穫？」

在他們那邊，他是獨一無二的人士，他是一位以雄心萬丈的戰略條件來思考的日本人——在這方面，美國人比日本人多。年輕的官兵們崇拜他；在日本，除開天皇以外，對民心士氣可能沒有一個人比他更重要。如果能把他幹下來，就會使作戰的日本海軍士氣沮喪，您是懂得日本人心理的，這件事會使日本舉國張皇。」

尼米茲同意了：「與我有關的一件事是，他們找不到一位更厲害的艦隊總司令。」

他們討論了日本幾位久為人所稔知的四星海軍大將，雷頓概略列舉他們的事業能力、經歷、個性、和景況：「正和您所曉得的一樣，山本是所有海軍將領中的翹楚。」

「是的，好了，還有別的事嗎？」

「報告總司令，沒有了。我認為打擊敵人的心臟是一條健全的原則，這是克勞塞維茲的優秀原則。珍珠港、威



克島、荷屬東印度群島、和緬甸，山本的確成了他們首度勝利的象徵，這次是的大好機會。」

「如果我們把他幹掉了，日本人會不會採取某種報復方式——增加更多的攻擊？」

「我們曉得他們一天天捉襟見肘，」雷頓說：「光是戰間飛機飛行員和所有飛行大隊的兵員，已經刮到了桶底，現在我們的攻擊已經使他們疲於應付，我看不出他們會增加攻勢。」

尼米茲的回答幾乎是心不在焉，靜靜的眼光依然瞪在地圖上：「這對我們的士氣不會有任何損害，想想對海爾賽和密茲契會多麼鼓舞，他們把珍珠港事件當成了對個人的侮辱，一直都在等着有這麼一天報以顏色。……這是在海爾賽的活動範圍以內，如果有辦法，他一定會找得到的。好吧，我們試試看。」

尼米茲又想到：「如果由於這一回而牽累到譯破密碼那可危險，那會在以後吃虧。」

「我們不該把這件事去碰運氣，」雷頓說：「為甚麼不對所有有關人員來一個瞞天過海，就說這消息是從拉布爾附近的海岸監視組來的，太平洋戰區的人都認為他們神出鬼沒。」

尼米茲扯下一張便條紙，寫了一則電文，拍發給駐在新卡利多尼亞島諾密亞南太平洋總部的海爾賽，詳細道出了山本即將拉布爾到布干維島的行程：「如貴屬部隊具有攔截、及擊落山本一行之能力，即授權貴官擬訂初步之計劃。」

「我們把細節交給海爾賽去辦，」尼米茲說：「他還有四天可供準備，他需要這段時間。」

就在十四小時以前，也就是四月十三日下午六點差五分，在華希瓦附近一處無線電台的監聽員，收到一則日文的密碼電報。這位監聽員是太平洋艦隊無線電組許多無名官兵中的一員，他們每天分成三班，經常收聽西太平洋與南太平洋日軍發報員拍發的電報。五點五十五分的這份電報也夾在好幾百份電報中間。起先，並沒有甚麼跡象顯露出已經展開了大戰期中最驚人的攔截，這是海軍情報署密碼破譯人員的成就。

這份電報出現在珍珠港的戰間情報組時，遠在天邊的那位日軍發報員差不多剛剛結束發報。華希瓦的海軍監聽

員，用一部以日文「假名」作鍵盤的靈敏打字機打下來，這部打字機同時打在電傳打字機紙帶上，紙帶跟着輸入發報機裡，自動拍發到戰間情報組。

戰間情報組辦公室在地下室，配有衛兵和圓拱形的鋼門，裡面是一批才智絕倫的密碼專才，他們的代號是「皮下注射站」。地下室的人員對這份截獲的電報，從四月十三日入暮起，到十四日清晨，整整工作了一夜。

華希瓦站的電報傳進來，裝了「國際商業機器公司」打表機的房子裡震滿了機器聲音，操作人員把日文密碼在卡片上打孔，放進機器，機器呼呼轉動，卡卡地響，經過一陣以後，打出了電報的新面目，輸出來的一份解密後的明碼日文電報。

這種電動譯密碼機在海軍高級將領中夙具盛名——它是協助贏得中途島戰役的秘密武器，那時它把日軍作戰命令譯得非常詳盡，使得美軍航空母艦指揮官，得以依照自己的隱匿接近路線加以攔截敵艦。這種吵人的機器是戴爾中校的產品，他是海軍官校畢業生，以密碼分析的嗜好，發明了很多方法來加速手譯碼的艱苦工作，也成了密碼分析機的創始人。

這天，戴爾的機器業已安排好密碼鍵盤，來破譯日本海軍中使用最廣泛的最高機密密碼美國人稱為「Z」的這種複雜密碼，一共有四萬五千個由五位數字組成的密碼，使用時以十萬個也是由五位數字組成的「亂數表」兩者相加為密碼。過去三年中，散佈在華盛頓到菲律賓的海軍人員已經把它破譯出來，不管日方每過一段時間就改變「亂數」，仍然能够跟得上。在這個星期二的晚上，「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的機器中，貯在的資料非常完整，甚至連四月一日——不到兩週——敵人新採用的「亂數」都在裡面。（註）

譯破了的電文，由機器室送到通信分析室，其中一位匆匆翻閱一捆捆敵人的電報，發現這份下午五點五十五分的電報，帶着一個不常見的地址號碼，便加以標誌使別人注意，他把電文遞給廬斯威陸戰隊中校，這是位翻譯組的老手，戰爭開始以前曾在東京擔任過三年的「語言軍官」，他馬上着手翻譯。

這份電報從機器裡出來時，本文差不多已經全了，但是廬斯威還填上了幾處空白，並且要戴爾中校和他的副手



華特少校幫忙。戴爾就是發明這部神奇機器的人，使得這些機器就像是他大腦的延伸擴大。他在密碼上提供了幾個「亂加數」，這份電文就更完整了。萊特是一位紅頭髮、魁梧奇偉的大塊頭，從事解譯密碼的工作幾乎同戴爾一樣久，認出了這些密碼的代號是一些地名——是一連串的所羅門群島中的島嶼和基地。

RR就是拉布爾，日軍的主要基地；RXN是巴勒里；RXE是錫特蘭，這兩處都是布干維島外的兩個小島；RMP是布因，布干維島上的一處基地。在這份簡潔的電報中，詳細指出了這個星期天山本從拉布爾到布干維島的往返行程。

電報末尾的簽署人是日本第八艦隊司令城島茂海軍少將。第八艦隊司令部就在布干維島南方不遠的錫特蘭島上，盧斯威認出這位司令剛剛調來南太平洋戰區，不久以前，城島還在東京擔任裕仁天皇的海軍侍從武官。

盧斯威看看日曆，這一天快要過完，已經沒有多久了，有人會想到下午的記載，他趕緊把最後這份電稿送給雷頓中校。

四月十四日當天晚上，尼米茲得到從新卡利多尼亞島諾密亞發來海爾賽的副司令——威金遜海軍少將的回電。海爾賽這一陣要在澳洲待上幾天，由於他不在，威金遜便決定了這次行動有可行性，駐在所羅門群島的聯合航空隊指揮官密茲契海軍中將認為從瓜達康納爾島起飛的P-38戰鬥機可以執行這個任務，於是就在海爾賽公出期實施計劃作為。

四月十五日早上簡報中，尼米茲同雷頓討論了山本這一案，就發佈了正式命令。尼米茲在命令後面，私人對海爾賽寫了兩句：「萬事順遂，一戰成功！」

任務開始了！

這天簡報完了，尼米茲的心情很好，中午在手槍靶場裡射擊，找年輕的官員來一較高下；傍晚他坐了陸軍送給他的一輛「美國海軍機密號」灰色吉普車外出，駕駛兵把他送到威基基海灘遠離人群的所在，他把毛巾和濕衣服掛

在海防刺絲網上，縱身入海，作他每天一哩的游泳運動。不久又回到辦公桌上，靜靜地修改作戰計劃，把戰爭向他統轄下的六千五百萬平方哩戰區更向西移。尼米茲是一位謙和而活力充沛的人，從不炫耀他那種孜孜不息而殘忍的意志力。有一位參謀後來提到，他的辦公室確實是世界軍事設施中最有效率的地方，惟有在極少有的暗示着重要情況下才發揮工作。尼米茲在他一些幕僚前背誦一些他非常喜歡的格言，還談到為甚麼主力艦列為「女性」，用過晚餐還玩了玩紙牌。

這樁秘密並不只是珍珠港曉得，到四月十五日，華府也聽到了有關山本任務的謹慎謠言，所引起的人們閒談和傳說，還會流傳上好多年。在阿拉斯加的荷蘭港，七根直上寒霧高達三百呎的天線下面，一位無線電員截聽到了敵海軍總司令的行程，便把這份密碼電報傳往珍珠港和華府。華府的譯電、翻譯人員也像珍珠港人員般同時工作，五小時內就揭露了這項秘密，兩地的情報人員對山本的任務馬上交換情報資料，甚至速密碼的「亂加數」也在內。尼米茲知道這份截獲電報的第二天，海軍部長諾克斯——他是老羅斯福在西西戰爭中義勇騎兵第一團中的宿將——就接到了山本事件的文件，但卻沒有在官方收文簿裡留下記錄。

年事已高的諾克斯，住在碇泊在波多馬克河邊的「美洲松號」海軍遊艇上。四月十五日這天，正像往常一樣，海軍部長在六點三十分起床，爬上河崖，到華威頓堡作一次輕快的散步，然後慢慢吞吞走回艇上，作柔軟體操、淋浴、按摩、和進一頓豐富的早餐。八點鐘他重又出現，紅紅的臉色上容光煥發，在無框的夾鼻眼鏡後面，双睛炯炯有神，坐車去上班。這時他已經六十有九了，可是看起來要年輕十歲。

諾克斯到了辦公室，便着手處理當天的業務，第一位來見他的，是一位沒有登記的訪客——海軍情報助理參謀長柴克里斯上校，向他簡略地報告山本的事情。他們討論的詳細經過與結果一直沒有透露過，柴克里斯敘述山本會在星期天飛往「手掌」的飛行計劃，請求把這位日本海軍總司令幹掉。根據一本書中的記載，從部長辦公室裡透露出來的消息，諾克斯以為這件事無關宏旨，直到中午同幾位官員進餐時，談到古代作戰時，双方的勇將都被派出來



作一次將對將的死戰；諾克斯這時才想起來，該不該把山本幹掉？戰爭中暗算敵軍主將不是有例可援嗎？

海軍部長也打電話給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安諾德很熱心，他說：如果山本進入威力圈，當然要把他撿下去。諾克斯和安諾德想聽專家的意見，在這一點，傳說就渲染得離了譜：說安諾德把林白找來，商討「B-29」戰機的最長飛行，而林白又去找洛克希德飛機公司（製造「B-29」閃電式「戰機」的廠家）的梅耶爾，因為自從這種發動機戰機出廠以後，他便主管修護。

事實上林白根本不在華府，事後才曉得「山本任務」，這位名飛行家也根本不認識梅耶爾。

有一項報告很有憑據：諾克斯曾經把這個問題向羅斯福總統報告，獲得批准執行這次任務。

四月十三日，羅斯福總統已經坐火車離開華府，到南部和西部的軍事基地去訪問，以後三天晚上都在喬治亞州和阿拉巴馬州。官方記錄中，這段時間並沒有接到諾克斯的電話，記錄上他們兩人最近一次晤面是在三月二十四日。他們交談過有關山本的事，却故意從記錄上把它刪掉了。

而就華府少數人所曉得的，政府中一些高級部會辦公室裡，却已傳聞擊落山本的計劃。

史平克海軍少校，是海軍情報署一個稱為「O-R-I-G-I-N」處「日本組」的組長，他是位語言專家，珍珠港事件以前不久還在日本。在這個四月半的幾天中，史平克處理看華府與珍珠港間有關山本的大量文電，大部份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他本人對這份計劃的由來一無所知，只曉得其中包括了一份截獲的電報，但是他以為這個決心是由華府下達，因為這許多文件都出自那裡，而且「因為其中包括了政治上、與心理上的重要理由。」

對史平克來說，這份計劃正在策劃之中，因為辦理這一案的其他情報官員，經常打電話找他，問這份日本電報中的精確意義，他做完這份工作，印象很深，這件事所下的決心，華府和珍珠港都有一份。

在白宮地圖室值班的莫特將軍，是一位通信專家，每天把有關戰爭的新聞彙編成戰報，拍發給總統專車上的陸海軍侍從官轉呈給羅斯福。莫特把「山本任務」轉遞到專車上，但就他所曉得的說，羅斯福總統對這個決心並沒有採取主動措施。「總統把這件事交給軍方辦理。」莫特說。事實上，有一份請以總統授權的命令正擬好了轉發給南

太平洋，這份命令的簽署人是諾克斯。

在這商討的匆匆兩三天中，珍珠港與華府間往返電報頻繁，對尼米茲下達「准如所請」的命令，使在他那一戰區中刺殺山本已經不成問題，差不多大家都同意了。正如馬里遜將軍後來所寫：「尼米茲只向華府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消滅山本是否對我方有利？……日方是否有更優秀人才取代山本職位？』對後面這個問題，情報方面的答案是決定性的：『沒有！』」

剩下來只有說服諾克斯了，還是柴克里斯上校才得到他的支持。進行這一案下達決心中，這位上校使其他官員瞥見山本這一案行動的慌忙而大為困惑。

柴克里斯的辦公室在「十二號大樓」，是一處馬球場上海軍機密禁區中其貌不揚的一棟「臨時」，建築禁區四週都由甫自瓜達康納爾島回來的陸戰隊老兵擔任警衛，他們虎視眈眈，奉令在晚上看見水池裡反映出模糊的日本人影也要開槍。這棟建築物的另一端，馬里遜將軍和他那些為數眾多的史學人員，正在撰寫大戰中的海軍戰史。

「十二號大樓」的另一端是情報署單獨的一個組，稱為「特種作戰活動組」，主持研究的是法拉哥組長，他原是一家匈牙利報紙的資深記者，二次大戰中，從阿比西尼亞到波蘭淪陷，他目擊身經了歐洲大多數的戰爭行動。雖然他是敵僑，却在盡力為美國情報工作。「我們並不是真正的情報工作，」他回憶：「只不過是找麻煩，我們策劃對敵人的破壞活動，——大多數是用別針去戳戳，騷擾他們，使他們苦惱。」

「特種作戰」經由間諜向敵人散佈夸誕的謠言，對德國潛水艇播放廣播。有一次以重要手段向德國海軍實施生物戰爭，派了好些剛得性病的姪兒到馬賽的風化區裡去。

四月十五日，柴克里斯到了「十二號大樓」辦公室，他是指揮海軍情報的助理參謀長，擔任過多年對日本的破壞活動，自從一九二〇年起，就在華府與日方連續派來的間諜鬭爭。

在美國，認識山本五十六的人，沒有人比柴克里斯更清楚。

這位助理參謀長這天早上止不住心中的興奮，他手中拿了一卷文件走進辦公室，法拉哥看出了他的情形：「他



就像是剛吃了金絲雀，顯然他有一樁最大的秘密，看樣子他要幹點甚麼，要不然就會爆炸。」

柴克里斯把法拉哥找到外面去，走到大樓後面的庭院裡，他們沿着倒影的水池慢慢散步，柴克里斯就把他胸頭的重壓抖了出來。

「以我來說，諾克斯真是奇怪，」他說：「他有個機會把山本打下去，可是他却受良心責備。——他在找一件先例，公然不顧創意。」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給法拉哥看，那是海軍軍法處長對這次策劃行刺合法性的報告，柴克里斯大發牢騷，說有些官員害怕皮爾遜（華府專欄作家——譯註）和國會的調查委員會，只怕日本海軍更厲害。

法拉哥瀏覽了一下吳德遜將軍的這份簡短報告：因為日本人不經宣戰而以偷襲攻勢，轟炸了珍珠港和菲律賓，他們是世界各國中的非法份子，業已不能受國際法的保護。

柴克里斯告訴法拉哥，準備一份名單，列舉在戰爭中殺死敵方主帥的先例，他用一種非比尋常的堅持口氣說：「我們一定要他們把他幹掉，他是我們在太平洋上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敵人！」

「利奧波德三世如何？」法拉哥說：「德國人突然把他抓走；拿破侖三世如何？他只是被綁票作為俘虜；再說，還有位匈牙利國王，一五二六年死在戰場上——你也可以這麼說，是被謀殺掉的！」

「好極了，」這位海軍助理參謀長說：「還有沒有？」

「一時之間還想不起來，多給我一點時間，我們就可以多舉幾個先例使他們抬不起頭來。」

「沒有時間了，」柴克里斯說：「儘快寫份備忘錄給我，由我親自帶到諾克斯那裡去。」

他帶著法拉哥那份在戰爭中行刺先例的名單，一個人走向部長辦公室。

x

x

x

x

遠在南太平洋，有關「山本任務」的電文，在美軍各級指揮部中往返，愈來愈見緊急。四月十六日，也就是尼米茲下定決心後兩天，海爾賽發了封電報給駐在瓜達康納爾島的密茲契，這位所羅門群島航空隊司令上汪剛剛開始第三週。

密茲契在滿急的朗加河邊司令部裡閱讀這份電報，視線所及，是他麾下簡陋的戰鬥機着陸場和漢德森機場。他在帆布帳篷下，揮汗如雨，不時拍着蚊子，他的辦公桌就在一個用壞了的內務箱頂上。

電報上面，海爾賽以開玩笑的方式寫着一行暗示：「好像這隻孔雀會準時飛去，揪下它的尾巴來。」密茲契只有一天半的時間。

（註）自從一九一〇年起，亞德勒（Herbert O. Yardley）這位古怪的天才，在他的「黑室」工作中創造了奇蹟，那時美國便已經譯破了日本的密碼。儘管亞德勒在著述中洩漏了他的譯破，很多日本專家仍然自認他們後來使用的機器密碼無懈可擊，而堅持亞德勒的「譯破」，一定是偷到了密碼書才能達成。

一九二六年也有同等重量的成就，華府一位默默無聞的密碼專家——歷史上稱為「安琪小姐」的，譯破了日本專供最緊要通訊用的海軍密碼。自從那時起，美國三軍，尤其是海軍，多年來都在監聽日本外交上與軍事上的通訊，連攻擊珍珠港前的幾個月也在內。

直到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譯註），日本一艘巨型潛水艇「一」號（艇長板本榮一少佐——譯註），艇上載有數以千計的密碼本，被紐西蘭護航驅逐艦「鸛駝號」攻擊，在瓜達康納爾島擱淺。在艇上獲了寶貴的「亂數表」，一九四三年四月策劃「山本任務」時，即由珍珠港的情報人員加以利用。

## 二、獵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一點三十分，在帝國艦隊國內錨泊地的島海，「大和號」主力艦上的官兵都在整夜守候戰爭開始的消息。



山本五十六不顯眼地坐在角落裡的摺椅上，半閉着眼睛，幾乎動也不動，對於參謀們緊張的切切私語，就好像是充耳不聞。他是一個黝黑、體格健強的小個子，整夜的等待已經使制服滿是皺紋。他身上有古龍香水的氣味，雖則已經是五十七歲了，儘管兩鬢早生華髮，看去仍然像是只有四十五歲。

他左手殘廢的三個手指頭不時輕輕敲着坐椅，可是那堅定、深沉的面色却絲毫沒有變化。艦隊的戰務登陸作戰參謀渡邊安司大佐，認為在這段時刻中，「大和號」作戰室裡只有山本是最鎮靜的人。這位冷冷的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總司令，正在發動一場使四十萬美國人和一百二十二萬日本人喪生的戰爭。

東方三千哩外的夏威夷，正是十二月七日早上六點鐘，珍珠港北方不遠處，一支二十三艘戰艦編成的特遣艦隊，正在起飛艦隊機群去攻擊美國基地。山本五十六所要收聽的消息，便是這支仍然保持着無線電靜默的艦隊。

山本的作戰室裡燈光明亮，高級官員俯看一張海圖，研究夏威夷群島附近的水域，南雲忠一海軍中將的特遣艦隊現在應該到達那裡了。

山本的參謀長福留繁海軍少將，即將調任海軍軍令部主管海上作戰的第一部部長，他在看另一張海圖，用日記記下內心的見解。官員們不時瞄瞄掛在隔牆上的海軍小銅鐘，山本看來就像已經睡着了。

「到時候了！」有了說。雖則那麼遙遠，旗艦上的官兵都看到了航空母艦機群在黑夜中起飛的景象。等到攻擊珍珠港結果的消息報來，他們在杜島錨泊地的旗艦上幾乎等待了兩個小時。馬上他們就曉得南雲是不是一經出敵不意；對山本來說，他一生的準備只爲了這一場他曾經反對的戰爭。——但是爲了這一戰，他已經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戰艦部隊。

### 藝妓稱他為「八十錢」

他左手的兩隻手指頭已經沒有了，這是在東鄉元帥麾下對馬海峽殲滅俄國艦隊時負傷的光榮痕跡。所以山本五十六上酒家時，藝妓們吃吃笑着，降低了修指甲的價錢：「十隻手指頭，要一元；八隻手指頭，八十錢！」

這隻殘廢的手，正是山本大將嚴肅生活的圖騰，這件事一直盤桓在他的心底。多年以前，當他的長子誕生時，山本變得出奇地畏縮和沒有自信，最後他向岳母表露了他的焦慮：「他的手，——這孩子的手，他有五隻手指頭嗎？」——一陣寬心的大笑後，他成了習俗上得意的父親，揶揄着自己說：「常聽說我應該十指俱全，不過始終……」

海軍和外國的外交人員都知道他是一位特出的日本海軍官員，服裝整潔，毫無錯失，幾近視矚，和彬彬有禮。同他親近的人，發現他是一個富於感情、愛憎強烈、天真爛漫、孩子氣、和惡作劇的人。年輕時他以戲劇性的方式進入藝妓室和船上艙艙而得大名——進去就頭朝下倒豎蜻蜓，頭頂着地，兩腳朝天，一動也不動，表示他對力的控制。他也經常演農人的舞蹈，這是一種激烈、輕快的舞步，還要在頭上頂着幾個盤子，熟練地保持着平衡而不掉下來。

他出生在日本西北部一個遙遠的鄉村裡，他的父親高橋貞吉是一位校長，給他命名為「五十六」，這個特殊的名字，表示這孩子在「一八八四年四月四日」出生時，他的父親正是五十六歲。

五十六的童年生活非常嚴酷，他在長岡中學接受運動訓練和軍訓，也從學校中一位美國傳教士那裡唸英文，從他父親那裡學習書法，這在後來成爲他一生樂此不疲的藝術。

小時候，他是個難以預料的孩子。有回在一位朋友家中，女主人看見他嚙食物時很驚奇：「五十六，我相信你甚麼都能吃，像你這種胃口，除開這枝鉛筆以外，沒有一樣東西保得了險。」五十六說一樣都沒有，這位女主人一下子可嚇壞了，她聽見這孩子啃咬木鉛筆的聲音，簡直是令人難以相信，她眼盯盯看着他若無其事地把鉛筆碎渣嚙了下去。

他十六歲時參加江田島海軍軍官學校的入學考試，在三百名考生中以第二名考取。日本海軍的訓練方式非常嚴格，學生要到一艘帆船上遊弋一年；每年夏季每一名學生都強迫作一次十哩遠的馬拉松游泳，這次游泳總要淘汰掉十分之一的學生，山本幾乎沒有畢得了業。正值那年——一九〇四年，日本偷襲旅順港俄艦而開戰，這一戰使日本成爲世界強國，山本在東鄉元帥指令下參加對馬海戰，當時他在「日進號」巡洋艦上，還只是一名年紀輕輕的海軍少尉，他在家信中說：



「砲彈開始在我頭上飛過，我並不覺得害怕……一發砲彈打中了『日進號』，把我震得不醒人事。等到我醒過來，才曉得自己右腿受了傷，左手兩隻手指頭不見了……可是到清晨兩點鐘，宣佈作戰勝利時，甚至連受傷的人也歡呼起來。」

日俄戰爭後，他的雙親逝世，五十六就由長岡市富有的山本家族收為養子，他也繼承了「山本」的姓，這種風俗，在日本遠比西方普通。山本也就和當地的三橋禮子結婚，禮子是當地一位奶農的女兒，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兒女。（長男義正，長女澄子，次女正子，次男忠夫。——譯註）

山本一生最愛好的是賭輸贏，他是日本海軍中「圍棋」與「將棋」的冠軍，也玩西方的「撲克」和「橋牌」，玩的時候精神貫注，全力以赴。

五十六是一位倔強和超傳統的人物，可是在注重傳統的日本海軍中，他的升遷却是扶搖直上。也像美國的比利·密契爾一樣，他對軍用航空早有遠見。一九一五年他告訴一名美國記者說：「未來最重要的艦隻，是一艘能載飛機的戰艦。」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他在哈佛大學唸了兩年書，專攻「石油」與「美國飛機」兩門課程。由於他這種勤奮，美國好幾家石油公司都向他提供職位，他却已在策劃在空中進行的海軍作戰。

他在日本國內，成為建立海軍航空兵力的先驅。一九二三年，他擔任新成立的霞浦海軍航空學校的教育長，他同飛行生一起上課，研究全部課程——包括理論、射擊通訊、連飛行課程通通在內。由於他堅持要在學生中找一個最差勁的飛行生，共同橫飛過日本而引起學生的擁護；在校時同學生一起參加馬拉松長跑得第二名，雖則那跑第一名的學生，年齡只有他的一半，因此他深受學生愛戴。

山本是一位嚴格的老師，儘管夜間飛行造成很多學生死傷，他還是堅持要作夜間飛行教練。他說只有奇襲攻擊，才能在戰爭中獲勝，所以日本飛行員必須晝夜都能飛。他不禁止學生喝酒，反而常把清酒送到學生房間裡，而他自己却只喝茶。他解釋說：「我任官以後就沒有喝過酒，我發覺自己的頭腦不夠強，喝了酒就不由自己，所以就戒了酒。」

一九二五年，山本重赴美國，在華府擔任海軍武官，這一次奉命研究美國的國防工業。在他以前有很多日本武官在華府做諜報，但是沒有一個比得上山本，當時他的對手柴克里斯，就察覺了這種改變：「他以前的同僚只注意戰術性的情報，像射擊技術、我們車輛的數據、戰鬥序列……等等。現在的日本海軍武官處似乎對戰術與技術資料不再感興趣了，日本的採購單內，突然變成了最高戰略方面的運作問題，戰術事項交給下級去辦。這位海軍武官有興趣的是大事情，他對戰爭有興趣……山本晝夜縈繞的是航空母艦、海上與空中兵力的聯合作戰。我常覺得攻擊珍珠港的初步計劃，就是在華府這裡他那從不休息的腦筋裡策劃出來的。」

一九二六年山本大佐調回日本，對他未來的敵人估價不高。有一次他告訴一位美國記者說：「美國海軍是玩牌和打高爾夫球的社交海軍，一支太平盛世的海軍。」他已經調到與海軍性質完全不同的一座大樓裡，在一九二七年，日本業已有了四艘航空母艦，而快速的驅逐艦，更是超越「當時十年到十五年」，艦上配備的五吋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美國驅逐艦上方始出現。在這支迅速成長中的海軍，很多改革都可以追溯是源於山本，他原任航空本部技術部長，後來又晉升為航空本部長。

一九三四年倫敦海軍會議中，使山本成為知名人物。自為海軍首席代表，他決心打破條約准許的主力艦比例——五比五比三，對英美有利而不利於日本。這種比例，他斥為一種「國際降級」，這是一九二一年華盛頓裁軍會議中，美國強迫日本所接受的比例。美國外交官所以能氣勢迫人，是因為他們譯破了日本的密碼，美國曉得日本不會公然接受這種海上劣勢，却總會順從了這一比例。美國譯破了密碼這一回事，日本一直到十三年以後還不知道。

一九三四年初，山本乘坐橫越美國大陸的火車首途赴倫敦。他的坐車是一節上了鎖的車廂，同隨行人員通宵打撲克，謝絕了記者訪問。有一次他打破了沉寂，對日美戰爭想法加以嘲笑，這種想法是比利·密契爾在國會議員預言過的。

山本說的是一種溫和的保證：「我對美日間關係的看法，與密契爾將軍的角度不一樣，我從來沒有想到美國會是潛在的敵人，日本海軍的作戰計劃裡，也從來沒有包括美日戰爭的可能性。」在倫敦碼頭，他告訴訪問他的記者



說：「日本不能再順從這種方式的比例，敵國政府計劃對於這一點，沒有妥協的可能。」經過為時兩個多月、無數次筋疲力竭的談判，他堅持日本不會再受限制條款的約束。

在會議桌上，他的態度溫和友好，雖則英美代表的立場並沒有動搖，但是其中一位代表三和好久都還記得山本私底下激烈的詞句：「只要我們等得久，總有一天我們能消滅英美。」在他的眼睛裡閃耀着沒有外交風度的眼光。

這次會議並沒有達成協議，舊條約已經廢止，日本可以放手建立她自己所要求的海軍了。

山本一行凱旋歸來，在東京受到海軍將領和國家主義派份子兩千多人的歡迎，在他們行列前導下前往皇宮，天皇向這位倫敦的勝利者道賀。

他在東京被舉國視為雄獅的當兒，山本却愛上了一藝妓河合千代子。他頭一次見到她是在月木區一家高級藝妓樓的酒會上，這位姑娘看見他那殘廢的手笨呵呵地揭不開漆器的湯碗蓋，想過去幫忙，却傷了他的自尊，便魯莽地加以拒絕：「別管我，我自己會做得好！」使得她氣得不理老闆的生氣憤然離席。

過了幾晚，千代子又碰上了山本五十六，一位認為山本將來會成為海軍元帥的海軍將領，把千代子向他介紹：「對他要好一點，」這位將領說：「不久這一位就會成為我們最偉大的司令長官——元帥！」

「我看他倒像個鄉巴佬！」千代子說。山本不禁哈哈大笑，他想像中也自認為是一個質樸的鄉下孩子，在罪惡東京的紙醉金迷中，摸索自己的途徑。千代子也為這位小個子的笑而馬上吃吃笑了起來，後來對他的農夫舞，以及那種令人驚奇的倒豎蜻蜓特技更是轟然喝采，從此便開始了一段艱緣，到他死時一共持續了八年。

山本從倫敦凱旋，幾個月後便有了事實，日本向英美照會，她已不再接受海軍條約。許多船塢中，四週由高牆圍了起來，世界上四艘超級主力艦中的第一艘「大和號」開始安放龍骨。山本在外表上仍然對美國親善，常同美國海軍官員作社交的往返，謙恭地接受他們對一連串事件的抱怨——像蘆溝橋事件；南京大屠殺、對其他中國城市的屠殺；「誤」炸「巴納號」砲艦；轟炸中國境內美國教會主持的學校、醫院、煉油設施；以及艾蜜麗·歐哈特（美國名女飛行家）在日本託管的太平洋群島中失蹤等等。

對內，山本催促海軍要新型航空母艦，兩艘時速三十四節（哩）排水量三萬噸的巨型航空母艦「瑞鶴號」與「翔鶴號」正在建造中，他理想中的海軍即將實現。可是海軍將領卻並不具有全部權力來指導日本境內各種事件的方向，海軍的戰備還沒有完成，却被陸軍軍閥推在一邊，尤其是關東軍的首領，他們已有征服中國的胃口。

自從一九三六年起，陸海軍省便對國際事件具有否決權，到了一九三九年，更為激進的陸軍，業已在中國境內從事冒險，要求日本在世界大戰中加入德國和義大利。山本也像大多數海軍官員一樣，反對簽訂軸心公約。他一點也不是和平解決派，而是怕陸軍忽視了美國的軍事力量會釀成大禍。陸軍則由於以新聞檢查制度完全控制了新聞界，根本沒有評擊而趨向戰爭，山本雖然極力督促海軍準備作戰，但是却提出反對。

一九四〇年，近衛文磨公爵組成新內閣，與德義簽訂軸心公約，這一步看來與美國的衝突必不可避免，首相便請山本去商討這個問題，山本說海軍沒有準備：

「如果我奉令作戰而不顧後果，最先六個月到一年中，我可以縱橫無阻，但到了第二、三年則毫無信心。三國同盟公約既已簽訂，無法可施，目前已達這種情況，敬希您能竭力避免對米作戰。」

山本寫了封信給「全日本勞工階級聯盟」會長笹川良一，信中對戰爭的結果作了預言式的警告，在他死後還聽得到這封信的餘音：

「閣下有言：『知山本已率艦隊出海，至為安心』之語，曷勝汗顏。弟唯不分晝夜，謁盡一己之力，但期磨鍊海軍實力耳。對聖諭『毋輕小敵，不畏大敵。』心中不敢或忘也。」

日米間一旦爆發戰爭，我軍取得關島、菲律賓、甚至夏威夷、舊金山均不足恃，必進軍入華府在白宮簽訂條約而後可。弟不悉放言高論日米所爭之執政當局，對此結果是否具有信心？是否準備作必要之犧牲？」（註一）

海軍知道國內一個極右派團體號稱「神兵」，已經將山本列入暗殺名單，便迫他接受派出的保護；海軍大臣米



內急忙派他下部隊，去擔任聯合艦隊總司令，這是使他不致於被暗殺的安全職位，也是海軍最高的榮譽。

山本有兩年時間來使艦隊準備接受考驗，在第一次海上演習時，這位新總司令看見艦隊航空兵力還只是剛剛開始學習，可是當時他除了改進艦隊戰備以外，也在從事戰略性的計劃作為。自從一九〇〇年起，日本海軍以美國為假想敵的作戰計劃，戰略上都等待敵軍侵入西太平洋，然後以優勢的兵力與火力加以圍殲，這也就是指定日本海軍的作戰。山本視事後不幾個月，便着手把防禦的邊界向東移，移向通過馬紹爾群島的一線上，使海軍得以執行更積極的戰略。

長期的訓練使艦隊的作戰準備有了飛躍的進展。一九四〇年四月和五月間，山本率領了艦隊出海演習，魚雷轟炸機群死死釘住了曲折行駛的航空母艦和主力艦不放，使得裁判官判定艦隊有一半失去戰鬥力。「大和號」上，山本同參謀長福留繁少將注視着這次演習的結束，他說：「看來好像沒有一支艦隊能對抗魚雷轟炸機而還能保全。」

福留說：「是否決定性的海戰要靠魚雷轟炸機的時代到了？」

山本意味深長地望了他一眼：「你也想到過對一支毫無警覺的艦隊加以攻擊更為厲害麼？」

山本再沒有提到魚雷攻擊的事，直到義大利傳來消息，說英國機群炸沉了錨泊在大蘭多港內的三艘義大利主力艦。他要求在羅馬和倫敦的海軍武官遞出詳細報告。大約一個月以後，也就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山本使福留大吃一驚：「現在對珍珠港加以空中攻擊是可以實現的了，尤其我們的訓練進行得這樣好。」這是他頭一次提到打擊美國在太平洋的基地。

山本慎重其事地說：「我要你找一個人來計劃這件事，要找一個資深的飛行官員，沒有受到傳統作戰的影響；我要一份對艦隊空中魚雷所有問題的參謀研究——這件事不能同別人、所有艦隊參謀、所有的人提起。」

福留繁建議的是大西瀧次郎海軍少將，一位海軍空權的倡導人，他得到其中意見的要求後，便把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大隊長源田實中佐找來。

源田以敬佩的心情把計劃瀏覽了一遍，馬上說道：「很難，但是可能！」

雖然有保密的措施，可是關於珍珠港計劃的謠言很快就在東京官方中流傳。一月中，秘魯大使館舉行酒會，一位日本外交官酩酊中大吹：「米國艦隊必會消失！」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這樣記着：

「東京盛傳日本正策劃一旦與美國破裂，即以全力對珍珠港實施強大奇襲，當然我已將這事報告政府。」

華府把這份報告轉給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李墨爾將軍，上面簽了意見：「海軍情報署對此類謠言無法置信。」

四月中，大西和源田向山本呈上一份訂名為「Z號作戰」的計劃大綱，把兩大困難——在珍珠港淺水中發射魚雷，以及獲致出敵不意攻擊的必要性——分開，大西認為這個計劃有百分之六十的成功機會；福留則沒有這樣樂觀，他認為只有百分之四十。

山本並沒有被困難所難倒，五月中，艦隊便開始作出擊珍珠港的訓練。海軍中最優秀的飛行員都調來作投彈和發射魚雷的攻擊飛行。山本選定了九州南方的鹿兒島灣，由魚雷轟炸機作數以週計的飛行訓練。機群轟然飛掠附近的鹿兒島市區，便猝然俯衝到離港口海面幾呎的高度——這種接近路線同進攻珍珠港極為相近——機群在一條長長的防波堤上飛掠過去，選定這條防波堤，因為它很像遠方美軍基地成排的主力艦群。

練習不斷進行，直到每一個飛行員對準目標飛了五十多次投雷航路；每天它們都在海岸視線以外的航空母艦上降落，然後又掠過海浪飛回基地。鹿兒島市民漸漸對這些飛機和這種費解的飛行動作習以為常，他們稱為「海軍馬戲團」。

不遠處便是在訓練中的轟炸機中隊，領隊是淵田美津雄中佐，在一個小砂丘上，對準一艘主力艦輪廓的標靶投下練習彈；海灣更遠處，俯衝轟炸機正上下翻騰轟炸標靶；源田實和幾位飛行員、和魚雷專家則沒有這麼壯觀，他們在附近水域裡，用木質安定面試驗魚雷，一直到飛好了淺水的投雷航路為止。

飛行員只曉得他們正在練習一種特別任務，或許是在一場新戰爭事件裡。像淵田這些重要人員，則得了這一秘密的提示。有源田告訴他說：「你可別聲張，一旦我們攻擊珍珠港，已經選定了你擔任總領隊。」



四月中，福笛把一份機密文件交給第一航空艦隊參謀長草鹿龍之介海軍少將，那是厚厚一本有關珍珠港的詳細數字、情況、和謀報，草鹿大吃一驚，看過後認為很完備，但是只缺一處要節——沒有攻擊計劃。

「那正是我們要你去擬訂的。」福笛說。草鹿起先困難重重，等到他上「大和號」與山本商討時，仍然滿懷疑慮。

「計劃很動人，但是極為冒險，」草鹿說：「最壞的是，南雲中將不喜歡這個計劃。」

山本笑了：「你在想，這個計劃是一個賭鬼做的夢，你認為我只會打麻將、下將棋，其實也還有其他的考慮。」

「山本把草鹿叫到一邊輕輕斥責他，說話的聲音只有他聽得到，以免他在別人前面丟臉：『珍珠港是我的意思，我需要你的支持。我們一定要把它推動，這是我們對米戰爭的唯一希望。我希望你能說服南雲，但是請你不要再反對我，我要督導這個計劃完成。』」

草鹿忘不了山本的圓滑手段，他告訴一個朋友說：「誰也得支持一個那麼待你的人。」他便協調航空母艦艦隊、魚雷轟炸機、俯衝轟炸機、和高空水平轟炸機，擬訂一個詳盡的攻擊計劃。

山本對部屬的訓練從暮夏進入初秋，有了所屬能完成任何任務的保證，便決心事先克服各種反對，現在，山本已把他的作戰線移到了通過夏威夷、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的中太平洋線上。

九月份，山本帶了他的計劃上東京去舉行為期幾天的兵棋演習。海軍軍令部對於這個計劃並不熱心，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大將更不會批准。會議雄心勃勃地轉移到其他方向，決定同時攻擊馬來亞、緬甸、所羅門群島、中太平洋其他島群、荷屬東印度、和菲律賓，惟有夏威夷似乎是大冒險了。這次演習會議的結論是，即令進攻珍珠港得心應手，攻擊的代價太大，將會損失兩艘到三艘航空母艦。反對的真正原因，還是由於這個計劃的違反正統，「激烈地反對日本海軍業已建立的海軍戰略思想。」永野也警告說，他們必須予野村大使和來栖三郎特使以時間，在華府達成談判。

山本繼續進行訓練，就像是全海軍已經全體一致地支持他的計劃。十月九日，他在長島灣的「大和號」上，召

集了幾百員艦隊官員。他告訴他們日本面臨戰爭或者被扼死，警告他們海軍務必準備應付任何急變。

聽眾中有一位年輕的驅逐艦長原為一，對他來說，總司令的姿勢遠比所說的話更具威脅性，他寫道：

「山本簡短的訓話，聲音低沉，然而却像晴天霹靂般的打擊，每一位官員都目瞪口呆，我覺得不能動彈。」

山本大將訓話完畢，緊閉兩唇，環顧大家，就像是要瞪住每一個人的眼睛。他從台上慢慢走開時，看來他憂鬱多於嚴厲。」

日本準備作戰，事情進行加快。近衛公爵與內閣辭職，由東條英機組閣，但永野仍然沒有批准對珍珠港的攻擊。有天晚上，山本與渡邊下將棋時，山本一拳重重打在桌子上，渡邊吃了一驚，山本憤憤說道：「渡邊，我要辭職，他得批准，否則由他去打仗我不幹了。」渡邊只有陪笑，「開始做吧！」他說，山本也對他笑笑。不幾天以後，海軍軍令部下達了命令，「准即實施Z號作戰」。

訓練更見緊張起來，現在，距消滅美國艦隊的準備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了。山本麾下的突擊部隊正自待命，十一月初，他下令給南雲，在本月下旬準備率領特遣艦隊自內海發航。他那深具信心的態度，對一位老朋友也沒有露出一絲焦慮。

四天以後，他下令特遣艦隊出發，他把這次來臨的戰爭，寫信給已經退休的同學堀悌吉中將：

「言之憤然，……天命也，再爭論得失尚有何益？目前狀況已屆『獨使至尊憂社稷』之階段，但祈最後聖斷能拯救當前形勢。以目前情形言，國境日艱矣！」

弟目前處境至窘，須決意從事私心所反對之舉，毫無他途可循，惟有全力推動以求此一決定之



遂行，斯亦命也夫！

我輩此舉差矣！……………」

「聖斷」並沒有下達，裕仁天皇似乎無所依助。十二月一日舉行御前會議時，東條首相奏稱英美的要求，威脅了日本的繁榮與生存，外交上竭盡最大努力依然失敗，陸軍與海軍正準備一戰：「情勢已經到了這一地步，」東條奏明：「皇國除對米、英、蘭進入戰爭外，別無其他方法。」天皇靜聽未發一言。

天皇靜靜地離開會議，接受了政府的一致決定。

現在，山本的特遣艦隊已遠在航程中，駛向一處秘密的會合點。

×

×

×

×

四艘巨型航空母艦，「瑞鶴號」、「翔鶴號」、「赤城號」和「加賀號」，還有兩艘輕型航空母艦「飛龍號」、「蒼龍號」，由兩艘主力艦、三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三艘潛水艇、和八艘油輪護航，好像是分別出發作例行的任務般，一艘跟着一艘消失。十一月二十一日，最後一艘駛到了荒涼的千島群島中的會合點——單冠灣，這一處錨泊地四週都是白雪皚皚的山峯和稀落的漁村。爲了怕氣候惡劣不能實施海上加油，艦上帶了數以千計的油桶；保密措施極爲嚴格，任何垃圾不准拋棄艦外，廢物就在碼頭上焚毀，官兵都禁止登岸。

在他們後方的內海，仍然拍發着艦隊通常的大量無線電報，山本的參謀爲了欺敵，把各航空母艦上原來的無線電由發報兵留下來，使敵人的監聽台仍然聽得到他們特有的發報特徵。

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雲中將在「赤城號」上主持一次最後的會議。十一月二十六日，灰霧濛濛的黎明中，艦隊發航，向東駛進了酷寒的勁風裡。

特遣艦隊在大海中行駛，每天都在霧中，一到拂曉總是發現洶湧的海浪把油輪推散很遠，總要由驅逐艦花上好幾個小時把它們帶回原位。

航空母艦上，飛機捆紮在甲板上，機翼相接，飛行員時時刻刻在檢查和使發動機加溫。底層，各級飛行部隊長正詳細研究珍珠港和檀香山市的計劃，大多數人在「進行攻擊」。這次攻擊已經展開，但是知道的人員並不多。艦隊向前行進，駛進了阿留申群島和中途島間的浩瀚大洋中。

十二月二日這一天，山本拍發了一則電報，終於停止了大家的提心吊膽：「攀登新高山！」也就是「進行攻擊！」攻擊開始了，通告全體官兵，所有船艦上幾小時中都是「萬歲！」和「勝利！」的歡呼聲。第二天，在詳盡的任務提示裡，所有的飛行員都在練習自己的新指定工作，研究珍珠港、各處機場、和福特島上的目標。

草鹿龍之介在他官艙裡鎖着一幅大型的珍珠港石膏模型，現在也把它搬到「赤城號」的機棚甲板上來加以講解。十二月六日清晨，山本的最後電報拍發給「赤城號」：

「時機已至，皇國興廢在此一戰……」

全體官兵奉令各就部位，升起了東鄉元帥在對馬海戰中具有歷史性的「Z」字旗，擴大器中廣播出山本的電文，官兵熱烈歡呼，一些官員作了使人感奮的訓話，特遣艦隊轉向南方。

第二天，十二月七日的清晨六點鐘，第一批攻擊機群起飛，一着魚雷轟炸機四十架，俯衝轟炸機五十一架，和淵田率領的高空水平轟炸機四十九架。

這第一批一百四十架飛機（註二）剛剛在歐胡島北面飛過一堆白雲，淵田的轟炸機群高度爲九千呎，他在雲洞裡看到下方的海岸線，港口、美國艦隊、檀香山市區、和分佈各處的基地與機場，似乎都靜靜地在酣睡中。幾分鐘以後，淵田以信號槍打出一發信號彈，表示已經獲得奇襲。

七點四十九分，他向各機發出預訂的無線電報展開攻擊：「突……突……突……突……」四分鐘以後，當魚雷轟炸機還在對下方的主力艦群飛投需航路，而炸彈還沒有投下時，淵田向海外的南雲急急發出一個電報，表示奇襲成功：「老虎……老虎……老虎……老虎……」（註三）

遠在北方的「赤城號」上，南雲和草鹿收聽到了這一則電訊，他們抑壓着感情，靜靜地彼此握手。



由於一種奇怪的跳越電波，遠在三千里外杜島錨泊地正靜候報告的「大和號」，也收聽到了淵田在轟炸機上發出來的低能量電訊。作戰室裡的緊張打破了，年輕的通訊官匆匆跑進來大聲叫道：「收到『突連續信號』！收到『突連續信號』！機群正攻擊中！」他把電報遞給值夜參謀，值夜參謀以結結巴巴的聲音報告出來：「各位已經聽到了，發報時間是三點十九分！」

參謀長福留繁看看山本，總司令雙唇緊閉成一條薄薄的嘴唇白線，以一種嚴肅的表情瞪住了值夜參謀。

繼任的參謀長宇垣纏少將轉身對着在作戰室艙門邊的通訊官問道：「你是直接收到飛機的電報嗎？」

「是，參謀長，直接收到的！」

「好極了！」宇垣說：「好極了！」

非常高興的通信官鞠躬敬禮退了出去。

馬上，南雲發來的電報也接二連三傳來，證實奇襲成功：巡洋艦一艘被命中……一艘主力艦……地面有三十架飛機被炸毀，二十七架正焚燒中。詳盡的戰報報來時，山本根本沒有改變表情。

另外收到的是美國人一則明確電文，顯然發報員情急而沒有譯成密碼。「大和號」通訊官報了出來：「日本人正在攻擊，這不是演習！日本人攻擊，這是真的！」官員們轟然大笑，福留看見山本臉上露過一絲笑容。

在珍珠港時間下午一點，淵田降落在「赤城號」上，急於重行加油掛彈再興攻擊，飛機機群業已擺列成行準備起飛。他走上艦橋，却置身在激烈的辯論中，南雲不准對珍珠港再作一次攻擊，不管淵田如何懇求，始終不為所動，他堅持：「業已獲致預期效果。」淵田和別人一再爭論，說仍然有大好的目標存在；美國的防務業已支離破碎；尤其，另一次攻擊或許會把美國的航空母艦群誘進打擊的距離以內；這一切都沒有用。

下午一點三十分，「赤城號」改變航向，準備駛回日本，以訊號通知特遣艦隊遡隨。

「大和號」上的山本，對遠處的行動，似乎有第六感般料事如神。

「那就可是太棒了，」首席參謀說：「如果南雲再攻擊一次——把海軍基地夷平。」

山本眼睛中閃耀着怒色，似乎是對自己說般輕輕說道：「南雲馬上就會回來了！」

幾分鐘後，特遣艦隊的報告傳來，證實了他的話。

福留繁在破曉中走上甲板：「我深深呼吸着清晨的新鮮空氣，多麼安靜的清晨——雖則我國的大戰今天已經開始了！清晨多麼平靜！我們的總司令多麼寧靜！」

第二天，山本和渡邊兩個人對坐下將棋，聽到短波收音機裡傳來美國的廣播，他們聽着羅斯福總統向國會演說請求宣戰的緩慢、低沉的聲音，痛苦地提到「這可恥的一天」。

一位電台廣播員說，美國人正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舉國憤慨激昂，要求報復。

山本專心靜聽，微微笑着，可是等到廣播完了，他的面色非常憂鬱：「渡邊，太糟了，太糟了！我不曉得我是誰先死，如果我比你先死，你要啓奏天皇陛下，海軍自從開始起就不是以這種方式來策劃的……」

註一——（原註）由於日本民衆從來沒有料到對美作戰而大感震驚，所以在攻擊珍珠港以後的第十天，這封信由日本宣傳人員加以改竄發表。這封曲解山本原意的信件，使得很多激怒的美國人相信以爲真：「任何時候日米間爆發戰爭，本人並不滿足於僅只奪取關島、菲律賓、夏威夷及舊金山，且正預期在華府白宮指定美國和約。」

註二——（譯註）本書中沒有提到攻擊珍珠港擔任「制空」的零式戰鬥機，根據卜朗奇氏的「老虎！老虎！老虎！」一書的記載，第一批攻擊珍珠港的日機機群中有零式戰鬥機四十三架（「赤城號」「加賀號」各九架；「蒼龍號」八架；「飛龍號」「瑞鶴號」各六架；「翔鶴號」五架）合計應該是一百八十三架，本書中只列一百四十架，漏列了零式戰鬥機，實誤。

註三——（原註）日軍採用「老虎！老虎！老虎！」的密碼表示「奇襲成功！」是採用日本的諺語：「虎行千里必自歸」而來。



# 起見



著者 原珠珍  
譯者 林俊德

原著：(Peral S. Buck)

我會爲種族的差別而痛心疾首。我抵抗它又向那些使我如此感覺的人開戰。我的心理宛如填滿了可怕的黑色炸藥，不再有容納愛的餘安。在我十九歲邂逅傑克以前，我從未對任何人發生過興趣。世界是我的仇敵，而我用雙倍於我身受的輕蔑和厭恨擲還給它。

這是我經過像我這類女子，看上去像白種人，實際上是道道地地的黑種人，才會遭逢到的辛酸事件之一以後遇到傑克的情形。當那白種男人走近我身後時，我正在醫院廚房裡做沙拉，他是醫生和護士飯廳內的交通車侍役。以前我也曾瞥見他長滿面顴的臉嬉皮作狀地看着我，但我一直沒法避開他。這個作爲紐約市立醫院沙拉女郎的職業，是我所能獲得的最好者，所以，我決不想自尋麻煩。

他穿着軟底鞋躡足走近。緊靠我身後站着。我所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他的手正沿着我的臀部向上摸着。一直到圍住我的腰部。他的呼吸滾燙，吹在我的頸上簡直使我作嘔。我戰慄着，可不知怎麼辦才好，當他開始把我拉後靠着他的時，我實在忍無可忍，急速鬆開面對着他。「不要打擾我。」我喘着氣忿忿他說：「你沒有權利——」

他佯笑着重又伸手拉我，同時輕聲說：「不要小題大做，否則我將眼看妳被開除。來吧！乖乖地就範。妳像什麼？儼然白種女人似而，也許妳看來確像白種人，但妳却瞞不過我，我可以肯定地說妳是有色人。」

我伸手將指甲既深且狠地抓入那白人的醜陋面頰，他握緊拳頭，我想他正預備打我，恰在這時，一個沈着而溫和的男人聲音在大廳門口響着：「是怎麼回事？」我們二人都嚇了一跳，那白人在看到站在那兒的是什麼人以前確很慌張。一個高大年輕的有色人，他穿着醫院實驗用的白色夾克的棉布褲子。那白人滿口咒言惡語，用肘在有色人的肋骨上推了一下並衝過去。

「滾開些，黑人！」他高聲地嘲罵着。

我屏住氣，等待那有色人攻擊他。豈料他什麼也沒有做，祇是向後站開些，讓那卑鄙自負的傢伙昂首闊步走了過去，他甚至絲毫不動聲色。

突然，我倒出奇地狂亂起來。我向他上下打量着，好像他是什麼微賤的東西不屑一顧似的。

「奴才！難道你還怕那惡少不成？爲什麼不抓住他？表示一點丈夫氣？」

在他說話以前，眼睛深處先射出熾熱神采。「這又

有什麼好處？如果我們之間有一場博鬥的話，可能我們兩人都會打碎飯碗。而我認爲妳正需要的職業和我同樣地殷切。我名叫傑克辛博生，任職於動物研究實驗室。」

「我是納茜·摩爾。」我也自我介紹。

他笑着伸出手來，因而我不得不也伸手給他，他有親切愉快的笑容和大而堅實的手。一種奇妙溫暖的感覺滲過我的心房，好似某些東西在我身內溶解。

「很高興遇到妳，納茜。」傑克說：「可以再見妳嗎？」

「謝謝你。」

他再度向我閃着微笑，並搖擺着走下大廳。我回身做完沙拉。我的手指打顫，因此好容易才使它們回復成像我往常所喜歡的一樣可愛。

就這樣，我遇到了傑克。

要明瞭傑克爲我所做的和他對我所生的影響，我必回溯到很久以前。在一個巨大嘈雜，充滿煙霧的南方城市裡，一天早晨，他們在一家孤兒院的階前發現我正在呱呱哀號。我要哭的委實太多了。一個無以爲生的有色女人的母親，和一個一無長處的白種男人的父親，並



沒有給他們的孩子好的生活開始。

他們在貧民區裡找到我的母親，正和二個年歲較長的女人在一起。她告訴他們我的父親是一個白種人，但她不願吐露他的姓名。她不過由說她不需要我。我在孤兒院長大後聽到這消息，感到頗不自在，我不太苛責我的母親，在貧民區那樣的地方生活要變好是很不容易的。但我痛恨我的父親，爲的是他在我體內灌入了白色的血液。這對我又有何用？歸根結底，我還是個黑種人，縱使我的必色白得冒充得過。

我的知己朋友麗玲甚至比我還白一點，並且她又有如烟的藍色眼睛，當我們一同離開孤兒院時，她會興奮地向我耳語：

「我將上北方去，爲自己找到一個女招待的好差使，甚或可能充當店舖的書記。我會應付過去的，沒有人會想到我不是白種人，可不是？他們會好好地對待我的，我已厭倦於受人嘲罵。和我一同走吧！納茜。」

「就像我自己也是白種人一樂，」我遲緩地說：「這樣魚目混珠又有什麼用？或許在有些人看來妳確像個白種女郎。麗玲，但是這決不會也不可能使妳真的變成白人。」

得了醫院的工作。彌沙夫人是那兒辦理伙食的主管和她一起工作很要得。我想她是我所喜歡的第一個白種人。然而我仍趨避顧忌，也並不顯露我的感覺。我所知道的白人並不喜歡妳對他們表示友喜。

我的生活祇是從我的房間到醫院，再從晚上回到我的房間。醫院裡的男人他們以爲我是有色人，一定很容易上鉤，可是我從未和他們有過什麼交往和約會。因爲我對這樣的交朋友懷有戒心。

認識傑克以後，我想是傑克的什麼吸引了我，我想那是一種善良，它使我鬆下我一向的戒備。因爲我確信在他微笑的背後決不致藏着卑鄙。他的沈着安詳的語調，好似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驚嚇或擾亂他。在我們第一次約會以後，我爲了會叫他奴才而感到羞愧萬分。傑克不是那種人，他足夠勇猛，但並不踴躍好鬪以生事端。醫院裡無論任何黑白人都喜歡傑克，並且尊敬他。

我和傑克第一次約會那天，當我下班時，他在雇工的進出門口等我。我們在醫院附近進了晚餐，乘車到城市，那時已是垂暮，電燈通明，店舖櫥窗雪亮。我自己將永不顧到那兒去，那對我真是過大而嘈雜。但有傑克挽着我的手臂保護我穿過人群時就截然不同了。他說要

這幾乎使她發狂。他很快地說：「祇要我覺得自己是白種人，我就得像白種人一樣地行動。妳還是跟我走吧！」

在黑暗中，我感到自己嘴唇扭曲着。「不，」我粗澀地說：「我永不想成爲自己身份以外的人。」

這決不是說我爲了自己是有色人而感到驕傲，祇因我不想冒充白人以獲得合適的工作，並讓人家像白人一樣對待我。

因此，麗玲走了，我也沒再聽到她的消息。或者在她通過進入白人世界的封鎖線後她確是快樂的。我想。我開始沿着向紐約市的海岸線一路工作而上，一面留心閱讀，直到知道了許多關於那城市的一切。我憧憬的走過街道，看到那些巨大的建築，和所有漂亮的汽車和人們。

費了將近二年的時間，我才抵達紐約。我爲人洗滌盤子和打掃房屋，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

最後我終於證實了所有我夢想着的一切。然而，紐約並不是我想定居下來的城市，我的城市，是黑人居住的哈蘭姆地區。

因此我找到一個黑暗而安適的地方作住屋。同時獲

是我願意，我們可以逛得更久一點。我們愉快地欣賞着熱鬧而迷人的夜市。

傑克不像我是個孤兒，他來自一個很好的家庭。他說：「我小時候當我逃學時，母親常把我關在黑暗處。」

我笑着，不過我已記不得自己最後一次的笑是在何時了。從那一夜起，我對傑克已頗有好感。這真像他扭亮了我身內的燈光，使我感到非常輕鬆愉快。

傑克有一個很好的職業，照料那些作爲知研究用的動物，並且把牠們收拾清潔。他對此似乎心滿意足。事實上，他是這麼機警能幹，使我不時地想着，他不至於找不到比這更好的工作。

「你和那些大廳內來往的白人醫生一樣地好。」我忿忿不平地說：「你也應該是一個醫生，以代收拾他們的物料。」

傑克柔順地說：「要是我想這樣做，我相信我也能够。納茜，有些有色人確也當了醫生，這一點想妳也知道。」

「但那對他們有多困煩？」我說：「對於黑人，什麼事都要艱難些。」我想我的音調一定充滿了痛苦，傑



克握住了我的手。

「從此我們不會再有什麼難事了，納茜。」他簡截地說。

現在我們已心心相印，我相信這就是他向我求婚了。我們正坐在市立圖書館後面雅緻的小公園內的板凳上，當傑克那麼說時，我抬眼看見二個路過的白人水手，其中一個向旁的同伴不知說了些什麼，於是他們都看着我，我和傑克冷笑着。笑得好像我們是動物園籠中的猴子而不是有心靈的人類，我用儘我所能表示的厭恨凝視他們，直到他們面紅耳赤地走開。我向後靠在傑克的肩頭，覺察自己一直僵直地坐在那兒，心裡充滿了對那些水手的憎恨。

「納茜，親愛的，不要那樣做。」傑克溫順地說。

「做什麼？」我驚駭着問。

傑克望着我，黑色的眼睛閃耀着愛情的光彩。「不要憎恨別人，如果你這樣做，徒然損傷了自己。我也看見那些白人笑着我們，要是我們是白人的話他們也可能這樣笑我們的，那時妳就不會這麼狂亂了，甚或妳自己也會笑着，表示妳知道他們對妳毫無損傷。相信妳懂得我的意思。親愛的，妳心想如何對待別人——憎恨或友

「是傑克辛博生。他在動物研究實驗室工作。」我說。

「好極了，」彌沙夫人興奮而快活得像我自己正感覺到喜悅一樣地說。「他是個好孩子。告訴我，我將送妳些什麼結婚禮物？要是傑克能請幾天假，我也就給妳幾天假期。」

「噢，彌沙夫人。」我忍不住開始哭泣，她這樣做使我感到太好了。

彌沙夫人向我迅速地緊抱了一下說：「親愛的，現在告訴我妳決定什麼時候結婚，我們好把事情安排一下。沙拉我可以自己做，我不願失去我所能雇用的最好的沙拉女郎。」她笑着，溫和地拍着我的肩膀。

她以前從未說過這一類話，我祇能想像或許那是由於我從未給她一個。向我表示好感的機會。傑克講得不錯，如果妳對別人好，他們也會對妳表示好感。

我和傑克結婚，請了五天假，雖然我們沒有能力遠行，但那還是非常美滿的蜜月。我們外出，吃了一大野餐，看了一場電影，又去康奈島的海灘暢遊，然而，要是我們祇是坐在圖書館後面公園內的板凳上我也決不在乎。身為傑克的妻子已足夠令我心滿意足了。我想。

善——人們也將同樣地回敬妳，這對於每一個人都是真理，不管什麼人。」

我暫時靜默着坐在那公園的樹蔭下，傑克的手穩固溫暖地握着我的。我想起我一向在孤兒院內所有的困惱，爲了憎恨那些保姆，於是在長大後我仍然和人疏遠，懷疑而且懼怕。我開始覺得羞愧，傑克是這樣的健全和善良，而我所能給予他的却祇是秀麗的面龐和痛苦憂感的心靈。

「我想以後或者我不會再像你所說的那樣了。傑克，也許我的心裡以後不會再有憎恨。」最後我自慚地向傑克說。

傑克將我擁入懷中吻着。喔，這時刻對我們是多麼有意義的時刻。我想。

次日，當我正在做沙拉時，彌沙夫人走進廚房，我向她微笑着招呼：「好嗎，夫人？」

「妳怎麼了，納茜？」她驚奇地問：「我相信這是我所看見妳的第一次笑顏，有什麼好消息嗎？」

「我，我要結婚了。」我羞慚地說。

「喔，我真替妳高興，對方是那個幸運小伙子呢？」

我搬進了傑克的房間。我掛上窗簾，鋪了新的床單，算是把房間整頓了一下，但是如此黑暗、骯髒，我也無能爲力。

不久，我發現自己懷了孕，我們很需要有一個孩子，一但有了孩子以後怎麼可以生活在這樣簡陋的房子呢？

傑克請醫院內最好的醫生爲我檢查。彌沙夫人告訴我，我可以儘我所能工作到何時爲止，這樣我可以多儲蓄些錢購置嬰孩所需要的一切。

當我懷孕六個月後，我辭掉了工作。

我走進去和彌沙夫人告別。她是如此慈愛而友好，我不禁爲之感動。

「納茜！」她責備我說：「妳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什麼叫做朋友？就是互相幫助。親愛的，現在我想起一個主意了——」

她告訴我關於一個新的房屋計劃，每一個房間都有陽光和現代化的廚房和浴室，並且還有上畝的空地可做孩子們的運動場。她的小叔是一位律師，和這建築很有關係，她將告訴他爲我們留一幢有三個房間的公寓。

我簡直不敢希望遲疑地說：「那——那是否祇給白人



住？」

彌沙夫人向我搖搖頭，笑着說：「白人和有色人都可以。這是市政府建築的，因為它是供給每一種族和每一個信仰的人所做安身的地方。」

我覺得眼睛潮潤，我設法咽哽出幾個感謝的字眼。我的心裡充滿了感激之情。

一星期後，彌沙夫人代我們加入了那房屋計劃，傑克和我跟她一起到辦公室去簽我們房屋的契約。

「我還是告訴妳們，」管理員帶着不悅的眼神冷冷地望着我們說：「妳們是搬進這公寓的第一個有色人家，而且這類情形會慢慢地多起來的，所有的租戶都應該知道這公寓是不受限制的。但我想或許妳們聽說知道這些事情。」

我看看傑克，但傑克却微笑着，堅定一如往昔。

「感謝你告訴我們，他彬彬有禮地說：「但我們一定會相處得很好。」

我抬起面頰，裝得和傑克一樣地勇敢。事實却不盡然，所有那些白色婦女將如此對待我？如果我對她們表示友好，她們是否也會以友好待我？正像傑克以前所說的那樣？

我感到說不出的輕鬆和充滿了活力，我梳理一下頭髮，塗上口紅，出外來到房屋後面的運動場上，所有的孩子們像蜜蜂一樣忙碌地玩着。他們的母親一同坐在綠色的韓國草上，有些還隨身帶了針線，這是多麼令人羨慕的景象。

一個大約有四歲的漂亮的小女孩向我跑來，有着藍色大眼睛和淡紅金黃的捲髮，她的小拳頭捏攏着，向我伸出後放開，手上面是一小撮沙土。

「這是一個蛋糕，」小女孩一本正經地說：「送給妳。」

唔——她是如此可愛，我正想抱緊她，我從她手裡拿了沙土在我手上撫手。「這真是一個很好的蛋糕。」我告訴她：「謝謝妳，上面還有糖衣可不是？」

她點點頭，因為我和她玩着這個小遊戲而使她美麗惹人喜愛的眼睛不停地舞動着。

一個年輕的女人迅速地跑上來攔住了她的手說：「天哪！陶瑞絲，這位太太才不要妳的整腳蛋糕，對不起！她來打擾妳。」

小女孩的母親向我微笑着，我也用快樂的表情向她微笑，她並沒有因為我是有色人而蔑視我。她邀我過去

我默禱着，但願一切對我們都很順利。

我們作遷移的準備。忙碌而快樂，時間就如飛一樣的過去。

搬進公寓的一天，我們讓搬運公司用車將傢俱裝運過去，傑克仍得上班，他要我答允在他晚上回家以前，不做任何事。

妳可以到陽台上去曬太陽。

我滿口允諾，但搬運工人走了以後我真不願讓自己離開公寓。它是如此美麗，清潔而新鮮，我不停地在那發光的櫥房內來回踱着。從起坐室的窗戶向外望到院中的草地和樹木，浴室雖小，但我可以充分地利用它，我旋開龍頭，潔淨的熱水流了出來。

當我們的孩子還小時，我可將他的坐車推到運動場上去，慢慢地他就可以和別的孩子一起在滑梯和鞦韆架上奔跑玩耍。我們的孩子將在這美麗的地方愉快地健康地長大成人。我想。

我閉眼向上帝作了以前從未有過這麼虔誠的感恩的禱告。我感激祂給我像傑克如此體貼的丈夫和彌沙夫人，這樣的朋友，以及那房屋設計的人給我們這樣上好的家庭。

見見另外幾個婦女，她們都對我很友善。陶瑞絲的母親是墨爾森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個貨車司機。我告訴她們關於傑克在醫院實驗室內工作的事，她們似乎很感興趣。

那些白色婦人如此對我好，對我真像是一個奇異的夢境，我簡直可以和我的新朋友我遠坐在那陽光下而覺得無限的快樂。

墨爾森夫人第一個站起身，並叫喚着在沙堆旁的陶瑞絲。

「今天我已經晒够了太陽，」她說：「喔！辛博生夫人，妳已晒成漂亮的棕色，妳的皮膚真像蜂蜜一樣。」

我的理智背後似有一個有韌的回聲——「染色？我漸漸明白，原來她以為我是白種人，我真不知從何說起。她們各自牽着孩子們回家，而所有的太太也都邀我去看她們的寓所及喝咖啡聊天。」

傑克晚上回來時，我奔過去緊偎着他。我告訴他下午的經過。「她們對我真好，」我說：「她們喜歡我，我可以相信。傑克，她們以為我是白人，如果她們知道我是有色人的話，不知又將怎樣呢？我如何能告訴她們



傑克用他大而溫柔的手將我的頭髮攏向後邊說：「聽其自然吧！親愛的，不要難過。當妳遇到人們時，妳不致跑上去說：『喂，我是一個有色的人。』所以妳也用不着說我是白人或有色人，慢慢她們總會知道的，在她們真的喜歡妳以後，就沒有關係了。納茜，世界上到處是善良的人們，不管他們的膚色如何，祇要他們的善良是出於內心的話。」

我抬頭接受傑克的吻，彼此緊緊着站了好一會。

第一個星期是太奇妙了，每天晚上，傑克和我整頓着我們的房間，我做窗簾，傑克則為我們檢來的舊貨上油漆。

每天下午，我在運動場上和墨爾森夫人以及公寓內的另外幾個婦女一同消磨時間。我從未得到機會提起我是有色人，因此，不久我也就將這些煩惱置之腦後。她們對待我正像我是她們的一份子，我也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

這些鄰居中還沒有人遇見過傑克，因為他上下班都比多數丈夫晚二個鐘點。因此星期天我叫傑克打扮整潔，穿起那對他十分適合的新運動衫。下午丈夫們將和她們的家屬一起到運動場上來。傑克和我也要下去。這將

她們的臉都緊繃着，對我們表示十足的反感。

我的眼睛裝滿着淚水，幾乎看不見週遭的一切景物。我敏感地覺得她們對我的態度和往常已不一樣了。我向傑克：「她們不再喜歡我了，傑克，讓我們回到自己的寓所吧。」

「不，絕不！」傑克緊抓住我的手臂。我從未聽他說話這麼嚴厲和憤怒過，她的頭昂得高高地，眼睛直視前面：「我們不能像被人擲石子似的狗一樣奔開去，我們走到運動場的盡頭再走回來以表示我們的堅決。」

他扶着我沿着過道前進，經過了兩邊的長凳列，當我們走過時，那些我會認為是朋友的婦女都將視線移開去，我不認識的人則一種驚奇的目光看着我們，好像正詫異我們竟有勇氣將自己混入白人羣中。我們到達運動場的盡頭，傑克令我轉過身來，又和我走回頭，他的手指深深嵌入我的手臂。

回到公寓後，傑克關上門，將背靠在上面，他看着我臉變得溫柔而可愛。

「真抱歉，親愛的，我也知道要妳跑那些路再跑回來是很尷尬的，但妳不得不這樣做，否則妳就沒有面目再見人了。」

是最大的試驗，她們都將知道我是有色人，我希望她們足夠喜歡我而不致和她們有很大而特殊的分別。

我們進了午餐後就同傑克來到運動場。我挽着傑克的手臂，向四週找尋我所認識的婦女，我認出一個住在墨爾森夫人鄰居的厄威曼夫人，就開始走向她。我看見她舉起手招呼了一下，但她的表情是冷淡的。

我聊以自慰地想着：「是太陽耀着她的眼睛了吧，當我向她揮手等她以為我認錯了人。」

在走道的另一頭，我看見一個住在我們對院公寓中的紅頭髮女人。她的眼睛針對着我，於是她將視線轉到傑克身上。而一件怪事發生了，她的臉上立刻罩上一層陰影，所有的友情從她臉上消失，她轉身急速走開。

「那是你的朋友，親愛的？」傑克看着我問。

我搖搖頭，低沉着臉。

我看見陶瑞絲在沙箱旁玩，我喚着，也許是我的聲音嫌大了些，所有院內的人都抬頭看着我和傑克。

陶瑞絲看見我開始奔跑，她的小腿在陽光中閃耀着，這時，有人伸手抓住了她，那是陶瑞絲的母親墨爾森夫人，她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她們把陶瑞絲黏在身後，有白種人所同樣的眼神看着我和傑克。

我緊假着傑克哭着，將臉藏在他的肩膊中說：「我以為她們喜歡我，我以為她們是我的朋友，而我為有色人也將是無關緊要的。」

「不要哭了，親愛的。」傑克用他堅實的手臂將我緊緊地擁着，他將我帶到沙發上拍着撫慰我。

原有的痛苦和憎恨重又泛濫於我心中，我的眼淚也已乾涸，我站起看着傑克的臉，撫着他光滑褐色的臉頰和黑色的捲髮。

我不停地想：她們以為我是白人，在看見我以前，她們並不知道我是有色人。如果我有白色的皮膚和直的頭髮那些人就將接待我，縱使她們的良心因罪孽而變成黑色。

「讓我們離開這裡吧！傑克。」我哀求着。我感到不能在此生活下去。

傑克搖搖頭說：「納茜，孩子最近就要延生。」他望着我微笑地：「無論如何，我們除了以前有過的那種房間外，我不可能再找到別的——也許事情慢慢會對我們好轉些。」

可是，傑克所想像所估計的都錯了。第二天早晨，當他開門出去上班時，一張大的紙條貼在門上，那上面



寫了紅色的「黑人的情婦」的字。

傑克走進來馬上關了門，臉上的表情十分忿怒和難看。

「這是什麼意思，傑克？我看看這令人感到極爲嘔心的東西說：『你一定得走同她們理論。』」

傑克憤怒地將小紙條撕成碎片，他高聲地說：「很明顯的有些人仍以爲妳是白種女人正和一個有色人生活在一起。」

「但我不是的，決不是的，」我哭着：「傑克，我要告訴她們我是有色的女人。」

「不要，納茜，傑克堅決地說：『不要走近任何人，當白種人那種做爲，祇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做的，那就是等待上帝來改變她們的心意。』」

傑克說着，他似乎充滿了信心，但我却絲毫全無，我的內心除了害怕外，是全無所有，我從未那樣經驗過——對付那一大群用冷淡眼光的態度和舉止對待我的女人。

我聽傑克的話，再也不跑到運動場去，並且在下午很早就上菜市場購物，我知道那時孩子們正在午睡，而他們的母親也將陪着他們留在家裡。我在我們的後門口

眼淚迅速流下面頰：「我們怎能在那種人們把我們當做眼中釘的地方生活下去？」

傑克樓住我抱得很緊，我感到一陣雲顛通過傑克的身體。他平靜地說：「親愛的，我們必須不當一回事似的繼續住下去。」

我們的孩子不久就將誕生，我感到異乎尋常的不安。並且時有痛苦和類似眩暈和暴亂的奇怪感覺。但我並沒有向傑克提及。或許那是由於我這麼憂傷，覺得傑克和我處身在一個被深水環繞的孤島，四週圍充滿了殘忍的氣氛和東西，正躍躍欲試地想傷害我們。我想。

星期五，我到菜市場買東西，因爲去得太晚，商店內充滿了以孩和他們的母親。當我看見店內擁擠的情形時我想開始退出。但我記起以前傑克令我走過運動場時的情景，因此我鞭策自己很快地在過道上走着。

傑克要我每天吃新鮮的蔬菜和水菓，我走到新鮮蔬菜和水菓的櫃檯。忽然，一個小女孩的聲音尖銳而高聲地叫着：「哦，納茜，納茜！」

那是陶瑞絲，她從母親手裡掙開直奔向我，美麗的臉滿露笑容，棕色的捲髮飛舞着。墨爾森夫人開始向我這裡走來，她的臉真像雷雨時的雲層。我向四週望望

石階上晒太阳，如果聽到隔鄰有開門聲，立刻像一隻老鼠似的奔回他的洞穴那樣閃身進入廚房。

三天以後的一天早晨，當我開後門時，我發現有垃圾倒在我清潔得很乾淨的水泥石階上，我滿懷着憎恨用力地冲擦洗淨。

垃圾的事我沒有告訴傑克，我們根本不談關於白人的事，但傑克對我一直分外甜蜜。

我知道他還是把紙條的事放在心上。我想他一定也有事瞞着我。

一天晚上，他喘着氣跑進房來，好似曾經奔跑，而從他前額的一個鋸齒形破洞中流到他的臉頰。

「傑克！」我奔向他，他却溫柔地避開我。

「不要太興奮，納茜，幾個孩子在拋石子玩，我不幸被擊中了：這並不算什麼，敷點藥就好。」

「他們明明是故意而且是有目的的，」我說，字句從牙縫裡擠出來：「他們要傷害你，但你從未傷害過他們之中任何，」

傑克嚴厲地說：「納茜，妳不要生氣，尤其是當妳體內正有一個新生命正在成長時。」

「唔，傑克，我們怎能忍受下去？」我開始哭泣，

，所有在店內的白種婦人都用她們冷漠而難以親近的眼神四看。我知道，她們蔑視我，她們希望我馬上離開這裡。

我把陶瑞絲推開，我清晰地聽到自己的聲音瘋狂地銳叫：「不要碰我，妳難怪不知道我是黑人？那將折損妳的身份的，它雖然沒有表露在外，但我身內却是充滿着黑人的血液，如果妳們將我身體剖開，我所流出來的血也將是黑的——不像妳們白種人一樣的紅色。妳們佔有了這個世界，但妳們佔不了下一個世界。上帝將要懲罰妳們，祂要苛待妳們，正像妳們對我一樣將使妳們也受到痛苦。」

我的手顫抖着，以致蔬菜、水菓掉滿一地。明亮的招牌在我眼前撩亂地幌動不停。

我看見許多白種婦女向我圍攏成一個圈子，我迅速排擠而出。

我要奔向那兒嗎？傑克，告訴我。

一層紅色般的雲霞籠罩着我的面前……我已不省人事了。

三天後，傑克告訴我，那天一幅紅色貨車倒退時，我盲目地撞了上去，墨爾森夫人和旁邊的白種婦女立刻



將我送到醫院。

半個月後我痊癒出院。

接着，我們愛情的結晶也誕生了。

傑克常告訴我：「可喜妳出車禍時是墨爾森夫人她們爲妳做了一切。當醫生來到時，一切已經安排妥當。」

「啊，傑克，我想她們還在憎恨我哩！」我望着傑克說。

傑克可愛地笑笑說：「也許她們確曾這樣地想過，納茜。但當上帝指使着她們時，人們也可以改變她們的意志。」

「嗎，我的小女孩呢？我要看看她。」我想起剛生出來的嬰孩。

傑克緊握着我的手，我們靜默着，蘊育於快樂的安寧之中。

傑克把嬰孩放在我的臂膀裡，她看來很像傑克，圓而黑的頭和小的棕色面龐，用二個小拳頭縮在面頰下面睡得很甜。我看着她，注意着她眼睫毛圍下她面頰的樣子，她的可愛疊攏向上的嘴巴迷人地使人不禁爲之心花怒放。

「謝謝，我很瞭解妳們。」我和傑克微笑地說。門在她身後關上。

我想，也許我不會像我起先想像的那樣在她們的客廳裡飲下午茶了，也許仍有幾個人將對我起反感，但我已毫不在乎。

現在我已完全沒有憎恨了，我的心裡將祇有對上帝的崇愛，因爲在祂的世界裡，祇要我們能一切忍耐、容許，我相信，一定會有奇蹟產生的。

我也記得傑克在公園溫柔地向我說的：「納茜，親愛的，妳心想如何對待別人——憎恨或友善，人們也將同樣地回敬妳。」

我望着傑克。幸福、安定的生活感覺從我心底不停地往上溢起。

我做一個禱告似的答允：「傑克，我答應你，以後我將不再懷有仇恨。」

傑克微笑地，滿足地點頭。

我將嬰兒緊摟懷中，沉入甜蜜的夢鄉。

譯自：美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

—全文完—

我覺察到有人站在門口，傑克也回身過去。——是墨爾森夫人，陶瑞絲的母親。

「請允許我進來，」她的聲音有點神經質，手裡拿着一個紙包，她望着我手裡的嬰孩說：「這是送給小寶貝的東西，她稍爲早產了幾天，因此，我想也許妳還沒來得及準備妳所需要的一切。我可以看看嬰孩嗎，納茜？」

我將毛氈揭開。她彎身在上，臉變得十分溫柔。

「她很漂亮！」墨爾森夫人說。由衷地。

「哦，我想妳不致和傑克一樣的生活一起而像我會經感到過的那麼卑賤而痛苦的。」我用傑克要我講的話說：「謝謝妳，並感謝妳幫了我一切的忙。」

我們相互笑着，少許有些羞澀。接着她站起身走開，但忽又停在門口，我們藍色的眼睛相遇而忽視良久。似乎她想告訴我什麼，但還是說了：「納茜，這是我所能盡的最大力量，我對以前的行爲表示歉意，相信鄰居的人也都有同感。當我們剛遷入這種公寓時，我們都知道這一計劃是適用於任何正派的人們的。不過——妳可以瞭解，可不是？這是很難習慣就是了，但我們仍將全力地來適應的。」



漫畫：望鹿與嘆！



# 從哈佛到新奧爾良

## ——留學日記之二——

大養道子著  
達威譯

二月三日（星期三）晴

坐S氏之車經由第一號公路（Route 1）往康涅蒂克（Connecticut）。窗外只看到覆蓋着白雪平坦的丘陵，如此單調無變化的景緻竟歷時三小時之久，真無聊極了。車中雖有「暖氣」，而酷寒的感覺仍從腳底冒上來，天氣冷極了。心裡想今天不出門就好了。車子走了四小時，一望無際的大地上除了白皚皚的積雪以外，別無他物，就在那種地方孤單單地有一家汽車旅館——這就是今晚住宿之地，真令人失望。在別的國家，你絕對想像不到有如今晚我住宿的美國小鄉鎮一般，「空無一物」的鄉鎮吧！然而餐後那一盤放着冷凍櫻桃的酪餅，好吃極了。如果沒有這麼一件可口的食物，那天更不好過呢！多寂寥的一天。

當我吩咐服務生拿加熱水的威士忌酒（Hot Whiskey）時，他說根據這個鎮上的規矩，不得自酒吧携酒入私人房間內。真是豈有此理？說什麼「這個鎮」，這裡根本沒有「鎮」存在嘛？我的房間是在另一棟房子裡，要到酒吧喝杯酒，必須出門，在積雪而光滑危險的路上走五分鐘才能到達酒吧間。真是不方便極了。

——「這個鎮上的規矩」。「這個鎮上的法規」。

「尊重法律」是一件好事，然而對於這種「規則（Rule）萬能主義」真是不敢恭維。在這種萬能主義的背後，有過分執着於「嚴峻」的精神。尤其在新英格蘭處處可見到的「規則萬能」，常常陰魂不散似的附着清教主義（Puritanism）過於苛刻的精神。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地方。

三月四日（星期四）晴

企盼已久的春神光臨，多少露了一點臉，暖和的陽光，溫熱了河水。

定不下心唸書，約K·S帶着她的那一條黑狗——「仙達」到查理河邊散步，有脫下上衣躺在尚冷的地上的人；一群小孩高興地脫下鞋子（入冬以來第一次吧）只穿着襪子，四處奔跑。「仙達」也很起勁地四處亂跑。由於春神的氣息大家都不安寧呢。真是很長的冬天，一天又一天冷又長的冬天呀！

在今天早上剛解凍的河上，哈佛大學的划船隊開始划船了。

三月十二日（星期五）晴

里濟斯學院來了一封信。要我在五月十七日學位授與典禮席次上致詞（Guest Speaker）感慨良深。已經談到五月十七日的事了！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呀！五月——那是學期的結束，然後是漫長的暑假。不過在這種集中精練式用功（單只是韓德林教授指定學生唸的參考書就超過一百冊！）後，如果休息五個月，身體會吃不消，會垮掉呢！在研究院的L和大學部的S，每當我邀她們便餐時，總是說：「有功課，要看書」，而從來沒有應約。和日本的大學生比起來，真有霄壤之別呢！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晴



終於雪停了。看了半天的地圖以後，決定到新奧爾良。(New Orleans)

### 三月廿五日(星期四)晴

真快呀！I·H回柏林的日子快到了。柏林大學新學年在五月開始。所以她必須先趕回去準備講義內容。晚上，在教職員俱樂部歡宴餞別。從她學到的東西是——雖年已屆六十，仍留學異國，話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在廣場互道珍重而別。

### 三月廿九日(星期一)雪

雪！大雪！滿天狂颺的雪！

電視和收音機都播送着：「自一九三二年三月以來最大的風雪」的大消息。已有死亡發生。真正冷得不像話。

在新英格蘭一帶，冬神來了以後就好像千鈞大佛似的靜坐下來，一動也不動。凡人對之束手無策無可奈何。而在如此酷寒且無人之地，十七世紀的英國人竟能克服這種自然界的困難生活下去，定居於此，真是不可想像。不知因凍餓交迫死了幾百幾千人呢。歷史未曾言及失敗者。敗者也未曾留下紀錄。

憑窗仰望天空，望着這狂風大雪，接觸到這種與日曆絲毫不發生關聯，(已是三月底了！)停滯不前的嚴峻冷鋒，就可以想像到往昔建國之道路如何崎嶇難行。而且，在這麼嚴峻的土地上，初踏斯土的人們竟是以嚴格精神自律而著名的清教徒，又是多麼湊巧而幸運的遭遇呢。說實話，初代移民幸而是清教徒，否則在這種地方怎能生存下去呢？

### 三月三十日(星陰二)晴天

天幸而已放晴了。十時自機場起飛，十二時抵達紐約甘迺迪機場，這裡相當暖和。一路飛向路易西安那州(Louisiana)

二時，抵達喬治亞州(Georgia)。飛機着陸五分鐘以前，就注意到，一片頗似熟橘子皮顏色的土壤。當飛機降低高度時，朱紅色的濃度加深，一片平坦的大地更是無限地擴展。這種肥沃，一看頗為柔軟的土壤和北方新英格蘭的土壤真是大異其趣。不具備技術的奴隸們也易於耕種而可以豐收。

心中頗多連想，回憶到美國所走過的途徑，注視着遠處開着黃花的大樹。在這種溫暖的氣溫裡看花這回事，已經很久不會有過。所以依依不捨！

飛機穿過濃雲，抵達新奧爾良。

在查理街的旅館定下房間。這一帶的房子多半具有陽台。使我想起比利寧山(Mt. Pyrenees 註：該山綿亙法國與西班牙之間)中的城市。接到C·W仇儼的信。

漫步街頭。到處洋溢着怡人的含羞草的香味。氣溫華氏六十度。(約攝氏十六度)。女人們的服裝和新英格蘭者大異其趣而較富刺激。晚上，在有名的加勒比酒店吃飯。烹鰻、醉蝦……等，味美極了。葡萄酒也香醇可口。

處此仙境，使我不禁想起羅馬古色古香的餐館。充滿情調的庭院(Patio)裡，令人陶醉的紫陽花，黃色的含羞草花和紅玫瑰爭妍鬪艷；如果和仍舊深埋雪中的新英格蘭比起來，這光景簡直令人不敢置信。因貪戀花色和撲鼻的花香，在那裡啜飲着白蘭地酒，不知不覺消磨到深夜。

###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三)陰後晴

在旅館周圍散步。這一帶並不是以群花競艷，庭園管理得法而著名的花園區(Garden District)，也並不是以將古老的新奧爾良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而著稱的「比優·加里」區。看到這裡一帶白漆斑斑剝



落而顯得不大整潔的陽台，以及在涼台（Terrace）的圓柱上故意誇張的彫刻……，令人想起這裡的人由於思鄉病的鞭策而想「再表現」故國的城市，但却由於趣味之遜色和技差一着而終歸失敗。到「比優·加里」區觀光。此處顯然技高一着。在這裡可以感覺到：寧可捨棄勉強模倣的「再表現」，而充分利用深植於法國人或西班牙人心中的「興趣嗜好」以建設此街坊的「創造」感。露茜來接我。

南方和煦的太陽，大地溫暖的感覺，天空變幻的色彩……這一切多好呀！真有點樂不思蜀。杜鵑花已過了盛開的時節了。處處有藤攀登着的住宅區。含羞草黃花的香味……春風吹得遊人醉。

露茜·W是很健談且言之有物的人。她的作品近將灌唱片。在（Commander Palace）的庭園裡，噴水池的水沫微微地濺到身上，使人暢快；一邊觀賞盛開的紅玫瑰——那眩目的紅色，一邊吃此地的名產——蠔。餐前酒為新奧爾良獨有的鷄尾酒（Sazerac）此亦為名產之一。

據露茜的意見，新奧爾良並非「南方」，至少非純粹的「南方」。然則何謂「南方」？在她的意見「南方」一語包含何種要素，何種意義？當我問她這一問題時，她稍為思索一番，睜大眼睛，說：「能够排斥情性，慣例或後退性而勇往直前，生存下去的力量，對於新的事物能適應的柔軟性；缺乏上述二者的地方，可謂之「南方」」。說完她笑了，說：「對於何謂「南方」一問題用如此一句話回答實在過於危險。因為很可能你由這句話所汲出的意義和想法和我的原意，我想表達的意思大相逕庭。我一直住在「南方」——也就是說，親身體驗「南方」。「南方」一詞可包含生活的規範，思考的方法，它是經歷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所孕育出來的疊積。」

歷史確實是時間所孕育出來的東西，時間的疊積。

從旅館的窗子眺望出去，可見到密西西比河（R. Mississippi）橋上閃耀着的燈光。偶而可聽到船笛的聲音。「夜半船聲到客居」。

#### 四月二日（星期五）晴、熱、超過八十度

新奧爾良的食物，充滿着法國的風味和西班牙即興的感覺。而街上女性服裝的刺激則僅次紐約和舊金山。

傍晚到花園區，有高大榆樹的P·H氏之宏邸。涼風習習。P為某一家大學美術系的教授。因為患了小兒麻痺乘坐輪椅。然而他一點兒也不介意這回事。他坐輪椅到過希臘，去看過西西里島上的鑲嵌細工（Mosaic），真是精力充沛。

#### 四月三日（星期六）晴、熱

我漸漸感到，上流階級的那些有錢的美國人，至少我所接觸過的那些人，比一般美國平民還要容易相處。有錢的上流人，閱世較深，看過的世界較廣，思考方法，對於事物的看法也具有柔軟性和濶度。

平民則在這巨大的國家的各地方，各鄉鎮，蟄居一地，塑造他們自己成為一小「島」，其視界狹窄，眼光不够，體驗少，且思考方法亦為單方向，固執……。

惟其因為美國廣大的幅員，所以到處有「島」的存在。而使這趨向變本加厲的原因則在於很多人只看發行局限於狹小地區之「地方報紙」。

#### 四月八日（星期四）晴

早晨抵達蒙蒂婁洛。

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美國第三任總統）也許是一位天才吧。經過他自己精心計算和為了考慮使用方便而竭盡才智設計的這一棟奇妙無比的房子——其設計、佈置、甚至連有些部份的製造也事必躬親。與身具明察秋毫之末敏感神經和天才橫溢的人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和佣人——，他們的日子



一定不好過。傑弗遜夫人的早死，不能克享天年乃是事出有因，理所當然的了。「沖水式」馬桶的設計、水室的設計，收藏棉被的設計，可以複寫的鋼筆的設計；自天文台天文鏡，七天上一次發條的大鐘以至廚房的通風無不細心設計，力求實用精巧。在國家多難的那時代裡，又擔任大使、總統等繁重職務而仍設計這麼多東西，真了不起。

黃與白的水仙花在院子裡盛開，花香四溢。

自蒙蒂裴洛的丘陵眺望維吉尼亞春天的丘陵，淡淡的雲霞，美麗極了。

中午，在大學和七、八位男士們一起吃飯。又到圖書館看傑弗遜親筆的文稿（包括大學之備忘錄，維吉尼亞備忘錄，憲法草稿等）。

晚上，在L宅參加鷄尾酒會。

在B小姐之華廈晚餐。共有十人左右參加。非常的格式。繁文縟節。室內裝飾過份講究。一切都出之以從容不迫，舉止優雅。和北方比起來，拍子（Tempo）完全不同呢。然而，南方的英語實在不容易聽清楚。

B小姐的客廳佈置陳設高雅不凡。書架上擺着北宋時代的白磁小壺。

今夜的菜做得很好吃。餐具也高雅大方。

#### 四月九日（星期五）晴

由M夫人嚮導，去G邸。G邸位於坡度和緩的小山頂上的一處大農莊裡。佔地達幾十英畝，一望無際，鋪上草皮的地坪，再加上一大片的草原。果樹如林。此外還有由殖民地時代型式之對稱圓柱所構成的富麗堂皇的正門。

陽台的迴廊種有多采多姿的玫瑰花，藤葉蔓攀。

在後院裡有曾經住過奴隸和僕役的幾棟石屋。在那裡會有過織布，製鞋製燭，做麵包的生活吧。大農莊的生活，真可以說得上真正的自給、自足、自治。美國婦女們「工作者」的傳統就是從這種地方萌芽成長的。

此地曾經有哀傷的黑人歌聲繞樑三日不絕吧。維吉尼亞的大地，以黑人奴隸的勞動，也生產過不計其數的烟草和棉花。

室內佈置氣質之高雅與擺設的華麗等等，都默默地表示此邸曾為「南方的沙龍」。由南方沙龍萌芽成長的那優雅生活方式和高度教養——支持這一切的正是黑人勞動的雙手。於此，不禁感到美國的矛盾。

####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復活節 雪

這是怎麼回事？！由陶醉於和煦暖和的南方的春天的氣氛裡回到此地，而此地——麻州的北部——却又下着雪。

和愛洛斯一同赴復活節的彌撒。

#### 四月二十日（星期五）陰寒、晴

劍橋雖沒有南方的太陽和輕鬆的感覺，但却有會話。雷恩曾說過：「好的夫婦生活即為會話」。豈僅夫妻生活如此，人生即為會話。無問答，對白（Dialogue）的人生如同沙漠一般。而會話並非僅僅是擺動嘴唇發出聲音而已。比加特說得好：「真正的會話，惟領悟沉默之意義者始能為之。」

#### 五月五日（星期三）晴、暖和

韓德林教授最後的一堂課。

學年終了。進入畢業考試前的準備期間。



x

x

x

剛拿到講義目錄的那一天是在紅葉遍地的十月吧！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呀！令人感慨。

當授課終了，教授把他那一本厚厚的講義合起來時，頓時萬籟俱寂，然後爆發出一陣陣的掌聲。韓德

林教授微笑地注視着學生們，靜靜地走下教壇。

感謝之情油然而生。對這位教授的講義曾經不止一次的抱着疑惑，然而也曾經不止一次，由衷地感到

這位教授內心的謙虛。

並且讓我由此學到「不知道，尚未知道任何東西」的知識。再重新了解到要認識一個國家——認識美

國——乃是必須窮畢生之力鑽研，如此或能知其一、二。也讓我品味到讀書的樂趣。

韓德林教授的最後一句話是「請諸位原諒我的才疏學淺」。我希望我個人不論任何時候都能真正謙虛地講出這句話。

晚上，請柯尼（研究室主管）上飯館。

自餐館的二十層樓望下去，波士頓街上已是萬家燈火，夕陽照着那一片紅星瓦，映射着萬道金光，四圍罩上一片金黃色，煞是好看。

和柯尼的談話中，這一位素來不動聲色，時常冷靜而不失幽默，竊思作為一研究室主管實乃不可多得的人選的柯尼也不期然地透露，經歷多年的單身生活後，她深深感覺到單身女人生活之嚴峻和寂寞。當我從這一位滿腹經綸，具有罕見女性美的臉孔上感覺到一瞥即逝的那種可稱為「幼兒時的迷惑」的表情時，不禁黯然神傷。而且也感到在心靈深處和她的距離更接近了些。

## 五月六日（星期四）寒冷

雖然演講草稿的潤色是一件難事，但和需要上課的那些時候比較起來，輕鬆得多了。工作之暇，自研

究室悠閒地眺望窗外風景，瞥見住在附近的那隻具思想家風度的狗，居然老遠地跑到校園裡「散步」。牠跑到「何里約克中心」附近，四處望望，在「中心」大門附近的一棵小樹邊撒了尿，（一本正經的臉孔呢！）然後疾步跑了回去。我想看看牠怎樣過十字路，就伸長了脖子看着牠，見牠遇見紅燈就停下來，變了綠燈就橫越馬路而去。

這一帶的狗很自由。真令人羨慕。因為沒有野狗，也就沒有捕狗的人。沒有捕狗者，所以所有的狗都飼養在外邊，四處游蕩，有「免於被捕的自由」；而所有的狗都具有可以放心飼養在外邊的教養——不亂咬人。即使你看到一隻龐然大物的猛犬從路的那一邊走過來，也用不着驚惶失措。

不僅是狗如此，在此地，花，鳥和松鼠都很自由。遍地滿開着花而無人攀折，所以街道很美——一種自然奔放的美。在上一週吧，一隻鴿子在街道上躊躇地橫越馬路，數輛卡車停下來，耐心地等牠走過去。或許是生活的拍子悠閒吧。也許是對大自然的濃厚的喜愛吧。

在劍橋一大樂逸之處，乃是可以享受和森林，河川及小動物等極為接近的生活。在食品店裡也有很多未經加工（加味，添色）天生的食品。

在「物質文明」極端發達的美國北部的此一學都，我似乎學到了「如何更接近大自然，更愛好大自然」。

## 五月十七日（星期一）陰後雷雨 暑熱

受邀為里濟斯學院畢業典禮致詞來賓，並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衛斯頓的小山籠罩着一片新綠，在山頂的羅曼塔上，為了今天的盛典，一面碩大的美國國旗和另一面校旗，並排地飄揚着，相當壯觀。

在美國國旗之下接受榮譽這件事使我興起跟前天在哈佛教壇上發表演說詩同一，幼稚但真切（Real）。



的感受。雖然內心裡有點不大對勁。

在山的半途中，瑪麗（與作者係里濟斯學院同班同學）指着右手邊的白樺樹林，說：「還記得最前面的那棵樹嗎？是我們親手栽種的呀！記得麼？是一個初春的下午吧——捷琪還把手指頭弄傷而蒂麗也挨了罵？因為她向那棵小樹苗灌了太多的水……」

經她這麼一說，腦海深處，朦朧地浮現了那天下午的景象。那時小小的一棵幼苗，如今却長成巍巍大樹了。

「十八年了」，瑪麗說：「歲月可真不饒人呢！」

#### 五月二十日（星期四）晴

西部旅行的日程大致已決定了。

和加里福尼亞的P·L及杜孫（Lucas在亞里桑那州南部）的L夫人數次電話連絡，並和柯尼，亞歷斯，瑪麗諸親友商量的結果，大致定案。這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旅行計劃。P·L的提案如下：先逕飛杜孫，在那裡和他見面，並和他妹妹一共三人花十天左右時間駕車返紐約；然後再由另外一條路途坐火車經芝加哥，或經新墨西哥而抵舊金山。

付清稅金，書籍費等，尚餘一千元美金左右，荷包充足，大可放心旅行。

柯尼說得好：「欲知一個國家的真面目，通常都循下述途徑：多和平民接觸，多看後街和貧民窟等。然而那些有點高傲而不易相處的有錢人和上流仕女也不是真面目之一。」

P·L的伯母係大富婆，在新港（Newport）有一所豪華別墅。單在新港一地就僱用數位傭人。在紐約的公寓則派頭更大，僱用六位住家傭人，另有司機，廚師……。非常不容易有機會和這種「亨字級」人物接觸呢！她的廣大地盤就在西部。

P·L的朋友也多是富翁，住在離史坦貝克（美國名作家）出生地的卡門不遠的一處峽谷裡，僱用傭人和廚師悠哉游哉地生活着。

很想見見這類人物。看看美國上流階層仕女的生活如何多姿多采。見見他們的廬山真面目。

####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晴

參加十點鐘的彌撒。

在學院和C·D·K·S會合，同赴植物園觀賞紫丁香花（Lilac）。

多壯觀呀！即使在紫丁香王國的法國也不會見過這麼廣大一片，色彩繽紛的紫丁香花海呢！粉紅色的紫丁香，黃色的紫丁香，淺紫色的紫丁香，深紫色的紫丁香。深紅色的紫丁香。一望無際的紫丁香。純紫嫣紅，美不勝收。

彷彿置身香水之林，咄咄逼人的香氣。到處迎風飛舞的蜜蜂。

花不醉人人自醉，就是這回事吧！我們都沉醉浸淫於花的芬香中。出了紫丁香花海，大家默然不語地坐在草地上。

下午，經一二八號公路北上。

到達一處小漁港。空氣中飄浮着魚腥味。幾艘船殼佈滿無數白色魚鱗的小漁船靜靜地停泊在岸邊。體格健壯，半裸着身體的漁夫，蹲在那裡補網。左側是一條狹窄而多石的海濱。再上去，有一座小山臨海高聳。C說在這座小山的山腰處有許多貧窮的年輕畫家結廬而居。當我們眺望海濱，休息片刻後再驅車而達山麓，果然看到點綴在山腰的三角形紅屋頂或淺藍色平屋頂的小房子。每一家都將窗戶洞開，白色的窗簾迎風招展。看到一位滿臉鬍鬚的青年，一本正經地凝視着天空執筆作畫。

再向前進，到了洛克波特（Rockport）的海邊。黑石巖巖，頗為險惡，海鷗鳴聲時起。海風刺骨。當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到此地時，深覺地涯之處的寒冷即是如此的透心徹骨，即使在初夏的今天，仍舊餘威猶存。

C 拿出隨身攜帶的酒，大家喝一口暖 and 身體。離海岸不遠處，有幾棟宏偉的別墅荒涼地矗立着。很久沒有人整理過了，圍繞大廈一片廣大的庭院已是荒草萋萋，彷彿無言地訴說着「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其中有一家窗子全都破了，黑漆漆地遠眺如同北歐神話裡出現的幽靈！C 說這一帶曾是著名的別墅地區。如今却只剩下一片荒涼。

### 六月二日（星期三）麻薩諸塞 雨 加里福尼亞 晴

是多次環球旅行的報酬吧——出發時心裡並沒有絲毫感動。離愁別緒已與我無緣，真是不幸的事。九時四十五分，飛機升空。柯尼和杜蕾絲專程送行。

她的身影漸漸變小，然後波士頓街和圍繞波士頓城的森林和無數的池沼都一一飛逝。

劍橋籠罩在斜風細雨裡，默默地向它說聲再見。一定會再回來的，也許兩年或者三年以後……。因為我和美國的對話（Dialogue）才剛開始呢！

譯自「馬丁街日記」

「我真爲你感到慚愧，」咆哮的父親對他懶惰的兒子說：「當華盛頓在你這個年紀時，他已經勤苦地作測量員了。」

「當他在你這個年紀時，」兒子反駁說：「他已經當總統了。」

##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圖

根據世界全圖百英里地圖



說：灰色、洪水氾濫地區、明色、小舟漂流地區、概況

老人  
Old Man

原著：William Faulkner

譯者：杜若



## 作者簡介(代譯序)

威廉·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一八九七年九月廿五日出生於密西西比州的新阿爾拔尼鎮 (New Albany)，後來居住牛津 (Oxford)。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逝世。

福克納自比爲「農夫」，事實上他幹過的行業中，包括了私酒販子，郵差、書店伙計，以及鍋爐房火伙。但這些生涯並無礙於他的創作。他的作品也是多姿多采，自最初發表在密大年刊上的一幅畫，而詩、而小說、以至於論文。最受人們重視，而且使他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日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自然還是他的小說。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當我垂死」(As I lay Dying)、「避難所」(Sanctuary)、「八月裡的光」(Light in August)、「野棕」(Wild Palm)。

福克納的小說，是一種對於生命以及人類本性所作的細密、複雜而且透澈的剖析。於文字表達方面，他採用一種任由思緒自然流溢的體裁，以便在時間觀念上揉合過去與現在，而在心理狀態上掌握現代人類的失望與迷惘 (Despair and confusion)。一般讀者，往往因爲他那種錯綜、糾纏而且十分扭曲的冗長句子而爲之却步，孰不知道也正是最能把讀者深深地吸引到作者世界中去的关键。

「密西西比河」原名「老人」(The Old Man)，是與「野棕」合併出版的中篇小說。作者所以把兩個內容迥異的小說放在一書中作爲其中的兩部，其用意乃在實驗一種文學的對位法 (Literary Counterpoint)：即以「老人」充滿希望、積極的主題，反觀另一作品中悲傷、消極的主題。其實，觀諸福克納的其他作品，也莫不應用這種將希望的絲縷紡入失望的織物中去的併置對照手法。於此也可以見得作者對人生及世界的根本觀點。

「老人」的故事是十分簡單的，真正的情節只有一幕，就是高大犯人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洪水氾濫中，划着一隻小艇，拯救了一位孕婦，協助她生產，一起在大水中隨波逐流，並在洪水退後(約在事發後兩個月)由密西西比河上溯回至監獄自首的經歷。其中真正的人物也只有一個，就是這名高大犯人，他原先是一個耽溺於

低級俠盜小說的少年人，因爲受到這些不良讀物的影響，竟在十九歲時持械搶劫火車，事敗入獄，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却在二十五歲那年，因洪水暴發的機會，而充分流露了他原本純樸無邪、剛正勇敢，甚至守法重紀的性格。這些雖然得不到司法當局的諒解，但無疑會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福克納的小說，是此間從事翻譯的人認爲「十分難譯」的英文作品(見何欣先生譯作「熊」的譯序)。所以這篇「密西西比河」或「老人」譯作，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嘗試，粗陋生澀，有所不免，幸好原稿經過編輯先生的苦心斧正，才獻給各位，這是譯者所要特別表示感謝的。——譯者

## 第一章

一九二七年洪水氾濫的五月時節，在密西西比州有兩個犯人其中一個約廿五歲，高、瘦、腹部扁平，有一張太陽曬紅的臉孔與印第安人般的黑髮，以及蒼白、磁灰色、含着怨怒的眼睛——並不是怨那些壞了他好事，逮住他的人，甚至不是怨那把他送到這裡來的法官與律師們，却是怨恨那些作家，那些附在書上、不知其爲何許人的名字。那些廉價小說——鑽石大盜狄克，傑西·傑姆士之類——他相信教他落得如此下場的就是這些小說的作者，他們藉着這一種他們自己也不甚明瞭其作用與影響的傳播工具來經營牟利。他們利用那些無稽的流傳，加以繪聲繪色與極其逼真的誇張描寫，然後銷售賺

錢，(由於其中並未附載司法當局所公開的真實資料，而愈見其罪惡性，但也因此益愈投合那花一角到一角五分錢去買它們來看的人，因爲他所要的正是這種似真似假的妙處，而不要求、任何確據)，然而經實際模仿應用，却證明這是不切實際的，甚而(對這犯人而言)是罪惡性的、虛偽的；常常他會在牢路中，把他的犁與騾子停頓下來(在密西西比州沒有圍牆高起的監獄；却只是一個棉花墾殖場，其中的囚犯，在衛兵與模範犯人的來福槍與散彈槍監視下勞作)並在一種惱恨的無可奈何中怔怔的入神，胡亂的想着那些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與法院及法律打交道所留給他的種種，胡亂的想



想着，直到這些不明確而糾纏的思緒，終於有了一個輪廓：原來這些作家是利用郵件而遂行其詐取技倆的；他覺得他被這種三流作品所騙去的，不是那些他並不特別需要的、俗氣的、愚蠢的金錢，而是被騙失去了自由、榮譽、與尊嚴。

他是因為搶劫火車未遂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剛滿十九歲就來到了這裡）。事先他有過周詳的計劃，他十分澈底的遵循了那些廉價小說權威之說；他把這些書保存了兩年之久，一再的閱讀它們，默記它們，把故事與方法，就着其他的故事與方法，加以比較權衡，當那足以付諸實行的計劃浮現出來時，他又做了一番去燕存菁的功夫，他一直保持着客觀的態度，以從事最後一步的細節修正。他不操之過急，也不失去耐性，等着那些新出版的的小冊子在一定的日期寄到，然後像一個認真負責的成衣匠一樣，每當新的時裝款式說明書出現時，就要為一襲準備參加御前宴會穿着的禮服而作一番精細的更改一樣。但是當這一天來到時，他甚至沒有得到一個機會，以便走過那些車廂裡去收取手錶、戒指、別針以及藏好了的錢包。因為當他進入那安全與錢財所在的郵車中去時就被捕了。他一槍未發，因為那支他們從他手上繳

下來的那支槍，雖是上了膛的，却不是那種可以用來殺人的槍；後來他向法官承認說，這支槍，跟那盞用過了的黑燈籠（註：Black lantern，是一種僅有一面洞開的燈籠，並可將之關住以掩去全部燈光，為美國當年盜匪所常用者。）及那塊用來蒙臉的帕子，都是他向他家附近地區的居民推銷「偵探雜誌」所得而購置的。此所以他現在一次又一次的（他有很多閒功夫來做這件事）以這種惱恨無奈沉思着。因為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沒有法子去審問中告訴他們，況且也不知道如何告訴他們。他不是為了財富，也不是為俗氣的贖物；這些不過像奧林匹克優勝運動員所獲得的獎牌，是一種可以懸掛在他那驕傲胸膛上的裝飾品而已。一種象徵、一種徽號，以顯出他在當今這個真實而且多變世界中所選擇的鋌而走險的一行中，也是條堂堂好漢。此所以一再地當他

跟在他的犁後面、踩在肥沃的被犁開的泥土中，或拿着鐮鋤耘着棉花田或穀田、或在晚飯後鬱鬱的躺在他的囚床上時，他總用一種嚴厲、一貫、不間斷的思緒呢呢着，並不是呢呢那活生生的致他於目前境地的人們，而是呢呢那些他甚至不知道只是筆名，甚至不知道那些並非實有其人，而僅是一些專寫靈構小說者的假名。

## 第二個犯人矮而且胖。幾乎沒有頭髮，並且相當的

白。他看來就如翻過一段爛木頭後所暴露到光天化日中來的東西一般，此外他的神情也帶着一種激烈而且無可奈何的怨憤。只是他沒有把它明顯的呈現出來，因而大家也沒有十分覺察到。不過那時候也根本沒有人了解他，包括那些把他發送到這兒來的人在內。他的怨憤並不是針對廉價小說而來。而是出自那個使他自願來到這裡的矛盾事實。他在被審判時逼不得已，非要在密西西比州立監獄農場與設在阿特蘭他市的聯邦監獄兩處選擇一個，而事實上，他，他像一條蒼白的蜥蜴，之所以選擇了戶外與陽光，只是他那深藏不露與孤獨性格的一種片斷的洩露而已，就如偶然有一些依稀可辨的騷動，從停滯、混濁的水底浮現出來一會兒，又馬上沉了下去。獄友中沒有誰真正知道他犯的什麼罪，只知道他被判了一百九十九年的監禁徒刑而已。這麼一個離奇古怪懲罰或徒刑期限的本身，就有一種惡作劇而荒誕的味道。見得他之所以來到這地方的原因是如此曖昧，以致那些執法的青天老爺們，在判他此罪的當兒，不得不成為正義與禮教的盲目衛道者，以及天意公道與人類報復的盲目工具。他們——法官、律師、陪審團——不得不在一種武

斷主觀的計議中作了決定，它無疑的越過而且破壞了正義甚至法律的本身。很可能只有聯邦與州的檢察官才真正知道他到底所犯何罪。其中牽涉到一個女子，與一輛被竊越過州界的汽車；一處受到搶劫的加油站，與一個被槍殺了的加油站服務員。當時一塊兒在車上的，還有另外一個人，而且別人也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那位檢察官就是如此），這個犯人就算喝足了老酒，也不會有那份酒精鼓動的綜合勇氣向別人扣動扳機。但是他跟那女人以及那輛竊車被捕了，而那另外一個，無疑是眞凶，却成了漏網之魚，如此這般，最後他被解到了州檢察官的衙門，懊惱、錯亂、而且咆哮着，眼前是那兩位冷酷不容情而且帶着笑的檢察官老爺，背後休息室中則是那個現在由兩名警察看守、怒不可遏的女人，而他就必須這當兒做一選擇。他可以依曼恩法令（註：Mann Act，禁止越州買賣婦女，即所謂白奴——作不道德行為。或就竊車一節到聯邦法院受審，換言之，選擇去經過那激怒女子所在的休息室，以換取在聯邦法院受審的機會，從而獲得較輕的刑罰，要不然就在州法院接受殺人罪嫌的審理，並得以從其他的出口離開檢察官辦公室，不必經過那女人的面前。他選擇了；於是坐在州法院的



被告席上，聆聽了一位法官（他向下瞪視着他，就如看一塊被地方檢察官用脚趾頭翻還來的爛木板），判決他到州立監獄農場去服一百九十九年勞役。所以他多的是空閒時光；他們曾設法教他犁田，却不成功，他們曾安排他到鐵場去，却讓帶班的給弄火了，請求上面把他調走；所以現在，像個娘兒們似的，繫了一條圍兜，在管理人員宿舍中擔任炊事、灑掃、揮灰塵的工作。他也是悶悶的以那種惱恨而無奈的心情沉思着，不過這情形在他並不如那第一位犯人流露得如此明顯，因為到底他沒法兒倚起一根掃把來想心事，所以別人都不知道他心裡還有這麼一個死節。

就是這第二個犯人，到了四月末，當他們的腳蹀鏈在一起，並在荷槍警衛的監視下，從田裡操作回來，吃了晚飯，並一起聚集在囚房中時，他開始向其他犯人朗讀一些報紙上的消息。那是一份管理員在早餐時讀爛了不要的曼非斯日報（註：Memphis 田納西州西南一市在密西西比河沿岸。）；這犯人就着它大聲的讀給他的同伴們聽，這些犯人對外面的世界，只有着那麼些並不積極的興趣，有的則連報紙也看不懂，根本不知道俄亥俄州與密西西比盆地在什麼地方，還有那從來沒有見過密

西西比河的，雖然在過去那段少則數年多則二三十年的時光中，他們一直在這條河的堤防陰影下犁田、種植、吃飯、睡覺，他們僅由傳說中約略知道堤防外面就是河水，此外就是不時從堤防外面傳過來的幾聲汽笛聲，此外，約摸從上星期起，開始看到有船艙與船橋在堤防以上的空中來回移動。（註：密河堤防高凡六十英尺，一旦水漲船高，始有此種現象。）

但他們都專心的聽着讀報，不久連那像高個兒犯人一樣，生平沒見過比飲馬池更大水域的犯人，也約略明白了開羅（Cairo）或曼非斯地方三十英尺水位的意義，而且出能七嘴八舌的討論起「沙層湧流」（Sandbar）密河漲大水時，河水在壓力下，穿過河底淤泥，在堤防外側地面冒出數英尺直徑之湧泉為洪水爆發之前兆。）這種專門字眼起來。也許真正使他們發生興趣的是有關徵集搶救堤防民伏的報導，這些民伏中摻混了黑人與白人，交替輪班的抵擋着，不斷上漲的水位；這些民伏像他們後來一樣的被強行徵集了去做工，所得的報酬不過是租糧的食物與一個裡面只有泥地可供睡覺的帳篷而已——這些事故、景象，一一從那矮個子犯人的口中讀了出來；其中說到濺了一身污泥、手上照例端着散彈槍的白

人，像鱗陣一般背着沙包的黑人，則連跌帶爬的掙扎在陡峭的堤坡上，把他們那微不足道的抵抗洪水的「彈藥」投入到大水中，然後回頭再去搬運另外一袋。也許事實的真相還不只如此。也許他們也跟那些黑奴一樣，以一種驚駭而莫名所以的希望注視着大難的到來——就像

比河與亞如河合流處）災民安全無恙，陸軍工程處表示堤防足恃。」

「依我看，它的意思是今晚會決堤，」一們犯人說道。

那些望着吞滅維馬的火舌從阿漢諾巴柏的（Ahenababius）花園中昇起來的人們一樣但他們也一直只有聽着這種消息而已，這時已到了五月，從管理員那裡要來的報紙開始以兩英吋寬的特大標題來刊載這件大事——這些字字分明的油墨符號，看起來，即或是那目不識丁的人也能够理會其中的意思了：「昨夜洪峯洩沒過曼非斯白河盆地，四千人無家可歸，州長徵用國民兵，其餘各郡宣佈戒嚴法令，胡佛總統偕紅十字會救災車隊今晚離開華盛頓」；然後，三天以後（這一天豪雨不斷——並不是那種四五月間春雨乍動時的一陣清新沁人的急雨，而是那種在十一、二月間夾着凜冽北風的沉悶，不斷而灰色的雨勢。在下雨天裡，犯人都不上田裡操作，而那些差不多已遲了一天的報紙上所流露的不實際的樂觀消息，似乎正表示了與字面相反的事實）：「洪峯仍低於曼非斯二千二百英尺，威克斯堡（註：Vicksburg，在密西西

「嗯，這場雨會一直落到洪水淹到這裡來為止，」另一個說。他們都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他們明白，他們之間存在着一種心照不宣的切身關心，就是如果天氣放晴了，就算是堤防決了口而且洪水捲了進來掩過了「農場」，他們還是得照常回到田裡去工作，這是他們所免不了的。這種想法並不矛盾，雖然他們無法為自己所能感覺到的道理說出個所以然來：就是他們所耕作的這片土地既不屬於他們也不屬於那些以槍桿子督着他們這樣作的人，換言之，不管就那一方面——犯人或警衛——來說，他們所播下到地裡去的等於是小石頭，這就是他們在突如其來的希望與閒散的白天以及晚上讀（或聽）到大標題時所有的心情。那一天半夜，正當他們在急驟敲打着洋鐵皮屋頂的雨聲下不安寧的睡着覺，忽然電燈大亮，警衛的吆喝把他們喚醒來，同時他們也聽見了那些等候着的卡車的引擎聲響。

「大家都出來集合！」那個管理員叫道。他已經全



套行頭都打扮好了——高統膠鞋，雨衣與散彈槍。「一小時前堤防在蒙家渡頭 (Mounds Landing) 決口了。趕快出來集合！」

## 第二章

當臨陣遲疑而且滂沱霖濕的早晨到來時，這個犯人，跟其他廿個在一起，已上了一輛卡車。車子由一名模範犯人駕駛，兩名荷槍的警衛和他一齊坐在駕駛間。在那高起、牛欄似的無蓬車身中站滿了犯人，像火柴棒兒緊緊的排在一箇直立的盒子裡一般，或者像一枚砲彈裡密密填塞着許多鉛筆狀的火藥桿兒，每個犯人的兩踝都有一根單獨的鐵鏈鏈着，這些鏈子交錯在木立不動的腳板及晃動的小腿以及一些十字鋤、圓鎬中間，他們就這樣兒站着，鏈子的兩頭則各用鉚釘固定在卡車車身上。

然後他們突然的看到了那片為胖個兒犯人宣讀了兩個多星期的洪水。車子順着向南去的公路走。路建在一段高起的堤岸上面，這地方當地居民呼為垃圾場，比四周的平地高了約八英尺，兩側各有許多大坑穴，築堤的泥土即自其中挖掘而得。這些大坑穴中積蓋了整個冬天

落下來的雨水，自然也包括了昨天所下的雨，不過他們此刻却已看不到那馬路兩側的大坑穴了，替代的是一片平靜的棕色濁水，這片水一直伸出到坑穴過去的田中，在那兒的田溝底部分散成許多條狀而靜止的碎片，閃爍着微弱的灰色光影，就像一排傾斜的巨型格子蓋上的鐵條一般。但是不久以後在他們的默默注視下隨着卡車的行駛田畦的頂部已消失了，他們現在所望見的是整個一大片的灰濁的水，其間的電線桿與一排排區分田界的籬樹，看起來就像固定在水泥地上那麼的文風不動。

水面確實是完全靜止，完全平坦的。它看起來，並不是清淨的，但却是溫馴的，而且幾乎是堅固的，就像可以任人在它上面行走一般。它看起來如此的平靜，以致於他們一直行進到第一道橋上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它也是會流動的。在橋下有一道溝渠，一條小溪，但是溝渠與小溪此刻都不見了，能够指出它們所在的只有那順着溪流種植的幾排絲柏與黑莓樹。這兩個犯人在這兒都看見並聽到了那動態有一種從它下面傳出來的深藏而微弱的暗流的隆隆之聲（卡車上的犯人都不知道如何來形容它）聽起來彷彿一列地下火車在遠處的街面下經過一般，而且它還隱含着一種可怕而神秘的速度。它的情形就

如水的本身分成了三個層次，彼此顯然可別似的，那溫馴緩慢的表面挾着一些多泡沫的浮渣與一些斷樹折枝的小堆漂木，它似乎是那洪水用來掩飾它的激越洶湧的偽裝，緊接在這層下面的就是原來的滾波，不慌不忙的潺潺然的向着與上層相反的方向流着，它沉着而不自覺的依循着那指定給它的路徑並向着它卑微不足道的目的地前進，就如一列爬行在鐵軌枕木之間的螻蛄，雖然有特快車在上面奔馳，它們還是不會覺察到它的威力與震怒。

現在路的兩側都是水了，他們似乎已能够看到它在堤坡上一直往上升起來；那些一里外的樹木原先是以高高的樹幹站着的，這忽兒却似修剪過的庭園矮樹般，都在水面處以半腰兒上的樹枝向天空十分突兀的迸發開來。卡車經過了一座黑人的木屋。水已漲到了窗沿。一個女人抱着兩個孩子蹲踞在屋脊上，一個男人與一個半大孩子，站在齊腰的水中，正設法把一頭直嚙嚙的豬擺推舉起一座倉房的傾斜屋頂上去，同時站在屋脊上的還有一群雞與一隻火雞。靠近倉房是個乾草堆，上面有一頭公雞被一根繩索栓住在中央那根柱子上，正在一個勁的啼喚着；一個高聲叫着的黑男孩騎在一頭無鞍的騾子

上，他一面不停的鞭策着騾子，一面用兩腿緊緊夾着騾腹，身體則往後傾向那一頭他用繩索牽曳着的騾子，慢慢走向乾草堆巴扎巴扎的一路折騰着。那在屋頂上的女人開始向着這輛經過的卡車尖聲呼叫起來，她的聲音忽高忽低，抑揚有致的越過棕黃色的水面，隨着卡車的漸行漸遠而變得逐漸的微弱下去，最後終於聽不見了。不知是出於距離太遠了或是由於她已經停止了尖叫，卡車上的人却不得而知。

然後路就不見了。路上並未見有顯然的下坡情形，但却突然的滑進到棕黃色的水面下去，沒有漣漪，沒有浪痕，像一柄薄薄的刀口被一隻熟練的手斜斜的切進肉裡面去，卡車停了下來。那個模範犯人從駕駛間走下來走到車後自他們的小腿中間拉出了兩把鏈子，鏈葉碰撞着那些盤曲在他們足踝間的鐵鏈。「怎麼了？」一個問。「你要幹什麼？」那模範犯人沒有回答。他回至駕駛間，有一名警衛從裡面跳了下來，沒有帶槍。他跟那模範犯人，都穿了高膠鞋並各持了一柄鏈子，向水裡走下去，小心翼翼的，用鏈柄在面前摸索探着。剛才說話的犯人又開口了。他是一個中年人，有着一頭蓬鬆粗硬的鐵灰色頭髮以及略帶狂亂惱怒的臉孔。「他們到底



「搞什麼鬼？」他說。照樣沒人理睬他。卡車開動了，跟在警衛與模範犯人後面，行進到水裡去，然後就在它前面推擠出一片混濁、緩慢、粘性的巧克力色浪峯。這時那灰頭髮的犯人開始嚷起來了。「他媽的，先把鏈子打開！」他開始掙扎，激動的四面毆打，最靠近他的人都遭了他的殃，他一直掙扎到駕駛間頂蓋才停止，然後就用拳頭狠狠的敲起來，一面叫嚷着。「他媽的，把我們解開！把我們解開！狗娘養的！把鐵鏈給打開！」他尖叫着，沒有人答腔。「他們想把我淹死！把鏈子給解開！」但仍然無人回答，就彷彿在他聲音範圍以內的人都已經死了一般。卡車繼續匍匐着向前進，那警衛與模範犯人走在前面用倒過來拿着的鏈子探索着路面，那十二個犯人則像沙丁魚一般的擠在卡車中。他們過了另一道橋樑，有兩條脆弱而怪異的鐵軌從水中傾斜的露出來，與橋平行的走了一段距離，然後以一種乍看似有意義而顯然毫無意義的荒謬狀態又重新鑽入到水下去，就像在一種並不完全是惡夢的夢境中所見一般。卡車又繼續的匍匐向前進。

將近中午的時候他們到了一個小鎮，也即是他們的目的地。街面上也已舖上了一層水；現在卡車的輪子在

一個荷槍的警衛，犯人們並未在此停留，却被那兩名警衛用槍桿子驅使着，走進那暗淡而寬敞的建築中去，在裡面那些五花八門的傢俱堆中，打包了的棉花，梳粧台上的鏡子與餐具架，都閃爍着蒼白的反光。

他們一直走過去，直到裝卸台那兒，軍用帳篷與第一個哨兵就在此處。他們在這裡等着。沒有人告訴他們到這裡來做什麼或為什麼。當那兩個警衛跟哨兵說話的時候，犯人一字兒的沿着台子邊緣坐着，就像籬笆上蹲踞了一排禿鷹一般，他們那受了鍊銬的腳都懸空的盪掛在棕黃色毫無動靜的洪水上面，鐵路的平台從水中升出來，完好如初，以一種荒謬的否定拒斥着變化與凶兆，沒人說話，只是靜靜的望着鐵路那邊，被鐵路截開了的另一半鎮市似乎在那兒漂浮着，房屋、灌木與大樹，井然有序的星羅棋佈着，並且一無動靜，浮在那無極限的液質平原與沉重灰暗的天空之間。

過了一會兒，另外四輛從「農場」來的卡車也到了。它們向小鎮開來，一輛緊接着一輛，散熱器頂着尾燈，四部車子分別發出裂帛的聲音，然後在壓棉廠那兒被遮沒了。不久坐在台子上的人就聽到了上來的脚步声，鍊銬的重濁碰撞聲，現在他們一共有一百多個以上了，

路面上弄出一種裂帛般的聲響。車子開得快了些，那警衛與模範犯人回到了駕駛間去，卡車前面鼓起了一層小小的船頭浪，它兩舷曳着的浪痕則一直擴展到已被水淹了的行人道並越過鄰近的草坪，沖上了房屋的門階與走廊上，人們都在那兒站在成堆的傢俱中間。

最後他們抵達了鐵路。它與大街以直角相交，把小鎮截為二○鐵路也是築在一個土堆——堤防——上面，比鎮本身要高至七至十英尺；大街針對着向它伸過來，然後在一座壓棉廠與一座裝卸台——旁邊以直角轉彎過去。裝卸台上有一頂軍用帆布帳篷，以及一個攜帶了來福槍及子彈帶的國民兵步哨。

卡車轉了彎並從水裡爬出來，然後爬上了那一向為運棉車使用的鐵路，那兒還有許多軍用卡車與自用汽車，把傢俱用品載到這個台子上來卸下。他們從卡車上的鐵鏈上被解開了下來，然後兩個一組，在腳踝部份鏈銬着登上了平台，進入一片極其零亂的雜物堆中去，其中有許多床、箱子、煤氣爐電爐、收音機與桌子椅子以及裝了框子的許多幅畫，它們是由一批黑人，和一個穿了沾滿泥污楞條褲子與長統膠靴的沒有刮臉的白人的監視下，一件一件搬進到壓棉廠房中去，在廠房門首站了另

一律穿着條紋床單布做的囚衣，在十五至二十名警衛的來福槍與散彈槍的監視下。最初到來的一批站起來和他們混合了，碰撞着他們那些捉對兒連結在一起的鐵鏈，不久之後開始下雨了，一種在十二月而不是在五月中所下的緩慢持續的毛毛雨。但他們之中却沒有那一個移動一下或想往壓棉廠敞開的門走去。他們連望也沒有望它一眼，很難說他們有沒有對它抱着什麼希望。即令他們想到過，他們也無疑心裡有數，裡面所能利用的空間都得留給傢俱，如果它還沒有被完全塞滿的話。或者他們明白，縱使果有地方保留給人，那也輪不到他們，警衛們並不希望他們讓雨給淋成落湯雞，只是沒有考慮到讓他們不致於給雨淋成落湯雞吧了。這樣他們只好停止了談話，把囚衣的領子翻起來，一對一對的銬着，像參加野外實習的獵狗一般的站着，不動彈的，耐性的，而且幾乎像牛羊一般的反芻着，把他們的背部朝向雨水。

再過了一會兒，他們開始覺察到士兵的數目已增加至十多名，乾燥而暖和的躲在橡膠雨衣下面，其中有一名腰帶上別着手槍的軍官，然後他們開始聞到了食物的氣味，他們並沒有向它移動，只是轉過頭去望着，他們看到在帆布棉廠的門內架設了一所軍用野戰廚房。但他們



沒有騷動，一直等到他們被命令着排成一列，然後一點一點的向前移動，他們在雨水下面耐性的低垂着頭，一個挨一個的接到了一碗菜羹一杯咖啡，兩片麵包。他們就在雨水中吃了起來。他們並沒坐下來，因為地上早濕透了，他們像莊稼漢一樣的踮踮在腳跟上，上身向前傾，設法把菜碗與杯子遮住，恁是這般，雨水還是不斷的潑潑到這兩只容器中，並且不知不覺的，無聲無息的被麵包吸了進去。

他們這樣子一直在裝卸台上站了三個小時，才有一列火車開來接他們。那些最接近平台邊緣上的犯人看着它、注視它——一節乍看似乎是以其本身的動力行駛着的客車，拖着一縷從看不見的煙肉冒出來的黑煙，這縷煙並不飛昇起來，却在旁邊緩慢而沉重的跟着移動，它駛近了並且停下來，原來是一節老式的木質車廂，與一輛小型的推進式轉軌車頭連在一起，（註：此種車頭與車廂連合時完全密接，故而有乍看似車廂本身有動力一般的印象）。他們被驅趕着進入車廂中去，他們都一齊挨擠到另一頭去，因為那裡有一口小型的鑄鐵爐子。爐子中並沒有生火，不過他們還是簇擁着它——爐子冰冷而悶悶的鑄鐵上，沾滿了烟草的痕跡，他們都互相推擠的

小時後在暮靄中，他們從雨水淋濕的窗戶中看到一所燃燒中的農場屋子。它無所依傍的孤立着，一蓬持續燃燒的火焰，頑固的逃避着它自己映在水中的倒影，它以一种荒謬的，激烈的而且怪異的樣子在黑暗中燃燒在一片大水淹沒了的曠野之上。

天黑以後不久，火車停止下來。犯人們都不知道身在何處，他們也沒有探問。他們甚至看不到，由於車廂中沒有燈光。而那些窗子，一面佈滿了雨水，另一面則被車內人體所蒸發出來的熱氣弄得模糊一片。他們所能看見的，只是一些手電筒所打出來的一團暈黃而不固定的閃爍明滅。他們可以聽到呼喊與命令，然後車廂中的警衛也喊了起來；他們被命令走向東門，腳踝上的鐐銬碰撞着發出聲響。他們下了車，走過一團絲絲作響的蒸氣。傍着火車而且形狀很像火車的是一艘體積沉重的大型汽艇，依附着的另有一串輕便小艇與平底船。這地方士兵更多了；手電筒的閃光照在來福槍筒與子彈帶上，同時也閃耀在犯人們足踝間的鐵鏈子上，他們小心翼翼的走進到齊膝的水中並進入了小船裡面；現在火車和它的車頭都完全消失在蒸氣中了，因為駕駛員開始把蒸氣從燃燒室中排送出來。

瑟縮在它附近。「過來，過來，」有一個警衛叫道。「現在大家坐下來。」最後有三個警衛，把他們的槍擱在一邊，走到他們中間去，把人堆驅散了，把他們趕回到位子上去。

位子並不够全體犯人坐。其他的就站在過道上，他們兩個兩個的站着，他們聽到氣刺車發動時放出空氣的絲絲聲，火車頭的汽笛響了四下，車廂就在一記劇烈的震動後前進起來；當火車似乎要以那種當它出現時的同樣不真實的樣子從靜止的狀態轉變為全速前進時，那裝卸台與軋棉廠就急速的飛馳開去。

當火車開始行駛在沒入水中的鐵軌上時，犯人們却一無所知。他們覺着火車停了下來，並聽到火車頭長長的鳴響了一下，那聲音狂野淒涼的傳遍了荒地，他們却一點也不驚怪；他們或坐或立在打滿了雨水的窗子後面，車身又蠕動前進起來，像原先的卡車那樣的探路而行，棕黃色水迴舞在車輪與推動車輪的曲柄之間，並混雜的蒸氣中沖洗着裝填了一腔燃煤匍匐前進的車頭底部；然後它又短促粗厲的叫了四聲，帶着狂野的勝利與抗拒，但同時帶着遺棄與甚而永別的意味，似乎無情感的鋼鐵也曉得此鄉不宜久留而且也不敢作回頭再來的打算。兩

又過了一個鐘頭，他們開始看見遠處的燈光——微弱晃動的一排針孔似的黃色燈光，沿着地平線伸展着並且低低的懸掛在天空中。但後來却幾乎又化了一個鐘頭才抵達它們所在的地方，其間犯人踴躍在輕便小艇中，瑟縮在濕透了的衣服裡（他們所感覺到的雨水不再是分別得開來的雨滴了）並凝望着那愈來愈接近的燈光，直到最後堤防的頂端的陰影把它自己的體貌呈現出來；現在他們可以看清了有一排軍用帳篷沿着它排列開來，許多人踴躍在營火旁邊，從那些搖晃的展延在水面上的倒影中，呈現出許多繫在堤防側翼的其他輕便小艇，堤防現在又高又黑的站在頭頂上。手電筒的光芒沿着堤防底部、並在栓住了的小艇之間明滅着；那艘大型汽艇，現在沉寂了，飄浮在水面上。

當他們上到堤防頂上的時候，就可以看見一長排的帆布帳篷，其間散佈着一些圍着的營火人群——男人、婦女、與孩子、黑人與白人——或蹲或立在許多不成模樣的衣服包裹中間，他們一齊轉過頭來，默默的看着這些穿條紋衣褲與腳上帶着鐵鏈的犯人，他們的眼睛裡閃耀着火光；堤防遠處，有一群騾子跟三兩頭牛隻，也擠成一堆，只是都沒有栓住。這時那高個兒犯人開始覺察



到一種奇怪的聲音。他並不是真正的在忽然之間聽到了它，而是突然的發覺到原來他一直都在聽着它，（由於這種聲音如此的完全不在他的經驗與理解力以內，所以一直到此刻為止竟都不會意識到它，就如那螻蛄無視於自己所在的山石在崩墜中發出的聲音一般。）自從下午上了小船以來他一直都在水上，而且七年裡他也始終在這道堤防的陰影下面犁田耙土，現在他站在它上面了，但對那從堤防另一邊傳過來的深沉的耳語般的聲音，却一時無法辨認。他楞然的站住了。在他後面出來的犯人行列就一下子向他推擠過來，鐵鏈碰撞的聲音就彷彿一列火車車廂在突然停頓中相互碰撞一般。

「繼續走呵！」一個警衛吼了起來。

「那是什麼聲音？」這個犯人說。

「那就是他。那就是『老人』」。一個最接近他的路坐在營火傍的黑人回答了他。

「老人？」這個犯人說。

「走呵！繼續往那邊走！」這個警衛又吆喝道。他們繼續向前走；經過了另一群騾子，它們的眼睛骨碌碌的轉着，那些看來愁眉苦臉的長臉孔一會兒轉向火光，一會兒又背向火光；他們經過了它們就到了一個有空帳

是一望無盡的了——一片緩慢而沉重翻攪着的濁流，其間只被一哩外一條看來脆弱如髮絲的細帶子所中斷，那條帶子他過了一會才辨識出來。「那是另一道堤防」，他默默的想着。「我們從這裡望過去它就成為了這個樣子。我所站的地方從那裡看過來也是這個樣子。」這時有人在他們背後用手推他；一名警衛向這邊叫過來：

「向前走！向前走！以後你有的是看這條河的時間！」

他們分配到了跟昨天完全一樣的菜湯與麵包咖啡；他們又照舊的捧着菜碗與茶杯蹲了下來，雖然此刻不下雨了。在昨夜裡，有一座穀倉整個的飄浮了起來。它現在被洪水推擠着靠到堤防邊兒上來，這時有一大群黑人蜂湧過去，連扯帶拉的把屋板與牆板都弄了下來，然後把它們搬到了堤上；不慌不忙的吃着東西，這名高個兒犯人看着那穀倉迅速的化為烏有，正如一只死蒼蠅在辛苦勤奮的一窩螞蟥的搬運下消失無踪一般。

他們吃完了東西。然後雨又開始下起來，像是受到了暗示一樣，因為他們那粗陋的衣服（穿在他們或站或蹲的身體上）雖然並沒有在夜間完全乾透，但却變得有點比空氣暖和一些了。這時候他們受到命令行動起來，

蓬的地方，都是些軍用戰地小帳篷，原是每頂供兩人之用，那警衛把他們都分配了地方，每頂帳篷塞進三對以鐵鏈相連的犯人。

他們四肢並用的爬了進去，像狗兒匍匐進狹窄的狗窩一般，然後就安頓了下來。帳篷馬上因為充塞了他們的身體而暖和起來。然後他們都變得安靜了，這樣就都聽見了它，他們輪着傾聽那深沉，強勁而有力的低聲耳語。

「老人？」這個搶劫火車的犯人說道。

「正是，」另一個說。「他不必吹噓誇口。」

黎明時分，警衛踢着那些伸出在帳篷外的腳底板把他們弄醒了。正對着泥濘的灘頭與那些擠在一起的輕便小艇，架設着一所軍用野戰廚房，他們馬上聞到了咖啡的香味。那些犯人，至少那高個兒犯人是如此，並沒有立刻把頭朝那個方向轉過去，雖然他到現在為止，只有昨天中午在雨水中吃了一餐。相反的他第一個動作却是去看望那條「河」，在它的陰影中他度過了生命中最近的七個寒暑，但却從來不曾看見過它；他在楞然的沉思中默默的站着，目不轉睛的看着那並無浪濤僅見微微波動的棕色水面。它從他所站立的堤防伸展出去，然後就

分成兩批，其中一批在附近的一堆沾滿爛泥的十字鎮與鐵鏈中取得了裝備，並且魚貫的走到堤防上去。一會兒以後那艘汽艇帶着他那一串輕便小艇，越過一片原來可能是棉花田（在它們龍骨以下十五英尺）的地方向這裡駛近來，那些小艇都超額的載運着許多黑人，以及一些零星的懷中抱着襁褓的白人婦女。當引擎聲停止以後，竟有隱約的吉他彈撥聲音在水面上傳過來。小艇被拖上了岸，乘員都走了下來；犯人們看着那些男人婦女與孩子們，携帶着沉重的麻布袋與棉被包，在泥濘滑溜的土坡上艱難的向上爬。吉他的聲一直沒有中止，終於犯人們看見了他——一個年青、黧黑，窄臂的男人，那吉他則以一根棉質的犁牛韁繩懸掛在他頸子上。他走上了堤防，一路彈撥着它。他除此以外一無長物，沒有食物、沒有換替的衣服，甚至連一件外衣也沒有。

那高個兒犯人因為專神看着這景象，以致沒有聽見警衛的聲音，一直到那警衛乾脆走到他旁邊喊着他的名字。

「別再發楞了！」那警衛叫道。「你們可會划船？」

「在那裡划船？」那高個兒犯人說。



「在水裡，」那警衛說道。「你還以為在那裡？」  
「我不到那裡去划船，」那高個兒犯人說，一邊把頭轉向那在他後面的堤防那邊看不見的河流。

「不到那邊，在這一邊，」那警衛說道。他敏捷的彎下身去，把那連結高個兒犯人与胖個兒禿頂犯人的鐵鏈解了開來。

「只要順着馬路划一段就行了。」他站了起來。那兩個犯人跟着他走下船邊去。「順着那些電線幹划，一直到一處加油站。它很容易辨識，它的屋頂還沒有被淹沒。它就在一條緩流中，你們認得出那條緩流來，因為那一帶的樹木還直立着。你們把她接上船，然後回頭過來向西划，一直到一座棉花作坊，房子的脊樑上有一個男人坐着——」。他轉過頭來，看着這兩個犯人，他們完全安靜的站着，十分鎮定的先看看小艇，然後看着那水。「怎麼了？你們還等什麼？」

「我不會划船，」那矮胖犯人說。

「那正好乘這個機會學一學，」那警衛說。「上船。」

「上船。」那高個兒犯人被另一個犯人推着向前走。「這片水可淹不死你。不會有人叫你下河洗澡的。」

覺，而那些醫生與護士以及兵士則走動在他們上面四週與中間。

從汽艇上最先下來的一批人中，有一個是感化監獄的管理員，後面緊跟着那矮胖的犯人和另一個白人——一個小個子在他那憔悴不會刮過的蒼白臉上，仍然帶着一種失魂落魄的激動神情。那管理員毫不躊躇的向他的目的地走去。後面兩個人緊隨着他，快捷的在堆積如山的傢俱與睡着的人堆中擇路而行，不久就出現在一個有強光照耀，匆匆佈置起來的臨時指揮所裡，事實上確實像一個軍事指揮部，在這裡感化監獄的典獄長跟兩個肩上升着少校裝飾的陸軍軍官坐在一起。

「我們丟了一個人，」那管理員也不打招呼，第一句就這樣說。然後就報出了那高個兒的名字。

「把他給丟了？」那典獄長問。

「是的。淹死了，」他頭沒有往後轉却向那矮胖的犯人說道：「把情形告訴他。」

「他自己說他會划船，」那矮胖的犯人說。「我可從來都沒有划過。我老實向他說了！」他把頭一甩指着那管理員說「——說我不會划。所以當我們划到了淺流處時——」

當矮胖個兒在船頭，另一個在船尾坐定後，他們就撐着船離開了堤防，這時他們看見其他成對兒的犯人也解了鏈，並且分配進了其他的小艇。

「不知道這些傢伙裡有多少人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大片的水。」那高個兒犯人說。另一個沒有答腔。他跪在小艇艇底上，不時的用他的槳小心翼翼地啄着水面。光是他那厚實有彈性的背影，似乎就流露了一種極其小心與全神貫注的神情。

約在午夜以後，一艘救難船滿載的載着無家可歸的男人女人與孩子，停泊在維克斯堡。它是一艘汽船，吃水很淺的；它整天裡來去於被斷枝殘幹塞着的淺流以及棉花田上，從房屋與穀倉甚至樹木頂上把那些有待它普渡的衆生收集到船上來，現在它慢慢的挨近了這個成了水鄉澤國的城市，這裡煤油燈在毛毛雨中燃着長長的烟尾，一串電燈照耀着武裝警察的步槍刺刀、以及紅十字臂章、以及醫生、以及護士以及埋鍋造飯的工人。頭頂上的土堤幾乎每一塊地方都支上了帳篷，但是仍然還有許多人得不到庇護；他們或坐或臥，有獨個兒的也有一家大小在一起的，他們儘一切可能的找些避雨之處，或者乾脆就暴露在雨水中，他們都精疲力竭得失去了知

「到那裡去幹什麼的？」典獄長問。

「原先汽艇帶了話來，」那管理員說。「說有個女人攀在淺流中的柏樹上，接着就是這一個——」他指的是那第三個人；典獄長與那兩個軍官就看向那第三個人——蹲在一座棉花作坊屋頂上。汽艇裡沒了空位，無法把他們救出來。你再說下去。」

「所以我們划到了淺流那裡，」那矮胖犯人以一種完全平板的聲調說道，一點抑揚頓挫都沒有，「然後船就在他手中失去了控制。我當時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只是坐在那裡，因為他那麼自信的說他會划船。我根本沒有看到什麼急流。只是突然一下船兒的溜溜的急速旋轉起來，並且飛快的倒退着跑，就像被火車拉着一樣，後來它又打起旋兒來，那時我正好抬頭向上看，發現有一根樹枝在我頭頂，就一把把它給抓住了，那條船跟着就像脫掉一只襪子那樣從我身體下面刷一下溜走了，我又再望了那船一眼，它已經幾乎翻了過來，而那個自己說真的會划船的傢伙，落在水中用一隻手抓着它，另外那隻手則仍舊緊緊的握着那支槳——」他說完了。他的聲音裡並沒有話要說完了的語勢，只是突然的中止了，同時那犯人默默的站在那兒望着桌子上的一瓶威士忌酒。



「那你怎麼知道他淹死了呢？」那典獄長向着管理員說。「你怎麼知道他不是發覺這是一個逃走的机会，並且利用了它？」

「逃到那裡去？」另外一個說。「整個三角洲全淹了水。五十英里方圓之內都是十五英尺深的水，一直漲到小丘那邊。而且那隻船一定翻了過來。」

「那傢伙死定了，」那矮胖個子的犯人說。「你們不用爲他操心。他得到特赦狀了；而且還不勞別人簽字。」

「真的沒有別的人看見過他嗎？」那典獄長說。「那個在樹上的女人怎樣了呢？」

「我不知道，」那管理員說。「我後來一直沒有找到她。我猜想是別的小船把她救出來了。而這個就是那在棉花坊屋頂上的傢伙。」

典獄長與那兩個軍官於是又看了那第三個人一眼，在那張憔悴、沒有修刮過的激動的臉上，仍舊有着驚魂未定以及混合了恐懼、無可奈何與憤怒的神情。

「他沒有來接你？」那典獄長問。「你根本沒有看到他？」

「根本沒有那一個來救我，」這個災民說道。起先

來我一直沒有發生過犯人失蹤的事，但是現在，至於這一個——我明天就送你回「農場」去。通知他的家屬，並且馬上把他的免刑書填妥。」

「好的，」那管理員說。「還有一件，獄長。他這人很不錯，而且他本來也許不必上船去救人的。所以讓他去只是因爲他說他真的會划船。我想在他的免刑書上這樣子寫：該犯於一九二七年大洪水中因奮勇救災而喪生，謹呈州長簽行。這樣使他的父母臉上好看些，可以把它框了掛在牆上，鄰居過來看看也是好的。說不定當局還會發一點撫恤金給他父母，因爲到底依法只是送他到「農場」去種棉花，並不是要他在大水中划了小船去找死啊！」

「好的，」典獄長說。「這一點我可以設法。最主要的事情是在是在那些官兒們要把他的口糧收回去以前，先把他的名字按死亡原因從名冊上除掉。」

「好的，」那管理員說。他轉過身去並且領着他的

人走了出去。一旦又走進了下雨的毛毛雨黑夜裡以後，他跟那矮胖個子的犯人說道：

「這下可好，你的伴兒先走了一步。他算是自由了。他不用再坐牢了，但是你卻還有一大截在前面呢。」

他還平靜的說，後來竟激動得發起抖來，「我一直留在那倒霉的鬼棉坊上面，巴望着隨時能離開。我看到那艘汽艇跟那些小船經過附近，都沒有空位可以讓我上去。全都載着那些黑痞子，其中有一個竟在船上彈起吉他來，却沒有空位可以讓我上去。我連一把吉他都不如！」他哭了起來；現在他開始尖叫、發抖、而且吐沫四濺，他的臉孔上的肌肉則猛烈的抽搐着。「有空位給一個黑痞子的吉他，但不能讓我——」

「鎮定一點，」那典獄長說，「鎮定一點。」

「給他喝一杯吧，」其中一個軍官說。那典獄長倒了一杯，由管理員遞給那災民，他用兩隻不住抖着的手接了過來，並且十分費勁的舉向他的嘴邊去。他們全都看着他，足足有二十秒鐘，然後那管理員把那隻玻璃杯拿過來，代他送到他嘴邊去，讓他吞咽，饒是這樣，還是一縷酒液從他嘴吧的兩邊溢出來，流進了他兩頰的鬍子中去。

「後來我們救出了他跟——」那管理員接着把那矮胖個兒的名字說了出來——「兩個人都正好在天黑以前上了船並且回到了這裡。但另外那個傢伙則不見了。」

「我知道了，」那典獄長說。「這下可好，這些年

「是的，」那矮胖個兒的犯人說。「自由，他得到了。」

### 第三章

正如那矮胖個兒的犯人所说的，當那高個兒的犯人重新浮到水面上來時，仍然緊握着那根被那矮胖犯人稱之爲槳的東西。他之所以這樣緊握不放，並不是出於本能的未雨綢繆之計，以備一旦回到船裡去後還會用得着它，因爲有一度他根本不以爲他還能够重新得到一條船或任何其他足以支持他的東西，而實在是出於他沒有時間去想到把它放鬆而已。事情猝不及防的發生在他身上。他事先一無所知，他只感到強勁的急流一下子就把船兒曳走了，他看到小艇開始旋轉起來，同時看到他的同伴像以賽亞昇天一樣，莫名其妙的忽的向上消失了，（註：Isaiah，舊約先知，後來得道昇天）然後他發現身在水中，正在掙扎着抗拒那支槳的拖曳，却一直不知兒道自己還握着它，他拖着這支槳一再的設法浮到水面上來，並且設法去抓那隻打着旋兒的小艇，這艇一會遠在十英尺之外，下一刻又正好就在他的頭上，幾幾乎就



要撞到他的腦袋，最後他終於抓到了艇的尾部，這一來他的身體變成了小艇的舵，於是他們兩者，人與船以及那支像旗竿一樣直立在他們之上的槳，一齊從那矮胖個兒犯人的視野中消失了（他也在同樣的倉促情形中從那高個兒犯人眼中消失，只是在垂直的方向中），正如活生生的一幕戲，忽然被一種激烈而難以置信的勢力整個的從舞台上扯走了一樣。

他現在正在一道泥沼地區的溝渠中，此刻成了洪水中的一條緩流，這條泥溝大約從美洲大陸地層變動至今一直沒有河水在其中奔流過。不過現在這裡也成了一片汪洋；他在船後的浪濤裡，恍恍惚惚的看見那些樹以及天空在使人眼花撩亂的速度下飛馳過去，而他則在它們的俯望下帶着驚駭絕望的表情在寒冷的黃色浪峯中載浮載沉。但是他們終於在一些東西中間滯留與緩慢下來；他記得這情形，他記得正在他他記得正在他絕望無奈之中，那泥土，那為好幾代的人類出力流汗所經營了而且變得極其結實穩固的泥土，就在他下面不遠處，只是他的腳沒有辦法接觸到，就在這時，猝不及防地，那小艇的尾部在他鼻樑正中間狠狠的撞了一記。那原先使他緊握槳柄不放的本能，此刻也使他把它給扔進小船中去，

樣。

於是船頭掉過來向着上游。它輕易的轉了過來，度過了那千鈞一髮的一刻，在這一時刻中他感覺到船掉頭得太容易了一點，它舷側向一面傾倒並且成弧形的旋轉過來，再一度的開始了那種凶險的迴旋，他坐在那兒，他的牙齒因為緊張用力而暴露在他那張仍然淌着血水的臉上，一邊用乏力的双臂擊起槳來虛弱的擊打着水面。那看來並無惡意的水，原先像無可違拗的鋼筋與纏繞捲滾的巨蟒一樣把他緊緊抓住的，現在却像空對氣一般，對他用盡力氣刺戳出去的槳葉，竟一點都不產生抵抗力；他一面打着槳一面想着他同伴的安全，他想像他舒服而且無所事事的坐在樹上等待救援的樣子，他無可奈何而且憤憤地想着人類命運中的種種不由自主的安排，它把一棵安全的樹給了其中一個，而把詭譎難測，無法駕馭的船兒給了另一個，唯一的理由也許是它曉得兩個人之中只有他會不顧一切的回頭去救他的同伴吧！

小艇現在又把船頭掉向下游並且隨波逐流起來。它忽地又從靜止狀態回到了難以置信的速度，他想他一定離開與同伴分手的地方有了好幾英里之遙了，其實自從他回到船以後，他只不過兜了一次橢圓形的大圈子而已

以便在小艇再度迴旋着轉開去以前及時的用雙手把它的舷邊抓住。現在他可以雙手並用的使自己翻過船尾爬進船裡去，然後就臉朝下的俯伏着，他臉上淌着血，嘴巴不住的喘息，他並沒有完全精疲力竭，却是萬分的緊張激動。

但是他必須馬上爬起來划船，因為他覺得船比剛才走得快了（而且更遠了）。因此他從那片他躺着的殷紅色的水漬中坐了起來，仍然是一身濕漉漉的，那身囚衣就如鐵皮一般的裹住了他的四肢，他的頭髮則緊緊的貼在頭上，摻着血液的水從臉上滴到他的衣服上面，然後他小心的抬起了一隻手，匆促的在臉的下部擦了一下，然後舉到面前看了看，這才抓起槳來，開始設法把小艇掉過頭來朝向上游。他現在根本不知道他的同伴何在，他經過的樹木已不計其數，他不知道到底他所攀住的是那一棵，不過當時他卻沒有想到這一點。他甚至也不去考慮這一點，因為第一他毫不懷疑的知道他的同伴的一定是在上游地方，第二，在他剛才這一番經歷後，「上游」一字的含義包容了一種態勢、力量與速度，以致在人的意識觀念上，都不得不把它想成是一條直線的正上方，就像一顆子彈射過棉花田時的距離所給人的感覺一

，而眼前這隻小艇正要撞上去的東西（一叢阻擋了許多漂木與垃圾的柏樹），正是原先它用尾部擊打他的鼻子時所傾斜着擦過的同一處所在。他並不知道這種情形，因為他忙着埋頭划船，一直沒有抬着眼睛來向四面望一下。他此刻也沒有抬起頭來看，只是發現他又快要撞船了；他似乎可以感覺到有一股挾着戲謔、邪惡、桀傲不馴的頑強水勢奔騰着穿透了小艇本身那毫無知覺的軀體；他一直不止不休的划擊着那看似柔順而詭詐的流水，一直覺得自己馬上就會耗盡了最後的一點力氣，但到了這時候，竟又不知來由的，也許出於某處隱藏的潛力，超越了他的肌肉與神經所能支撐的程度，決意忍耐着繼續划去直到碰撞發生的那一刻，然後在揮出最後一擊以後竟出於全然的絕望回復到了聽天由命的鬆弛狀態。就像一個人在設法檢拾帽子或錢袋的努力中，不慎失足滑進了積成白雪的湖水中去一般，當小艇碰撞的同時，也把他再一次的掀起來攤平在它的底板上面。

這一次他沒有馬上爬起來。他臉向下的平俯着，兩臂略向外伸，並且在一種完全平靜的姿態與一種跡近沉思的模樣中繼續趴着，他過一會兒總得要爬起來的，他知道這點，就如一切的生靈或早或晚總得站立起來，然



後過了一些時間以後，或早或晚又總得躺倒下去一樣。何況他並沒有真正的精疲力竭，而且他還不會完全的失去了希望，再者他也並不懼怕爬起來重新掙扎。他當時是在一片漫長無盡的白晝穹蒼之下，任由一股不知何往的水流所播弄着；當這番歷險在他身上過去以後，它也許會把他重新拋回到那個相當安全的世界中去，但是在目前他所做的或不會做的一切，却是那麼的無足輕重。這樣他面孔朝下的伏着，感覺着並諦聽着那激流擦過船底時所發出的強勁而穩定的沙沙聲，他這樣子聽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他抬起頭來，並且小心翼翼的用手掌碰了碰他的面孔，再看了那些鮮血一次，接着他蹲坐着俯身到船舷外面，用姆指與食指捏住鼻子擤出了一鼻腔的血水，正當他洗了手要想往褲子上拭淨手指的當兒，他聽到了一聲從那比他視線稍高處傳來的聲音，「請你等等，」而一直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理由也沒有功夫抬起頭來看望的他，就隨着這聲音稍微舉起了眉目望過去，因而看到了那正攀坐在一棵樹上並向他望着的女人。她距他不過十英尺。那裡有許多棵樹擋住了一大堆浮漂漂木，她攀在其中一棵樹的最低一根枝幹上面，而她的快艇最初所撞到過的就正是這片漂木堆，她穿了套印花布

「你能不能把船再稍稍靠近一點？我爬上到這兒來的時候化了太多力氣了；也許我最好……」

他當時並沒有在聽；他發現那支槳不知了去向；原來這一次當小艇把他向前拌到時候，他沒有及時把槳丟進船中，却反而把它給扔了出去。

「它就在那些樹叢頂上，」那女人說。「你可以够得到它。這邊，抓住這一根樹枝。」

那原來是一根葡萄藤。它一直依附著樹生長，大水把它連根沖了起來。她原先把它纏繞在自己的身體上，現在她解開了它並把它拋擲出來一直到他抓住了為止。他一面抓着這籐蔓的一頭，一面牽曳着小艇繞過漂木堆的邊緣轉過去，檢回了槳以後，再把小艇牽曳着回到那枝樹幹下面，並且攀住了那樹幹，然後就注視她行動起來，她十分沉甸笨重而且仔細的爬下樹來——這一種並非由於痛苦而只是由於極度小心的沉重，以及那種遲鈍而且近於死板的笨拙顛預之狀，倒並沒有在他第一瞥看到的意外印象上再加上什麼。他看着她從樹幹上慢慢的放下身體來，但除了拚命施勁的穩住小艇外却並沒有進一步幫助他的動作——她用兩條臂膀懸掛著整個身體，她那膨脹變形的腹部凸起在印花布衣服下面，他想，「

睡衣以及一件軍便服上衣並戴了一頂遮陽帽，一個女人，雖然他最初看到她時有些意外，以後却再也沒有費心去打量她，因為她那平凡生活的背景在第一瞥時就很清楚的向他顯明了，她可以是他的姐妹，如果他有姐妹，也可以是他的妻子，如果他不是在快要成年以前就入人監獄，又假如他像那些比他當時還要年輕幾歲就娶妻生子的男人那樣早早結了婚的話——一個緊抱著樹幹而坐在那兒的女人，她那高懸在水面的脚，沒有穿襪子，只穿了双沒了鞋帶的男用粗陋皮鞋，她很可能就是別人的姐姐或妹妹，而且一定是（或者應該是）別人的妻子，雖然在這方面他也是因為他太早入了監獄而沒有實際接觸女性的經驗可以使他當下發現出來。

「我原先以為你不打算再回來了。」

「再回來？」

「在你第一次來過這裡以後我這樣想。那一次你衝進到這叢矮林子來，並且爬進船去一直向前划着走了。」

「他這才向四下張望着，一面又用手輕輕的撫摸了一下臉孔；這很可能就是那使小船尾部撞在他臉上的同一個地點。」

「對了，」他說，「不過我現在又在這裡了。」

我這一切原來都是為了這個。在天下所有活着的女人中，唯獨是這一個要把我陷住在這麼一條脫韁馬似的小船上。」

「棉作坊在那裡。」

「棉作坊？」

「那個傢伙在它屋頂上。另外那一個。」

「我不知道。這一帶棉作坊有好幾個。上面都有人，我想。」她打量着他。「你滿臉都是鮮血哩，」她說，「你看來像一個犯人。」

「正是，」他叫道，「我覺得自己已經上了絞刑一樣。現在，我得去把我的同伴接了來，然後去找那個棉作坊。」

他解了纜。實際上是，他放開了緊握着那根籐條的手。他現在也非這樣做不可了，因為，他仍然時時刻刻的感覺到那流水聲以及強勁的鼓動力量，但是當他把籐條放開以後，水勢却並沒有像一隻力大無比的爪子那樣立刻把小艇掌握住了，却像一隻貓兒那樣不住的輕巧而試探性的碰觸着小艇；他現在忽然發現他有了一種沒有根據的希望，就是船上所增加的重量反而會使得小艇更加易於控制。在最初的一段短暫的時間中，他毫不懷疑的



相信（仍然是沒有根據的）小船確實已在他的控制之下；他使船頭向著上游，並且拚命的出着死勁設法把它維持在這個狀態，甚至在他發現船身雖然是直直的，但却向着船尾的方向行進，而且船頭的動道減弱了並開始撲動以後，他仍然沒有放鬆控制船兒的努力；他對這種無法抗拒的老動作現在已經十分熟悉，熟悉到知道不去違逆它，因此他就任船頭朝下游方向旋轉過去，並希望利用小艇本身的慣性。使它整整的繞過一個圈子來，然後再回復到朝著上游的狀態，結果小艇橫了過來，跟着船頭向下，然後又再橫側了過來，斜斜的橫越過河道，向着另一堵被大水淹了的樹叢駛去；它開始以一種可怕的速度飛快的走着；原來他們正處身在一個漩渦中却一點不知道；他根本沒有功夫去判斷甚而去奇怪這種情形；他把身體彎曲着，任牙齒暴露在他那張血垢而腫脹的臉上，肺部則因過分的運動而幾乎喘不過氣來，他一直不停的死勁划着，並看着那堆樹叢像龐然大物似的向他撲了過來。小艇碰撞了，打着轉，然後再碰撞上去；那女人半輪在船頭，緊緊的抓着船舷，好像她不得不在自己的大肚子後面哈起腰來一般；他此刻用槳所擊打着的不再是水，而是那些活生生的有着汁液的樹木，他現在的希

望不是划到什麼地方，什麼目的地去，而只是設法使船兒本身不致於被那許多樹幹撞成粉碎。然後有一樣東西打得他眼睛裡直冒金星，這一次是在後腦殼上，於是那撲擊過來的大樹以及使人眼花撩亂的洪水，那女人的臉龐以及一切，都在無聲的強光乍閃中一起飛散而且消失了。

一個小時以後小艇在一條舊林業鐵道的水面上緩慢了下來，原來它已經離開了低地區，就是那些樹林所在的地方，而進入了一片棉花田——現在所呈現的只是一片完全沒有騷動的灰色與無垠的廢墟，其間只零落的點綴着一排像百足虫一般的電話線竿子。那女人現在划着槳，居然有板有眼的，帶着那種刻板遲鈍的仔細神色，而那犯人則蹲坐着，把他的頭低俯在兩膝之間，用一握水想上去住那大量而且顯然不會止住的鼻血流盜。那女人停止了划槳，小艇則繼續漂流着，她緩慢的向四面打量了一會兒。

「我們已經到了，」她說。

那犯人抬起頭來，也向四面看了看說：「到了那裡？」

「我想你總應該知道的。」

「我根本不曉得剛才自己在那裡。就算我知道那一邊是堤北，我也不知道應該朝那面去才對。」他又用手掬了一握水到他的臉上去，並且凝視着兩掌上面的殷紅色血水，他的神情既不見憎厭，也不顯得關心，却只是一副自嘲與惡意沉默的樣子。那女人看看他的腦袋後面說：「我們總得到一個地方去呀。」

「妳以為我不知道嗎？就是去找那個爬在棉作坊屋頂上的傢伙。還有另外一個在樹上。現在呢又加上了妳肚子裡的一個。」

「它還不到時候。也難說會快一點，昨天爬了樹，而且又在樹上呆了一夜。我儘量小心着它就是了。但是我們還是馬上找一個地方去才好。」

「我知道，」那犯人說。「我也何嘗不想找一個地方去，但是運氣不好由不得自己。這樣吧，妳決定一個妳現在想去的地方，我們先試試看。把那槳給我。」那女人把槳遞給了他。這隻小船兩頭的形狀原都是一模一樣；他只要轉過身體去就成了。

「你看往那一邊走好些。」那女人說。

「算了，反正都一样。妳只要能繼續忍耐着就是了。」他開始划起槳來，船在棉花田上行進着。天這忽而

開始下雨了，不過起頭上並不很大。

「對了，」他說，「一切全看船走吧。我自從吃了早飯以來一直在船裡，却一直身不由己，既不知道自己想往那裡去，也不知道自己會向那裡去。」

那時約在下午一點鐘。在下午將盡的時光，那小艇衝上了一大片擠滿了垃圾與漂流物的水面，那犯人認出來這地方是一條河流，而且從它的氣勢規模看來，就是亞如河（註：Yasog 密西西河的一條主要支流，其流域在密州境內），雖然他對這一帶地區並不熟悉，因為在他過去整整的七年生活中，總共只有今天這一天奔波了這麼多地方，不過他心裡仍然很肯定。惟一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乃是這條河現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流着。因此一當小艇的漂流情形顯示出來水流的形勢，他就開始順着這個方向划動起來，因為在他看來這樣就是往下游去，而下游一帶據他所知有一些城鎮——亞如市是頭一個，最後則是維克斯堡，萬一他的運氣真的這麼壞，萬一連比這些更小的名字也叫不出來的地方也碰不到，那無論如何總可以到達一個有人家，房舍等等的地方，那他就可以想辦法上去找到有關單位，把自己的責任交待了，然後永遠和她告別，跟這些麻煩人的大肚皮女人的事



脫離干係，重新回到那可以使他免除這一切遭遇的，有散彈槍與鏢鏢的修道院似的存在中去。不過，雖然他現在急着想找個擺脫她，安頓她的地方，可是却並不因此而埋怨她。當他望着眼前這個膨脹的肚皮以及行動不便的身體時，他覺得這一切與其說是由於這女人，倒毋寧說是由於這一個獨立的，看來毫不具動態而確實活生生的胎兒之故，而他與他則同樣是這一個有所要求與有所威脅的小生命的犧牲者；當他想到，在剛才所度過的這三、四個小時中，只要有幾分鐘——不，幾秒鐘——眼睛與手臂的差錯，就足以使她墜入大水之中，並被那本身尚無痛楚感覺的重負拖累溺斃時，他對這個身為懷中累贅保護者的女人就不再那樣怪咎了。他反而同情她起來，就像同情那林場中一根必須加以焚燒以驅除其中寄生蟲的新鮮木材一樣。

他繼續划着，順着水勢，以一種穩健老練的努力，持續而有力的划向他想像中有人家、屋舍、而且可以上岸的下游地方去，那女人則不時坐起身來，把聚積在艇底上的雨水屏出去。這時雨勢大了些，但還不到急驟的地步，至於那天空，那白晝，依然無動於衷的，不關痛癢的溶解着它自己；小艇行進在一團雨雲之中，當白晝

開始暗淡下去時，那犯人正用着比較大的氣力划著槳，因為似乎突然之間那小艇的速度減慢了下來。事情確實如此，雖然這犯人並不知道。他只把它視作自己神智不太清楚了一個現象，或者至多是整天沒有進食而一直出力氣的結果，更加上一再的緊張焦急與對整個完全沒有來由的窘迫遭遇的莫名激憤。雖然他划得比較勤奮了些，但他却並不驚慌，實則剛好相反，因為他的本能中也承繼了那種只要看到知名的河流就會覺得安全的人類天性；這條河的名字無可泯滅的代代相傳下來，把一代一代的人類吸引到它的身旁去，因為人總是逐水草而居的，甚至遠在他能為水命名以前即已如此，人類走向活水的所在，他命運的旅程以及他實際生活的形態都絲毫不差的為它所限制與改變。所以他當時不再感到驚慌。他繼續划着，毫無所覺的向着上游而去，他那裡知道那些在四十小時中從決堤處氾濫到河北邊地區去的大水，就在他前面不遠，而且正在流回到「大河」本身去。（此指密西西比河）。

×  
×  
×  
×  
×  
×  
×

## 商銷經類

甲 苯 溶 劑  
二 甲 苯 溶 劑  
乾 洗 油

# 瑞 興 商 行

地址：嘉義市忠義街105號

電話：2 4 3 4 號

## 叢 譯 總 拾

59 年 出 版 新 書

59 年 再 版 叢 書

| 書 名          | 定價  |
|--------------|-----|
| 頑童西部歷險記..... | 4元  |
| 狐.....       | 4元  |
| 危城九百日.....   | 12元 |
| 船場 上册.....   | 25元 |
| 船場 下册.....   | 25元 |
| 國際機場.....    | 10元 |
| 湯先生奇遊記.....  | 15元 |

| 書 名             | 定價  |
|-----------------|-----|
| 芭蕾的故事.....      | 18元 |
| 電子的故事.....      | 5元  |
| 星空的故事.....      | 5元  |
| 天氣的故事.....      | 5元  |
| 化學神奇.....       | 5元  |
| 交響樂曲談叢.....     | 6元  |
| 漫談原子.....       | 5元  |
| 20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 10元 |

春節期間七折優待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 榮譽產品

苯 甲苯 二甲苯 正己烷

各種溶劑

如需詳細資料請洽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營業處

## 單如還款存金儲撥劃

號帳款收  
第2587號  
名戶款收

新台幣

址住名姓人款寄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46號

截日局辦經

訂閱號碼：

手續費  
元  
次  
角

戶帳交寄後帳登鉅金儲撥劃起聯本

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以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收款局以電話通知劃撥鉅金組。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 單款存金儲撥劃

號帳款收  
第2587號  
名戶款收

新台幣

址住名姓人款寄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46號

截日局辦經

截日組儲劃

手續費  
元  
次  
角

查存鉅金儲撥劃由聯本

主管員

經辦員

局號



拾  
穗



立威到請印沖彩色  
備設子電標準達柯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22474

**威利照相器材公司**

高雄市中山一路二八一號

電話：232712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內政部內版台誌字第一〇〇六號登記准許發行

本照售價新台幣拾元正